

104
13

群書治要
上

本國學基羣書治要
上



書叢本基學國

要 治 書 羣

(上)

撰等徵魏

行發館書印務商

刊羣書治要考例

謹考國史承和貞觀之際。經筵屢講此書。距今殆千年。而宋明諸儒。無一言及者。則其亡失已久。寫本中。我敬公儒臣掘正意。檢此書。題其首曰。正和年中。北條實時好居書籍。得請詣中秘。寫以獻。其金澤文庫。及神祖統一之日。見之。喜其免兵燹。乃命範金至台。磨獻之。皇朝其餘。頗宗成親臣。是今之活字銅版也。舊目五十卷。今存四十七卷。其三卷。不知亡何時。羅山先生補其三卷。而一卷不傳。故不取也。但知金澤之舊藏。亦缺三本。近世活本亦難得。如其繕本。隨寫隨誤。勢世以音訛。所處以訓謬。開有不可讀者。我孝昭二世子好學。及讀此書。有志校刊。幸魏氏所引原書。今存者十七八。乃博募異本於四方。日與侍臣照對。是正業未成。不幸皆早逝。今世子深悼之。請繼其志。勸諸臣相與卒其業。於是我公上自內庫之殿。旁至公卿大夫之家。請以比之。借以對之。乃命臣人見泰。臣深田正純。臣大塚長幹。臣宇野久桓。臣角田明。臣野村昌武。臣岡田挺之。臣關嘉臣。中西衛。臣小河鼎。臣南宮齡。臣德民等。考異同。定疑似。臣等議曰。是非不疑者。就正之。兩可者。其存。又與所引錯綜大異者。疑魏氏所見。其亦有異本歟。又有彼全備而此甚省者。蓋魏氏之志。唯主治要。不事修辭。亦足以觀魏氏經國之器。規模宏大。取舍之意。大非後世諸儒所及也。今逐次補之。則失魏氏之意。故不爲

也。不得原哲者。則敢附應考。以待後賢。以是爲例。黜校以上。天明五年乙巳春二月乙未。尾張國校。督學臣細井德民謹識。

羣書治要序

祕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敕撰

竊惟載籍之興。其來尚矣。左史右史。記事記言。皆所以昭德塞違。勸善懲惡。故作而可紀。薰風揚乎百代。動而不泯。炯戒垂乎千祀。是以歷觀前聖。撫運膺期。莫不懷乎御朽。自強不息。乾乾夕惕。義在茲乎。近古皇王。時有撰述。並皆包括天地。牢籠羣有。競採浮豔之詞。爭馳誇誕之說。聘末學之博聞。飾雕蟲之小伎。流宕忘反。殊途同致。雖辯周萬物。愈失司契之源。術總百端。非得一之旨。皇上以天縱之多才。運生知之敏思。性與道合。動妙幾神。玄德潛通。化前王之所未化。損己利物。行列聖之所不能行。翰海龍庭之野。並爲郡國。扶桑若木之域。咸襲纓冕。天地成平。外內禔福。猶且爲而不恃。雖休勿休。俯協堯舜。式遵稽古。不察貌乎止水。將取鑒乎哲人。以爲六籍粉繪。百家蹄駭。窮理盡性。則勞而少功。周覽汎觀。則博而寡要。故爰命臣等。採摭羣書。翦截淫放。光昭訓典。聖思所存。務乎政術。綴敘大略。咸發神衷。雅致鉤深。規摹宏遠。網羅治體。事非一目。若乃欽明之后。屈己以救時。無道之君。樂身以亡國。或臨難而知懼。在危而獲安。或得志而驕居。業成以致敗者。莫不備其得失。以著爲君之難。其委質策名。立功樹惡。真心直道。忘軀徇國。身殞百年之中。聲馳千載之外。或大奸巨猾。轉

日回天。社稷城狐。反白仰黑。忠良由其放逐。邦國因以危亡者。咸亦述其終始。以顯爲臣不易。其立德立言。作訓垂範。爲綱爲紀。經天緯地。金聲玉振。騰實飛英。雅論徽猷。嘉言美事。可以弘獎名教。崇太平之基者。固亦片善不遺。將以丕顯皇極。至於母儀續則。懿后良妃。參徽猷於十亂。著深誠於辭。或傾城哲婦。亡國豎妻。候良難以先鳴。待舉烽而後笑者。時有所存。以備勸戒。爰自六經。訖乎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凡爲五卷。合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要爲名。但皇覽道略。隨方類聚。名目互顯。首尾淆亂。文義斷絕。尋究爲難。今之所撰。異乎先作。總立新名。各全舊體。欲令見本知末。原始要終。並乘彼春華。採茲秋實。一書之內。牙角無遺。一事之中。羽毛咸盡。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引而申之。觸類而長。蓋亦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庶弘茲九德。簡而易從。觀彼百王。不疾而速。崇巍巍之盛業。開蕩蕩之王道。可久可大之功。並天地之貞觀。日用日新之德。將金鏡以長懸。其目錄次第編之如左。

校正羣書治要序

古昔聖主賢臣。所以孜孜講求。莫非平治天下之道。皆以救弊於一時。成法於萬世。外此豈有可觀者哉。但世遷事變。時換勢殊。不得不因物立則。視宜創制。是以論說之言日浩。撰著之文月繁。簡牘常寡。浮誕漸勝。其綱之不能知。而況舉其目乎。此書之作。蓋其以此也。先明道之所以立。而後知改之所行。先尋教之所以設。而後得學之所歸。自典誥深奧。訖史子辨博。諸係乎政術。存乎勸戒者。舉而不遺。罷朝而不厭。其滯亂。附室而不煩。其尋究。識亦次經之書也。我朝承和貞觀之間。致軍雍變。熙之盛者。未必不因講究此書之力。則凡君民臣君者。非所可忽也。尾公有見於斯。使世子命臣僚。校正而上之。木。又使余信敬序之。惟信敬弱而不敏。如宜固辭者。而不敢者。抑亦有故也。羣書治要五十卷。五十卷內闕三卷。神祖選駿府。得此書。惜其不全。命我遠祖羅山補之。三卷內一卷。今不傳。今尾公此舉。上之。欲君民者。執以致日新之美。下之。欲臣君者。奉以贊金鏡之明。爲天下國家。冀昇平之愈久。遠心曠度。有不可勝言者也。信敬預事。亦知遠祖所望信敬。是所以奉命不敢辭也。天明七年。丁未四月。朝散大夫國子祭酒林信敬謹序。

羣書治要目錄

第一套十卷

第一周易

第二尚書

第三毛詩

第四春秋左氏傳上闕

第五春秋左氏傳中

第六春秋左氏傳下

第七禮記

第八周禮 周書 國語 禮詩外傳

第九孝經 論語

第十孔子家語

第二套十卷

羣書治要 目錄

羣書治要 目錄

第十一 史記上

第十二 史記下 吳越春秋

第十三 漢書一 闕

第十四 漢書二

第十五 漢書三

第十六 漢書四

第十七 漢書五

第十八 漢書六

第十九 漢書七

第二十 漢書八 闕

第三卷 羣書治要

第二十一 後漢書一

第二十二 後漢書二

第二十三 後漢書三

第二十四 後漢書四

第二十五 魏志上

第二十六 魏志下

第二十七 蜀志 吳志上

第二十八 吳志下

第二十九 晉書上

第三十 晉書下

第四表十卷

第三十一 六韜 陰謀 覆子

第三十二 管子

第三十三 晏子 司馬法 孫子

第三十四 老學 麟冠子 列子 墨子

第三十五 文子 管子

第三十六 吳子 商君子 尸子 申子

軍書治要 目錄

翠香齋 目錄

第三十七 孟子 荀子 尹文子 莊子 尉繚子

第三十八 孫臏子

第三十九 呂氏春秋

第四十 韓子 三略 新語 賈子

第五卷十卷

第四十一 淮南子

第四十二 鹽鐵論 新序

第四十三 說苑

第四十四 桓子新論 潛夫論

第四十五 崔寔政論 昌言

第四十六 申鑒 中論 典論

第四十七 劉虞政論 韓子 政要論

第四十八 精論 典語

第四十九 博子

本文作訂
及別錄。

本文作
子正稱。
・

第五十 箕子書 拉補子

取書出要 目錄

羣書治要卷第一

祕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周易

乾元亨利貞。文官備也。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處下體之極，下之禮。下道，則居上之禮廢。處上道，則居下之禮廢。故終日乾乾，至夕惕厲若厲也。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行不讓而在乎天，故曰飛龍也。夫位以德興，德以位敘，以至德而處上九，亢龍有悔。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大明乎終始之道，故六位不失其時而成也。升降無常，隨時而用，處則柔潛，出則乘飛龍，故曰時保合大和，乃利貞。舉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各以有君也。文官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愛，在上體之，下明大終也。故不驕也。故夫至也，故不愛也。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揚，慎也。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

而無位高而無民也。下無傍賢人在下位而無輔。賢人在下位而無輔。當位不爲之助。而是以動而有悔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坤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利慶。積不善之家。必有利殃。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屯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君子經綸之時。象曰：天造草昧。宜健侯而不寡。屯者。屯。故曰草昧也。處建侯之時。所立之君。莫善於建侯。

蒙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象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我謂非童蒙者。聞者求明。童蒙之來求。我志應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師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不殺。故師出。不以律。否臧。凶也。爲義。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爲師之始。齊師者也。失含有功。法所上。刑蒙之來求。我志應也。蒙以養正。聖功也。爲師之律。師之終也。大君之命。不失功也。否臧。凶也。否臧。凶也。小人勿用。非其道也。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

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開國承家。以擊邦也。小人勿用。非其道也。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

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比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萬國。以比。諸侯。以比親。

履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泰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上下大通。則物失其節。故財成而輔相。以左右民也。象曰。天

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否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象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

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

其亡。繫於苞桑。苞桑。能全其身者。唯大人耳。繫於木。木莖善於。人雖欲存亡之者。衆根堅固。弗能拔之也。

同人象曰。天與火。同人。上。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君子小人。象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各得所同。象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

正也。行謙不以武而文明。用之。相照不。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君子以文明。爲德者也。

大有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大有。包容之美。故遏惡揚善。成物之美。順天之命也。象曰。柔得

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之。既所不給。大有之義也。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

亨。德應于天。則行不失時矣。剛健不給。文明。上九。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居大有之上。而不累于不羸。應天。則天。是以元亨也。象曰。謙。亨。天道下濟

臨。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多者用謙以爲寡。少者用謙以爲多。稱物而與。道不失中也。象曰。謙。亨。天道下濟

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能體謙謙，其唯君子。物無害也。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也。兼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是以言也。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豫象曰：雷出地奮，豫。象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天地以順動，或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隨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向晦入宴息。澤中有雷，動悅之象也。物皆悅隨，可以象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莫而不隨，否之道也。故隨時之義大矣哉。

觀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象曰：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居觀之時，最近至尊，觀國之光者也。居近得位，明哲夙厲者也，故曰：利用賓於王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無咎。上之化下，濟風靡草，故觀民之俗，以終已道。百姓有明也。在余。噓噓。象曰：雷電噓噓，先王以明罰整法。象曰：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彰，不亂乃革。若利用震之義也。

賁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賁賁之時，止物以文明，不可以威刑。故君子以明庶政而無敢折獄也。賁之盛者也。賁飾於物，其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六五：賁於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道苦矣。飾飾丘園，盛莫大焉。故曰：

本音註作

貞于丘園，東希乃安。用莫過敏。
泰而能約，故必吝若，乃得終吉也。

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物之可畜於國，令德象曰：大畜剛健爲實，

暉光日新其德。凡物能暉光日新其德者，唯剛健實者也。

頤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言節飲食，節慎而節，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天地養萬

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習坎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至險未夷，教不可廢，故以常德行而習教事也。象曰：習

坎，重險也。天險不可升也，不可得升，故地險山川丘陵也。習于坎，然猶能以險類爲困，而德行不失，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爲而

特於險也。言自天地險之時，用大矣哉。非用之常也。以下，莫不須險也。

離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繼，謂不絕。象曰：離，麗也。麗，猶著也。各得其所著之宜者也。日月麗於天，百穀草

本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咸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物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天地

感而萬物化生。乃化生也。二氣相與，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萬物之

感也。

恒象曰：雷風恒，恒。長風長陸，合而相與，可久之道也。君子以立不易方。得其所久，故不易也。象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所

已。故不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言各得所恆。故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萬物之情。見於所恆也。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德行無恆。自相違諍。不可致諍。故或承之羞也。不恆其德。無所容也。

遯。象曰。天下有山。遯。天下有山。北之象也。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九五。嘉遯。貞吉。遯而得正。反割於內。小人

得正之吉。遯。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上九。肥遯。無不利。豈處外極。無應於內。超然絕志。心無疑顧。豈

之遯者也。象曰。肥遯。無不利。無所疑也。

大壯。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壯而遠禮則凶。凶則失壯矣。故君子以大壯。西顧禮也。象曰。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

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天地之情。正大而已。弘正極大。則天地之情可見矣。

晉。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自顯之謂也。自顯者明。

明夷。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濯衆。濯衆顯明。蔽偽百姓者也。故用晦而明。顯明於內。乃得明也。象

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家人。象曰。風自火出。家人。由內相成。必也。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家人之道。能於近小而不妄者也。故君子言

行也。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

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睽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同於道，異於感。睽，睽也。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

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睽之時，非小人之所能用也。

蹇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智矣哉。六二，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蹇，難之時。履當其位，執心不同，志居王途者也。故曰王臣蹇蹇。終無

尤也。

解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象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天地否結，

安通盛散。雷雨乃作也。雷雨之作，則解之時大矣哉。無所而不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履非其位，

厄者，吝者，吝者，故百果草木皆甲坼也。以附之四，可夫，柔邪以自媚者也。象二，四四，以資其力。

以附之來也。自己所政矣。雖幸而免，正之所賤也。損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可損之善。莫象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自然之實。各定其分，

損，故必與時偕行也。

益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矣。從善改過，益莫大焉。象曰：益，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自上下下，其

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五陽中正，自上下下，故有慶也。以中

升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慎德積小以成高大。

革象曰：中澤有水，革。象曰：革，水火相息下。凡不合而變生，火欲上，澤欲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

節。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度數，隆德行。象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為節過苦，則物不能堪也。則不可復正也。悅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無悅而行險，過中而為節，則道窮也。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中孚，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信發於中，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悅而巽孚。四德乃孚。乃化邦也。信立而後邦乃化也。柔在內而剛得中，各當其所也。剛得中，則直而正，柔在內，則靜而信。魚與，魚者鱗之居鱗者也。鱗者擊之微珠者也。擊之之道，不信及之也。中孚以利貞，乃應天也。

小過，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小者謂凡而過者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過而得以利貞，應時宜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柔尚僕夫，剛之道也。

既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存不忘亡，既濟。象曰：既濟，亨利貞，剛柔正而位當。剛柔正而位當，則邪不可以行矣。故唯正乃利貞也。九五：東鄰之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也。物皆濟矣。將何為禴。非禴，非禴，明德惟馨。是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也。

天倉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剛動而柔止也。動止得其常體，則剛柔之分著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順其所同則吉，乖其所同則凶。故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象說日月

是故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知大始，坤

說山川草木也。懸象運輝以成昏明。山澤通氣而雲行雨施，故變化見也。

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天地之道。不爲而善特。不勞而善成。故曰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有易簡之德。則能成。可久可大之功。成可久可大之功。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天地易簡。萬物久經。其形。聖人不爲。其方。各修其業。德業底成。則入於形器。故以賢人目其德業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易與天地准。准。侔也。侔。以滿也。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幽明者。有形無形之象。死生者。始終之數也。

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知相侔也。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以道濟天下也。知周乎萬物。則能樂天知命。故不愛。故曰樂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範圍者。擬絕天地。而周其理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曲成者。垂鑒無特。不係。故神無方而易無體。神則道不測。易則理無所。不可以一方一體明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

故君子之道鮮矣。君子之道。以爲用者也。禮所道者。不亦鮮乎。

顯諸仁。藏諸用。表發爲物。用曰不知。故曰藏諸用也。日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廣大德備。故曰富有。日新之謂盛德。體化含養。生生之謂易。以成化生。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變化之極也。故曰陰陽不測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易之所說。配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能濟萬物。其業廣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乾剛陰柔，各有其體。故曰擬諸其形容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擬議以動，則靈。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鳴鶴則子和，參議則物應。知夜之道也。物亦以善應也。鳴鶴乎陰，氣同則和。出言戶庭，千里應之。出言巖然，況其大者乎。千里成聲，況其邇者乎。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遠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人終說後笑者，以有同心之應也。其利斷金，夫所說同者，豈操乎一方哉。君子出處默語，不違其中。則其說雖異，道同則應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藉用白茅，無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白茅，無咎。有孚之至也。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不出戶庭，無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爲之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爲易者，其知盜乎。言盜亦乘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機，以制器者尙其象，以下筮者尙其占。此四筮象，可得。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而用者也。

下作地。

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極形之理則曰深，通動微之會則曰幾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以成，故仁聖人之道也。

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冒，覆也。言易通萬物之志。成，天是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服萬物而不以威刑者也。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以神明其德。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見，兆

曰象，形乃謂之器。

成形曰器。

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位，所以一天下之備物，所以濟萬物也。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賈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善乎蓍龜。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明夫天地萬物，莫不保其貞以全其用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所以資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無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易曰：荷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定之於始，不終日。故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知幾其神者也。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子曰：履，德之基也。其所蹈，能往物者，其健寬大也。困，德之辯也。困而益明。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固不傾。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悅諸心，能研諸侯。

之感。情侯物去。有爲者也。德悅萬物之心。能思爲者之務也。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近況比况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也。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羣書治要卷第二

尚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言堯德之作堯典。典者常也。言可爲曰若稽古帝堯。言能類考古述而曰放
 助。欽明文思安安。助。功也。言堯故上世之功化。而以欽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既有四德。又倍於
 於天地也。至。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百百姓昭明。協和萬
 邦。黎民於變時雍。時。是也。雍。和也。言天下衆人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微。蠶股。將使嗣位。歷試諸難。歷試之以慎徽五典。五典克從。五典五帝之教也
 五教于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也。使布納於百揆。百揆時敘。揆。度也。舜舉八凱以資於四門。四門程
 也。四門。宮四門也。齊遠四的族。諸侯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精舜於睿顯之官。使大麓萬機之政。於
 有遜。舜實之。皆有美德。無內人也。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精舜於睿顯之官。使大麓萬機之政。於
 之行合於天心也。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文祖。是五刑之大名也。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
 試以功。車服以庸。既則效。其居國爲政。以著其功。爲之車服。以述其所用任也。象以典刑。用之者。謂上
 刑。結采不絕。中刑。維。下刑。墨。流石五刑。所流者。皆犯五刑之罪也。言災肆赦。失也。言罪過誤。失
 以居相用。而民聽之。而反於禮。格。謂格教育有爲者也。流其工於幽洲。幽洲。北裔也。放讒兇於崇山。崇山。南
 故也。爲宮。估終賊刑。格。謂格教育有爲者也。流其工於幽洲。幽洲。北裔也。放讒兇於崇山。崇山。南

詐作誠。

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有苗民逆命益針於禹曰推德動天無違弗肩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

道自謂者人報之自謙者至誠感神矧茲有苗也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當故拜

受逐班師兵入曰帝乃誕敷文德文德以來之也儻于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對而不服不討自來

答錄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君當信猶有古人之道謀慮固可以補諸其政也禹曰兪如何以其言問所

曰都憤厥身脩思永思為長久之道也無偷其身淳敘九族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言謂借其身厚敘九族

而邇者在此道也禹拜昌言曰兪於拜受自然之答錄曰都在知人在安民人所信存能安民也無所

禹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之安民為難也知人知人則智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不知故能官人

則民歸之也愛能哲而惠何憂乎虞兇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其他王飯也巧

象善謂天也禹言有苗驛兜之徒其答錄曰都亦行有九德亦其德則可知也寬而眾性寬眾而能

柔而立立事和柔百能感而恭恪也亂而敬百能敬也敬有治擾而毅擾為也致直而溫行正直而氣簡而

廉性顯天面有剛而寒寒也強而義助必合義彰厥有常吉哉彰明也古苦也明九德之

事俊又在官使九德之人皆用事則俊百僚師師百工惟時百官皆恭言政無非也庶績其疑疑

言百事功無教逸欲有邦不為逸豫飲食之教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萬幾成慎萬事德也先無曠庶

官天工人其代之天理官不可以天官君非其才也政事懋哉政事非天意者故入君居天官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兪鄰。近也。音君臣。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大體若子欲左右有

民。汝翼。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子欲親古人之象。欲親承法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天子

月以下。謂陰有藏氣以下。上得天下。下不得天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章。章之服。汝明。明之也。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以出納五言。汝聽。言欲以六律和

義。禮習信五德之旨。施於。于遠。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而從我途。退後言我不可弼也。無得。禹曰。兪哉。萬邦

黎庶。其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使陳布其言。明之若以功大小爲差。以重服族其

用之。誰敢弗讓。敢弗敬應。既應上命而讓義也。帝弗時敷。同日奏罔功。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

誅。無若丹朱。寡惟慢遊是好。丹朱。舜子。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頌頌。不休息也。罔水行舟。

朋淫於家。用殄厥世。朋。羣也。丹朱習於無次陸地行舟。言無度也。帝其念哉。嚶曰。於子擊石拊石。百

獸率舞。庶尹允諧。正也。樂正管之耳。信格和謂。言神人治也。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勅

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君也。股肱之臣。喜樂或思。答蘇

拜手稽首。乃庶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我。擢也。蘇。成也。帝歌勗美股肱。義未足又

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細碎無大略也。君知此則臣懈惰。帝拜曰。兪。欽哉。成舉臣自今

已往。敬

太康尸位以逸豫。啓。子也。尸。主也。以波厥德。黎民咸戚。君喪其德。則乃盤遊無度。盤遊。遊逸。敗

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也。洛水表。有窮。國名。界。諸侯名也。拒大康於河。遂穆之也。厥第五人。御其母以從。御。侍也。言俟於洛之汭。五子咸怨。待大康。怨其遠大禹之戒以作歌也。一。稱其一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言人君當固民也。予視天下。愆夫愚婦。一能勝予。言能敬畏小民也。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也。見是圖而不救也。言人君當固民也。子臨兆民。屢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屢。危貌也。朽。腐也。言危懼甚也。爲人上者。奈何弗敬。在上不愆。則高而不危也。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淫亂日甘。酒嗜音。婬字靡。有一於此。未或弗亡。言古時存而亡。其說無有乎。其三日。惟彼陶唐。有此冀方。陶唐。帝堯氏。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言古時存而亡。其說無有乎。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明。法也。荒。謂厥緒。覆宗絕祀也。言古時存而亡。其說無有乎。其五曰。烏虜曷歸。予懷之悲。萬。何也。言萬世仇予。子將時依。仇。怨也。言當懲陶乎。子心顏厚有。忸怩。慙也。言其思也。爾。色也。言弗慎厥德。雖悔可追。言人君行已。不愆其德。以速滅敗也。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不及吉也。慙。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言來世論道我故天。仲虺乃作誥。無慙也。曰。烏虜。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言長君主。則恣情欲。惟天生聰明時。又是治亂也。有夏昏德。民墜塗炭。言桀亂。不恤下民。民之危。惟于弗遐聲色。弗殖貨利。言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弗吝。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言若所察情。所以能成王業者也。克克克仁。彰信兆民。言湯寬仁信於天。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言葛伯。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曰。奚獨

後子也。怨者辭。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僖子后。后来其蘇。我君。君來其可。蘇息也。待右賢輔德。顯忠進良。贊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忠則顯。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有亡道則雖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之。良則進之。明王之造。日新。不懈也。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乖裕後昆。欲王自聰明。自滿九族。乃離。自滿。志盈也。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乖裕後昆。欲王自聰明。中之道於民。率義不廢。子聞曰。能自得師者王。求聖賢而謂人莫己若者亡。自多足。人莫之好。則則裕。垂優足之道。示後世也。自用則小。不問尊卑。所以小也。烏庠。懷厥終。惟其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殖有禮。覆昏暴。有禮者皆噴。覆亡。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啟天安命之運也。王歸自克夏。至於亳。誕告萬方。義。大也。以天命火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於爾萬方百姓。夏桀滅道。利。以志行。肆政於天。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弗敢教。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自茲化。予一人有罪。無。下百官。百廢也。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弗敢教。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自茲化。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言非所及也。烏庠。尙克時忱。乃亦有終。忱。誠也。庶幾能於誠道。成湯既歿。伊尹作伊訓。太甲也。曰。烏庠。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滅桀也。於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於我。有命。不覆其疆。天下禍矣。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堯民以此皆信。我商王之德也。今王嗣厥德。罔弗在初。言善惡之由。無不在。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則家國並化。終治四海也。烏庠。先后敷求。哲人俾輔。於爾後嗣。敷求賢哲。於爾嗣王。言。制官刑。儆於有位。言。制治官刑法。曰。敢有恆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常舞則荒淫也。仁及後世也。儆。戒百官也。曰。敢有恆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常舞則荒淫也。仁及後世也。

亦東曰：敢有徇於貨色，恆於遊暇，時謂淫風。徇，求也。時，求財貨也。常，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違者德，聖也。敢有徇於貨色，恆於遊暇，時謂淫風。遊，遊也。恆，常也。時，時也。常，常也。敢，敢也。侮，侮也。聖，聖也。言，言也。逆，逆也。忠，忠也。直，直也。違，違也。比頑童，時謂亂風。頑，頑也。童，童也。時，時也。謂，謂也。亂，亂也。比頑童，時謂亂風。頑，頑也。童，童也。時，時也。謂，謂也。亂，亂也。家必喪，失位亡家之逆也。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謂，謂也。失，失也。位，位也。亡，亡也。家，家也。逆，逆也。邦，邦也。君，君也。一，一也。於，於也。身，身也。國，國也。必，必也。亡，亡也。臣下弗匡，其刑惡。謂，謂也。臣，臣也。下，下也。弗，弗也。匡，匡也。其，其也。刑，刑也。惡，惡也。臣下弗匡，其刑惡。謂，謂也。臣，臣也。下，下也。弗，弗也。匡，匡也。其，其也。刑，刑也。惡，惡也。臣下弗匡，其刑惡。謂，謂也。臣，臣也。下，下也。弗，弗也。匡，匡也。其，其也。刑，刑也。惡，惡也。

太甲既立，弗明。弗，弗也。明，明也。伊尹放諸桐。謂，謂也。伊，伊也。尹，尹也。放，放也。諸，諸也。桐，桐也。伊尹放諸桐。謂，謂也。伊，伊也。尹，尹也。放，放也。諸，諸也。桐，桐也。伊尹放諸桐。謂，謂也。伊，伊也。尹，尹也。放，放也。諸，諸也。桐，桐也。

惟三祀，伊尹奉鬮，王歸於亳。王拜稽首曰：予小子弗明於德，自底弗類。類，善也。謂，謂也。惟，惟也。三，三也。祀，祀也。伊，伊也。尹，尹也。奉，奉也。鬮，鬮也。王，王也。歸，歸也。於，於也。亳，亳也。王，王也。拜，拜也。稽，稽也。首，首也。曰，曰也。予，予也。小子，小子也。弗，弗也。明，明也。於，於也。德，德也。自，自也。底，底也。弗，弗也。類，類也。惟三祀，伊尹奉鬮，王歸於亳。王拜稽首曰：予小子弗明於德，自底弗類。類，善也。謂，謂也。惟，惟也。三，三也。祀，祀也。伊，伊也。尹，尹也。奉，奉也。鬮，鬮也。王，王也。歸，歸也。於，於也。亳，亳也。王，王也。拜，拜也。稽，稽也。首，首也。曰，曰也。予，予也。小子，小子也。弗，弗也。明，明也。於，於也。德，德也。自，自也。底，底也。弗，弗也。類，類也。

敗禮以速戾於厥躬。謂，謂也。敗，敗也。禮，禮也。以，以也。速，速也。戾，戾也。於，於也。厥，厥也。躬，躬也。敗禮以速戾於厥躬。謂，謂也。敗，敗也。禮，禮也。以，以也。速，速也。戾，戾也。於，於也。厥，厥也。躬，躬也。敗禮以速戾於厥躬。謂，謂也。敗，敗也。禮，禮也。以，以也。速，速也。戾，戾也。於，於也。厥，厥也。躬，躬也。

伊尹拜手稽首，至手也。曰：修厥身，允德協於下。惟明后，于天下。惟乃明君，先王子惠困窮，民胎厥命。謂，謂也。伊，伊也。尹，尹也。拜，拜也。手，手也。稽，稽也。首，首也。至，至也。手，手也。曰，曰也。修，修也。厥，厥也。身，身也。允，允也。德，德也。協，協也。於，於也。下，下也。惟，惟也。明，明也。后，后也。于，于也。天，天也。下，下也。惟，惟也。乃，乃也。明，明也。君，君也。先，先也。王子，王子也。惠，惠也。困，困也。窮，窮也。民，民也。胎，胎也。厥，厥也。命，命也。伊尹拜手稽首，至手也。曰：修厥身，允德協於下。惟明后，于天下。惟乃明君，先王子惠困窮，民胎厥命。謂，謂也。伊，伊也。尹，尹也。拜，拜也。手，手也。稽，稽也。首，首也。至，至也。手，手也。曰，曰也。修，修也。厥，厥也。身，身也。允，允也。德，德也。協，協也。於，於也。下，下也。惟，惟也。明，明也。后，后也。于，于也。天，天也。下，下也。惟，惟也。乃，乃也。明，明也。君，君也。先，先也。王子，王子也。惠，惠也。困，困也。窮，窮也。民，民也。胎，胎也。厥，厥也。命，命也。

罔有弗悅。謂，謂也。罔，罔也。有，有也。弗，弗也。悅，悅也。罔有弗悅。謂，謂也。罔，罔也。有，有也。弗，弗也。悅，悅也。罔有弗悅。謂，謂也。罔，罔也。有，有也。弗，弗也。悅，悅也。

聽。謂，謂也。聽，聽也。聽。謂，謂也。聽，聽也。聽。謂，謂也。聽，聽也。

伊尹申誦於王曰。烏虜。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言天於人無所親疏。民無常懷。懷於有仁。仁所無常。以鬼神無常也。鬼神無常。享於克誠。言鬼神不保一人。能信者。則享其祀。天位難哉。言居天子之位難。德惟治。否德亂。不以德則亂也。與治同道。罔弗興。與亂同事。罔弗亡。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也。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言善政有漸。必用下近為始。然後致高遠也。無輕民事。惟難。無輕為力役之事。無安厥位。惟危。言當常自危懼。慎終於始。於始虛終。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義求其意。勿相違之也。必以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選。順也。言願汝心。也。烏虜。弗盧。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也。貞。正也。言常念盛道。則得道。念則天下得。君罔以辨言亂舊政。和曰罔罔。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成功不逆。其志無限。邦其永孚於休。

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兩長倍倍於美也。伊尹既復政厥辟。謂政大。將告歸。乃陳戒於德。言者歸也。曰。烏虜。天難忱。命靡常。故難信也。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月以亡。位。人誰當其德。則安其。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不能崇其德。不恤下民。不皇天弗保。言天不安。尋求一德。俾作神主。言天求一德。使代樂。為天地神位之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言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於一德。助一德。所以王也。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於一德。民自歸於一德。德惟一。勳罔弗吉。德二三。勳罔弗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也。德一。天降之福。不一。天降之災。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其命。王命也。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德行終始不異。任

其命。王命也。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德行終始不異。任

其命。王命也。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德行終始不異。任

其命。王命也。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德行終始不異。任

其命。王命也。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德行終始不異。任

官推賢材。左右惟其人。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也。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其難。無以爲易也。其慎。無以輕之也。聖臣當一心事君。後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君其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弗獲自盡。民主罔與政乃善也。

成厥功心。上有後入之心。則下無所自違矣。言先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也。

高宗夢得說。得賢相。小乙子也。名武丁。涉。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擇諸求之。於外野。得之於傅巖之深也。曰。朝夕納

誨。以輔台德。言宮納諫誨也。其名曰頤也。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

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讓眩極。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跣必視地。足

則聖。言木以繩直。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也。無說復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

惟說命總百官。在冢等之。乃進於王曰。烏虜。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天有日月五星。皆有尊卑相正之法。

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言立君臣上下也。將陳爲。弗惟逸豫。惟以亂民。不使有位者逸豫於民上也。

口起羞。惟甲冑起戎。言不可釋教令。故先舉其始也。惟衣衾在筭。惟千戈省厥躬。言服不可加非其人也。王惟戒茲。允茲克

明。乃罔弗休。言王戒愆四懼之事。信。惟治亂在庶官。所宜得人則治。官弗及私昵。惟其能。能是官也。唯爵

弗及惡德。惟其賢。言非賢不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非善非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讓以得之。無啓寵納侮。謂非其人。則無恥過作非。恥過讓西文之。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言皆美也。美其所乃

乃

弗良於言予罔聞於行。汝若不善於所言。則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知之易。行之難。

王曰。來。汝說爾惟訓於朕志。言汝當教訓於我。若作酒醴。爾惟翹饗。酒醴須精麴以成。亦須汝以成也。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須醢醢以和之。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王者求多聞以立事。事弗師古。以克永世。匪也。攸聞。事不法古訓。而以王曰。烏厚。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仰我德。是汝教也。使天下皆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是具。乃成人。有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哲。伊尹也。作。起也。正。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則心恥之。若見撻于市也。一夫弗獲。則曰。時予之辜。夫不得其罪。則以為右我烈祖。格於皇天。言以此道左右成。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汝庶幾明安我。事惟后。非賢弗又。惟賢非后弗食。言君須賢以治。其爾克紹。乃辟於先王。永綏民。能爾汝君於先王。長安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受美命而稱。

武王伐殷。師渡盟津。王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沈湎嗜酒。言乳女色。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子。言淫也。被衣。忠良。劬勞。孕婦。忠良無辜。焚燬之。言暴虐也。皇天震怒。惟受罔有俊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道厥先宗。廟弗祀。不居。至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也。慢茲。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言言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也。同力虔德。同德虔誠。力約則有德。則柔義者強。換度。受其臣億萬。惟億萬心。不和。言三心。南罪貫盈。天命則旁。靡覓可見。

受其臣億萬。惟億萬心。不和。言三心。南罪貫盈。天命則旁。靡覓可見。

受其臣億萬。惟億萬心。不和。言三心。南罪貫盈。天命則旁。靡覓可見。

受其臣億萬。惟億萬心。不和。言三心。南罪貫盈。天命則旁。靡覓可見。

受其臣億萬。惟億萬心。不和。言三心。南罪貫盈。天命則旁。靡覓可見。

受其臣億萬。惟億萬心。不和。言三心。南罪貫盈。天命則旁。靡覓可見。

受其臣億萬。惟億萬心。不和。言三心。南罪貫盈。天命則旁。靡覓可見。

受其臣億萬。惟億萬心。不和。言三心。南罪貫盈。天命則旁。靡覓可見。

受其臣億萬。惟億萬心。不和。言三心。南罪貫盈。天命則旁。靡覓可見。

受其臣億萬。惟億萬心。不和。言三心。南罪貫盈。天命則旁。靡覓可見。

受其臣億萬。惟億萬心。不和。言三心。南罪貫盈。天命則旁。靡覓可見。

•••無益字
•••皆補之

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爾百姓。以竊究於商邑。使四方卿士暴虐於商邑也。今予發惟嚮行天之罰。

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謂戡于戈。示不復用也。行禮射。設庠序。修文教也。行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示天下不復王若曰。今商王爲天下通迤主。肆于東征。陳於商郊。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壹戎衣天下大定。一著我服而滅封。言與衆同心。動有成功也。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封。益其土也。商容。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故發以賑貧民也。皆大賫於四海。而

萬姓悅服。萬。皆言言。救之則拯。所謂固有。

西旅獻葵。西旅。遠國也。大保乃作旅葵。用調於王。謂賈葵之義。以酬諫也。曰。烏虜。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言明王慎德。故以禮遠。故

四夷皆無有遠近。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天下萬國盡貢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爲耳目華侈。王乃昭德之致於異姓

之邦。無替厥服。帥之所致。謂遠來之貢也。以分賜之。使無替其職也。分珪玉於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以護王身。同姓之國也。是

弗易物。惟德其物。言物資由人也。有德則物貴。德盛弗狎侮。易德之有也。何狎狎侮君子。罔以彘人心。盡

愛其心矣。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以悅使民。民志。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器物爲戲弄。則喪其德矣。以弗

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弗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言明王之遊。大馬非其土

生弗畜。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珍禽奇獸。弗育於國。皆非所畜也。有弗瑋遠物。則遠人格。則來耶。其利所瑋惟賢

則遠人安。賢賢任國。則遠人安。迎人安則遠人安矣。烏虜夙夜罔或弗勤。言當常勤。弗務細行。終累大德。但恐小物。積害也。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豈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功虧。則生民非其居。天子乃使世王天下也。武王理聖。積惡。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言其維辟。臨行此臨。

王若曰小子封叔名。封。康。始。用可也。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也。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弗敢侮錄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豈慎弱民。不懼錄夫寡。

往焉往焉。盜放心爲政。我聞曰怨弗在大亦弗在小怨不可爲。故當使不顧者順。不豫。無自安好邊豫也。怨弗在大亦弗在小怨不可爲。故當使不顧者順。不豫。無自安好邊豫也。怨弗在大亦弗在小怨不可爲。故當使不顧者順。不豫。無自安好邊豫也。

若保赤子愛養民如赤子。不矢其。惟民其安治也。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

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

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

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

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

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

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

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

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

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

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

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

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

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非汝封所以舉輕利以戒。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

於水鑑。當於民鑑。古賢聖有言。人鑑於水鑑。當於民鑑也。鏡水見已形。視民行事見吉凶。今惟股墜命。我其可弗大鑑。今惟股計無益。墜失天命。我其可不大視也。

周公作無逸。中人之性好逸豫。成王即政。周公曰。烏虜君子所其無逸。無逸君子之道。所先念維。其無逸也。故以所成名篇。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稼穡農夫之艱難。先知之。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也。夫戊治民。乃謀逸豫。則知小民所依也。

祗懼。弗敢荒寧。為政敬。自畏懼。草國七十有五年。以敬之故。得其在高宗。嘉靖股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善謀股國。至於小大之。無時或怨。民無時有怨也。

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湯孫太甲。愛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無時或怨。善謀股國。至於小大之。無時或怨。民無時有怨也。

弗侮鯨鯨。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慘獨也。故惟。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從是生王。各承其後。法度。弗知稼穡之艱難。弗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樂之從。言荒淫。亦罔或克壽。有能壽者。無也。

或十年。或七八年。或四三年。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也。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祖也。言皆能自後自理。畏敬天。文王卑服。卑其衣服。自朝至於日中。及弗皇。暇食用咸和。萬民。事。用皆和。萬民者也。

享國五十年。自殷王中宗。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明德以臨下也。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則信之。此其不遠。皇自敬德。其有苦之。言小人怨者。則此厥弗聽。人乃或譖。張爲幻。曰。小人怨汝。則信之。此其不遠。

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於厥身。謂受無辜。則天下。爲虐嗣王。其盛於茲。以爲戒也。

蔡叔既沒。以罪故而王命蔡仲踐諸侯位。王。成王也。父卒。命子。蔡仲。不相及。王若曰。小子胡。胡。仲名也。皇天無親。惟德是

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天。之於人。無有親疏。惟有益者則輔佐之。民心。於上。無有常主。惟安已者則歸往之。爲善弗同。同歸於治。爲惡弗同。同歸

於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其終。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汝。爲政。當安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爲小聰明。作異聲。以亂舊章也。詳乃視聽。罔以偏言改厥度。則子一人汝嘉。詳。審汝視聽。必斯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小子

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汝。往之國。無廢我命。欲其終身奉行也。

王若曰。欲告爾四國多方。四方。顧大道者。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惟聖人。罔念於善。則多狂人。惟狂人能

不念善。故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弗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小大衆官。自爲不和。故

不念善。故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弗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有方。多士。當和之說。汝親

近官察不睦。汝亦當和之。汝邑中能明。是汝能勤與事也。

周公戒於王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文王無所兼。知於善。兼衆言。及衆利獄。衆

於任賢。是訓用遠。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是。爲民執法。用遠法。衆言衆慎之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毋於

敢替厥義德。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非遺交道也。子孫。文王之子孫也。從今以往。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言當順古大道。制治安國。必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

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上。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

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宜。禮有序。故衆職惟和。禹

夏商

懼。無所不畏。若乃不任。明舉能其官。惟亦故之功也。王曰。鳥康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爾爾有政。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職。以右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官當敬治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也。

周公既歿。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分。成王東周公時。故命陳。王若曰。君陳我聞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所謂上古聖賢之官也。政治之至者。毋芳馨氣。動於神明。凡人未見聖。若弗克見。既見聖。亦弗克由聖。此言凡人有功於德也。夫見聖道。如不能得。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汝戒勿為凡人見聖。不可不慎也。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無乘勢位作威。民上。無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寬不失制。德教之治。般民在辟。子曰。爾惟勿辟。子曰。爾惟勿宥。惟厥中。般民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利也。也。有弗若於汝政。弗化於汝訓。辟以止辟。乃辟。有不若於汝政。不望於汝政。到爾無念疾於頑。無求備於一人。人有惡。豈不察。汝當訓之。無密惡疾。

王曰。鳥康。父師。單公代周公為大師。為政貴有恆。辭尚禮要。弗惟好異。費倫之若。繫於先生。君子不好也。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民利口。餘風未絕。公其念之也。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薄陵德。實悖天道。遵有德者。如此。實風天道也。變化奢麗。萬世同流。言變俗相化。車服奢麗。者也。茲殷庶士。驕淫於僭。將由惡終。閑之惟艱。言殷士驕恣過制。於其所能。以自誇大。惟周公克慎厥

王傳作命改之。

也。將用強自終。以禮樂其心。惟艱也。

巧言誣實。令色詭實。假辭是詐。僞。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諛諛。則其君乃自詭聖。后德惟臣弗德。惟臣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爾無昵於憚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汝無親道。檢對小子之人。亦備侍從。典。在親親之官。舉君上以先王之法也。

王曰。嗚呼。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劬子童孫。皆聽朕言。皆主嗣性有父兄。爾尙敬遠天命。以奉我一人。雖

畏勿畏。雖休勿休。汝當庶幾敬遠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雖見。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

賴之。先或以勞謙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俾敷也。有國有土。諸

道也。柔正直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秀民賴之。在今汝安百官兆民之道。當何所得。非兩造具備。節聽五辭。爾

則衆百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也。謂四證也。造。至也。兩至具備。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也。五刑不簡。正於五罰。謂不簡核。

則衆百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也。謂出金。五罰弗服。正于五過。於五過。不聽罰也。正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則聽教。從免。刑

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官罰同罪。從輕重也。利若國用經典。則亂。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才口

以備獄。惟平良可以斷。哀敬折獄。咸庶中正。當於下民之犯法。敬監獄之苦。其刑其罰。其所刑。其

失中也。無。

中下有正

字。無。

字。無。

字。無。

字。無。

字。無。

字。無。

字。無。

羣書治要卷第二

詩

周南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諷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衷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發。聲也。聲見者。宮商上下相應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易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故曰風。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木。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也。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周南。邵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寔在進賢。不媿其色。哀窈窕。思賢才。

以一至至
也。水至
在提。水
矣下。

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仇。達也。作仇匹也。作匹達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與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類而有別。后妃悅慕君子之德。無不相隨。又不淫其色。若雉鳴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始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也。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詩。窈窕。幽閑也。淑。善也。仇。達也。后妃有顯。參差荇菜。左右流之。以事采芣也。求也。后妃有顯維之德。乃能供行采。惟位物。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寤。覺也。寐。寤也。言后妃寤寐則常求此淑女。欲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思已感事。寤與寐共之也。悠悠。思也。展轉反側。言思之也。言求此淑女。欲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思已感事。寤與寐共之也。悠悠。思也。展轉反側。言思之也。言求此淑女。欲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思已感事。寤與寐共之也。悠悠。思也。展轉反側。言思之也。

賦而不周。下屬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誣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謂。請。采采卷耳。不盈傾筐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若耳也。傾筐。傾也。深也。嗟我懷人。寤彼周行。懷。思也。寤。寤也。行。列也。思君子官。人深也。嗟我懷人。寤彼周行。謂周之列位也。周之列位。謂朝廷之臣也。

邵南
甘棠。美邵伯也。邵伯之教。明于南國。邵伯。姬姓。名奭。名奭。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芘。蔽芾。小貌。芘。安。草舍也。邵伯。魯國男女之歸。不重煩勞百姓也。止舍小案之下。而聽斷焉。國人愛其德。悅其化。故其樹也。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察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與也。唐棣。棣也。云何乎彼哉。易弗肅雍。王姬之車。和也。穠。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與也。乃棣之華。與者。喻王姬顏色之美。穠也。

甘棠。美邵伯也。邵伯之教。明于南國。邵伯。姬姓。名奭。名奭。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芘。蔽芾。小貌。芘。安。草舍也。邵伯。魯國男女之歸。不重煩勞百姓也。止舍小案之下。而聽斷焉。國人愛其德。悅其化。故其樹也。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察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與也。唐棣。棣也。云何乎彼哉。易弗肅雍。王姬之車。和也。穠。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與也。乃棣之華。與者。喻王姬顏色之美。穠也。

千首。大夫之旗也。彼。奇色。時有並。素絲紕之。良馬四之。此。所以繼組也。總統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結組之法御四馬也。彼姝者子。何以畀之。順之。又欲以善道與之。汲寬厚之至乎。

衛風

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瞻彼淇澳。綠竹猗猗。猗猗。猶猗猗。美貌也。武公賢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禮自防。如玉石之見琢磨。

芄蘭。刺惠公也。弱而無禮。大夫刺之。惠公以幼室即位。自謂有才能而驕傲。芄蘭之支。弱也。芄。柔有所依緣則起。與者。喻幼穉之。童子佩觿。人。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雖則佩觿。能不我知。種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也。大臣。但習成儀。不知為政以禮也。人君治成。雖則佩觿。能不我知。種之君。其才能實不如我察臣之所知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傲。所以見刺也。

王風

葛藟。王族刺桓王也。周室道衰。乘其九族焉。綿綿葛藟。在河之涘。水面曰涘。葛也。藟也。生河之涘。得其生。長其子。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兄弟。族親也。王宣於以藟。今以葛。采芣。懼讒也。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彼采芣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與也。葛所以為絺紵也。事於漢矣。與者以采葛。臣。以小事使出者也。

鄭風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風雨淒淒。雞鳴喈喈。與也。風且雨淒淒然。雞鳴守時而鳴也。雞鳴守時不改其度。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夷。悅也。思而見也。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衿。青領。學子之所服。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後去。故隨而思之。經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嗣。續也。汝音不傳。罔我。我以風管其忘已也。

齊風

鷄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鷄既鳴矣。朝既盈矣。夫人也。君也。可以起之常禮也。匪鷄則鳴。蒼蠅之聲。以作早於晨時。敬也。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其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無田甫田。維莠騶騶。與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與者。無思遠人。勞心切切。切切。委勞。此言切然。分其心切。

魏風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一夫之居曰廛。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也。

曰至涓陽。涓水名也。美石而次玉者也。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贈。送也。乘黃。騏驎皆黃也。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覆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於我乎。夏屋渠渠。夏。大也。渠。具也。渠渠。飲食大具以食我。今也。每食無餘。此言君今遇我。其食我幾足也。于嗟乎。不承權輿。承。繼也。權輿。始也。

曹風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興也。蜉蝣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裝飾。楚楚。鮮明貌。興者。喻昭公之初。其取臣皆小人也。徒然飾其衣裳。不知國將迫脅。君臣死亡之無日。如蜉蝣然也。心之憂矣。於我歸處。君當於何依歸。言有危亡之懼。將無所依往也。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彼候人兮。荷戈與殿。候人。道路迎賓客者也。荷。攜也。殿。身也。言賢者之宜。不送候人。彼其之子。三百赤帶。子。是子也。佩赤帶者三百人。

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興也。苹。大草也。鹿得羣草。呦呦然鳴而招呼。羣鹿將食。隨隨。所以行幣將幣也。承箱本也。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

舒作怡。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者，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臺，則如山之有基也。南山有臺，北山有臺，夫須也。與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也。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位。又，位也。以禮選樂之，則能爲國家之本也。成其須也。喻人君有賢臣自以尊顯也。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基，水也。只，行是也。人君既得賢者，置之於臺，澤及四海也。臺，彼蕭斯，零露漙漙，與也。臺，大貌。蕭，蒿也。漙漙然，露上漙漙也。喻君子之德，澤及四海之謂侯。亦，君之德者。露，天所以潤萬物。喻土者，澤之不及遠國。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既見君子，我心喜者。遠國之君，轉見於天子也。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天子之則不爲之，則遠國之君，各得其助。

目作說。

淇露天子燕諸侯也。淇，淇露斯，匪陽不晡。晡，乾也。露，露漙漙然，見陽則乾。與者，露之在物漙漙然，使自變。喻改天命。有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厭厭，自變。喻改天命。有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厭厭，似見日而嗜也。六月，宜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方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畜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民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達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黍蕭廢，則恩澤乖矣。淇露廢，則萬國離矣。影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六月棲棲，戎車既饒。饒，積也。積，積也。孔，其也。此序言市之意也。月者，盛可出兵，明其念也。豷，猶孔熾，我是用急。豷，豷也。孔，其也。此序言市之意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

田獵而遷車徒焉。王城，我車既攻，我馬既同。齊也。四牡廋廋，芻言徂東，東，養也。蕭蕭馬

鳴，悠悠旆旌，之子于征，有聞無聲。無聲，言不諱也。之子于垣，百堵皆

鴻臚，美宣王也。萬民離故，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遐定安集之，至乎鏖寡，無不得其所焉。宣王亦國主，哀

復先王之遺，以鴻臚于飛，集于中澤，澤，澤也。鴻臚之，安，安也。今飛，又集于

安，集，安也。百堵同時起，百堵，事也。離則劬勞，其究安宅，勸勞，勉有所安居也。之子于垣，百堵皆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駒，其不能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苗，藜之維之，以永今朝。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藜

也。水，久也。願此去者，乘白駒而來，使食我場中，所謂伊人，於焉道途，何辭而去之賢人。今於

之，我則許之，以久令，愛之，欲留也。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與者，峻也。節，石貌。節，赫赫師尹，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家父，字。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與者，峻也。節，石貌。節，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尹氏為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汝之所為也。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監，視也。天下之諸侯

日相侵伐，其國曰監，猶說。汝何用為職，不監，說之。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正月，緊霜，我心憂傷。正月，夏之四月也。緊，多也。憂之四月，霜多。民之說言，亦

孔之將，使王行酷暴之刑，致此災異。故言於天，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附。局，曲也。此

民疾苦王政，上下哀今之人，胡為虺蜴之人，何為如是。偏時政也。虺，蛇也。蜴，蛇也。虺之方瘞之時

皆可畏之政也。

采菽。筐之筐之。臣所以至大年。君子來朝。何錫與之。護無與之路。車乘馬。君子謂諸侯也。賜諸侯以車馬。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駢駢角弓。謂其反矣。駢和也。駢駢。九族不以恩待之。則使之多怨心。故。與者。喻王與兄弟婚姻。無行遠矣。行。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無相疏。爾之遠矣。

民皆然矣。爾之教矣。民皆效矣。之教。令無無惡。所向者天下之人皆效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也。故。

苑柳。刺幽王也。暴虐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有苑者柳。不向息焉。苑。與者。喻王有苑德。則天下皆應舟車往朝焉。聖令不然也。俾子靖之。後子極焉。靖。謀也。假使我朝王。王。

留我。使我為政事。王伯讓。不察功考績。後反錄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事。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也。隰桑有阿。其葉有難。隰中之桑。其葉。

又黃盛。可以此喻人。與者。喻時賢。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在位。野之君子而得見其。

心蔽之何日忘之。野。遠也。問。勤也。厥。善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娶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

王弗能治。申。姜姓之國。孽。支庶也。祭。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英。白雲貌。白雲下露。菅。後可以爲菅。

下妖。妖。生。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步。行也。踰。踰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主不剛其變之所由。昔夏。

有獄而入之。幽王。幽王孽之。是謂褒姒。鼓鑄于宮。擊聞于外。王失禮於內。而下面。而欲使外人聞。亦不可得也。

念子操操。視我逸逸。逸逸。不悅也。言申白之惡於王也。念之。欲謀害之。王反不悅於其所行。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何草不黃。何日不行。用兵不息。軍謀自勝。知事生而治。至誠既矣。何事而不黃乎。言當行勞苦甚也。何人不將。經營四方。言為民無不從從者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兕。兕也。野獸也。曠。空也。比擬土也。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受命。受天。周王。制立周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在上。在位上也。於。敬辭也。昭。見。文王初為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

以爲王也。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乃新在文。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濟濟。多。成。成也。商之孫子。其龍不德。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文王之祚。乃帝。君於周之九服之中。百業之不知德也。

侯于周服。文王之祚。乃帝。君於周之九服之中。百業之不知德也。侯于周服。文王之祚。乃帝。君於周之九服之中。百業之不知德也。

去之。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侯士。侯侯也。膚。美也。敏。敬。疾也。裸。灌也。去之。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侯士。侯侯也。膚。美也。敏。敬。疾也。裸。灌也。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大明。日。明也。在下。赫赫在上。明也。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嫡。使不挾四方。忱。信也。換。也。天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今

行於四方。四方皆叛之。是維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小心。戒也。天命無常。唯德是與耳。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德有所由成也。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齊。莊也。媚。愛也。王

宗也。當以莊敬者大任也。乃齊王之母。又當思愛大愛之。大如謂徵音。則百斯男。十子。宗妾則宜有也。大如。大王之禮。以爲宗室之始。言其德行純備。以生男子。宗妾則宜有也。徵。美也。關大任之美。謂擇行善數令。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其宗族。以此又信爲政。治於家。

蠶蠶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蠶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文王受命而作邑于。經始蠶登。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文王應天命。度始蠶登之基址。發其其位。衆民則樂作。經始勿頌。庶民子來。意。衆民各以子所交事而來攻之。非有公成之意。與始蠶登之基址。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於九族。外尊事黃耆。耆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乞言。從可以爲政。敦彼行葦。羊牛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體。聚貌也。行。道也。葉初生。泥泥然。苞。裹也。傷之。草。葦方茂盛。以其終將爲人用。黃耆。台背。以引以貳。其來也。以禮引之。在其前曰引。在其後曰貳。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徵。吉介。助也。養老人也。所以助大福也。

假樂嘉成王也。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假。嘉也。宜良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天嘉受福。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程程臬臬。宜君宜王。宜君王天下也。干。求也。成王行顯。令。求。得也。爲天子。言。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短。過也。循。用典章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不相負也。民勞。程公刺厲王也。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迄。安也。康。安也。惠。愛也。民勞。程公刺厲王也。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迄。安也。康。安也。惠。愛也。

人君為政。無強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假化於其。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也。注。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言在上所以假道之。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也。注。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言在上所以假道之。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也。注。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言在上所以假道之。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芮伯。王愛心殷殷。念我士宇。我生不辰。逢天憊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却道罪役。故窮也。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

如醉。言。為言也。貪惡之人。比道也。言。則醉也。如醉之言。則惡臥知醉。若居上位而行如此。人致殺之也。如醉之言。則惡臥知醉。若居上位而行如此。人致殺之也。如醉之言。則惡臥知醉。若居上位而行如此。人致殺之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愛。故作是詩也。仍叔。切。傳彼雲漢。昭回于天。言。謂天河也。昭。光也。傳。言。天河水

其候也。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飢饉薦臻。何辜與今時天下之人。天仍下旱災。亡亂之道。復爾軍也。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無所愛於三牲也。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於無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深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深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深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深

附庸。毛告周公。乃復命伯禽。使爲君於東。加
庸。縣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專統之也。

商頌

長發。大禘也。禘。天也。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不遲。言疾也。躋。升下也。昭。明也。禘。大也。式。用也。湯之下土。尊賢法疾。其聖敬之德日進。然尚能以其聰明。克不競。不暇天下之人。遐邇然。皆其公於已。而後於人也。天用是故愛敬之。天於是又命之使用。事於天下。言王之。不競。不練。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遺。和也。遺。給也。急也。後。遲也。殷武。祀高宗也。天命降監。下民有愆。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不僭不濫。言不僭。不濫。利者。則命之於小國。以爲天子。大立其福。謂命湯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商也。京師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也。

(第四卷缺)

羣書治要卷第五

春秋左氏傳中

宣公

二年鄭公子歸生伐宋。宋華元禦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也。令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

晉盂公不君。失君厚斂以雕窮。也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廩能踏不熟。殺之。冀諸春。使

婦人蔽以過朝。也趙盾士季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讎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

三進及溜。而後視之。士季。國行也。三進。三伏。公不吝。而又則也。公知欲諫。故伴不說。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

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循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

也。豈唯羣臣賴之。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饋廩賤之。廩。食也。長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尙早。坐

而假寐。不覺衣冠廩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

死。觸槐而死。也盾盾。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有甲趨登曰。臣侍宴過三爵。非

禮。遂扶以下。公噉夫葵焉。明搏而殺之。葵。菜也。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爲。以犬爲已用也。闕且出。趙

穿攻盜公於桃園。穿，趙盾之從父昆弟也。宣子未出山而復。晉之山也，盾出奔，即於此而還。大史書曰：趙盾殺其君，以示於

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蓋其爲法之罪也。

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也。楚子問鼎之大小輕

重焉。秦欲逼周取天下也。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也。禹之世，遠方圖物，謂諸山川奇異之物而記之。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鑄鼎象物，象所圖。使民知神姦，謂長遠信之物之形。故民入川澤山林，謂諸山川奇異之物。魍魎罔聞，罔，無也。魍魎，怪物也。莫能逢之。謂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

德之休明，雖小重，不可。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謂不可。天祚明德，有所底止。謂底止。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四年，楚子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也。克黃，子文孫也。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

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自拘於司敗。王使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

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一年，楚子伐陳。十年夏，伐舒。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矣。少西，舒之名。遂

入陳，殺夏徵舒，因縣，傳楚得。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

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廢穿人。楚大夫皆汝獨不廢穿人，何故？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

大，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廢穿人，汝獨不廢穿人，何故？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

大，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廢穿人，汝獨不廢穿人，何故？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

大，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廢穿人，汝獨不廢穿人，何故？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

大，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廢穿人，汝獨不廢穿人，何故？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

大，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廢穿人，汝獨不廢穿人，何故？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

大，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廢穿人，汝獨不廢穿人，何故？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

大，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廢穿人，汝獨不廢穿人，何故？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

大，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廢穿人，汝獨不廢穿人，何故？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

大，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廢穿人，汝獨不廢穿人，何故？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

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怠也。子。曰。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軍實。軍器。于勝之不
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篠之曰：民生在勤，勩則不匿，不可謂驕也。不謙。謂以力爭勝。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
爲壯，曲爲老，我不德而徵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後也。徵。要也。鄭不可從，楚人遂疾進師，
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潘黨曰：君盍築武
軍。築。軍營。武。軍。武。功也。而敗晉尸，以爲京觀。京。尸封土其上。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
也，夫文止戈爲武也。文。字。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櫜干戈，載櫜弓矢。武。戰也。櫜。箱也。詩。美。夫武禁
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子孫不忘也。今我使二國曝骨
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遠民欲猶多，民何安焉。
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也。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動。武有七德，
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記先君告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
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惡。鯨鯢。大魚名也。以喻不。今罪無所。所。即。楚。而民皆盡忠，
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十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城。濮。之。役。晉。
師三日殺，在德二十。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憂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也。公曰：得臣猶在，憂未
歇也。歇。盡。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公。喜。而。後。可。知。也。色。也。莫余毒也已，是

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或王至也。今天或者大聲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

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言晉侯所以不夫初也。

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拊之。慰也。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懷也。韓也。言

十五年。楚子伐宋。宋人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古人有言曰。雖履之長。不及馬

腹。言非所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遠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宜也。或時則川澤納汗。受汗。謂山藪

藏疾。山之有瘴氣也。瘴。疾也。或謂其王之璫瑜匿瑕。璫。亦或居。璫。瑕。國君含垢。垢。天之道也。晉侯聽不救宋。火值也。君其待

之。待楚也。乃止。使霑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鄭人因而獻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

許。三乃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

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義無二

信。欲爲義者。不行罔信。信無二命。不三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貳。廢又可賂乎。臣之

許君。以成命也。成君死之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下臣獲考。考。成死又何求。楚子舍

之以歸。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鄆舒。潞相也。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

曰不可。鄭寄有三僂才。僂也。粗與也。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僂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若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之地三也。仲章，黎侯人。黎侯國。虜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僂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其命。晉改。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無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異。變者。地反物爲妖。下物矣。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夏。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室，子家也。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士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字也。羊舌職悅是賞也。職，叔向父。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庸，用也。祗，敬也。周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也。士伯庸中行伯。中行伯，可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十六年。晉侯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稱舉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是無善人之謂也。

成公

二年。衛侯使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師敗。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邑，食也。辭請曲縣。縣，桓子邑。繁縷以朝。許之。繁縷，朝服也。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

以假人。名。器。車服也。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入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已。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殉。以棺槨。用車馬。以殉葬也。重器備。重器。多也。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死則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爲。字曰何用。爲臣。

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諫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

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地名。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

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荀首。范文子。士燮。韓獻子。皆諫。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此地。是遷毀也。毀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戰不克。怨不克也。雖克不

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是出。故曰成師。以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還。

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衆。何子之佐十一人。佐也。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衆。何子之佐十一人。佐也。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

曰。善鈞從衆鈞。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三卿。晉欒武子。欒書。欒穀也。從之不亦可乎。從善則善。從惡則惡。曰。善鈞從衆鈞。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三卿。晉欒武子。欒書。欒穀也。從之不亦可乎。從善則善。從惡則惡。

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汝陽之田。敵邑之舊也。而用於於齊。使歸諸敵邑。戰也。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於晉也。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或言齊女之事。夫不致送。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三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耦。而況霸主乎。將德是以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

晉討趙盾。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室。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也。奇。義也。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祿。夫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僻之君。但賴先人以免禍耳。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言文王不能鰥寡而德益明。欲使晉侯之法文王。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十六年。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也。子反。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申。申也。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詳。猶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勳。順理也。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灾害。民生敦樸。和同以聽。聽。大。莫不盡力以從。上命。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弃其民。不齊也。而外絕其好利。義不逆。潰齊盟。不祥事。而食話言。信不守。奸時以動。不順。民不知信。進退罪也。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敗。不反也。

良矣。姑

而後民以達。苟快意。

利不正邪而

民不知信。進退罪也。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

言其必敗。不反也。

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宋敗也。在鄢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在，不復故道也。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本。今我避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也。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齊、秦、狄也。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憂元則憂患生。盍釋楚以爲外懼乎。

襄公

三年，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繼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也。又問焉，對曰：午也。

可。午，祁奚之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赤，職之子。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讎，不爲黨。稱，舉也。

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也。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次也。魏絳戮其僕。僕，爲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

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之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

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之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也。斯，此也。臣

聞師衆以順爲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守官行法，死不致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乎？君師不武，執事

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死，不逃罪也。不能致詞，至於用劍，用劍，斬揚干之僕也。臣之罪

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百不敢不從。請歸死於司寇。公跳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也。敢以爲請。請從無。反役使佐新軍。

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國名也。由戎。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戰。晉侯曰。

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交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讎。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奔陳也。諸侯必叛。諸侯。戎當獄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昔周辛甲之巧。

史也。命百官官箴于闕。辛甲。初武王也。使百官各箴。箴。主過也。於虞人之箴。虞人掌。曰。茫茫禹迹。畫爲九州。德

分也。經啓九道之途。啓。開也。民有髮膚。各有攸適。德用不愆。故曰。不愆也。在帝夷羿。冒

于原獸也。食。忘其國位。而思其處狂。言恨念。武不可重。用不悒于夏室。非以好武。雖有夏室。

臣司原。敢告僕夫。原。臣。僕人也。告僕。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

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存虜。貴貨易土。若。也。土可買焉。一也。邊鄙不聳。民

狎其野。稻人成功。二也。狎。也。戎狄事晉。四鄰振。諸侯咸懷。三也。以德安戎。師徒不勤。甲兵不

煩。四也。也。也。鑿于后羿。而用德度。也。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悅。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

田以時。晉侯使田。善也。

冬諸侯以
下恐有脫

九年秦景公使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也晉君如能而使

之也也舉不失選也也官不易方也方猶宜也其卿讓於善者讓猶已也其大夫不失守職也各任其職也其士競

於教也奉上也其庶人力於農穡穡猶曰農也商工皂隸不知遺業四民不遺也君明臣忠上讓下競讓官相讓也

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冬諸侯伐鄭鄭從楚也鄭人行成與晉成也

十一年諸侯復伐鄭鄭人陷晉侯以師觴師觴師名也若歌鐘二肆肆列也懸鐘十六為一肆也女樂二八十六人也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諧戎狄以正諸華在四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

不諧也諧亦和也諸與子樂之也共此樂也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墮君之靈

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

人無以待戎待通接也不能濟河度河也夫賞國之典也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

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也

十三年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為將命軍也使士甸將中軍伯游也辭曰伯游長伯游也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

之非能賢也甸今將也故謂時之平不以己賢也平不以己賢也請從伯游伯游將中軍也士甸佐之知使

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欒黶武也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

武將上軍武自新平也韓起佐之武如故也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魏平如故也韓起佐之韓起佐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

侯達陸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變讓爲汰。弗敢達也。晉國以平。敬世賴之。刑善也。也。利。法。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世之治也。君子尙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讓。讓遠。田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加也。位者也。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小陵也。自稱其能。後。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爭。善。謂之昏

德。國家之弊。恒必由之。以與也。

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較成。二子欲。日。不。召。也。呼。晏。而射鴻於囿。二子怒。公使子鱣。子

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子。皆。食。公。出。奔。齊。師。曠。侍。於。晉。侯。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

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

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匿神之祀。百姓

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佐。或。

使師保之。勿使過度。善則賞之。賞。謂。在。過。則。匡。之。正。患則救之。也。救。其。也。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

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政。也。史。爲。書。謂。大。史。君。晉。爲。詩。工。謂。箴。諫。工。謂。人。也。大夫規誨。

士傳言。傳。言。謂。大。夫。庶。人。不。與。政。聞。君。商。旅。于。市。以。時。所。徵。也。百。工。隸。於。其。後。也。士傳言。庶人謗。謗。謂。大。夫。庶。人。不。與。政。聞。君。商。旅。于。市。以。時。所。徵。也。百。工。隸。於。其。後。也。

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以從其淫。而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弄。弄。也。

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積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趨鄉，言爲盜所害。納此以請死，請免。子罕真諾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攻，治。富而後使復其所，言玉以趨鄉，所治。納此以請死。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闔丘來奔，邾，其大夫也。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也。詰，治。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將何以能。庶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言，治。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也。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姊妹與其大邑，其次，卓牧與馬，言其設投從。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豈以待人執度其信，可明微也。也，治。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晉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舌虎，欒盈之子。因叔向。欒王鮪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不應。欒王鮪，晉大夫。其人皆咎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炎。室老聞之曰：欒王鮪言於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何爲也。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也乎。詩曰：有德行，四國順之。言德行廣則，天下順也。夫子魯者也。况，欒。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欒王鮪，對曰：不弃其親，其有焉。言叔向與鮪同，必與鮪同。

於_是是_邾邾奚老矣_{大夫}。聞_之。乘_駟而見_宣宣子。曰。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言文武有基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納將十世有之。以禮能者。今壹不免其身。言以弟故。以弃社稷。不亦惑乎。歸_殞而禹_興興。言其子孫也。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言兄弟不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乎。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悅。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言載入見不見叔向而歸。非意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爲已。

二十三年。孟孫惡滅孫。季孫竟之孟孫卒。臧孫入哭。其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志相親愛。孟孫之惡我。藥石也。藥石能治疾。猶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病生我。意已疾。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二十五年。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公也。偃。大夫也。齊棠公死。武子取之。武子。莊公通焉。驪如崔氏。崔杼殺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闕。而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與棠公。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言罪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曰。君民者。豈以陵人。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貨。社稷是養。言君不徒爲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爲社稷也。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墮。誰敢任之。言君。無爲其私。非所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已歿。與三踊而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知其言。故知之。問爲政。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蒐之面而已。蒐。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

二十六年。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聲子。子朝子也。伍舉奔晉。聲子通

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才也。如

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楚有材。晉實用之。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晉也。對曰。雖有

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楚子名也。聲子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權及淫。刑濫則權及善

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也。從亡。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

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送善也。不超。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

刑也。懼用。恤民不僭。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僂。不整足。所謂加膳也。行

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微樂。不舉。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

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

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

師背潰。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皆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不是其。雍子奔晉。晉人

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楚師背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在元。楚失東夷。則雍子之爲也。彭城。楚師背潰也。

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子靈奔晉。晉人以爲謀主。適異于晉。教吳叛楚。楚疲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賈皇奔晉。晉人以爲謀主。鄒陵之役。在戌十年楚師大敗。王夷師婚。夷。得也。吳。楚。之間。謂火。誠爲婚。鄭叛吳與楚失諸侯。則苗賈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者。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汝實道之。懼而奔鄭。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叔向。少曲。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

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爲會於宋。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衷中。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也。是以來盟。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其逞乎。信亡。何以及三。三年。子木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也。若合諸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僂濟之。濟。成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子何懼焉。

宋左師謂賈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有功加厚賞。故言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靜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

昭文德。聖人以興。謂攝武。亂人以廢。謂禁。廢與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賈。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謂賈左師。左師辭邑。

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不得以善。好善而不能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曷何以堪之。禍必及子焉。昭四年。豈牛作臣。

三十年。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偏。佐也。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劉王之

體。以禍其國。無不詳大焉。何以得免。爲昭十三年。私以王傳。

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邑章曰章。卑。各有分部也。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稱職。田有封洫。封。祭也。洫。溝也。廬

井有伍。伍。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也。大人之忠儉者。謂鄉大。夫。從而與之。秦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蓄也。者。侈者。長法。故畜也。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時。時。及三年。又誦

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時。私也。三十一。年。鄭人遊于鄉校。校。學之名也。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愚人於中。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

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身患善而怨。即。怨也。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學校。即。怨也。豈不遽止。然猶防川也。也。畏也。

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以爲已。然明曰：蕞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小人實不才，言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鄭子皮欲使尹何爲邑。爲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少。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願，善也。使

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之。

猶未能操刀而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折

榑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製，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

御，則能獲禽也。也，射。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

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

也。吾遠而慢之。慢，不。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

不足。自知謀遠，不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不同也，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

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言子產之力。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闔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步不常。言謂禮行雖獲其志，不

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乎。公曰：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猶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謂其曰：大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言文王行亦無所虧，唯在則象上天，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可謂愛之矣。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文王聞崇，三旬不降，退而復之，四鼓而降，登夷帥服，可謂畏之矣。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矣。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守字。於國山曰。若何虞難。晉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孫孫公。晉有里克之難而獲文公。是以

爲盟主。衛刑無難。敵亦喪之。四十二年秋。衛侯。二十五年。衛侯。衛侯。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

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殞。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子。合諸侯于

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窮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

有鈞臺之享。啓。禹子。商道。商湯有景毫之命。啓。周武有孟津之誓。故有岐陽之蒐。康有鄴

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在魯。晉文有城土之盟。八年。晉所以示諸侯禮也。諸

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昔國名。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國名。周幽爲大室之

盟。戎狄叛之。大室。中。晉所以示諸侯也。諸侯所由奔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

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弃。惡及遠方。則人弃之。善

亦如之。德逆而後討。十三年。定

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去有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叔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

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及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

國家。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不能取也。有子家羈。不能用也。羈。莊公。奸大國之

盟。凌虐小國。謂伐莒。取鄆。而伐莒。不知其私。莊公。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思莫在公

不圖其終。無爲公謀終始也。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屏屏焉習儀以取。言以習儀爲念。

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侯以出也。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

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閹。閹是使守也。以羊舌肸爲司宮。加宮也。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

夫莫對。薳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駟匹夫不可以無備。況耶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

人。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晉無楚備。以敗於鄆。在宣十二年。鄆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鄆。在成十自鄆以來。晉

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也。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駘之。以召寇讎。備

之若何。爲何也。誰其重此。言楚也。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晉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

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廢至也。臨也。求婚而薦女也。臨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

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君將以親易怨。失禮也。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違

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謂晉也。厚爲韓子禮。

六年。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也。叔向使詰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

也。恐事制之不便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閔之以義。閉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

仁。奉也。制爲祿位。以勸其從也。勸也。嚴斷刑罰。以威其淫也。淫也。懼其末也。故誨之以忠。發之以

諸王也。諸王字無字辭曰天子經略。行於天下諸侯正封。封限有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

之毛。誰非君臣也。毛草天有十日。甲半人有十等。王至下所以事上。上所以供神也。今有司曰汝胡

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

王也。文王作僕隸之法。僕隸。刑曰。盜所匿器。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若從有

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進而舍之。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

淵藪。者。地也。天下逋逃。怨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

法取之。盜有所往矣。言王亦王曰取而臣以往也。往去盜有郤。未可得也。自取也。王遂舍之也。教無字

八年。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石言也。不然

民聽濫也。濫失抑臣又聞之。抑疑曰作事不時。怨譴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

力雕盡也。雕。傷怨譴並作。莫保其性。性。命也。民不敢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鹿祁之宮。即

名。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即君子之言信而有微。故怨譴遠於其身也。小人之言僭而

無微。故怨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叔弓如晉。賀鹿祁也成。以宮游吉相鄭

伯以如晉。亦賀鹿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可弔也。而亦賀之。大叔曰若何弔也。

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其實

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何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尊足畏也。四國，陳、蔡、不羹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乎。王入，折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讀其順王心，如響應。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之矣。以已家許分，欲自摩。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名也。王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諫，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諫，交。周穆王時，其父，可也。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獲沒，不見。祗宮，不臣向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也。思我王度，式如王式，如金如玉，取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官制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如玉，去其時也。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之謂也。深感于平，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也。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此，豈其辱於乾谿。

十三年，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季氏。南蒯以費叛，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區夫，魯大夫。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乎。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邇於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與爭若以城父而與太子城父今襄城縣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

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於城父

鄭大水龍圍于時門之外時門城門也國人請爲榮焉子產弗許曰我圍龍不我圍我

何觀焉觀之則彼其室也之至之至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我乃止也言子產

二十年我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竅晉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

之聞伍奢奢對曰君過多矣建娶一過也何信于讒王執伍奢益切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

而使遺之如太子奢太子建走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

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也佞才不能苟武奉初以避在可合以不忍

後命故道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奸犯逃

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言其言無極曰各之子才若在吳必憂楚國盡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

來不然將爲忠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之棠君之子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智不逮

自以吾不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父不可乘俱去

及真名不可廢爾其勉之伍尙歸奢即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有吳患楚人皆殺

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子州子吳

• 求舊作諫
改之 •

齊侯疥，遂瘵。瘵，疾也。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多在齊。梁丘據與裔款擊夫子，齊言於公曰：「吾事

鬼神也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盡誅於祝，固

史臨以辭賓。欲得四，則以辭。公悅，告晏子。晏子對曰：「日宋之盟，屈建同范會之德於趙武。武曰：『夫子

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斫。』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歸求於死利。據與

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據、成、景也。公曰：「據與

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也，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

怨，動無違事，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交與。其所

以蕃社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禍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遠，轉刈民力，暴虐淫縱，肆行

非度，不思謗譏，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後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黃白時。是其蓋失數美，豈

矯譚也。也。注。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媚，諂也。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

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言非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雉，所

鼓守之，蔽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鹿也。虞侯，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也。布常無藝，藝，節制也。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遠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也。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肆，故外道。臣僭令於

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聊攝也。姑尤，以而。姑尤以而，姑尤，齊其病人也。

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誼耶？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悅，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齊侯幸自田，晏子侍于遼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醴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濟，益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好，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二十五年，會于黃父。鄭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經者，道也。義者，利也。行者，人所履也。天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也。日月星辰。因天之性，高下剛柔。生其六氣，陰陽風雨。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氣爲五味，酸鹹辛甘。發爲五色，青黃赤白黑。章爲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淫，味聲色也。是故爲醇以奉之，制禮以奉之。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之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爲禮以制好惡，審則宜類。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也。協，和也。

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謂居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

故人之能自由，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曲直以謂子曰：執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二十六年，齊有彗星。出野之齊侯使禳之。禳，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也。誣，天道不諂。諂，不試其命。若之何？張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穢焉？若德之穢，穢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實，實，亦也。學，學，也。回，回，也。證，證，也。君，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暨，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悅，乃止。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公厚飲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

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遂取雖無天德，要有善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憎陳氏而不亡。

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不律，不律，

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

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恭而不忒，父慈而教，子孝而箴，

禮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婦聽而婉。婉，順，禮之善物也。公

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

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恭而不忒，父慈而教，子孝而箴，

禮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婦聽而婉。婉，順，禮之善物也。公

曰善哉。

二十七年，楚左尹郤宛直而和，國人悅之。以直告君，郤將師爲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報，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冀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報，惟請門左。報，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無往。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郤將師面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蒸之。蒸，燒。子惡聞之，自發國人弗蒸，令尹炮之。炮，燒。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晉陳及其子弟。若郤氏，國言未已。鴆胖者莫不謗令尹也。鴆，毒也。因中祭也。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廢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與謗譎。至於今不已。廢尹，郤宛也。中，戊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與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平五，出蔡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太子建，殺連尹谷。在二十一年，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佞平王之溫惠恭儉，有過成，莊所以不獲請侯，還無也。還，平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氏、費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郤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三族國之良也，吳新有君，光新，驅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智者除讒以自安，今子愛讒以自危，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子常殺費無極與郤將師，盡滅其族，以說

于國謗言乃止。

二十八年晉魏獄子爲政也。以司馬彌牟爲鄆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

梗陽大夫也。晉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魏子謂成歸大夫。吾與

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弗

得在約思純。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

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

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也。

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

忠。先其室之功。曰。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人

大夫。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

召之。比饋三歎。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諫曰。唯食忘憂。吾子設食之。聞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

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帶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

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爲君子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以與。

定公

四年，鄭子大叔卒，晉趙簡子爲之虛，甚哀。曰：黃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

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師，以驕驕人，無復怒也，無謀非德，謀非所，無犯非義，所以達與也。

吳子伐楚，陳于柏舉，敗之。五戰及郢，楚子濟江，入于雲中，入雲步。王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

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鄖公辛之弟慎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獲成然之子

成然也。辛曰：君討臣，誰敢隄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寡，

不畏疆禦，唯仁者能之。訂治由不違。遠疆，遠疆，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滅宗，

動無令名，非智也，必犯是，余將殺汝。鬬辛與其弟臬以王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

以荐食上國，荐，取也。言吳。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

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庭愁而哭，日夜不絕

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楚子入于郢，初，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成臼，水名。

藍尹墨涉其渚，渚，水。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寧，安。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

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罪。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申包胥，鬬懷，皆從王者。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

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道。從其兄弟也。王。大。相。是大德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旣定矣。又何求。且吾

尤子旗。其又爲諸。字旗。憂成然也。以有道於。平。遂。洗。賞。

九年。鄭驪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大夫。欲改爲寗之等刑。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也。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

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加。猶益。弃。不。查其邪惡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

伯所茨之。召伯決訟於甘棠之下。詩人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哀公

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

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何加

其人。皆得。期不遺小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遠天長寇。謹後

雖悔之。不可食已。食。前也。已。止也。弗聽。退而告人曰。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謂吳宮中廢壞。當爲沼也。越

及吳平。

吳之入楚。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

黨。蘇曰。立。逢猶當公而進。右。不左。不曰。臣聞國之與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禍。楚未有禍。楚未

可棄。吳未可從也。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爲吳所。楚也。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

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禍也。言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言其亡也。楚遂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敵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禍之道矣。其何日之有也。言令至。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符怨。言吳不待德而信怨所以亡。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廡准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廡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作室不起壇。器不彤鏤。形。日也。宮室不觀。觀也。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趨取費。在國。天有灾病。親巡孤寡。而供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分發。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疲勞。死知不曠。口身死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易猶。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妃嬪。貴者。嬪御。皆內官也。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六年。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而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爲人君。妖異守之。故爲當王身。若禁之。可移於令尹馬。祭。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殺不有大過。天其天譴。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不禁。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十一年。吳子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象吳也。夫。非愛之。猶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吳。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

無所用之。石田。不越不爲沼。吳其浪矣。使醫除病。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吳以逆。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因鑿以死。名鑿。將死曰。樹吾墓。積可材也。吳其

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句之。使齊。盈之極。

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四其田。財通出爲一賦。牛三頭。全欲納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不公。而私於冉

有曰。君子之行也。心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非。丘十六。若不度於

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

訪焉。

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借說。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也。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

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

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殺之也。由弗能也。濟。成。

二十四年。公子荊之母嬖。刑。齊公將以爲夫人。使宗人嬰夏獻其禮。祭人禮。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爲

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孝惠娶於商。魯也。商。宋。

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娶。文姜。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太子。國

人始惡之也。惡公。

羣書治要卷第七

禮記

曲禮

曲禮曰。毋不敬。敬。主於儼若思。百人皆思。安定辭。審言也。安民哉。此三句可以傲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此四者。慎避之道。賢者狎而敬之。狎。習也。近也。畏而愛之。心服曰。愛。而知其惡。信而知其善。不可以心之愛信。誣人以善惡。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洩官行法。非禮成嚴不行。祿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莊。敬也。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懣。懣。懣也。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生乳也。羣。羣也。麇。鹿也。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

即祭所先
作發性則
祭先。

檀弓

檀弓子卒。未葬。悼子。晉大夫荀息也。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黃自外來。歷階而升堂。酌曰。曠飲斯。又酌

墊不以火田。取物必順時也。昆蟲者。得陰而墊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

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民食菜之飢也。天子乃日舉樂以食也。

月令

孟春之月。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

兆民。相。謂三公相王之事者也。德。謂德也。令。謂令也。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謂以上辛為祭

禮以祈穀也。上乃擇元辰。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元辰。若郊後言辰也。帝藉。天也。郊祀后

伐木。謂所毋覆巢。毋殺候蟲。胎天飛鳥。毋磨毋卵。謂磨幼鳥。毋聚大衆。毋置城郭。謂置城郭也。掩骼埋胔。

仲春之月。養幼少。存諸孤。謂生也。助生也。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毋竭川澤。毋漈

陂池。毋焚山林。謂去桎梏也。省。減也。謂去囹圄也。毋竭川澤。毋漈

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謂發也。無猶也。開府庫出幣帛。聽名士。禮賢者。

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脩利堤坊。導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常棣。謂以常棣水灌也。田

獵。買犁。閭。畢。窮饑饉之粟。無出九門。謂逆天時也。天子九門也。命野虞毋伐桑柘。愛養食也。野虞。田

后妃齋戒。

謂日月星辰也。五祀。門戶。中室。墜。行。勞農以休息之。蓋正屬民飲酒。正謂位是也。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

仲冬之月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舊教獸野之實爲蔬食。

謂曰獻。草木之實爲蔬食。

季冬之月命取冰冰已入令告民出五種。命官宜告民出五種。明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節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

文王世子

文王世子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起。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令者。御。如今小吏直日也。

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節。謂容儀。故事也。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

援之節。在。察也。所食下。問所膳。食也。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帥。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

謂常在。文王登飯亦壹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欲知氣方盛。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立太傅少傅以

養之。養猶教也。言養。再積浸成長。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禮也。爲之行。其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

之。爲之。謂在。謂其在學。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入時也。是以教諭而德成也。以有。人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慎其身者。謂其通之。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西遊不能以殺其子。則其情不足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物。猶事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親之曰。將。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也。學。教也。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詞。主也。一。一人也。元。貞也。良。善也。貞。正也。

禮記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蜡。祭也。歲十二月合祭萬物而索祭之。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而在此祭之中。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觀。闕也。闕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官。孔子弟子也。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公。公共也。難能也。聖。不察也。故人

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孝慈之道也。

使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無價也。是故

泉山出器車河出居國鳳皇麒麟皆在郊極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升。猶升也。出也。極。謂草也。沼。池也。則是無故使之然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而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禮器

傷作易。

禮釋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禮猶去也。向。邪僻也。措。猶置也。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二者居天下之大端。故貫四時而不改。利易棄。謂於外。或和澤於內。以此不壞。天下莫能奪也。君子有禮。則外諾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禮。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義理禮之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言必外內具也。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天不生。謂非其時物也。地不養。謂非其所生也。是故昔者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故作大事必順天時。大事。祭爲朝夕必放於日月。日出東方。月爲高必因丘陵。因其丘之上。至祭天於圓。爲下必因川澤。謂夏至祭地於方澤之中。是故因天事天。天高。因高。因地事地。地下。因下。因名山升中於天。名猶大也。升猶上也。中於天也。謂巡狩至於天。於方岳。始於祭天。皆以諸侯之成功也。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饗帝。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格。氣和而致象物也。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五帝土五行。五行之氣和而禮爲樂。土爲土。水爲水。火爲火。木爲木。金爲金。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是故先王制禮也以節事也。勳反本。脩樂以導志也。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亂。亂也。治。治也。

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族
。序以首也。監刑也。百志。人之志意所欲也。刑罰成也。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承。承先人之業乎。言其國且承之。樂

樂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樂者。音
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暉以殺。其喜
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
六者非其性也。感於物而後動。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也。感。感也。理。寬裕貌。發。發揚也。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導其
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凡音者。生人
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
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音聲之道。與政通矣。言八音和。音。八音和。政。政也。音。音也。政。政也。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
者不亂。則無意。意之音矣。五者君臣民事也。凡音。謂者。音。音也。意。意也。故。故也。不和。不和也。宮亂則荒。其君窮。商亂則陵。其臣壞。角亂
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勸。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
矣。君臣民事。謂其意也。則其音應而。鄭衛之音。亂世之音。比於慢矣。比。比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其

本書意作
信。

至先王
禮樂六
字補之

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亡國之音，於此亦出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之變。禽獸知此爲好耳，不知其音。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音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者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近也。謂樂而知政之得失。禮樂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好惡，近也。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謂其欲也。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婚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游也。射，射也。飲，飲也。食，食也。饗，饗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由中出也。禮自外作也。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簡也。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行，平也。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言順天地之氣也。和故百物不失也。不失，往也。節故祀天祭地。安萬物有功也。明則有禮樂也。教人者，禮則有鬼神物者也。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治主於教民，禮主於教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言其有損益也。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間備，天地官矣。各得其事也。地氣上騰，天氣下降，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撝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所以綴淫也。綴，止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

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言謂樂不失其所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僻驕志。四者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言四國皆此謂音也。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誘。進也。孔。甚也。民從君之所好。遂之於善無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樂由中出。故治心也。致禮以治躬。禮自外作。故治身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鄙詐入之。謂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易。輕也。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則和。禮極則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祭法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后氏之衰。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竊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堯能賞均刑法。舜能勸衆事。

鯀鄩洪水。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祀典。謂祭禮也。

祭義

祭不欲敬。敬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禘與不敬。並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凄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感時而念親。則以此祭之也。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凄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感時而念親。則以此祭之也。樂以迎來。饗以送往。致齊於內。散齋於外。齋之必有悅揚之心。如將見之。非其樂之謂也。樂以迎來。饗以送往。致齊於內。散齋於外。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思其樂也。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享。謂祭也。唯聖人爲能祭帝。孝子爲能饗親也。祭之禮也。天之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也。貴貴也。貴老也。敬長也。慈幼也。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於行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言治國有室。道也。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泄官不敬。非孝也。朋

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於親。敢不敬乎。遂。成也。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敷

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孝有三。小孝用

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功勞。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

矣。思慈愛忘勞。思父母之慈。愛已而自忘。上之勞苦。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無怨於父母之心也。父母有過。諫而不

逆。順而諫。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喻實因循不取。聖人之物以事已親。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

足。數月不出。猶有愛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愛色。何也。曰。吾聞諸曾子。父母全

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跣步弗敢忘孝也。今子忘孝

之道。子是以有愛色也。豈舉足而不敢忘父母。豈出言而不敢忘父母。豈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

道而弗從。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危殆。豈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

言不及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徑。步耶。

及作反。
無上見字

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是故天子巡狩。諸侯待見于境。天子先見百年者。謂其國君以

祭統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禮有五經。謂吉凶賓軍嘉也。謂以吉禮爲首也。夫祭者。非物自外至也。自中

出。生於心也。心悅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必身行之。言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教由學。而生。祭而不敬。何以爲也。

經解

在。作存。

天子者與天地參焉。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響。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禮言發號出令而民悅。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言謂所操以作事者。義。信和仁皆在於禮也。夫禮之於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經以奸詐。衡。秤也。繩。無。錘。也。陳。說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婚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

精上有之字。

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罕也。言中庸爲道者，鮮能久行之者。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聖人以立法作爲大事，子能述成之，則何憂乎？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禮也。

表記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利仁，強仁，功與與安。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功者人所趨，強者人所避。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不見人之言，則以爲善，言其陰行或暗惡也。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行有枝葉，所以益德也。言有枝葉，是棄虛也。辭有枝葉，是棄實也。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貶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焉，則不問其所舍；無其官而皆適有其官而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水相得合而醴則少味也。無以輕實也。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

緇衣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言君不苛虐，臣無怨。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

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格。來也。遜。來也。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背。恭以泄之。則民有遜心。結。締也。泄。猶。結也。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行。言民先行。不務於言也。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矣。於君也。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言民之從君。如影之逐形。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遷焉。豈必盡仁。言百姓能仁也。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綵。言言出彌大也。綵。今有秩。言言出彌大也。綵。今有秩。言言出彌大也。綵。今有秩。故大人不唱游言。言言出彌大也。綵。今有秩。不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弗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危。猶高也。言不爲於行。行不爲於言。言行相應。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也。禁。猶。誨也。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蔽。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也。稽。猶。考也。詩云。慎爾出語。敬爾威儀。言也。善也。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志。猶。知也。上入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疑。知有惑也。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淫。貪侈也。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也。子曰。大臣不可以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以不慎也。是民之道也。民。猶。從也。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親。失其所當親也。教。煩。由信。失其所當信也。教。煩。由信。失其所當信也。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莊。肅也。

大學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言其化君好也君好食而禁不德正也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覲乎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悌上恤孤而民不背所惡於上無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言治民之道無他取於己而已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拂猶逆也逮及也

昏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婚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婚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也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也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治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也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謹見于天日爲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謹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

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經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蕩之旨。莫也。講。

射義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言明尊卑者。雅。乃後射以義德行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也。內正外直。皆於禮。禮有德行也。天子以騶虞。諸侯以翟。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騶虞。鳥名也。翟。首也。今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決之射也。男。子在而有射事。長學禮樂以飾之。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觀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讓。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大射。謂將祭擇士之謂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謂有讓也。故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者。反求諸己而已。

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

羣書治要卷第八

周禮 周書 春秋外傳國語 韓詩外傳

天官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辨四方。正君臣之位。君得臣。臣北面之屬。體國經野。體。分。經。野。政。理。其。差。也。設。官。分。職。置。宰。宰。司。徒。宗。伯。各有所職。而百官奉。以爲民極。極。中也。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其所也。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其邦治。以佐王均均。平。也。邦。治。王。所。以。治。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治。官。府。以。治。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典。常。法。也。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委。以。理。天。下。者。也。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以。八。柄。詔。王。取。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柄。所。委。以。起。事。者。也。詔。告。也。置。謂。公。侯。伯。子。男。有。以。賜。與。之。勳。後。也。生。猶。養。也。貧。臣。之。者。者。王。有。以。以。八。統。詔。王。取。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養。之。也。養。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也。誅。賞。讓。也。

羣書治要 卷八

一一九

去不勞實。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獮，殺也。仲冬教大閱。禮不知出軍時。遂以獮田。冬田爲狩。言守者也。司勤掌等其功。等，猶量也。以功大小爲差等。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其人與其功也。烝，冬祭曰烝。王姓。凡賞無常。輕重視功。無常者，功之大小不可據。

秋官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國，謂新闢地。立君之國也。二曰刑平

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亂國，謂亂也。刑，謂殺也。以國土聚教疫民之爲善也。民不惡作勞。有銀於錢也。凡

害人者，實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明刑，謂明其罪於大方便也。職事，謂役使之也。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

年。其不能改而圜土者，殺之。嘉石，平疲民。疲民，謂羸者也。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罷於法而害於州里

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州里任之。則有面舍之。於法，未著於法也。役諸司空，坐日也。使給百工

之役。役，謂使之。其刑里之人任之，乃赦之也。以肺石達窮民。肺石，赤石也。窮民，天凡遠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

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復，自也。長，謂

小司寇。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命夫，謂大夫也。命婦，謂去妻也。凡王同族有罪不即市。市，於旬師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辭，若有罪，不自身坐。使其屬及子弟也。凡王同族有罪不即市。市，於旬師

五曰目聽。目，不自直則。以八辟麗邦法。附于刑罰。聽，辨也。一曰議親之辟。辨先時案室者。二曰議故之辟。

書經小司
寇字補

舊下有知

也。故謂舊也。若今非舊更有。

三曰議賢之辟。賢先賢也。四曰議能之辟。能謂有道。五曰議功之辟。謂有大勳力。六曰議貴之

辟。若今時吏職有。七曰議勤之辟。勤者。謂勞苦事。八曰議賓之辟。賓。謂不臣者。三。

司刺章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總獄訟。朝。然後殺。致三。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

曰訊萬民。訊也。音。壹宥曰不誡。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不誡。謂愚民語所。遺忘。謂。宥。寬也。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

者。三赦曰愁恐。愁恐。生而礙也。以此三法者求民情。然後刑殺。

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賻。喪客禮。其不足。若國凶荒。則令則委之。若國帥役。則令犒贈之。犒。也。

振爲賓。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

掌客。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災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殺。誠也。國新。謂遠國也。

也。在野。行軍在外也。

周書

文傳解

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夏竦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

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百姓也。戒之哉。

不思禍咎無日矣。百不遺。明開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變化之類。謂其疾。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失天下如化。

不期而失兵強勝人。人稱勝天。勝天。勝其機。有天命。能制其有者能制人之有。不能制其有者人制之。令行禁止。王之始也。

官人

富貴者觀其有禮施。貧窮者觀其有德守。嬖寵者觀其不驕奢。隱約者觀其不憚懼。其少者觀其恭敬好學而能弟。其壯者觀其潔廉務行而勝其私。其老者觀其思慎。弼其所不足而不踰。父子之間觀其慈孝。兄弟之間觀其和友。君臣之間觀其忠惠。鄉黨之間觀其信誠。設之以謀以觀其智。示之以難以觀其勇。頌之以事以觀其治。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喜之以觀其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以觀其失。縱之以觀其常。遠之以觀其不貳。昵之以觀其不狎。復徵其言以觀其精。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此之謂觀誠。

芮良夫解

芮良夫下
當有解字

厲王失道。芮伯陳諍。作芮良夫。芮伯若曰。余小臣良夫。稽首謹語。天子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遠。道。謂臣改。之。民歸於德。德則民戴。否德民隳。茲尤效於前斯不遠。信遠於前。商紂弗改夏桀之虐。肆我有周有家。華架。以爲成也。嗚呼。惟爾天子。嗣文武之業。惟舊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內嬖。道王不若。同。謂放也。昏。謂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弗能。不若也。治亂信于其

多聞下節
無以字
補之

行。惟王賢爵執政小子攸聞。行善聞治。行惡聞。古人求多聞以變成。弗聞是惟弗知。故有所不知也。爾聞爾知。弗改厥度。亦惟懇哉。知而不改。無可如何。故曰懇也。夫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隳。隳。民為

木香對作
勳鑑

怨。民至愆。兆后一而已。察弗蔽衆。后其殆哉。言上下無義。對共相。則害者危已。烏虜野衙馴服於人。家畜見人而奔。非禽畜之性。實惟人民亦如之。人養之故。獲服。則家畜不養則畏人。治民亦然也。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事王。專利於貪。不對以備。下民皆怨。財單力竭。手足踰措。弗能救上。不其亂而。民不獲命。變作亂也。惟願發

於人之攸忽。咎起於人攸輕。心不存焉。變之攸伏。言人所輕也。爾執政小子弗聞大猷。偷生苟安。得以賄成。苟安。無遠慮。不存德。賢智措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得其求。惟曰哀哉。賢者隱隱以逃害。小人後君子為之。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錫其行。飾言無庸。錫行有成。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實善有徒。爾自謂有餘。余謂爾不足。敬思以明德。備乃禍難。官其不足於道也。難至而悔。悔將安及。

春秋外傳國語

周語

木香相權
之補作通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灾降戾。下也。戾。至也。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益。損也。資。財也。振。拯也。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重則而物貴。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母。輕。子。望物。物得則子得行。物重則若不持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

而口出美言。其謂和字則曰有美言也。盛盛之物也。以為憲令也。法也。而布諸民。民以心力行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

也。或也。若觀聽不和。而有震眩。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聞。出令不信。有傳焉。刑政放紛。動

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不知所為也。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

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二。謂作大鐘。大鐘。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伶州鳩。樂官。對曰。夫置財用。疲民力。

以逞淫心。也。俟聽之。不如此之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時

故民怨。樂不和。故神怒也。二十四年。鐘成。伶人告和。伶人。王謂伶州鳩曰。鐘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則以爲和。

人。謂王謂之。和。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奏之。則爲和。音字音之選。今財亡民疲。莫不怨恨。臣不知

其和也。故曰不知其和。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曹。其所曹。鮮其不廢。諺曰。衆心成城。衆心

其固如城。莫之能敵。衆口鑠金。鑠。銷也。衆口所鑠。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與焉。害金。害民之金。懼一之廢也。

也。中其一必。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王崩。趙不和。明樂人之諫。

晉語

武公伐翼。弒哀侯。止癸其子曰。苟無死。共子。晉大夫。共叔成也。吾以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

於三事之如一。三。君。父。師也。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食。謂祿也。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在君父爲君父。在師爲師也。

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道乎。爲上卿也。君何以訓矣。思也。從君而式。君將用臣。心也。遂

因而死。

文公問於郭偃郭偃，下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易，易也。今也也，猶也。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

難，其易也將至矣。以爲難而勤之，故其易也。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爲司馬。宣子，趙宣孟也。獻子，韓宣子也。司馬，掌軍大夫也。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干，犯也。行，

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召而請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比，此義也。夫周以舉義，比也。

對曰：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有死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在公爲，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

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勉之，苟從是行也。勉之，勸其行也。今所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

皆告諸大夫曰：二三人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其父之死，吾莫與比而事君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謂有所遺

成其事也。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謂皆從。藉優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君子問而不比，故優問之。叔向曰：君子比

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佐也。引黨以封己，封，取也。利己而忘君，別也。別爲別

楚語

靈王爲章華之臺。章華，地名。與伍舉升焉。曰：美矣。對曰：臣聞國君服節以爲美，服節，謂以賢受節。安民

以爲樂，以能安民，德也。以爲勳。勳，功也。致遠以爲明，能致遠，不問其以土木之崇，高形鑿爲美。錫爵

精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匏居，遠居也。高不過望國氛。望，望也。大不過容宴豆。言宴有節，豆，宴豆之陳。木不妨守備。不妨，不礙也。用不煩官府。財用不出府之材。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疲焉。財用盡焉。年殺敗焉。敗，殺其時也。百官煩也。發，發之也。數年乃成。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也。若於自觀則美。於目則美。財用則置是。衆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何，厚也。胡，何也。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資瘠。君安得肥。安得，安得也。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臺上爲臺。榭不過講軍實。講，習也。軍，軍也。臺不過望國氛。望，望也。其所不奪積地之地。積，積也。其爲不置財用也。爲，作也。其事不煩官業也。官，事也。其日不廢時務。以農隙。瘠地之地。於是乎爲之。不立也。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城守之木。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暇，閒也。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隙，空也。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空，空也。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暇，閒也。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隙，空也。而爲之正也。以爲得事也。楚其殆矣。殆，危也。

關且廷見令尹子常。關且，楚大夫。子常與之語。問畜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問畜聚積實如俄豺狼也。實，財也。殆必亡者。昔闕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積，儲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庇，護也。民多嗜者。而我取富焉。空，空也。是勸民以自封也。封，厚也。死無日

矣。我遂死。非惡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爲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四境盈壘。盈。滿也。壘。障也。道殣相累。道。道也。殣。死也。是之不恤。而畜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也。召。召也。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期年。

子常奔鄭。

王孫圉聘於晉。王孫圉。楚大夫也。楚定公饗之。道簡子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珩。佩上之寶者。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幾。幾何也。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觀射父。射父。晉以賢爲寶也。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

君以訓辭交。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口實。口實也。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敝百物。敝。水也。以朝夕獻辭。敗于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悅于鬼神。鬼神。鬼神也。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也。疾。疾也。又有數曰雲。

金木竹箭之爲生也。生。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以戒不虞者也。龜。龜也。珠。珠也。齒。齒也。角。角也。羽。羽也。毛。毛也。所以供幣帛以享於諸侯也。幣。幣也。帛。帛也。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也。安。安也。此

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玩。玩也。

韓詩外傳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乎。莊王曰。今者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與。中國之士與。莊王曰。則汝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者何。

等也。姬曰：妾得侍於王，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求美人而進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八，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尊王之寵哉？不敢以私顯蔽衆美也。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樊姬之力也。

撰作事。

高精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與，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荦淺，未必概也。飄風與，暴雨驟，則概必先矣。君子居是國也，不崇仁義，尊其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汨然禍至，乃始愁憂，乾喉焦唇，仰天而歎，庶幾乎望天之救也，不亦晚乎。

田儼事。

田儼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儼曰：君獨不見夫鷄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得距者，武也。敢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告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雖有此五德，君猶烹而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粱，無此五者，君猶貴之者何也？以其所從來者遠也。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田儼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爲？遂去之。燕以爲相三年，燕政大平，哀公喟然大息，爲之避寢三月，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

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貧勇悍者，有心智慧者，有貌美好者，執尊貴不以愛民

行義理而反以暴傲。家富厚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凌私鬪。心智慧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姦飾詐。觀美好不以統朝涖民而反以藝女從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也。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矣。治心術。則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矣。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以物害性矣。適情性。則欲不過節。欲不過節。則養生知足矣。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己而已。

本書不以物性矣。性。不害物。性。不害物。

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居。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

人有六情。失之則亂。從之則睦。故聖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

聖作師。

快作決。

智如原泉。行可以爲表鏡者。人師也。智可以砥礪。行可以爲輪槩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富前快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爲佐。中主以友爲佐。下主以吏爲佐。危亡之主以隸爲佐。欲觀其亡。必由其下。故同明者相見。同聽者相聞。同志者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佐左右所任使。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乎。

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闕牖而知天道者。非目能見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萬里之外。以己之

度度之也。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欲衣食焉。亦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欲安逸焉。亦知天下之欲安逸也。已有好惡焉。亦知天下之有好惡也。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者也。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饑渴苦血氣。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大害不除。未可敢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乃可御以禮矣。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士。可不假乎哉。東海之魚名曰鱉。比目而行。北方有獸名曰貳。更食更候。南方有鳥名曰鷦。比翼而飛。夫鳥獸魚猶知假。而況萬乘之主乎。而獨不知比假天下之英雄俊士與之爲伍。則豈不痛哉。故曰以明扶明。則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臂相扶。不觸輪木。不陷井窞。則其幸也。

福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故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君子然後貴。從之。故貴得而賤。德者。雖爲天子不貴矣。食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物不益。山澤之出財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

古者必有命民。民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歸車並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卽無所用其餘財物。故其民皆與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卽不爭。不爭卽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

卽律則。
卽卽不卽。

而亂斯止矣。

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必如吾言，慎無失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然，瑟固方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臣請借此以喻。」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且有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明王之使人也，必慎其所使，既使之，任之以心，不任以辭也。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爲愕愕之臣，擊箏操鼙，從君之遊，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效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若直士之愕愕。昔者紂戮默而亡，武王愕愕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蓋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猶主之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何患於無士乎？」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蓋胥對曰：「夫鴻鶴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不爲

魏作集。

加下。今君之食客，將背背上之毛，腹下之蚤耳。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此之謂也。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陳饒對曰：非士大夫易得而難用，君弗能用也。君不能，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人也。燕曰：其說云何？對曰：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雁鷺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女以相提挈，而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棊執綺毅，殿

升伊斗。
魏作集。

殿於堂，從風而擊，士曾不得以爲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譬猶鉛刀畜之于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曰：是燕之過也。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僕物然作色而怒曰：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叟頑，兄賢不過舜，而象敖，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眾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亦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云：自求伊祐，此之謂也。

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曰：此何馬？御曰：故公家畜也，疲而不爲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弄其身，仁者不爲也。東皐而噴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

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對曰：有。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

曰。行此三者使人勿惡。可乎。對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之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不惡也。文侯曰。善。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曰。痿、蹙、逆、脹、滿、支、脇、盲、煩、喘、痺、風。此之謂也。賢醫治之若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飢寒。則蹙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使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通則脇不作。上振恤下。則盲不作。法令奉行。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人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無害。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主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

抱朴子
齊景公使使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亦有臺若此者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臺。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猶以爲爲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若此者乎。於是楚王抱如也。

貴不離其身。富能不變。貴能不屈。然後能保其社稷。上能長守富貴。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是以其人和也。蓋

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恐也。兢兢，戒慎也。如臨，如臨深淵也。如履，如履薄冰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非先王之禮，用不敢用，是故非法

不言，非時書則非道不行，非禮樂則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

然後能守其宗廟，法先王服，言先王道，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也。一人，天子也。

功大夫當早起夜臥，以事天子，勿懈。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事父與母，愛同，敬不同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事父與君，敬同，愛不同也。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

敬，兼之者父也。兼，并也。愛與母同，敬與君同，故以孝事君則忠。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為忠也。以敬事長則順。敬事長則順，見於

為順矣。其事於長則忠，順不失，以事其上，者不失，可以事上也。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忝，辱也。所生，謂父母也。士當早起夜臥，無辱其父母也。

因天之道，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順時以奉天道。分地之利，分別五土，視其高下，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謹身節用，以養父母。

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忠不及己者，未之有也。禮說：天子，上從天子，下至庶人，皆當孝也。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上從天子，下至庶人，皆當為孝無子。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子曰二字，刪之。

未下九字，蓋有成誤。

高下。亦侯之道。

民之行也。茲德發致。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

天有四時。地有高下。民

則天之明。視也。

視天四時。無

因地之利。因地高下。所以順天下。

是以其教不愆而成。下民皆樂之。是以其教不愆而成也。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凡因天地教化

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

親。先修人事。流

陳之以德義而民與行。上好禮則民

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推明於野。上行之則下效

法。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莫敢不敬。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善者賞之。惡者罰之。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不敢遺小國之臣。皆以侯。皆以大夫。皆以士。皆以士。皆以士。皆以士。

男乎。古者。請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使

子迎。請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使

子迎。請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使

子迎。請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使

子迎。請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使

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家者不敢

失於臣妾之心。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死則鬼

祭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上下無怨。災害不生。風雨順時。禍亂不作。是以百鬼

祭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上下無怨。災害不生。風雨順時。禍亂不作。是以百鬼

祭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上下無怨。災害不生。風雨順時。禍亂不作。是以百鬼

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故上明王所以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是以百鬼

祭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上下無怨。災害不生。風雨順時。禍亂不作。是以百鬼

祭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上下無怨。災害不生。風雨順時。禍亂不作。是以百鬼

祭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上下無怨。災害不生。風雨順時。禍亂不作。是以百鬼

祭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上下無怨。災害不生。風雨順時。禍亂不作。是以百鬼

之也。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異於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異於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異於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異於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異於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異於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異於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異於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異於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異於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異於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異於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異於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異於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異於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異於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異於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異於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異於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異於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異於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異於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異於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異於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異於

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生以配天。死以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宮下舊有
之精字。則

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夫愛親者。不敢忘於人之視。今以毀亂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五刑者。謂墨劓。威答大辟也。

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聖君。此無尊上之道。

非聖人

者無法。非侮人者。非孝者無親。人爲孝。不可親也。

此大亂之道也。非孝者。侮聖人言。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心正。樂淫則心淫也。樂正則安。上治民。

莫善於禮。上好禮則禮者敬而已矣。禮之本。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

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悅者衆。所敬一人。是其少。此之謂要道也。化之。此謂聖道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但行學於內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天子父母

以敬天下老也。天子郊則君事天。廟則君事尸。所以敬天下臣。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以上三事。教於天下。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

者乎。至德之君。能行止三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欲求忠臣。出於孝子之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以敬事兄則順。居家

理。故治可移於官治。故可移於官也。所在則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管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命。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

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七人者。謂大師。大保。大傅。左輔。右諸侯有爭臣五人。

之哉。大車。牛車。視。核。煩。煩。木。以。縛。臣。者。小。車。駟。馬。車。軌。核。煩。上。曲。鈞。衡。者。也。

八佾

林放問禮之本。林放。魯人。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和易。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在。言事死如祭。神如神在。言祭。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君使臣。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

事君以忠。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里仁

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次。急遽也。顛沛。傾沛。僂介。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則仁。過。厚。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者。言。不。能。以。禮。讓。為。國。乎。如。禮。何。不。能。用。禮。也。言。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俱不得中。者。則。疑。接。招。微。約。財。無。愛。也。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欲。速。行。欲。疾。言。

公治長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孔文子。衛大夫。孔國。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敏者。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子產。公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曰。巧。言。令。色。足。恭。足。恭。便。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大。史。也。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人。有。過。莫。能。自。訟。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孔文子。衛大夫。孔國。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敏者。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子產。公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曰。巧。言。令。色。足。恭。足。恭。便。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大。史。也。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人。有。過。莫。能。自。訟。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孔文子。衛大夫。孔國。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敏者。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子產。公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曰。巧。言。令。色。足。恭。足。恭。便。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大。史。也。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人。有。過。莫。能。自。訟。也。

資也

雍也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顏回，孔子弟子也。遷者移也。不貳過，有不善，未嘗復行也。

述而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開義不能徙也，不善不能改也，是吾憂也。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也。子之所慎：齊、戰、疾。齊，禮也。戰，禮也。疾，禮也。三者皆禮之變也。子曰：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言我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善從之，不善者而改之，故無常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道不遠。

太伯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怨，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言慎，言慎，言慎，言慎。不以為禮，則常畏懼。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興，起也。能厚於親，則民化之。起為仁厚之行，不偷，薄也。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大也。毅，能也。任重而道遠，士人任重而道遠也。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言此者，勉人學也。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言此者，勉人學也。子曰：巍巍乎，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言此者，勉人學也。

本齊由其
作其布。

方下載乎
字。

臣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即法也。美爲能。薄薄乎。民無能名焉。薄薄。薄之得也。有若其德廣。煥乎。其有文章也。侯。甸也。共立。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陶。陶。陶也。武王。與。民無德。名焉。曰。子有亂臣十人。公。孤。伯。也。諸官。下人。謂諸公。召公。太公。母也。榮。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婦。姓也。謂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人牙。得。豈不榮乎。子曰。禹。吾無聞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於饋。冕。卑宮室。而遊力薄。道。禹。吾無聞然矣。非。非也。也。我。豈。上。鬼神。謂祭祀。禮也。也。祭。服。之。衣。是。冠。名也。

子罕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簣。土籠也。此謂人於道也。爲山者其功固已多。未成一簣。譬如平地。雖復一簣。進。吾往也。以其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而與之。

顏淵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己。身。已。初。身。已。初。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現其身乎。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不在人。已。曰。請問其目。如其必有條目。仲弓問之。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四者。克己。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必行之。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何平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鄉爲善。在子張問。子曰。浸潤之語。府受之。怨不行焉。可謂明。

仁者至矣。

子路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孔子弟子仲由也。先導之以德。使人信之。然後勞之。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毋倦。子路微其少。故請益。行此上事。則

衆之曰：學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汝所不知者。人將自棄之。各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

先。問往將何所。子曰：必也正名乎。正百事之名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

樂不興。則刑罰不中。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亂之患。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言

之必可行也。所名之事。必可得而遵行也。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也。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

則民莫敢不用情。情。實也。言民化上者。以實應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令。命也。教。子滴衛。卅子僕也。卅。有卽也。子曰：庶矣哉。庶。衆也。言冉有曰：既庶矣。又何

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勝殘。勝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

子路曰：既正其身。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國。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

其幾也。以其大要。一言不能興國也。近也。有近一言興國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

其幾也。

邦乎。事不可一言而成如白。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無幾乎。如此則可逆之也。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言聽樂於爲君。所樂者。如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人君所喜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聽樂於爲君。不見違也。子曰。近者悅。遠者來。子夏爲莒父宰。問政。邑也。喜父魯下。子曰。毋欲速。毋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事不可以遠成。則夫事不成矣。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雖之夷狄。雖禮儀之遺。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信也。子曰。君子而不同。小人而不同。君子心好。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也。小人言爭利。故曰不同也。子曰。君子易事而難悅也。不貪德於一人。悅之不以其道。不悅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宜之。小人難事而易悅也。不貪德於一人。悅之不以其道。不悅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宜之。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弃之。言用不習之兵使之戰。

憲問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有勇者不必有仁。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子曰。君子。猶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公叔文子。

利口即亂德義。小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不察。故好惡不可不察也。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材大者遺遺材大。材小者遺遺材小。故不能弘人也。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寐。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季氏

季氏將伐顛與。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歸告於孔子。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度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爲也。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柙。檻也。覆也。失。冉有曰。今夫顛與。固而近於費。固。城郭完堅。兵甲。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疾如故。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舍其食利之說。而更斥也。聞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土地人民之多少。不患貧而患不安。要不能安民耳。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均。致。則不患貧矣。上下和同。則不患危矣。大小安寧。不傾危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與而在蕭牆之內也。蕭。之官廟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便佞。損矣。便。僻也。孔子曰。益者

其蔽也狂。在妄也。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之非但崇鐘鼓而已。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哉。言不可與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患得之患失之患失之無所不至矣。無所不至者言。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其邪好而奪正色。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其邪音苟利口之覆邦家也。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國家也。子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惡者。好勝爲惡也。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訕諷也。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爲智者。微抄也抄入。惡不遜以爲勇者。詐謂政也。

微子

柳下惠爲士師。士師典獄之官也。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苟直道以事人。所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周公謂魯公曰魯公之。曰君子不施其親。施易也。不以他事使大臣怨乎不以。見應用也。怨不故舊無大故則不弃也。無求備於一人。逆之事也。

子張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飾其過也。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厲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孟氏使陽膚爲士師。陽膚魯國士師也。問於曾子曰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民之無辜故爲輕罪法。乃上之過也。非民之罪也。當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也。子貢曰紂之不善也不如是之

甚也。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言多不善以敗天下。後世情之流，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歸也。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也。改。

堯曰：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罪在朕躬，萬方有罪。我身之過。嗟有周親，不如仁人。親而不諶，不忠

祭是也。仁人，義子。百姓有過，在子一人。誰極其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權，秤也。輿，渡園。微子，宋昭也。

鰥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所以盡也。重祭，所以敬也。寬則得衆，敏則

五件二。

有功，公則說。言政公平則說矣。凡此五帝三王所以治。故他日亦後世也。子張問政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

不亦上哉

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屏，除。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不亦惠而不費乎？利在政，無費於財。擇可勞而勞

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言君子不以寡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不戒視成，謂成爲說成也。無所聽而視謂之聽，慢令致期謂之賊。與民無信，百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謂財物宜當與人，而吝於出內，謂之聽。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過。

羣書治要卷第十

孔子家語

始誅

孔子爲魯大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法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兩觀也。屍於朝三日。孔貞造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之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記謂非。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擬徒成黨也。案其說。誅足以飾委。委衆其強。強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也。不可以不除。

聖作作位改之。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狴。牢也。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可寇欺余。雖告余曰。爲國家者必先以孝。今我獨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狂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誠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則尙賢以勸之。又不可。則廢不

則廢乎。卽廢乎。卽之七字。

作不取之
後以禮而
之十三字
說作貳。

能以禫之。若是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是以威厲而不誡，刑措而不用也。今世不然，亂其教，煩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罪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聽乎。

王言

尊無其道
之其補

孔子閑居，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道不尊也。非道德不明也。雖有國之良馬，不教服乘，不可以取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而可以守，三至行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爲明王，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此則生財之路也。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無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知節，此之謂七教也。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汝以爲姑止此乎。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有法必躬，施

不可下也
有德字
賢字
則有

而封之。分屬而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隱不肖。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講孝悌。選才能。此七者脩。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田獵置弋。弋。獲也。田。獵也。非以盈宮室也。徵斂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其博有萬民也。如饑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也。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乎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也。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既知其實。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間譽與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智者。能用天下之至和。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此三者成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智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能。有士之君。能修此三者。則四海之

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曰：明王之征也，猶時雨之降也。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枉席之上。豈也。

大婚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問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對曰：夫人道政爲大。夫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之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也。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也。夫婦正則此可以治政，言禮物恥則足以振之。恥事不知禮，則國恥則足以興之。不知禮，則足以長教之也。國恥則足以興之。禮，則足以興之。故爲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也。敬也者，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也。傷其本，則支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言百姓之所法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修此三者，則大化備於天下。備，滿也。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言不道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乃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爲君而爲其子也。孔子遂言曰：爲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

不能安其士。不能安其士。則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樂天。則不能成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於物。謂之成身。不過於物。合天道也。

問禮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爲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焉。是故君子此爲之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示百姓。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雕瓊。器不雕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萬民同利。古之明王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遊。罔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言苟求得其所欲而已。虐殺刑誅。不以其理。夫昔之用民也。由前用上所。今之用民也。由後。下用

政下有以
字其義四

是即今之君子莫能爲禮也。

五儀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爲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有聖。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調格之言。也。格。法也。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而不知所執。此則庸人也。所謂

傳見前
字。類之

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致遠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智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可謂者，謂言之要也。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則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當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怨，怒也。仁義在身，而色不伐。無傲善之也。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而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君子也。油然，不逆之貌也。所謂賢者，德不踰閑，閑，猶法也。行中規繩，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言適天下無過也。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本，亦謂身也。富則天下無宛財，宛，積也。施則天下不病貧。此賢者也。所謂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察其大道而達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視者不識其鄰，此聖者也。謂賢聖公也。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曰：君入廟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榑楨，俯察机筵，其器皆存，而不視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昧，明也。視之，與，夙，早也。平旦視鶴，與，起也。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乎中昃，中，日中也。日昃也。諸侯子孫往來爲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繡然長思，出乎四門，周章遠望，視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言亡國故墟，非僅一也。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民者水

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既明此五者，而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乎何有失哉。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之官，事任之於官也。無取捷捷，無取鉗鉗，鉗對不羅，無取嗶嗶，嗶嗶，多捷捷，貪也。所以爲食。鉗鉗，亂也。嗶嗶，誑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整而後求智能焉，不整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馴也。不爲信而有下德者，然後乃可畏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耶？」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弗能加也。昔者，殷王帝辛之世，帝辛，紂也。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帝辛介雀之德，介，助也。以雀不修國政，殷國以亡。此卽以己違天時，得福反爲禍者也。又其先世，殷太戊之時，道缺法邪，以致天孽，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恐駭，側身修行，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卽以己違天時，得禍轉爲福者也。故失災地妖，所以做人主也。寤夢徵怪，所以做人臣也。災妖不勝善政，夢怪不勝善行，能知此，至治之極也。明王達此也。」

致思

季羔爲衛士師，士師，獄官。別人之足，俄而衛有亂，季羔逃之。別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

槐作股。

子不踰。又曰。彼有賈季。蓋曰。君子不踰。從從又曰。於此有室。季蓋入焉。既而追若罷。季蓋將去。謂
別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別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報怨之時。而子逃我。何故。別者曰。斷足
故我之罪也。無可奈何。弱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
欲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故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
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其子蓋乎。
子路爲蒲宰。爲水備。修溝瀆。以民之煩苦也。人與一簋食。一壺漿。孔子止之。子路曰。由也以民多
險者。匪之是以與之。簋食壺漿。而夫子使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孔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
白於君。發倉廩以給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惡也。遂已則可。不已。則爾之見罪必矣。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懷德焉。如以腐索御扞馬。懷德焉。法懼之貌。扞馬。控此也。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
夫通達之屬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若之何其無畏也。

三恕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弗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弗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
弗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端。正也。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敬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

聞宥坐之器。虛則欬。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誠。故置於坐側也。禮記弟子曰。試注水焉。水實之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應問。欲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好生

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孔子曰。以吾之聞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爲對焉。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之虛靜。化若四時之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異類。四方。鳳翔麟至。鳥獸馴德。也。無他。好生故也。吾舍此道而求。是以緩對。

觀周

孔子觀於明堂。視四方之墀。墀。階也。有舜。舜。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與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負斧辰。南面以朝諸侯之附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則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於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也。豈非盛哉。

念於下有
共字。

孔子觀周。魯人大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執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誠。謹也。安樂必誠。謹也。無行所悔。悔也。事不可復行。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縣縣不絕。或成網羅。羅。微而不絕。則有成網羅者。毫末不扎。如毫之在下言也。扎。按也。將尋斧柯。尋。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惑。我獨不徙。徙。惑也。有西。轉移之貌。內我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唯能於此。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顧謂弟子曰。小子志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賢君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閭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對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如何。孔子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曰王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衛國無游放之士。靈公知而尊之。又有士曰展足者。國有大舉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容賢。所以通。欲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嚚。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

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籀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乎。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徒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聞乎。孔子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絕其世祀。荒乎淫樂。沈湎於酒。佞臣諂諛。窺導其心。忠士錯口。逃罪不言。錯口。杜口。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之謂忘其身之甚者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在。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管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子曰。中行氏尊賢而弗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讐之。怨讐並存於國。鄰敵構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不云乎。悅怱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疾作既。

衛靈公問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計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己之謂也。

辨政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孔子曰。勸之慎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而末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之謂奪。以不肖代賢。是之謂伐。緩令急誅。是之謂暴。取善自與。是之謂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所由生也。嗾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謂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誇。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六本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然後爲君子。立身有義矣。而孝爲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爲本。居四有道矣。而嗣爲本。繼嗣不立。則國不立也。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訟木不

困。無務費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反本修途。君子之道也。

藥酒佳良

孔子曰。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誇謬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

其無作無

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其無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之。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則天下之善言不得聞其耳矣。

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問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悅不如已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者焉。

哀公問政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爲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

禮所生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學近於智。力行近於仁。知恥近於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者。有九經焉。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人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勦。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齊莊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尊賢也。脩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使其官任而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忠信者與之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稟稱事。所以來百工也。既稟各當其飛信也。與之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稟稱事。所以來百工也。既稟環事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綏安繼絕世。舉廢邦。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焉。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貽誤。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疚病道前定則不窮。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

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民歸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行。

顏回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冶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逸。公不悅。其後三日。東冶畢之馬逸。公聞之。促駕召顏回。顏回至。公曰。前日寡人聞吾子以東冶畢之善御。而子曰。其馬將逸。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而已矣。昔者。帝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逸民。造父無逸馬。今東冶畢之御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其心猶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哉。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鳴。獸窮則擾。人窮則詐。馬窮則逸。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

困誓

衛遺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而反任之。史魚嚙諫。公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公朝。不能進遺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死不可以成禮矣。吾死。汝置屍牀下。於我畢矣。即酒是也。禮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遺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

則已矣。夫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執轡

閔子騫爲糞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矣。子騫曰：敢問古之爲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也。善御民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化治。是以天地德之，天地以爲而兆民懷之，不能御民者，弃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弃其銜勒而專用策策，其不可制也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策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辟，民必流，國必亡。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所法修，民無所法修，則迷惑失道。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六官在手以爲轡，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迴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以趨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六官爲轡，已與三公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仁義禮智信，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

五刑

吾無法字
補之字
而下字
已而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務作稱。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之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義御其心，所以腐之以廢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污穢而退放之者，則曰篋篋不飾。言其下官不修其飾。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修。有坐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疲軟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言其下官不修其身也。有坐于國之紀者，則曰行事不請。言不請而行也。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爲之諱，所以愧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讞發則白冠、繫纆、盤水、加劍，造於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掉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違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

刑政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敗俗，於是乎用刑矣。仲弓曰：古之聽訟，可得聞乎？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

聽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有指無簡則不聽。而聽也。有其意。無聽其者。不聽以爲罪。附從輕。赦從重。赦人之罪。以輕爲比。疑獄則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弃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養也。士遇之塗。弗與之言也。屏諸四方。唯其所之。弗及以政。弗欲生之故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獄成於吏。吏以獄之成告於正。正。獄官也。正既聽之。乃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乃奏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奏聽棘木之下。外朝之法。左九棘。孤稱大夫位焉。右九棘。然後乃以獄之成報於王。王以三公卿士聽之。不可得。然後已定。猶三宥也。而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古之禁何禁。孔子曰。析言破律。巧聽之。不可得。然後利之也。法合者。亂名改作。物各。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左道。作淫聲。淫逸惑亂也。造異服。非人所設奇伎奇器。以遊上心者殺。怪異之伎。可以眩惑人。行僞而墜。行詐僞而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順其非而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民者殺。此四誅者。不待時不以聽。不應於棘木之下也。

問玉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汝。聖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師。爾以爲必布几筵。揖讓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緹兆。執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恭己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國順服。百官承事。

上下有禮也。夫禮之所興，衆之所以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以亂也。昔者，明王聖主之辨貴賤長幼，正男女外內，序親疏遠邇，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屈節

宓子賤爲單父宰，恐魯君聽讒人，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也。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焉，辭請歸，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意者其以此諫乎？」公嘉，大息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故矣。微二史，則寡人無以知過。微夫子，則寡人無由寤。遽便告宓子曰：「自今日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政於單父焉。弱敦厚，明親親，尙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

正論

定公問於孔子曰：「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可乎？」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將天下實賴之，豈惟魯而已哉？」公曰：「何也？」孔子曰：「昔者，有庾氏貴德而上齒，夏后氏貴爵而上齒，殷人貴富而上齒，謂世者周人貴親而上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返年者焉。年之貴於天下久矣。次於事親，是故朝廷同爵，則上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君欲問之，則八十不仕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於朝廷。

矣。其行也。肩而不並。不敢與長者並也。不錯則隨。隨。馬行也。交燕。隨行。見卷四行。見老者。則車從避。與步者從道。車。斑白者。不以其任行於路。任。擔也。少。而憊達於道路矣。房。鄉以齒而老。窮不僵。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憊達於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役。五十。始老。不從力役之。不及山嶺之徒也。頌。衛隆諸長者。而憊達於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上齒。而憊達於軍旅矣。夫聖王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於道路。至於州巷。放於蒐狩。修於軍旅。則衆同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公曰。善。

衰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不祥。東益。東。益宅也。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而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

子夏問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蒞祚。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成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爲人子者。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者。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

羣書治要卷第十一

史記上

本紀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向疾也。齊。速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長而敦敏。成而聰明。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阪泉。地名。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乃殺蚩尤而代神農氏。是爲黃帝。東

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山名也。在隴右。南至于江。北逐葷粥。葷粥。地名。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

營。置左右大監。暨于萬國。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時播百穀。勞動心力。耳目

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帝王世紀曰。神農氏食。道充兵。不用命。黃帝於是脩德。德民

牛乘馬。以引車致道。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斷大爲杵。細細爲臼。并白之用。以利萬人。茲木爲瓠。刺木爲矢。服

孤矢之利。以威天下。諸侯咸效。約成而歸之。計遊充氏。禽之于涿鹿之野。諸侯有不盟者。其後地典。力牧。常

先。大槌等。或以爲杵。各如已視。故號曰黃帝。四日。又使咸伯嘗味草木。典醫疾。令經方

水。德之非成。出焉。其史倉頡又象鳥迹始作文字。自黃帝以上。穴居而野處。死則厚衣以葬。葬之中野。結繩以治。及至黃帝。爲桑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而易以棺槨。百官以序。萬民以察。神而化之。使民不能

後作雲門。咸池之樂。四禮所謂大成者也。於是人率華真。黃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歲矣。或傳以爲仙。或曰

壽三百年。故宰尹鑿以問孔子。孔子曰。民頌其利百年而崩。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百年

下歸葬。命王母曰。尋立誦湯之水。論曰。孔子稱古者三皇九帝設防而不祀。故無禘制之儀。是以結禘而無

或象畫而化。自鹿盧至於舜。舜。神道設教。可謂至敬。無所用祠矣。夫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若無

徽不著。羣無隱不舉。任自然以謀公。委祭心以就制。故能道濟乎黎爲。遠道於五和

百姓日用而不知。含德者自有者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乎。

夏禹名曰文命。當堯之時。洪水滔天。舜登用。乃命禹平水土。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洫。以開九州。通九道。陵九澤。度九山。行相地宜。所有以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朔。北聲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於天下。於是大平治。帝舜薦禹於天。舜崩。遂即天子位。國號曰夏后。十七世帝履癸。立是爲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湯脩德。諸侯皆歸湯。湯遂伐桀。桀走鳴條。南夷地遂放而死。

湯始居亳。征諸侯。爲夏方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親水視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

哉。言能聽。道適進。君國子民。爲善者在王官。勉哉勉哉。湯出。見野張網四面。視曰。自天下四方皆入

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視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

禽獸。當是時。夏桀爲虐。改淫荒。湯乃伐桀。踐天子位。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伊陟。伊亳有祥桑穀。共生

於朝。一暮大拱。命生。不穀之謂。水太戊懼。問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

從之。而祥桑枯死。殷復興。故稱中宗。帝辛立。天下謂之紂。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

猛獸。智足以拒諫。師是非之端。於人臣以弊。以爲皆出已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有姪氏美

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鹿臺在朝歌。而盈

鉅橋之粟。鉅橋。鹿臺之大橋也。有酒粟。益收狗馬奇物。充切宮室。益廣沙丘苑臺。沙丘在朝

慢於鬼神。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僕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於是紂

適重辟刑。有炮烙之法。齊謂牲加之罪。上令有罪者行焉。稱以西伯昌。九侯。鄴有九侯。故

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慈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紂囚

西伯姜里。河內汲縣有姜里城。西伯之臣聞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適赦西伯。用費中爲政費中

善諛。好利。殷人弗親。又用惡來。善毀謗。諸侯以此益疏。多叛紂。微子數諫。不聽。適遠去。比干強諫。紂

怒。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適詳狂爲奴。紂又囚之。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走。衣其寶玉衣。赴

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殺妲己。殷民大悅。

周后稷名弃。好耕農。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於節。曾孫公劉。修后稷之業。民賴其慶。古公復修后稷。公

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古公卒。季歷立。季歷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適后稷。公劉之業。則

古公之法。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

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皆慙。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

之君也。武王即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開紂亂暴虐

竊脫古公
卒至季歷
輔之。

舊無財五
字而利其五
禮之

傳無有不
祀則修言
六字及
法言及
禮之字

滋甚。於是伐紂。紂師皆偪兵以戰。武王遂入斬紂。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封諸侯。班賜
殷之器物。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棧林之墟。偃干戈。振兵釋旅。入曰振。示天下不復用。成康之際。
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措者。置也。民不見。稷王即位。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爲王廟士。謀父
字也。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也。震。懼。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
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也。鄉。方。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毋威。故
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
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非務武
也。勸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曲禮百之也。侯。夷蠻要服。
也。狄蠻服。甸服者祭也。供日祭。侯服者祀也。供月祀。賓服者享也。供時享。要服者貢也。供歲貢。荒服者王。詩云。
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也。供日祭。侯服者祀也。供月祀。賓服者享也。供時享。要服者貢也。供歲貢。荒服者王。詩云。
敢不來。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之廟祀。外傳云。先王之廟祀。先修志也。有不祀。則修言。
有不享。則修文。文。典。有不貢。則修名。名。謂尊號也。有不王。則修德。德。人不服。則修言。
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序者次序已成。有不至。則修刑。不至。則有刑罰也。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
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增脩於德。無勸民於
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天。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子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

有作者。

舊無出處
至是乎十
四字補之。

王之謂而幾頃乎。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諸侯有不睦者，厲王卽位好利，近榮、申、公、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師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者，將道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也。中。猶日愆惕懼怨之來，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有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修傲，國人謗王，召公諫也。召穆公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衛國之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語。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邪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水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民之有口，猶士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民之有口，猶士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夫民慮之心而宣之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叛，襲王，王出奔于虢。宣王卽位，脩政，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幽王嬖愛褒姒，欲廢后，並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緄、西夷、犬戎共攻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

山下。

秦繆公與晉惠公合戰。爲晉軍所圍。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戎王使由余於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則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尙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感。以責督於下。下接極。則以仁義怨讎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何。廖曰。戎王處僻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遣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閒。君臣有閒。乃可虜也。繆公曰。善。因以女樂二八。遣戎王。戎王受而悅之。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始皇帝，莊襄王子也。名政。二十六年，初并天下。自號曰皇帝。事皆決於法，刻削無仁恩。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置廷宮中。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在長安西北。別名渭城。

南臨渭，自雍門在臨，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三十二年，燕

人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凡國書，不知此爲人名。反傳北胡。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

北擊胡。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

內，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

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

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

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

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也。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今諸生不師今

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

禁，則主勢降於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

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禁與誹謗。其其謗也。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

謗爲城旦。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三十五年，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

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隱宮徙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棹，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願上所居宮無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案畧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自是後莫知行所在，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以爲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騶，下僭伏諛欺以取容，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也，諸生在咸陽者，或爲誣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長子扶蘇諫，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蒙恬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蒙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三十七年，始皇出遊，丞相斯、少子胡亥從，至平原津而病，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始皇崩，趙高乃

與胡亥。李斯陰謀。更詐爲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爲太子。賜扶蘇蒙恬死。

二世皇帝元年。趙高爲郎中令。掌宮殿任用事。二世與高謀曰。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強。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卽見弱。無以臣畜天下。二世東行郡縣。遵用趙高。乃陰與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尙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執執。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也。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從時無疑。卽羣臣不及謀矣。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羣臣諫者以爲誹謗。犬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戍卒陳勝等反。山東郡縣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盜得不足憂。上悅。三年。章邯等圍鉅鹿。邯等數卻。二世使人讓邯。邯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邯等遂以兵降諸侯。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高因陰中以法。後羣臣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及項羽虜將王陵

• 亦無無
• 補之四
• 字功

等。自關以東。大氐盡叛。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步白虎留其騁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涇水爲祟。二世乃齊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使郎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賊。令樂召發吏卒追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前。卽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叛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二世自殺。趙高乃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曰。子嬰稱病不行。高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沛公破秦軍至霸上。子嬰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諸侯兵至。項籍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

太史公曰。秦自穆公以來。稍置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足已不問。遂過而不疑。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錯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

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竊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飭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得其道，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曩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齊、魯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也。諸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陳軫、樓緩、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田忌、廉頗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關關延敵，九國之師，遂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及至秦王，續六世之

出作而。

餘烈。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殳拊一作拍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北築長城。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百姓。墜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鏑。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縣。華山爲城也。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也。何。猶問也。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殊俗。陳涉躡庸。繩樞之子。以繩繫戶樞也。五刑爲留也。叱隸之人。壯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蹠足行伍之閒。出偏起什伍之中。首也。十長官也。長中也。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韓魏之君。鉏耰棘矜。以鉏耰爲矜也。矜。槌也。非鏃於長鎗矛戟。長刃矛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向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勢。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絮大。絮。束也。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隕。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燔諸侯。南面稱帝。天下之士。斐然向風。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

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也。小端也。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斯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竊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汗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待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賦斂無度。天下多事。百姓困窮。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符。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規。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舊無世家

世家

舊無齊字

齊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襄公立。繡無知秩服。無知怨。數欺大臣。羣弟子糾奔魯。管仲召忽傅之。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及雍林。人殺無知。高國先陰

召小白於莒。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將兵。莒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已立。欲殺管仲。鮑叔曰。

君將治齊。則高僕與叔牙足矣。君且欲霸。非管夷吾不可。於是桓公厚禮以爲大夫。任政。齊人皆

悅。於是始霸焉。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其子

以適君。非人情也。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背親以適君。非人情也。難近。方也。公曰。豎刁何如。對

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也。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桓公卒。易牙與

齊無桓公

豎刁因內寵殺羣吏。羣吏。諸大夫也。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

爭立。及桓公卒。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屍在牀上六十七日。屍蟲出于戶。

周公且者。周武王弟也。封於魯。成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

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武公與長子恬少子戲。弼宣王。宣王愛戲。欲立爲魯天子。仲山父諫曰。廢長

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不立則政。今天

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獎言先王立長之命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先王之命立長令魯亦立長誅之亦失不誅亦失誅之誅王命不誅則王命廢也王其圖之弗聽

卒立戴爲太子是爲懿公括之子伯御攻弑懿公宣王伐魯殺伯御自是後諸侯多叛王命

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不足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聊莒即墨其餘皆屬燕昭王卒惠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即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

微子開者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箕子者紂親戚也紂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詳狂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周公

書無地字補之。

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曰宋。

唐叔虞者。周成王弟也。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

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

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

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釋疾不朝。番吾君齊山有番音吾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未知所持。今

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

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明日。荀欣侍。以選練

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檢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

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相國衣二襲。軍服也。

魏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晉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

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

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文侯弟名成也。二子何如。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

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寡人相定矣。李克曰。魏成子

爲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錄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遂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矣。

齊威王初卽位，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開，民人給，官無留事，車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開，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獨取薛陵，而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衝敗魏於濁澤，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楨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

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見從伐故祭也。徒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憚而去。

羣書治要卷第十二

史記下 吳越春秋

史記

·列傳
·加四字
·舊解史記

列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壹匡天下，管仲之謀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常爲名大夫，世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晏平仲嬰者，萊人也。萊者今東萊州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其在朝，君語及之，則危言，語不及，則危行。國有道，則順命無道，則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太史公曰：吾讀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作孤憤、五刑、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秦因急攻韓，韓王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

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司馬稷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稷。景公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稷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使莊賈往。稷苴既辭。與莊賈約曰。且日中會於軍門。稷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涓。待賈素驕貴。親戚左右送之。留飲。夕時乃至。稷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稷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拔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疑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之士皆振懼。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平分糧食。取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求行。爭奮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渡易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故境而歸。立爲大司馬。

孫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廔。闔廔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廔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

審無擾字
甘味四字
補之

本書立作
尊

二晉蓋用兵
補之齊字。

爲隊長。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則視左手，右則視右手。後則視背。婦人曰：諾。乃設鉄鉞三令而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而五申之。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趨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已受命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者。於是孫子使使報曰：兵已整，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也。卒以爲將。西破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

吳起者，衛人也。魏文侯以爲將，與士卒取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糲與士卒分勞。卒有病疽者，吳起爲吮之。卒母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不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而遂死於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死處矣。是以哭之。文侯既卒，事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二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常，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羊腸故在大原。修政

不仁而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河作川。

然作之
下同。

甘茂者下蔡人也。秦武王以爲左丞相。謂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河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茂謂向壽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壽歸以告王。王迎茂於息壤。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雖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告其母尙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遂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勝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茂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茂擊之。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

無字。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使白起爲上將軍。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驚。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鄆郢，漢中，北禽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人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皆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秦復發兵，使王陵攻趙。陵戰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秦雖破長平軍，而秦死者亦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爲士伍。遷之陰密。定安武安君病未能行。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快快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樂毅聞燕昭王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毅爲魏使燕，遂委質爲臣。昭王以爲亞卿。時齊湣王強自矜，百姓弗堪。於是昭王使毅約趙、楚，魏以伐齊。昭王悉起兵，使毅爲上將軍，并護趙、楚、韓、魏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毅獨追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輸之燕。昭王大悅，封樂毅於

昌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卒。惠王自爲太子。時昏不快於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下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速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惠王固已疑毅。得齊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知惠王之弗善代之。遂西降趙。齊田單遂破騎劫。盡復得齊城。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藺相如者。趙人也。趙王與秦王會渾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以相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慚。爲壹擊缶。相如願召趙御史書曰。某月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旣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每朝常稱病。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

國書作故
改之。

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何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願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爲刎頸之交。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稅而平原君家不肖出。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治。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闕。與王乃令奢將救之。大破秦軍。惡文王賜奢爵。號爲馬服君。孝成王立。秦與趙兵相距長平。使廉頗將。固壁不戰。秦之閒言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之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費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仰視之者。王

所賜金帛歸藏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終遣之。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射殺括。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暇門。備匈奴。日饜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法。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法。趙王讓牧。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牧。牧固稱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法。邊士日得賜而不用。皆願得一戰。於是悉勸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破東胡。單于奔走。匈奴不敢近趙邊。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平造爲憲令。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弗知。每一令出。屈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平。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諛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

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平既讎。其後秦大破楚師。懷王入秦而不反。平雖放流。陸顯楚國。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令尹子蘭卒使上官大夫短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遷於江遂自投汨羅以死。汨水在羅。故曰汨羅。原既死之後。楚日以削。竟爲秦所滅。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三分其地。襄子漆智伯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變名易姓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以子之材。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也。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趙襄子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爲丞相。始皇出遊會稽。斯及中車府令趙高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從。始皇帝至沙丘。疾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於是斯、高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劍。以自殺。將軍恬賜死。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謂高曰。夫人生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旣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謀。諸公子至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慄慄。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奸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治之。誅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陽。市十公主。斃死於杜。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

無直道之
道。

足。齊上。胡亥大悅。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高曰。人臣當憂死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問。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叛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道。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成。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斯數欲請開謀。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堂高三尺。茅茨不翦。雖適旅之宿。不勤於此矣。桀之食。蔡。養之葵。飯土。餒士。鎗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禹鑿龍門。疏九河。手足胼胝。面目黎黑。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夫所謂賢人者。必將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也。今身且弗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李斯恐懼。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邪。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

齊無精字
下稱桎梏
所上有人
字。

人。則已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謂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夫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可謂大釋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知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勝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刑灰於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殺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輕罪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弗敢犯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弗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靡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賈明之隆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諛說忿爭之辨。故能榮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有也。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闕。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弗能加也。齊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輕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

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高。高聞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繆治阿房。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所欲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聞。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侯上閒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宴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宴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且固我哉。趙高因曰。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督。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逋狀。斯聞之。因上書言高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陛下不顧。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循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識。不習治。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

續作修、

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強力。下知民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烈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有功。實無反心。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高使吏弃去弗奏。曰。囚安得上書。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遂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遊弋獵。有行人二世自射殺之。高乃諫二世。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高劫令自殺也。

田叔者。趙人也。趙王張敖以爲郎中。高祖過趙。賈高等謀弒上。發覺。詔捕趙王。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唯孟舒。田叔等自髡鉗隨王。至長安。赦得出。叔爲漢中守。文帝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上曰。先帝置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

人長者固殺人乎。叔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漢與楚相距，士卒疲弊，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疲弊，不忍出言，士卒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驕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以爲雲中守。景帝以田叔爲魯相，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曰：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遊。

循吏傳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嘗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

公儀休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不受也。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謹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弃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饜其貨乎。

酷吏傳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正：老氏稱法令滋章，盜

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罟密矣，然奸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者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於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圓，方解斲雕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在道也不在

嚴酷也。

滑稽傳

優孟者，楚優人也。莊王之時，有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以大夫禮葬之。下令有諫者死。優孟入門大哭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槨，發卒穿壤，老弱負土，廩食太平，奉以萬戶。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槨，發卒穿壤，老弱負土，廩食太平，奉以萬戶。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王曰：「寡人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孟卽爲敖衣冠，抵掌談語。抵掌談說之容貶也。歲餘，像孫叔敖，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孟曰：「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楚相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叔敖子封之寢丘。

善無大王
之二字補

優游者。秦倡佚儒也。善爲笑言。然合大道。秦始皇帝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游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糜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游曰。善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願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之其無用其
舊無以故
之七字空
無中益空
補之。大巫
下大巫。大
同。補之。大
若無約字
補之。四字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鄆令。鄆三老廷掾常歲賦。欲徵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人家有好女者。持女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俗曰。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至爲河伯娶婦。送女河上。豹往會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入報。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弟子何久也。復使投之。凡投三弟子也。豹曰。巫嫗。弟子。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子。曰。巫嫗三老不來。奈何。欲復使掾趣之。皆叩頭破額血流。豹曰。若皆罷歸去。吏民大驚恐。從是已後。不敢言爲河伯娶婦。豹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田。民須苦不欲。豹曰。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今雖患苦。然期令子孫思我。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故豹爲鄆令。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子產治鄆。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人不忍欺。西門豹治鄆。人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破贊哉。辨治者當能別之。魏文侯問單父三不欺於君。操執優。大尉陳縣。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爲君任德則臣感。臣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臣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臣不能欺。任德。感義與大。辨治齊。禮存。禮且務等。同感者也。孔子曰。

爲政以禮。譬如老長。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孝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爲不忍欺。感勞之義。在德而不在德。德之義。乃勤之德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君子而志稱仁者安仁。則其仁者。功也。仁以殊核其爲仁者。則不使民宜之。若君北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所以不欺。則純以恩德不欺。與以威成不欺。不欺。不得同概而比。又不不得籠統而論。

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聞孔子與子貢游於吳。出求覲其形。變服而行。爲或人所戲而傷其指。夫差怒。發兵索於國中。欲誅或人。子貢諫曰。臣聞昔上帝之少子。下游青冷之淵。化爲鯉魚。隨流而戲。漁者豫沮射而中之上。訪天帝。天帝曰。汝方游之時。何衣而行。少子曰。我爲鯉魚。上帝曰。汝乃白龍也。而變爲魚。漁者射汝。是其宜也。又何怨焉。今夫大王弃萬乘之服。而從匹夫之禮。而爲或人所射。亦其宜也。於是吳王默然不言。

吳王夫差與兵伐齊。掘爲漁溝。通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欲以會晉。恐羣臣之諫也。乃令於邦中曰。寡人伐齊。敢有諫者死。太子友乃風諫以發激吳王之心。以清朝時懷九挾彈從後園而來。衣治履濡。吳王怪而問之曰。可爲如此也。友曰。遊於後園。聞秋蟬之鳴。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其鳴悲吟。自以爲安。不知蟻娘超枝緣條。申要舉刃。纏其形也。夫蟻娘愈心財進。志在利蟬。不知黃雀徘徊樹枝葉。欲啄之也。夫黃雀但知伺蟻娘。不知臣飛丸之集其背也。但臣知虛心念在黃

圖作詩
意心財進
進作意心財進

雀不知穿墻在於前，掩忽陷墜於深井也。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知貪前之利，不睹其後之患也。對曰：天下之愚，非但直於是也。復有甚者。王曰：豈復有甚於是者乎？友曰：夫魯守文抱德，無欲於鄰國，而齊伐之。齊徒知舉兵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募師千里而攻之也。吳徒知踰境貪敵，往伐齊，不知越王將遺其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滅吳國也。臣竊觀禍之端，天下之危，莫過於斯也。王喟然而歎，默無所言。遂往伐齊，不用太子之諫。越王勾踐聞吳干北伐，乃帥軍泝江以襲吳，遂入吳國，焚其姑蘇之臺。

奪蓋吳國
之吳字
吳國同
下

(第十三卷缺)

羣書治要卷第十四

漢書二

志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入之矣。爲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困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乖。而淫僻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之獄繁。祭祀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僭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刑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諱。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而爲同。同於和禮以脩外而爲異。禮異爲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宜有所損益。卽民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盛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灾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及其衰也。諸侯

本齊樂記
作喪祭
刑之之利
作行之

踰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已。去其繁縟。遺秦滅學。遂以亂亡。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高祖悅而歎曰。吾乃今日知爲天子之貴也。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至文帝時。賈誼以爲漢承秦之敗俗。棄禮義。捐廉恥。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爲故。至於風俗流溢。恬而不怪。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脩則壞。乃草具其儀。天子悅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至武帝卽位。議立明堂。制禮服。會賓太后不悅儒術。其事又廢。後董仲舒言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今廢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天下甯無一人之獄矣。至周末世。大爲無道。秦繼其後。又益甚之。今漢繼秦之後。雖欲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沸愈甚而無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以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化也。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琅邪王吉爲諫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上不納其言。至成帝時。劉

• 舊無下沸
字• 補之

向要說上宜與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爲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營表未作遣成帝崩世祖受命中興卽位三十年四夷賓服政教清明乃營立明堂辟雍明帝卽位躬行其禮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治者以其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尙未設之故也

夫人背天地之貌實化地言稟天地氣化而生也懷五帝之性仁義禮智信也聰明精粹精氣也有生之最靈者也爪

用作任。

牙不足以供嗜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爲養用智而不恃力此所以爲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悅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上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

歷作歷。

押作抽。

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諸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自黃帝有涿鹿之戰。顛頊有共工之陣。共工。主水官。象政作。故顛頊伐之也。唐虞之隆。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殺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懷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補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措。兵寢者。以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春秋之時。王道寢壞。禮樂不興。刑罰不中。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麥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押脇鑊亨之刑。至於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義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而奸邪並生。緒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獨削煩苛。兆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摺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高后時。蕭曹為相。瑱以無為。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希。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義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蓄積歲增。戶口浸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還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卽位十三年。齊大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少女緹

復上有可
字。

蔡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復屬，婢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其意，遂下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民不犯。何治之至！今法有肉刑三，監·解·二則左右，註合一·凡三也。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調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凱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由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善乎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爲說者，以爲治古無肉刑，有象刑，是不然矣。以爲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所以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濫刑之重，故遂據言古之聖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也。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書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非屨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

亦有威。

制肉刑。湯武顯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弊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鞶帶而御駟突。鞶帶。繫馬之帶也。駟突。擊也。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爲奸賊。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爲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網密而姦不塞。刑繁而民愈熒。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撰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爲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成康刑措。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也。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二者生民之本。與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楛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也。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治國安人之本。

學上有曰
字。

也是以聖王域民。築城郭以居之。制井廬以均之。開市肆以通之。設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聖王最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無廢官。邑無傲民。地無曠土。孔子曰。導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泰平。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文帝卽位。躬脩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筦子曰。倉廩實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蓄積足持。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歷哉。世之有飢。種天之行也。天之行氣。不能常執。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屈。有勇者聚徒而橫擊。並舉而胡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後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殿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粟粟也。粟。聚也。聚。竊爲陸

下情之。於是上成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冕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穡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謂民乞養爲捐也。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民人之衆。不避湯禹。加以無天災。而畜積之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人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不能。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

樓下有井
字。

賈面賣。無者取倍稱之息。取一價二。於是有人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耨。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無農夫之苦。而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此商人所以兼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溥矣。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各以多少級數為差。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無事。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校。數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乘鹿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倉氏。庚氏是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媿辱焉。於是閭疏而民富。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

本天下虛耗。人民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超過爲搜粟都尉。教民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返。田野益闢。頗有蓄積。宣帝卽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官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壽昌遂白令邊郡皆以穀賤時增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乃賜壽昌爵關內侯。至元帝時。乃罷常平倉。哀帝卽位。百姓貧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平常崩。莽遂篡位。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資服。舟車所通。盡爲臣妾。府庫百官之畜。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而其意未滿。陋小漢家制度。以爲疏闊。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鈞町稱王。莽乃遣使易單于印綬。貶鈞町爲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興師。發三十萬衆。欲同時十道並出。壹舉滅匈奴。海內擾矣。又勸欲慕古不度時宜。分裂州郡。改職作官。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又不定。吏緣爲姦。天下警駭。陷刑者衆。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爲周立九府圖法。圖卽錢也。所說則賤。退又行之於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所說則賤。人君不理。則蓄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饉者。穀有所藏也。民有餘則輕之。

制作節。

故人君欲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民輕之時爲散權之。重之時宜爲散之。凡輕重做散之以時即準。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溢爲名。二十兩爲溢。秦以溢爲一金也。錢貨如周。錢文曰半兩。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也。如榆莢。孝文爲錢益多而輕。更鑄四銖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賈誼諫曰。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操造幣之裁。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鯨罪日報其赦不止。論報。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庫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弄捐。而采銅者繁。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民采銅竭。姦錢日多。故五穀不爲多。善人愾而爲姦邪。心於姦邪也。愿民陷而之刑錢。刑戮甚不祥。奈何而忽。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因文。景之蓄忿胡粵之害。卽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臨。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穿穰。稻。朝鮮置滄海郡。則燕。齊之閒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干戈日滋。行者廝居。者途中外騷擾。相率賂賂。衰耗而不濟。人物者補官。出貨者除暴。選舉陵夷。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與利之臣。自此而始。其後衛青。霍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築朔方郡。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餼。率

十餘鍾致一石。鐵六石置滄海郡築衝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成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
迺募民能入奴婢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此後衝背比歲將十餘萬衆擊胡斬捕
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經用賦稅
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
端官職耗廢粟騎仍再出擊胡大克獲渾邪王率數萬衆來降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
天子迺損賸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澹之費以億計縣官大空富商買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
之急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造幣以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爲大司

無下遺字

農丞領鹽鐵事而桑私羊貴幸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皆誦令伐棘上
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翼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
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諸買人未作賈貸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繕
錢二千而築一輜車一簣商買人輜車二簣。商買人有輜車二簣。重其賦也。使出船五丈以上一簣。匿不自占。占不悉
成邊一歲沒入繕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
迺超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
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矣犯

無著作茲
改之

餘下有頃
字。

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費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苛刻爲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揚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氏皆遇告，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饑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水戰相逐，乃大脩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此日麗。明年，天子始巡郡國，公卿白議封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儲設其具而望幸。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天子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越，登三河以西騎擊羌，又度河築合居，初設眼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秦上侯斥卒也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餘里，邊兵不足，適發武庫工官兵器以濟之。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省視諸侯金有輕重，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迺拜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或強令民買之，而船有筭，因孔僮言船筭事，上不說。然兵所過，縣以爲嘗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元封元年，卜式貶爲太子太傅，而桑弘

律作誤。

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適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盡籠天下之貨。名曰平準。不復告緡。民不益賦。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焉。是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久之。拜弘羊爲御史大夫。昭帝卽位。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節儉。然後教化可興。迺罷酒酤。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王莽居攝。變漢制。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爲惡衆。投諸四裔。以御魘魅。於是商農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錢。錢抵舉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勝數。莽知民愁。適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莽性濫擾。不能毋爲。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義和役命土。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每一幹。爲設科條防禁。犯者梟至死。姦吏猾民。並侵衆庶。各不安生。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計。乃更輕其法。私鑄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爲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非沮寶貨。民謂作一歲。吏免官。犯者俞衆。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歲鍊。傳送長安鍾官。愁苦死者十六七。匈奴侵寇甚。莽大

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豬突豨勇，性殘暴人，故取以喻。壹切稅吏民警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已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吏盡復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徭役煩劇，而枯旱蝗蟲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歛，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伐剽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爲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於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萬數，戰鬪死亡，緣邊四夷所係虜，陷罪，飢疫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自發豬突豨勇後四年而漢兵誅莽。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隱微不顯之言。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從橫，真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復亂，至秦患之，乃焚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亡正，人用其私，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約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以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患也。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遠離道本。

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寢衰。此辟儒之患也。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紀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乘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者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教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無益律云
改之。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爲之。則苟鉤鑽析亂而已。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採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鬼。謂信鬼神。視鬼而右之。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有賢不肖者惡也。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皆同可以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樂。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

人爲之。則上詐諛而弃其信。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遊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諱上下之序。

羣書治要卷第十五

漢書三

傳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常從人寄食。從項羽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弗用。亡楚歸漢。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亡者十數人。信度何已數言。上不我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信曰。若亡何也。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誰。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許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曰。吾亦欲東耳。何曰。王必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因問王曰。今東向爭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曰。弗如也。信曰。唯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爲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千人皆廢。不

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婉婉。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所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強服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今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漢王以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鄧生。魏得無用周叔爲大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擊魏。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進破代。禽夏說。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樵。取薪也。蘇。取草也。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成安君不聽。信知其不用。大喜。乃引兵遂下井陘口。斬成安君。泚水。禽趙王歇。乃令軍毋斬廣武君頭。之。有縛而至麾下者。於是間廣武君。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廣武君辭曰。臣聞之亡

• 蕭無我
• 輔之 •

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恐臣計未足用。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郢下。今高邑。是也。身死。派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傾耳以待命者。然而衆勞卒疲。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勸敵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若燕不破。齊必拒境而自強。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饜士大夫。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固有先聲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於是發使燕。燕從風而靡。遂度河。襲歷下軍。破龍且。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武涉往信。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大。漢不奪我齊。遂不聽。項羽死。徒信爲楚王。信初之國。陳兵出入。有變告信欲反。上僞游於雲夢。信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

言狡兔死，良狗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檄信至雒陽，敕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稱疾不朝。黥布，六人也。漢封爲淮南王。十一年，高后誅韓信，布心恐憂復誅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布見醢大恐，遂聚兵反。書聞，上召諸將問布反爲之奈何。皆曰：發兵坑豎子耳。何能爲？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也。分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

楚元王交，高祖少弟也。玄孫向，字子政，本名嬰生，爲諫大夫，向見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二人給事中，大見信，弘恭、石顯譴之，數譖毀焉。向上封事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賦歛猶不忘君，沉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荷恩乎？臣聞舜命九官，禹作司空，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選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靡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君子獨守正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反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啓啓。當是之時，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

畫無頭字
補之。

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肯渾淪，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諫並進，朝臣更相讒毀，轉相是非，文書紛亂，毀譽渾亂，所以蒙惑耳目，或移心意者，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將同心以陷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席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吝。是以日月無光，雲霧夏隕，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違。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者，衆賢退。羣枉盛者，正士銷。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則君子道銷。君子道銷，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羣枉盛者，正士銷。小人道銷，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昔者，絳共工，隴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銷共工、管、蔡，故以大治。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官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季斯而銷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所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號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詔不當在位，歷年而不

治作法。

參作詞。

去也。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而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懼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遠善依惡，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聖，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治，原秦魯之所銷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銷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向又見成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制度秦奢，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必通三統。一曰天統，二曰地統，三曰人統。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靡微，灌將於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其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移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

葬無厚衣
字之以稱五
種之

國也。故常戰慄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顧曰。以北山石爲槨。豈可勸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銅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感乎。孝文寤焉。遂爲薄葬。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墟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不改言里樹木百。殷湯無物之行列也。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桎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墟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悌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逮至吳王闔閭。遠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墟。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鑿三泉。上崇山墳。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叛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智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智者葬愈厚。丘墟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大萬。億也。一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

字。上有之。

氣或動陰陽。因之以飢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惜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智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悅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壘。悅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遠賢智之心。忘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訓。下觀賢智穆公延陵。樽里。張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葬。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葬。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見上無繼嗣。政由王氏。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危莫不欲存。然而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晉伯。范。中行。韓。趙。魏也。齊有田。崔。孫。有孫。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殺其君光。孫林父。寧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卒逐昭公。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囚於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秦昭王見穰侯及涇陽。葉陽君之勢。皆昭王母弟。專國擅勢。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竊范雎之言。而奏復存。二世委任趙高。趙高專權。自恣。蹇蔽大臣。終有罔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

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乘專用權。五侯駙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俟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尙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箠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遂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滲諱呂，宦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勢牙。歷上古至秦，漢外戚，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宦，上官之風，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有石自立，三石爲冠，一仆柳起，石在上，故曰冠石也。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卓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無授以政，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安陸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

樂布。梁人也。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資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罵曰。若與彭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獨祠哭之。與反明矣。趣烹之。方提趨湯。顧曰。願豈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越。敗榮陽。成皋。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壹顧與楚。則漢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割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漢豈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迺釋布。拜爲都尉。蕭何。沛人也。漢殺項羽。卽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爲鄼侯。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兩三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關內侯鄂千秋。時爲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拒五歲。失軍亡衆。死者甚衆。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

相守幾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何爲民請曰。長安地陝。上林中多空地。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粟爲糧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買人財物。爲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買豎金。爲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買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卽關西。非陛下有。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買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曹參。沛人也。爲齊丞相。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使者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

反作久。

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

夫獄市難受善惡。若弱特善人。姦人無所容。反且爲亂。姦人極利而天下致。李武被法而獄繁。此其效也。

也。老子曰。我無爲自化。我好相良自正。參欲以道化爲本。不欲授其末也。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

代何爲相。園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大者。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爲

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不事丞相來

開舊作題
改之。

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聞聞說有所相舍後園近

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乃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接之。乃反取酒張坐

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宙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

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宙曰。汝歸試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弃羣臣。帝當於春秋。君爲相國。日飲

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汝也。宙既洗沐歸。諫參。參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

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

陛下親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之言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

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或講

作較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繞關下軍。良曰。秦兵尙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

豎易動以利。顧沛公令齎食其持重寶贖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適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爲天下除殘去賊，宜竊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資，質也。欲令沛公反秦者，結素以爲質也。且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毒藥苦於口利於病。顧沛公聽樊噲言，沛公適還軍霸上。

陳平，戶牖人也。背楚，因魏無知見漢王。漢王拜爲都尉，典護軍。絳、灌等或譏平曰：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顧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孝己，次察之子。有孝行也。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蘇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賁有可采者，願不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適謝，厚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適不敢復言。

• 補之。
• 實無贅字

周勃沛人也。爲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惠帝以勃爲太尉。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呂產以呂王爲相國。乘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遂共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初卽位。以勃爲右丞相。後迺免丞相。就國。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迺書牘背示之。以公主爲證。公主者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尙之。故獄吏教引爲證。薄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願欲反耶。文帝迺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得邑。勃旣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子亞夫。文帝封爲條侯。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迺接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禮。介者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成禮而去。旣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

樊噲沛人也。與高祖俱起。高帝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毋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酒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願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周昌沛人也。爲御史大夫。爲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入奏事。以上宴時入奏事也。高帝方擁戚姬。昌趨走。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昌仰曰。陛下卽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心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太子遂定。

申屠嘉梁人也。爲丞相。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意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爲檄召通。通悉入。言上。上曰。汝筮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羣書治要卷第十六

漢書四

傳

酈食其，陳留人也。好讀書，身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卽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漢王據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不知也。天下何歸？」曰：「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悉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攻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而刻，鑄也。鉅，無不能授，鉅，鉅也。鉅，鉅也。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叛之，賢材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

注別作刻

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水。拔上黨之兵。下井陘。破北魏。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豫
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拒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
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酒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

陸賈。楚人也。有口辯。常居左右。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
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
卒滅趙氏。秦之先道交封於趙。城。其後曰趙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有慙色。

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
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賈曰。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
在兩君掌握耳。平因結謀於大尉勃。卒誅諸呂。安劉氏。立文帝。賈之謀也。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轆。輓以木爲胸。以木爲背。以木爲腹。以木爲足。以木爲手。以木爲足。以木爲手。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
言便宜。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問。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
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積德累善十餘世。及武王伐紂。不期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
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

舞周字。

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其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挫其亢，亢，喉也。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據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卽日徂西都關中，於是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弱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適今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適封敬二千戶，號建信侯。」

叔孫通，薛人也。爲太子太傅。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

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喫。食饑寒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頭血汚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

蒯通。范陽人也。韓信定齊地。自立爲齊假王。通知天下權在於信。說信曰。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非天下賢聖。其勢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懸命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方今爲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王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遂謝通。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爲巫。天下旣定。後信以罪廢。爲淮陰侯。謀反。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高帝聞之。召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以鹿喻帝位也。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爲陛下所爲。顧力不能。可殫誅邪。上道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下賢人。請通爲客。初。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入深山隱居。通適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卽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

賈誼，洛陽人也。孝文時，爲梁懷王太傅。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闕，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備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疑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以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向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天下順治，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案之當今之務，日夜念之，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也。樹國於險固，諸侯疑之，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勢也。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今或親弟謀爲東帝。淮南王親兄之子，西向而擊，謂齊魯王子與房爲濟長也。天子春秋鼎盛，房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況衰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

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徵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也。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適墮骨肉之屬而抗割之。抗其頭而割之也。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勛，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尙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並起，諸公幸者適爲中涓，其次僅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齊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恭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令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勳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爲御史大夫，安淮南，厲王孫也。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強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發是跡而動，既有微矣，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尙不能以安後

令下者之字。

可下有也
字。

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年而芒刃不頓者。所排聚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饑饉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體體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二國皆反。殊。何不越之。仁恩。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疎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亦形勢然也。彘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令信。趙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也。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菑隲。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其子孫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細民向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當時大治。後世誦聖。陛下離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禮是曰一區之大幾如粟。一指之大

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爲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桎夷者。天下之足也。今匈奴嬖倖。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顛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賈僮者。僮謂隸也。爲之緇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闕中。闕中。宮殿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寘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捷以偏諸。是古天子之服也。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綺。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夫俗至大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弄仁恩。并心於進取。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出作贅。借父棖。鋸。虜。有德色。假其父也。母取箕箒。立而諍語。諍。猶責也。抱哺其子。與公併僂。其慈子嗜利。不同衛鞅者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者。猶曰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乘掩寡。知欺恐。勇威法。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蕪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道風餘俗。猶尙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弃禮誼。捐廉恥。日甚。殺父兄。盜者剽。殺戶之廉。取。奪也。兩廉。高。取。聖帝廟也。白晝大都之中。鬪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十萬石粟。益出。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

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父母兄弟。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頹。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此業豈定。世世常安。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大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殷爲天子二十餘世。周爲天子三十餘世。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適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虞端冕。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繼祿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其身體。傅之德義。師之教訓。此三公職也。於是爲置三少。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適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適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夫習與

補無故字
補之。

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楚之鄉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微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替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齋而親餼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懿和，和在街，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樂詩也，步則，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至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劊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豈唯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鄒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夫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關於道術智識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也，貫習，則左右而已。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若夫虛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

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導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德教治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持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夫天下大器。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人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符譬如堂。羣臣如階。衆庶如地。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鄒諺曰。欲投鼠。忌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況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黔劓之鼻。不及大夫。顯其離主上不遠也。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尊君故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古天子

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擊鬪，則苦傷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下乎？被戮辱者，不秦道乎？廉恥不行，大臣無適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輸之可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習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天子之所尊敬衆庶之所尊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掉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慕，嬰以廉恥。故人若以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爲人臣者，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此句比方，使忠臣以死。比程之志，比於金城。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彼亡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爰盎，字絲，楚人也。孝文帝時爲中郎將，從新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盎攬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

金子不垂堂。百金子不騎衛。騎。倚也。聖主不乘危。不微幸。今陛下騎六飛。六飛之疾若飛也。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秦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鄠。盤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盤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適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獨不見人豕乎。也。盛夫人也。於是上適悅。入語慎夫人。夫人賜盤金五十斤。然盤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調。遷也。仁愛士卒。皆爭爲死。

晁錯。潁川人也。以文學爲太子家令。是時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兵法有必勝之將。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籬。草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鏃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舉。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容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

獵。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
 內。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若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四
 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
 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伎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谿澗。中國之馬
 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
 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擾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
 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材官。謂射之
官也。射者。謂
一。其用矢者謂中
的。言其工也。則匈奴之革筈木薦本節。以故作知也。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
 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
 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
 在俄仰之閒耳。夫以人死爭勝。跌而不振。跌。不可
復起。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
 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
 令明將能知者習俗。和輯其心者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
 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蒼焉。錯復言守邊備塞。勸

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竊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揚州之南也。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衝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也。什秦民見行。如往弃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而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其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唱。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敵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擾亂。邊境如飛鳥走獸。放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隴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畿至。胡又已去。聚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邊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罪人。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

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與冬夏衣，粟食，能自給而止。其無夫若妻者，縣官買與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謂胡人驅收，中胡能奪得漢人，官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當戍邊，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舊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甚大惠也。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膏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生死相卹，墳墓相從。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擇其邑之賢材，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文帝詔舉賢良文學之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聽，比善勳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無

竊無貸人
至侵者十

失德。故詔有司。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將以匡朕之不逮。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寬。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無有所隱。錯對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節其力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而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寬。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遜者何也。地形便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強。夫國富強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奢侈無極。民力疲盡。賦斂不節。矜自賢。羣臣恐說。以非自全。屬溢終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苛。刑罰暴酷。輕絕人命。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製。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

二字。補

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遁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宜。民不寧之禍也。對奏。天子善之。遷大中大夫。錯以諸侯強大。請削之。後吳楚反。會竇嬰言爰盎。詔召入見。上問曰。計安山。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誦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也。後十餘日。適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還上言軍事。上問曰。聞晁錯死。吳楚罷不也。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卮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被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羣書治要卷第十七

漢書五

傳

張釋之。字季。南陽人也。以貨爲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捕謁者。釋之既朝。舉因前。言便宜事。文帝稱善。拜釋之爲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畜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詔拜畜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敖相如何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畜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頭疾竒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措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迺止。從行至霸陵。上願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銅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成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涓。

橋。橋在兩岸之中也。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與馬驚，於是使騎捕尉尉，釋之，奏當此人犯罪，行人止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敢傷我乎？而廷尉適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豈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奏當弃市。上大怒曰：人無道，適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曰：法如是足矣。且罪等，若盜長陵土之錢也。不然，以逆順爲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不欲指言，故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乃許廷尉當。

馮唐，趙人也。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輩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具以實言。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每食念盡在鉅鹿時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上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將，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有頗、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復問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闔，中國爲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

無時字。

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濊林。謂名西抑強秦。南支韓魏。今

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壹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

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壹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

責不行。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責太輕。罰太重。且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

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臣誠恐觸忌諱。死罪。文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

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有悅起論曰。以孝文之明。本初之治。百察之實。而以顯見排逐。瑛釋之十年不

痛乎。夫知賢之難。用人之不易。忠臣自問之難。在明世且由若茲。而況亂君闇主者乎。然則風原也。於沮滄。子

賜也。於江。安足懼哉。周勃實懷忠誠。高祖知之。以爲安劉氏者勃也。而定漢室。建立明主。符券之心。豈有已哉。

。瑛猶矣。城然四執。他首推。風於。可不忍哉。夫忠臣之於其主。由孝子之於其親也。盡心焉。盡力焉。

。逆而。亦貪位也。近而。非。悲。於心。絕。不止。能。及時。樂。行。其。道。也。故。律。尼。去。魯。連。連。行。

也。差。以。去。齊。三。宮。而。後。故。成。仁。聖。之。心。也。夫。賈。誦。過。而。用。風。原。則。伯。也。豈。徒。從。惡。而。已。哉。與。夫。荷。忠。兵。之。者。

異。類。殊。意。矣。及。其。傳。土。笑。泣。而。從。之。死。豈。可。謂。非。忠。乎。然。而。人。主。不。察。豈。不。哀。哉。及。釋。之。因。而。思。歸。還。唐。因

以。泣。血。豈。吾。所。以。爲。心。也。

汲黯字長孺。潁陽人也。爲人正直。以嚴見憚。武帝召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

守。黯學黃老言。治民好清靜。責大指而不細苛。黯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爲主爵都尉。

治務在無爲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上曰。汲黯何如人也。嚴助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盜人。然至其

輔少主。雖自謂責。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蹕則視

屬作周。

之。與張謙並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亦視之。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質背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紛亂也。而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賈山。潁川人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其辭曰。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呼。天下響應。秦非徒如此也。又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道廣五十步。厚築其外。隱以金椎。作如甬道。隱以鐵椎築之也。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治銅鑿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埋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蓬顆。猶塚也。爲塚。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

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其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智也。地之穉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泉河澗。雖有惡種。無不豐大。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參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尊養三老。示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厭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疲不勝其役。財盡不勝其求。一君之身。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

下弗能供也。勞瘁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無辜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身死纔數月。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屠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無養老之義。無輔弼之臣。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偷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非言不能。胡此畏忌。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與得士而敬之。則士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弔哭之。爲之服錫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今間不忘也。

鄒陽。齊人也。事吳王濞。濞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不納其言。去之梁。從孝王遊。陽爲人有智略。憤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遁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秦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白虹爲之貫日也。白虹。兵象也。日。君象也。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白起爲秦拔趙。長平軍。欲逐深道。道斷先生說昭王。兵糧。爲鹿。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

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盡其計謀。願。王知之也。左右不明。卒從吏訛。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
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執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
接輿避世。恐遺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
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天王執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
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遇秦之燕。借荆軻首以奉丹事。於期爲秦許。殺之。始皇滅其家。少重
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臣也。於期自刎首合於齊也。夫王
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刎。以卻齊而存魏。君之來。不過以齊故也。義不劫生以爲積累也。遂自刎。夫王
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蘇秦相燕。人
惡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駃騠。駿馬也。攻取蘇秦。雖
有讓詞。而更食以珍奇之味也。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
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
朝見疾。昔司馬喜。臙脚於宋。宰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
朋黨之私。故不能自免於疾妒之人也。百里奚。乞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寧成飯牛車下。桓公任之
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成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
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
辯。不能自免於讒說。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趙人。

名下有食
字。

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繁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萬里。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數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也。夫晉文親其讎。強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也。今人主誠能去羈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路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沈七族。嬰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盼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蠶木根抵。輪囷離奇。根抵。下曲。斫也。委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袂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嬰案劍相盼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索權磨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聖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而汙行。以事諂

書無之君
二字。結

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掘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齊奏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齊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心腹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深。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泉。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開不容髮。言其不可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敬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澆也。命。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如蘗。足可擗而絕。手可擗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釋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執計而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

不納。乘去而之梁。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人也。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尙德緩刑，其辭曰：臣聞宥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與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大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壹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德，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陛下初登至尊，宜改前世之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故蓋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謦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嚴，以刻爲明，深者破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法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積冤罔奏，致積冤罔奏，致積冤罔奏。蓋奏當之成，雖谷絲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

者柔。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尙存者也。臣聞鳥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誅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璵璠匿惡。國君含詭。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

蘇建與副
之四字。

蘇建。杜陵人也。子武。字子卿。武帝遣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會虞常等謀反。匈奴中。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怒衛律。常能爲漢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入夜亡告之。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婁曰：也。胡官也。卽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爲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尙可得

舊無去字
補之。

乎。武罵律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且單于信汝，使汝入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圖兩主，覲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適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羶羊，曰：羊乳乃得歸。武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而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使李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空自苦無入之地，信義安攸見乎！來時太夫人已不幸，子卿婦年少，卽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尙復誰爲乎！願聽陵計。武曰：父子無功德，皆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驥，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已死，天因泣下霑襟，與武決去，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須髮盡白，在匈奴間，上崩，南

明下有著字。

向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卒得全歸。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成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

魏下有聖字。

韓安國字長孺。梁人也。爲御史大夫。是時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卽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衆不足爲強。自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疲。虜以全制其弊。敎必危殆。臣故以爲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雁門。馬邑。豪霸。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必破之道也。上遣召問公卿曰。朕聞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敬。侵盜無已。邊境數驚。朕甚因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伐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尙得養老長幼。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威。海內爲一。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輜。以爲之

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天下歌之。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適道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帝谿。然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覺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跡。足以爲效矣。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且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樁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強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收之臣。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勇之兵也。至如彘風。去如收電。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開地千里。及後蒙恬爲秦侵胡。開數千里。以河爲境。匈奴不敢飲馬於河。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威。萬倍之資。造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強弩射且潰之難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

對向新序
總以作意

臣語曰以
仆延四字
補之

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有暮也。今卷甲輕舉。深入長敵。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橫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道人獲也。意者有他繆巧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遺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驍騎壯士。審遮險阻。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蕭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信以爲然而許之。蕭壹迺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是時。漢兵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擊之。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諸將竟無功。恢坐自殺。董仲舒。廣川人也。下帷讀書。三年不窺園。舉賢良。武帝制問焉。曰。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治。和百王同之。聖王已沒。鍾鼓筦弦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作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閒。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與。夙與夜寐。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說。未渴厥理。

結爲作結
•改之•

•看結字
•補之•

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宜昭，何脩何飾，而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羣生，士大夫其明以諭朕，庶有所隱，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惡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命不可得反也。及至後世，淫泆衰微，諸侯背叛，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蓄於上，上下不和，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鄰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陶人作瓦器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緩之斯條，動之斯和，此之謂也。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

無任字。

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而主歲功，使陰人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任德教之官，而獨用執法之吏治民，無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係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能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皆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墻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尙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猶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乘捐禮誼，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專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

詰舊作粘
改之

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蠹弱矣。雖欲善治之，無可奈何。法世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以薪救火，愈甚，無益也。竊譬之琴瑟，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臨川而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之靈，德施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制曰：蓋聞虞舜之時，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殷人執五刑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怨，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今陰陽錯謬，羣生寔遂，廉恥負亂，賢不肯彈，殺未得其真，明其指略，稱朕意焉。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聞以位爲榮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虞舜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善矣，此之謂也。至殷紂逆天暴物，殺殺賢智，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文王順天理物，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不暇食也。由此觀之。

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所遇之時異也。陛下整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義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及也。然而臣竊有所怪。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無奸邪。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戾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與。與上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與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竄竄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知之哉。是故博其產業。蓄其積委。務此而無已。以追蹙民。民寔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尙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繁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也。此上天之理。而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怒而出其婦。檀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矣。又奪園夫工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故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

人下有之。言居君子之位而爲鹿人行者。其患禍必至也。
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



群書治要

中

本國學基
叢書羣
書治要
中



0012719

書叢本基學國

要 治 書 羣

(中)

撰等微魏

行發館書印務商

羣書治要卷第十八

漢書六

傳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人也。爲郎，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猝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輦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楸之變，況乎涉豐草，聘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論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

公孫弘，菑川人也。家貧，牧羊海上。年四十，乃學春秋。武帝初卽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對策焉。武帝制

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與。朱草生。山不童。童。無草也。澤不涸。麟鳳在郊。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舟車所至。人跡所及。跋行隳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即賦斂省。不奪民時。即百姓當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遠。罰當罪。則奸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

弊作弊。

至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術。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弊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沈垂業之本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爲第一。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後爲丞相。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爲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以聞。上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爲郎。布衣草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糴氏令。糴氏便之。遷齊王大傅。轉御史大夫。

齊無下禮補之二字。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氣。困於燕爵。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有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爲僞所薄。若燕爵不知鴻志也。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贊。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

石
字
補
之

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彞時板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窋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閭，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敖、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脩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嚴助，會稽人也。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太尉田蚡以為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弃不問。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弃之，且秦舉咸陽，奔之，何但越也。上迺遣助以節發兵，浮海救東甌。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鬻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治也。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

荷無竹與
二字。種
之。種
源之。種
字。下有
虧

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豁谷之間。篔竹之中。習於水國。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雖百不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害。相去不過寸數。而閉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即內也。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以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越人恐懸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豈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聞者數年。歲比不登。願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糴入越地。輿騎而跋領。輿。竹輿車也。跋。山澗也。不運車。運轉皆與也。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洩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開忌將兵擊之。先臣淮南王長也。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檣櫓。去職而病死者過半。親老哭泣。孤子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辟中原。當嶺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強。能難邊城。越也。越城作越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

隔外內也。且越人總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委質爲藩臣，世供貢獻。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聚，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疲憊，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穉婦人不得紡績，織紉下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在前行故顏也。陳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數爲圍，江漢爲池，生民之風，皆爲臣妾。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爲一日之閒，而殫汗馬之勞乎？是時漢兵遂出露嶺，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

得無民不
得扶弓
之六字
結

吾丘壽王字子懸。趙人也。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繁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臣愚以爲禁民無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及至周室衰微。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海內抗弊。巧詐並生。是以智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撰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擾。鉏耨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乎庶人。三代之道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譴服焉。

主父偃齊國人也。上書闕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國雖大。好戰必亡。天

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旣平。春蒐秋獮。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適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故聖王重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不可刑勝必弃之。非民父母。靡弊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爲境。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募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隘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勞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疢。不足於糟餈。女子紡績。不足於帷毳。百姓靡弊。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枕。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問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酒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也。夫匈奴行盜侵毆。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敵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與外國交市也。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他。章邯得成其私。此

得失之效也。書奏召見。適拜爲郎中。假數上疏言事。歲中四遷。假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騷奔。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違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嫡嗣代立。餘雖骨肉。毋尺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

徐樂。燕人也。上嘗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頌之富。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以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強國助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

聞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鎗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臣聞國王不成。其弊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嚴安。臨晉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孔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教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秦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壹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民得免戰國。人人自以爲更生。鄴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至平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穰州也。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弊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

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孽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磨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後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天子納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孔子稱堯曰大哉。詔曰。靈善。禹曰無閒。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歐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秦與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而天下潰叛。賴聖漢初興。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閱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羣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

無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故諡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口頤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困富民以振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於前。子鬪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竊虎符。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靡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惜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略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獨居一海之中。多毒草。蝮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弃之不足惜。不擊不損。感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酒以少府禁錢紱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弃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對奏。丞相于定國以爲捐之議是。上乃從之。遂下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叛爲逆。今議者

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推思議者之言。羞戚不行。則欲誅之。狐疑避難。則守屯田。通於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贖。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崖郡。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

蓋作璽。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人也。武帝即位。待詔金馬門。建元三年。上始徵行。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至長楊。東游宜春。夜出夕還。後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乃使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價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壽王奏事。上大悅。朔進諫曰。臣聞謙運靜謐。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騶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郡臺。恐其不高。弋獵之處。恐其不廣。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蓋屋。鄂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大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漚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塞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秬稻粱粟。桑麻竹箭之饒。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鎡之閒。號爲土符。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爲屯。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莽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

蓋作璽。
萬金取給
字。補之

奪無窮字
補之

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憤士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騎馳東西，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不敢斥天子故言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結於宮中設九市也，而諸侯叛，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人散，秦與阿房之殿，而天下亂，莽士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上乃拜朔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武帝時，公主貴人多踰禮制，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朕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數千載，尙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絺，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衣纒無文，集上書囊以爲履，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積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竄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窰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甲乙帳名，燔之於四通之衢，御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

不慈四字
慈疑今則
不慈四字

寧下脫其
字。

而問之曰。諛何容易。夫諛有悖於目。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皆極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毀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諛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互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二人皆紂時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毀。宗廟崩墮。國家爲墟。故卑身賤體。悅色微辭。偷愉响吻。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諛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陽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下。本仁祖義。哀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壹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於是裂地定封。爵

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於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說何容易。

羣書治要卷第十九

漢書七

傳

朱雲字游魯人也。成帝時，故丞相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丞相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人居下，勸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殿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

·我無左字
·誅之·

梅福字子真，九江人也。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讒鳳爲鳳所誅。羣下莫敢正言，故福上書曰：「臣聞箕子陽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遜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叛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

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投於行陣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智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智。並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拒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毀焉。夫戴鶴遺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聞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者。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叛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

僞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爲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旛。衣黃褶。榆莢黃冒。詣北闕。自謂爲衛太子。詔使公卿將軍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使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

且安之。不疑曰。昔黜陟遂命出奔。輒拒而不內。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體。由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好詐。

舊無少傅
二字補

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爲太子太傅。元子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幼。白使其弟中郎將舜暨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其父子公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名曰于公祠。定國少學法於父。爲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緩。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冤。遷御史大夫。爲丞相。始定國父子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爲人溫雅。及爲三公。直言諫爭。成帝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鏡。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

從。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卽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先驛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乃從橋。

王吉字子陽。琅邪人也。爲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於前。惟思世務。將興大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恐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銷。恩愛寔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敝一世之人。誘之仁壽之域。則俗何

齊無字
皆禮之

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裁擇焉。吉意以為漢家
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使男事女。夫誰於短。適陰陽之位。故多女
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故貪財趨利。不畏死亡。
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
而舉咎繇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漢靈帝。子弟以率多驕傲。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
無益於民。此伐榷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
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
遂謝病歸。

賈禹字少翁。琅琊人也。元帝初即位。徵為諫大夫。數虛已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
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雕。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
不過數十里。良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無他賦斂。錮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故天下家給人
足。頌聲作。至高祖。孝文。孝景。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人。廄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赭履革。器無雕
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亂於主上。甚非宜。然非自知奢僭也。今大
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大古

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方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萬。方今齊三服官一歲費數鉅萬。獨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河內。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工官法器。東西織室亦然。駿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爲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人至相食。而廢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踐金錢財物。鳥獸魚鼈。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取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昭帝晏駕。先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舉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諸陵園女無子者。宜皆遣。廐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圃。自城西南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殺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能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爲光祿大夫。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

潔。賤食汙。質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與刑措無異。武帝始臨天下。符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縱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殺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諂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悌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而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謂居官而致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悌。賤買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懈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徵孔子之言。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因天地之助。其於以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墜。墜。特欲自成一語也。康以來。楚且千歲。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與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遂放詭

侯。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儀。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懈。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上雖未盡從。嘉其質直之意。而省其半。鮑宣字子都。渤海人也。爲諫大夫。以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榮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於前乎。朝臣無有大儒骨鯁。白首著艾。魁壘之士。魁壘。壯貌。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盛。古刑人尙服。今賞人反盛。請寄爲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貧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尙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饉。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實

姓下墓有
宋字。則

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高門。殿名。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彘肉。禮語如漿。一。若頃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漢名以爲奇。謂給殿中者。所及汝昌侯。商。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悅民服。不亦難乎。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恨怨。上以宣名儒。優而納之。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說言相。慙恐。今日蝕於三始。正月一日爲歲之稱。月之始。初。日之初。始。皆弱也。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

• 蘇無字
• 補之。

魏相字弱翁。濟陰人也。爲丞相。宣帝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致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於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問者。匈奴常有

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食。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疑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者也。願陛下與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代魏相爲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及居相位。尙寬大。好禮讓。嘗出逢清道。闕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京房字君明。東郡人也。以孝廉爲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尙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

審無上曰
至何道九
字補之

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卽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耶，亂耶？上曰：亦極亂耳。尙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所信任與國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諛，房罷出。後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宣試以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以前爲魏郡太守，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誣誤諸侯。王房博皆棄市。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莫敢犯禁。京師爲清，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法吏所誣挫。大夫鄭昌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

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闕。許伯。宣帝時交也。史。宣帝外家也。下無金、張之託。金日磾。張。職在司察。直

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勅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不聽。

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也。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侍中許章奢淫不奉法度。資容犯事。與章相連。

豐按勅章。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得入宮門自歸。於是收豐節。豐上書謝曰。臣豐竊怯。文不足以勸。

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拜爲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故常願捐一旦之命。而斷姦臣之首。懸於都市。

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卻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尙猶有刎頸之交。

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義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涸濁。

之氣。上成於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

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爲君也。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寢。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

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隱公越而殺於弟。叔武弟而殺

於兄。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材。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誅以

顯君。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爲衆邪所排。令讒夫得途。正直之路塞。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此

愚臣之所懼也。

得無引上
書之數。

劉輔。河間人也。爲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妤爲皇后。輔上封事曰。今適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乎天。不媿於人。惡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與。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臣莫肯一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汗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察焉。帝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掖庭祕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臣聞明主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諂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愆。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今天心未豫。豫。悅也。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寢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率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迺減死罪。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人也。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與革履。上笑也。我識

揚非善作
作誤下二
字改之
共善作美
改之

香作子

鄭尙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赤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尙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答。崇因持詔書案起。持去。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所專制邪。上遂下詔封商爲汝昌侯。崇又以董賢貴寵過度。數謀由是重得罪。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頸懸。欲乞骸骨。不敢。尙書令趙昌佞詔。素害崇。知其見疑。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苟愷紀諫曰。夫臣下之所以獲言者何也。言出平口。則言悔及之矣。故漢廷議非。則朝上之而。則以爲順從也。遂下從上。則以爲詔誡也。遂上從下。則以爲雷同也。與衆共言。則惡其善已之明也。後已而。則以爲專美也。言而淺露。則簡而薄也。浮於其遠。則不知而非之。特見而苟。則崇善惡之善。而不見而與衆同。則以爲附庸也。雖得之不以爲功。雖受其怨。則以爲專。必深謀不事。則以爲賢。言而不志。則以爲懦。遂致其情。則謂之不知。言而不效。則受其怨。言而不效。則以爲固。言而不利於下。則以爲不右。不使於左。或令於前而忤於後。夫能歷事當理。決疑定功。發情起意。植於欲聞。不若上下。無妨於時。言立而後成。始經言悔。若此之比。百不一遇。又智之所見。萬不一及也。且犯強行死。下之所避言也。操言忤情。上之所避聞也。以獲言之臣。竹園之主。以度不及之智。求百不一遇之時。此下情所以常不通也。非唯君而已。凡言亦皆知之。凡乃仲尼所以發憤嘆歎。稱善欲言者也。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人也。爲諫大夫。出爲平原太守。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豈無有關道者。

齊無常字
補之。

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矣。外郡不治。豈足憂哉。嘗聞徵入守少府。爲御史大夫。五風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避。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言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補政。孝元皇帝即位。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數寡。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遼亭劉更生。與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多所匡正。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遠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忤。恭。顯令鄭朋。華龍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侯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宥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而先驗師傅。既下獄。宜因決。

免。於是望之、堪、更生皆免爲庶人。後數月，賜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諂辱。白望之前輔政，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滋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願。詔望之於牢獄，奪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因急發車騎馳圍其館，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果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顯等免冠謝，良久然後已。」

傳無下字
之二字
補之。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一

後漢書一

本紀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人。高祖九世孫也。更始元年。遣世祖行大司馬事。北渡河。鎮慰州郡。進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以下者。王郎爲天子。都邯鄲。二年。進圍邯鄲。拔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世祖爲不省。會諸將規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更始立世祖爲肅王。世祖擊銅馬。高湖。重連。悉被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世祖勅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卽皇帝位。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丁恭等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踰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諸將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者。皆以無道。未嘗聞封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乃遣謁者卽授印綬。

建武十三年。詔曰。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明勅宣下。若遠方口實。可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兵革旣息。天下

少事文齊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

十七年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焉。時宗室諸母因酣說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二十一年。鄴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遣子入侍。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

中元二年。帝崩。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初帝在兵閒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倣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也。每旦視朝。日晏乃罷。數引公卿。將講經論治。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閒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生之福。願頤養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戒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孝明皇帝諱莊。世祖第四子也。永平二年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詔曰。朕以開闢奉承大業。親執珪璽。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而肩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且之謀。鹽洗進爵。踉蹌惟慙。其令天下自殊。

死以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冬。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三老李躬。年若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其賜榮爵。闕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養。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六年。詔曰。先帝詔書。禁民上事言聖。而聞者章奏。頗多浮辭。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勿省。示不爲諂子噍也。

八年。日有蝕之。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民怨。上動三光。日蝕之變。其災尤大。永思厥咎。在予一人。卒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陳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卒寮所言。皆朕之過。人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治室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十二年。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棺石。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終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過制。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浮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十八年。帝崩。遺詔無起疑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帝遵奉建武制度。事無違者。後宮之家。不

有伊苟。

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

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外內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世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

孝章皇帝諱炆，明帝第五子也。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建初元年，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旣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民，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納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之小大，以人爲本。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眞僞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旣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馴獻，不繫閭閻，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治有異迹。文質斌斌，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四年，詔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焉。

七年，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道吏逢

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也。勸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遠詔

行。
元和二年。詔曰。令云。民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今諸懷妊者。賜胎養殺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爲令。又詔曰。方春生養。萬物孳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民條咨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民。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詬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開勸二千石。各尙寬明。而今富奸行賂於下。貧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違也。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與。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敕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循令。稱朕意焉。又詔曰。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鞫獄斷刑之政。朕諮訪諸雅。稽之典籍。以爲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三年春。北巡狩。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引避。引避之。騁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天。其明稱朕意。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民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成陳寵之議。除慘之獄科。

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循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故乃蕃輔克諧。翠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嗚呼懋哉。

孝和皇帝諱肇。章帝第四子也。在位十七年而崩。齊民歲增。關土日廣。每有災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嘗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盤。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耶。其勅太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

皇后紀序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於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佩之聲。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窮窶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闔房肅雍。險詭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爲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

至魏晉時
五縣接十
字。補之

舊無下
人二字
補之

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嚴。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翦雖爲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入金印紫綬。傳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闕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雖御己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漏卮。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壘。必委成家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辛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貧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繯縶於囹圄之。下。湮滅運鍾。傾軫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爲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爲皇后本紀云。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永平三年。立爲皇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常衣大練裙。不加綵。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縠。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綉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

皆無言字
一五政事十
隨之

乘間言及惻然。帝感之，多有所降宥。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欲。寵敬日隆，始終無衰。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衰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帝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祿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虜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皂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灑龍門上，見外家同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襖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費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紓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與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得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剝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

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寶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顯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之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殺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遠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舍陪弄孫。不能復關政矣。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緘介。則先見嚴格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尉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太后卽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世。乃啓織室。鑿於滌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議經書。述敘平生。雍和終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吾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

和茲。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也。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帝深嘉愛焉。及后有疾。特令母兄弟入親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

作者。

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爲榮。貴人反以爲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謔會。諸姬貴人競自修飾。簪珥光彩。袿裳鮮明。而后獨省素裝。服無飾。陰后以巫蠱事廢。立爲皇后。是時方國貢獻。覓求珍麗之物。自后卽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

列傳

馮異字公孫。潁川人也。建武二年。爲征西大將軍。大破赤眉。屯兵上林苑。威行關中。六年。朝京師。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荆棘。定關中。旣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呼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鈎。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馮無拜廷
附三字。
結之。

岑彭字君然。南陽人也。拜廷尉。行大將軍事。與大司馬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遺。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忘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問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帝卽解其縛。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建武八年。彭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公孫述將李育守上邽。蓋延耿种圍之。勅彭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旣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鬢爲白。

臧宮字君翁，潁川人也。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建武二十七年，宮與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破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且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 非舊作
• 改之

祭遵字弟孫，潁川人也。從征河北，爲軍市令。世祖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世祖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世祖乃貴之，以爲刺奸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令，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河北平，拜征虜將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襦，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恸。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軍陳送葬。諡曰成。

侯既葬，車駕復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愛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
之見思若此。

馬武字子張，南陽人也。封爲揚虛侯，爲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道死侯。而大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

論曰：光武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然，成能成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兼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崛起，亦有鸞、翟、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繼，信、越終見羶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於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搢紳道塞，賢能蔽雍，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哉！故光武鑒前事之遠，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洪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資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衷，恩宥則遠廢禁典，運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

書無以字
補之。

人或未賢，奉任則羣心難寒，並列則其弊未遠，不得不較其勝否，卽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充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郭伋亦畿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种。

驃騎大將軍參謀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樑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修。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太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錢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楊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驍騎將軍愼侯劉隆。

大傅宣德侯卓茂。

馬援字文淵，扶風人也。建武九年，拜爲太中大夫。十七年，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是拜援伏波將軍，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阯。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荅。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松父友也。」

身登作向
改之。

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路蠻夷，軍沒。援因復請行。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征五路。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謂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案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獨惡是耳。」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道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陞，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甬，以避炎氣。賊每升儼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舍書曰：「前舒上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佛鬱行死，誠可痛惜。舍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遂皆明珠文犀。馬武於陵侯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壘。裁買城四數畝地，棄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援兄子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關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關上書曰：臣

三年作

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嗣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
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徵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
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開關險難，
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澗，入虎口，豈顯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徵封侯
之福耶？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言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
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按奉詔西使，鎮懾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
勢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隨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
輒克，誅勳先零，緣入人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士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
遂斬滅徵側，尅平一州，開復南討，立陷臨鄯，帥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
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
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僞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
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樹杜門，葬不歸墓，怨隨並與，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
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職於用賢，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閒楚軍，不問出入
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不能自免於讒，此鄴陽之所悲也。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

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按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按功罪。宜絕。宜結。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纓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戒慄闕庭。書奏。報歸田里。

子厚字敬平。少以父任爲郎。肅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流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情。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旣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勵。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熏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況於人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以當晉人夜誦之音。太后深納之。

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以儒術舉。遷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民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避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

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敢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弊民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尙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厝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治密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界。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世祖卽位，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

舊無太傅
趙嘉四字
補之。

魯恭字仲康，扶風人也。太傅趙嘉舉恭直言，拜中牟令。恭以德化爲治，不任刑罰。民許伯等爭田累年，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民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敕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實不問。於是吏民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

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罷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治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投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中車。安上書言狀。帝異之。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二

後漢書二

傳

宋弘字仲子，長安人也。世祖嘗問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讎，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弘當譚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微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其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謔言費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韋彪字孟遠。扶風人也。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寔疏。答在州郡。彪上議曰。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練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閎閔。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彪以世承二帝吏治之後。多以苛刻爲能。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上疏諫曰。農民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民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閒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惡。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當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徵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奸利。今者務簡可省。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譽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僂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告奏帝納之。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也。爲光祿勳。建武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民畏法。令今憲章輕薄。故奸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性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

之行與。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雕爲朴。獨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誣欺無限。果棧菜茹之饋。集以成賊。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造。爲弊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帝從之。

• 齊無其字
• 輔之 •

桓譚字君山。沛國人。也。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家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治合世務。輔佐不聞。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治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蓋善治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治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啼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晁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諫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寒天下之奸。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可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奸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此。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獨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譚復上疏曰。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

• 齊無其字
• 輔之 •

憐釋識記。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僞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通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說。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諳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得歸。出爲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

姜下。魯有
良字。郡
之。無。字
至。合。十
七。字。合
之。字。合
之。字。合

馮衍字敬通。京兆人也。更始二年。遣尙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乃以衍爲立漢將軍。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世祖卽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驥馬。卽拜爲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衍乃遣邑書曰。衍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掣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敬。不易其辭。謝息守鄙。脅以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鈞頸之禍。外無桡菜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爲左右羞之。時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地。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輻巾降於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驅。永謂衍曰。昔高祖質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明遣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拯其鄰之妻者。拯其長者。長者督之。拯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

非罵爾者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爲曲陽令，誅斬剽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脩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爲浪孟長，以罪罷，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爲司空，長史譏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卽共排開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尋爲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徒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是詣獄，有詔赦不問。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李廣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薰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世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說，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勅，外遠嫌疑，故與交通，與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大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

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與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世。勅躬力行之秋。而怨譖叢興。讓議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疏遠隱蔽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表猶以前過不用。

論曰。馮衍之引挑妻之辟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賢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亦溺阻於來情。嗚呼。申屠剛字巨卿扶風人也。遷尙書令。世祖嘗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晏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軼乘輿輪。帝遂爲止。時內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尙書近臣。至乃捶撲。率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

鮑永字君長。上黨人也。父宣爲王莽所殺。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卽去之。莽以宣不附已。欲滅其子孫。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爲吏。更始二年。徵。再遷尙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並州。朔部。世祖卽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永乃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輜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爲司隸校尉。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

• 審於封字
• 隨之 •

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推牛上諫。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恥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者未覺。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概也。

郭暉字君章。汝南人也。舉孝廉。爲上東城門候。帝常出獵。車忽夜還。暉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暉曰。火明遠遼。遂不受詔。帝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暉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

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誠。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郭伋字細侯。扶風人也。王莽時爲并州牧。建武九年。拜潁川太守。十一年。調爲并州刺史。引見讜語。伋因言。選補衆以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黃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遠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

樊宏字靡鄉，南陽人。世祖之舅也。宏爲人謙柔畏懼，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代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

陰識字次伯，南陽人。光烈皇后之兄也。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帝。下甚美之。」

帝下悉有
之。字。尉。

興字君陵，識弟也。帝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爲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史記耶？亢龍有悔，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阿諛公主，恐心質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親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族求位。帝後復欲以興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朱浮字叔元，沛國人。爲幽州牧。漁陽太守彭種敗後，世祖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織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姓百不寧。建武六年，有怪日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爲陽爲上。爲尊爲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

者。陛下哀臨海內，新離禍毒，保有生民，使得蘇息，而今牧民之吏，多未稱職，小違治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治，論議之徒，豈不喧嘩，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聞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和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旣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譴，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頽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留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公，而權歸刺舉之吏，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繩墨，無黨勢之名，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哉！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尊國命，卽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隨不覆，澄察陛下以使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尙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情愛在職，皆說張空虛，以要

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民自靜。傳曰。五年再閔。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

陳元字長孫。蒼梧人也。以父任爲郎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資臣者霸。故武王以大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相之權。及亡新王莽。遺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儉天下。況己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微訐爲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叢忠之謀。身爲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思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悲。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尙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循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伺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桓榮字春卿。沛郡人也。以明經入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卿幾晚。建武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善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而以榮爲少

傳。賜以輜車乘馬。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舉孝廉。帝問以政事。大說。與語至夕。帝謂倫曰。聞卿爲吏。勞績公。不滿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母。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故帝大笑。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人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有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驗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肅宗初爲司空。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意愛也。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日。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墮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弊。羣下不稱故也。世祖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治。後世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辯戰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顛協。並以刻薄之姿。臨民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

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儲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者。臨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但可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也。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兒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謂無私乎。

• 春無以字
• 補之 •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人也。顯宗卽位。徵爲尙書。時交趾太守坐藏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萃臣。意得珠玕。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園。惡其名也。此藏穢之資。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尙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尙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常當車陳諫。般樂游田之事。天子卽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耶。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宮室小榮耶。女謁盛耶。苞直行耶。讒夫昌耶。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

放，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今又勅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時詔賜降胡子縵，尙書案事，誤以十爲百，帝見簿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困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楸，帝意解，使復冠而贖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尙書以下至見提拽，帝以事怒郎，縵以杖撞之，縵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縵曰：天子稔穢，諸侯煌煌，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爲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尙書若在，此殿不立，意卒，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以急治，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萬。

山作公。

宋均字叔庠，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穿，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鼯鼯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人患，咎在殘吏，而勞勩張捕，非憂卹之本也。其務退好食，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穿，除創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遼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山媼，歲歲改易，旣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斷，均乃下書曰：

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接良人。於是遂絕。徵拜尙書令。嘗屛窮疑事。帝以爲有奸。大怒。收郎。卽縛格之。諸尙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頓觸色曰。黃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身志也。小黃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卽令黃郎遷均司隸校尉。

塞朗字伯奇。魯國人也。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尉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隣鄉侯耿建。朗陵侯滅信。蓋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忤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奸。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卽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而久繫至今耶。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奸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其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忤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齊侯省刑。若鍾離意。

之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冤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

東平王蒼。顯宗同母弟也。少好經書。雅有智思。顯宗甚愛重之。及卽位。拜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數上疏乞上印綬。退就藩國。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加賜錢五千萬。布十萬匹。永平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告諸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歛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詔及探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謂是腹腹矣。肅宗卽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爲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後帝欲爲原陵。卽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帝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問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皆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特賜蒼及琅邪王京書。曰。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怆。如何如何。聞衛士於南宮。因問視舊時衣物。問於節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飢風寒泉之里。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成。望之如渴。建初六年冬。諸朝明年正月。帝許之。後有司奏遺諸王歸國。帝特留蒼。八月。飲酎畢。有

無後帝
字號十
之

無明
補四字
之

司後奏遣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疏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惘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蒼甚後帝東巡守幸東平宮追感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祠以大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劍於陵前而去

朱暉字文季南陽人也爲尙書僕射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尙書張林上言殺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民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因委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探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帝然之有詔施行暉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好盜誠非明主所宜行也帝卒以林等言爲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尙書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尙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疾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言諸尙書不知所爲乃勅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

袁安字邵公汝南人也爲司徒時和帝幼弱太后臨朝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噉鳴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倚賴之章和四年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

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贊爲郎。

郭躬字仲孫。潁川人也。明法律。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調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尙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誤。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因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章帝初爲尙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治尙嚴切。尙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陛下卽位。數詔羣僚。弘崇晏安。而有司執事。猶尙深刻。治獄者急於旁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誣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違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於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筮楚。以濟羣生。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誦。讞五十餘事。定著於令。是後民俗和平。屢有嘉瑞。

寵子忠。字伯始。擢拜尙書。安帝始親朝事。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

忠臣盡譽謬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爰盎人眾之讖。世宗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刻之切。昔者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胡世等新蒙表鏡。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讖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上。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選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齊善。上有
修字。惡
上有行字
。剔之。

齊無。有方
至五生。八
字。補之。
齊無。字元

楊終字子山。蜀郡人。徵詣闕。拜校書郎。建初元年。大旱。殺貴。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違忤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萬姓靡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躬自菲薄。廣訪得失。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案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治冤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巳。人懷土思。怨結邊域。昔殷民近遷洛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且南方暑溼。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惟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孝元乘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

至先武九
字·補之

不以介鱗易我衣裳。今伊吾之役。樓閣之屯。久而不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徒者悉罷邊屯。

舊無參以
字·得九

龐參字仲達。河南人也。順帝以爲太尉。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爲左右所陷。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

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紓難。夫國以賢治。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卽遣小黃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復爲太尉。

舊無寶蓋
之授字·

崔駰字亭伯。涿郡人也。竇太后臨朝。寶蓋以重。戚出內詔命。駰獻書戒之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

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尅己復禮。終受多福。鄭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行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鑑於有殷。可不慎哉。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之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机杖。刻諸槃杆。矜於業業。無

家下無之
字·

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爲車騎將軍。辟驥爲掾。憲擅權驕恣。驥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驥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疏之。因蔡駟高第。出爲長岑。驥長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於家。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二

後漢書三

傳

楊震字伯起，弘農人也。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爲司徒。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路。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至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黜日月。背誠化雞，牡鳴詩刺，哲媿喪國。夫女子小人，實爲難養，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誠慎拜辭，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人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示阿

母等。內伴皆懷忿志。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關上疏曰。臣聞高祖與宰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子繼。兄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忝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謹譚。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齊奏不省。時詔遣使者大爲阿母治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百姓空虛。不能自贖。重以螟蝗。羌虜抄掠。三邊震擾。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母與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南爲一。連里竟街。雕治繡飾。窮極巧技。轉相迫促。爲我巨億。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防。賂枝葉之屬。依倚近侍。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賤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混淆。清濁同源。天下譴譁。爲朝結譟。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民。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豐。暉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虛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旣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愾怨。俱以其大懼。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關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

觀下傳有
之。字。出

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假問哲王。小人怨賢。則洗目改聽。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庶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宜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與人之言。帝不省。勝還伏尸都市。會東巡。雷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治第宅。震部掾高衍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且鄧氏故吏。有怨恨心。及車駕行還。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悲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糶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甌而卒。

震中子秉。字叔節。延熹五年爲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減罪。暴虐一州。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秉子賜。字伯獻。爲司徒。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入金商門。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愴。悲歎息。旣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至令朱游欲得尙方斬馬劍。以

治之固其宜也。吾以徵薄之學，充師傅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手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鑑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蠶棘者也。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謫譴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譙、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鄒儉、梁鵠，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吠歛，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應鳴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惟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遠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盤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遐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懷悽之心哉。

張皓字叔明，隗爲人也。子綱，字文紀，爲侍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讒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治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

不過兩人。近侍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兵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巡行風俗。皆善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節。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敬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以切齒者也。書奏御。京師震悚。時冀妹爲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楊。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申示國恩。嬰初大忿。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楊。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疆弱。非明也。乘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之。泣下曰。荒裔愚民。不

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喘息須臾。聞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既自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民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退絕乃止。天子嘉美。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那一年。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民咸爲祠祀。求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詔拜綱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

晉無順帝
之字。橋

種嵩字景伯。河南人也。舉孝廉。順帝擢嵩。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嵩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民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奸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馳命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爲益州刺史。宣慰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焉。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人也。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游大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民不立。民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

耳不聞轡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卽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譴。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園柄。使羣醜刑隸。妻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廢場。豺狼乳於春圃。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之意哉。又今收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寇之魂。貧賤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罹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弗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下遠覽彌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敢吐不時之議於諫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慄慄。今西羌逆類。曉習戰陳。變詐萬端。軍吏士民。悲愁相守。人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羌佞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且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

須臾之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譏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獄，掠治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爲輩，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舉孝廉，遷白馬令。桓帝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極選舉。又立掖庭人女瑤氏爲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是時地數震裂，秦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臣聞皇后天下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下之戒，可謂至矣。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搃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耶？孔子曰：帝者諱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治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諱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送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忿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證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殺雲臣恐剖心之讖，復議於世矣。故敢勸龍鱗，冒昧以

請。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悲甚。有司皆奏以爲大不敬。詔切責秉。乘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秉皆死獄中。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在下土。聽聞歌謠。疑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連如。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民何爲咨嗟。天曷爲動變。邪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關之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盾。繼體傳爵。或乞子疏。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妻九女。娣姪有序。今女嬖令色。充積閹帷。皆當盛。其玩飾。充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災。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妾。怨毒之氣。結成妖告。行路之人。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也。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尙有城崩霜實之異。況乃羣輩咨嗟。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園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峻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與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伐。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資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爵七臣。以廣諫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治

致和平。德成祥風矣。於是特詔召璠拜爲議郎。

虞詡字升卿，陳國人也。永建元年爲司隸校尉。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勢，每請託受取，詡輒案之，而虞復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朝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嬰楊震之跡。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輪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宦者孫程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奏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奸臣，知其傾國。今者卽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爲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被罪，明正反播，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奸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防坐徙邊，卽日放出。詡拜議郎。遂尙書僕射。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

• 舊無有字
• 補之。

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尙書。尙書遂劾以大逆。詡駭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蠢之民，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答之而已。詡好刺舉，無所回容。數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遂尙書令。

傅燮字南容，北地人也。爲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旣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船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

也
改之
也
改之

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發蠶蠶，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我任，奉辭伐罪，始到
穎川，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息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
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擅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愈益深耳。何者，夫
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
僞。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
之舉，遠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兇自去矣。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
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銖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
變功多，當封忠，詔之竟亦不封，以爲安定郡尉。頃之，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
吾甄舉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
忠遣弟延致殷勤，延而變曰：『南容少嘗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樊正色拒之曰：『遇良不遇，命也。有
功不論，時也。』傳變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出爲漢陽太守。賊圍漢陽，城
中兵少糧盡，樊猶固守。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風懷懷，共於城外叩頭求送，樊歸鄉里。子
幹進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先被恩德，欲令棄郡
而歸，願必許之。』言未終，樊慨然而歎曰：『蓋聖遠節，次守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今朝廷

不甚殷紆。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人間。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遂摩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諡曰壯節侯。

蓋勳字元固。敦煌人也。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負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乃諫鵠曰。夫緹食靡慮。欲其怒。爲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怨之如初。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勳曰。佗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權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勳。司隸校尉張溫舉勳爲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勳。而蹇碩等心憚之。並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爲中常侍。恃勢貪放。勳案得其賊千餘。萬貴成爲之請。勳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治。威震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爲尙藥監。佗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爲孝廉。勳不冒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述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奮光權以立功。猶可塞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廡。可不慎哉。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爲議郎。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爲失色。勳雖強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遺令勿受卓賻贈。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靈帝時信任閹豎。災變數見。天子引咎。詔羣臣各陳政要。邕上封事曰。臣聞古者取士。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卽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爲教化取士之本也。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治民。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義釋。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也。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設懷恐懼。每訪羣公。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冀經學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隄出妖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卽安。今災眚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至切。覲墮難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婕妤。貴重天下。生則贊處。伴於天府。死則丘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爲奸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提防。明設禁令。深催趙霍。以爲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顛。爲玉

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瑄。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馳遠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瑒璋大臣也。又尙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疑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奸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覘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劭。素不相平。而叔父衡。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卽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劭。劭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傷。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璽。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錯徙朔方。不得以教令除。

左雄字伯豪。南郡人也。舉孝廉。拜議郎。時順帝新立。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尙書僕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以爲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諷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尙書令。上疏陳事曰。臣聞柔遠和邇。莫

大寧民。寧民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至於文景。天下康乂。咸由
玄蹟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世所病。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
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治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
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年。俗浸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
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辯爲賢能。以修己安民爲
劣弱。奉法循理爲不治。異錯之戮。生於階陛。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見
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州
宰不覆。覈其辟召。或考奏捕治。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奸猾枉
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沓不消。咎
皆在此。臣愚以爲鄉部親民之吏。昔用嚮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
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
民。各寧其所。帝度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僞。雜之所言。皆明達治體。而官豎擅權。終不能用。雖復諫
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說。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說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
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世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

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也。

周界字宣光。汝南人也。爲尙書時。三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策問。舉對曰。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變文帝世祖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違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發無配偶。適於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克己。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霧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普育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夫河伯以水爲城。國魚鼈爲人民。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希魚。卻行求前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臣才薄智淺。不足以對。惟陛下留神裁察。以舉爲司徒。

著作求。

李固字子堅。漢中人也。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治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啓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

風不宣。離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適嗣。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難。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樹望風政。積弊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勳護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今梁氏成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尙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第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冲帝即位爲大尉。與梁冀參錄尙書事。帝崩。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梁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熲。是爲質帝。冀忌帝聰惠。恐爲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叔尊親。宜立爲嗣。先是。蠶吾侯志取冀妹。冀欲立之。衆論旣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柔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殿

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慄慄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罷會。固復以書勸。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為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為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歷銖鎖詣闕通訴。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己患。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愴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皆死獄中。

命作終。

杜喬字叔榮。河內人也。漢安元年。以喬守光祿大夫。梁冀子第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卽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與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代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祿。裂勞臣之士。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奸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質斧而民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先是李

固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瞻望焉。冀忿怒。遂白執繫之。死獄中。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

論曰。順桓之閒。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恥夫覆折之傷任也。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蠶土也。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四

後漢書四

傳

延篤字叔堅，南陽人也。爲京兆尹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篤發書，啟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疾免歸也。」

史弼字公謙，陳留人也。爲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渤海王愷素行險辟，僭做多不法，弼懼其驕倖，爲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與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二弟皆寵，終用敦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渤海王愷，遷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鬪，內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州司不敢彈札，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降於友于，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爲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讎，渤海有草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與，使

者相望於路矣。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復竟坐逆謀，貶爲瓊陶王。弼遷河東太守，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他事謁弼，而因達覽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詐爲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撻數百，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得減死罪一等。

權無爲太尉三字

陳蕃字仲舉，汝南人也。爲太尉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弃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瓚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脩弱，務爲內政，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竊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尙恥失其先業，況乃產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遍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

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聰。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誅。已爲過甚。况乃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宜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怨。竟之。縱橫沒財已幸。宜犯罪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世祖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擊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誅。聞臣是言。當復啼訴。陛下深宜刺寒。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尙書朝省之事。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積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惡臣言。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播彌甚。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開直辭。放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大僕杜密。大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督。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徒非所。杜塞天下之口。毀官一代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爲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質。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在乎讒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乘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人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

舊唐以帝
字諱事凡
字・禮之

用盡於羅執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改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
灾眚者。天所弃也。天之於漢。恒無已。故愍黜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脩德。臣位列台司。憂
責深重。不敢尸祿。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
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靈帝卽位。竇太后臨期。以蕃爲太傅。錄尚書事。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
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婕妤。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
節。王甫等。與共交搆。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
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辜
鬼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竊竊。道路諠譁。言候覽。曹節等與趙夫
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
陛下前始攝位。願天行誅。蘇康管窺。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
大奸。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太后不納。蕃因與竇武謀之。及事泄。曹節
等矯詔誅武等。遂令收蕃。卽日害之。

歐作四。

論曰。桓靈之代。若陳蕃之徒。成能樹立風聲。抗論僭俗。而驅馳輟旆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
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繫情志。遠埃霧也。嗟夫。世士以離俗爲高。而人倫莫能相值也。以遁世爲

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爲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值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慷慨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世心。漢代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竇武字游平。扶風人。拜城門校尉。清身疾惡。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卹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有臣並熙名。奮百世。臣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濟國。爰登帝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卽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而常侍黃門。積爲禍愆。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奸臣日強。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超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奸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親契。伊。呂之佐。而慮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感人鬼。嗚嗚之心。臣聞近臣尙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尙書朱寓。荀綰。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尙書郎張陵。矯皓。范康。楊喬。邊韶。戴扶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讐發。外典州郡。內幹心膺。宜以次貶黜。

抑奪官。官欺罔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竇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聞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瑤生必於嘉土。福至實由善人。在

凌作良。
范作死。

德爲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齊奏。因以疾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其冬帝崩。靈帝立。拜武爲大將軍。常居禁中。武既輔朝政。常有誅劓宦官之計。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向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長樂五官史朱瑁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曹節聞之。驚起白帝。請出御德陽前殿。拜王甫爲黃門令。甫將虎賁羽林追圍武。武自殺。鼻首洛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遷太后於雲臺也。

循吏傳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僞。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緊密。過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籬之官。廢騎望弋獵之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廣求民瘼。覲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爲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積用之取章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誦。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謫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

齊儀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爲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任延字長孫。南陽人也。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豎其壯。及到。靜泊無爲。唯先遺饋祠延陵季子。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官焉。延武初。延上書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爲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吐。每致困乏。延乃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百姓充給。又略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使男女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妾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成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嶺南革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九真吏民生爲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也。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實宣上說
酷吏傳三

董宣字少平。陳留人也。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詣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驍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馳車叩馬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

竊殺之。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筮，請得自殺，卽以頸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帝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賊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勃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搏擊豪強，莫不震懼。京師號爲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也。

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至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叔世偷薄，上下相蒙，德義不足以相治，化導不能以懲，遂乃嚴刑痛殺，以暴治奸，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與夫斷守道之吏，何王否之殊乎？故嚴若蚩黃霸之術，密民笑卓茂之政，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袁安未嘗鞠人，咸罪而猶舉自禁，民不欺犯，何者？以爲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與仁信道孚，故威被之情，苟免者，咸隕則奸起，成被者，人亡而思存，由一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矣。

宦者傳

周禮關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然宦人之在王朝，其來舊矣。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至於孝武，數宴後庭，潘遊離宮，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唐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自明帝以後，委用漸大，非

復掖庭永巷之職。閹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迹因公正。思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轅金者。布滿宮闈。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築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執寤殺之積。盈仞珍藏。嬖倖侍兒。歌童舞女之。充備綺室。狗馬師雕文。土木被纒。皆剗剗萌黎。競恣奢欲。搆害賢。專樹黨。敗國。違政之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開。搖亂區夏。雖忠良憤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孳。凡稱善士。莫不離稜。災毒。斯亦運之極乎。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愷。河南人。唐衡。潁川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爲中常侍。愷。衡。爲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爲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戚。威振天下。冀自誅李固。杜喬等。駭。益甚。皇后乘勢忌恣。多所鳩毒。上下錯口。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恒懷不平。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衛閭。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衛對單超。左愷。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愷。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詔收冀及宗親黨與。誅之。愷。衛。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愷上蔡侯。衛汝陽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自是

魏延五百
各千一
之。

題作駭。

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起疾病。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薨。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治喪。及葬。發五營騎士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樹。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雨墮。晉說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爛眩。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爲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爲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舉厥百姓。與盜賊無異。五侯宗族。賓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起爲寇賊。衛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起故事。司隸校尉韓演奏。愆罪惡。及其兄大僕南鄉侯稱。託州郡。聚斂爲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愆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賊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貶爲都鄉侯。卒於家。起及瑛。衛護封者。並降爲鄉侯。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爲關內侯。侯覽者。山陽人也。桓帝初。爲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執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爵關內侯。又詎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大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參車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入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深廣。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槨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民。妻略婦子。及諸罪。暨請誅。

之而覽伺候。造截章。章不上。儉遂破覽家宅。籍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覽。遂誣儉爲鈞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領長樂太僕。數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字漢豐。南陽人也。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張亮。中黃門王尊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爲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爲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賜瑀錢五千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爲車騎將軍。有頃疾。復爲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告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猛以罪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猛坐右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遊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以他事奏猛抵罪。輸左校。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勃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父兄弟皆爲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也。

舊無有河
至曹節十
四字。種

傳其六百
二字。補

呂強字漢盛，河南人也。少以宦者小黃門遷中常侍。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切，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並爲列侯，節等讒諂媚主，佞邪微寵，放毒人物，嫉妬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鞭撻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世爲藩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逸俗厥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乘起，陽陽乖刺，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于觸陳惡忠者，實願陛下捐改旣謬，從此一止。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弊，至使禽獸食民之甘，木土衣民之帛，昔師曠諫管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弄酒，士有渴死，虜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違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賢宦，陛下不審其言，至今宜露，羣邪競欲阻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瑕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瑕，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瑕。

爲奇。

時作若。

張讓，潁川人。趙忠，安平人也。少時給事省中。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爲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譴赫。扶風人孟他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成德之，問他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他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他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舉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他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他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他爲涼州刺史。是時，讓忠及夏揮、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暹、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遠害。黃巾既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與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節，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昔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輕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賊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後中常侍封爵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

存無收據
在獄中五
字·約之

可斬未嘗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爲。帝乃止。明年南宮吳讓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脩宮室。發大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雇一。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爲卽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鬻密約勒。號曰中使。恐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脩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請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追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投詔。恨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杳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卽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脩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匱。稍帛切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娶爲私藏。復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朕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侯。臺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夫尙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復以忠爲車騎將軍。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謀洩。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之河上。追急。皆投河而死也。

儒林傳序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脩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其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他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卽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屬。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稽制。如石渠故事。孝和亦徵幸東觀。覽閱書林。及卽后稱制。學者頗懈。安帝覽覆黼之言。乃更脩黻。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爲園蔬。牧兒藁豎。玉薪刈其下。順帝屢覆黼之言。乃更脩黻。宇。試明經。下第補弟子。除郡國著儒。皆補郎舍人。本初元年。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於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逸民傳

周黨字伯況。太原人也。世祖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陛見帝庭。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假蹇弱。諱誇上求高。皆大不敬。齊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四匹。黨遂隱居。

嚴光字子陵。會稽人也。少有高名。與世祖同遊學。及世祖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乃令以物色訪之。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大官朝夕進膳。車駕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治耶。光臥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歛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偕故相對累日。除爲諫議大夫。不

屈。乃耕於富春山。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賜錢百萬。穀千斛。

漢潑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尙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父笑而不對。溫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聖王幸世。茅茨采椽。而萬民以寧。今子之君。勞民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

溫大甄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西羌

建武九年。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郡。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民所侵奪。窮蹙無聊。故悉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宜明威防。世祖從之。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之。永平元年。復遣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吾。滇吾遠去。餘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輔。章和十二年。金城太守侯霸與迷唐戰。羌衆折傷。種人瓦解。降者六千餘口。分徙漢陽安定隴西。永初中。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民豪右所僮役。積以愁怨。同時奔潰。大爲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不能制。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尙。副將五營及三輔兵合五萬人屯漢陽。騭使尙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戰於平襄。尙軍大敗。於是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騭還師。留任尙屯漢陽。復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屯兵。仁戰每不利。衆羌乘勝。漢兵數挫。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愁。多奔南度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

一作二。

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徙。而二千石令長並無守戢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百姓懸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饑荒。而驅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弄措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大半。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

論曰。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緩御之和。戎帥奮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倖德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寒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揆草暫動。則屬隕而鳥驚。故永初之閒。羣種蜂起。自西戎作逆。未有凌斥上國。若斯其熾者也。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類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質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運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援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爲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辛有浩歎於伊川也。

鮮卑

載作戎。

熹平三年。夏育爲護烏桓校尉。六年。鮮卑寇三邊。秋。育上言。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帝乃拜田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議郎蔡邕議曰。書載獫狁。易伐鬼方。周有獫狁。

盤剝之師。漢有闕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尙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圖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征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積。藉天下之餘饒。數十年閒。官民俱匱。旣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武帝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積衆。不弱于前。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蚡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癢疽也。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邊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蟻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爲之肝食乎。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斷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耶。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人救急。雖成郡列縣。尙猶弃之。況障塞之外。未曾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道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滅夏。率南單于出鴈門。檀石槐命

三部六人各帥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輻重。各將數千騎奔還。死者十七八。緣邊莫不被毒也。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五

魏志上

紀

• 齊無業字
• 附之 •

• 視作記 •

太祖武皇帝沛國人。姓曹諱操。字孟德。建安四年。袁紹將攻許。公進軍黎陽。紹衆大潰。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功氏在許曰。公云。當紹之逼。七人。令曰。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教之。爲存者立廟。使視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十二年。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襲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十九年。安定大守母丘與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也。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與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人也。但更事多耳。

此傳當在
下·後俞之

袁紹字本初汝南人也。領冀州牧。轉爲大將軍。出長子譚爲青州。沮授諫紹必爲禍始。紹不聽。九州
殺授諫紹曰。世稱一發走。萬人逐之。一人復之。貪者惡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誰均天下。古之制也。
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逐逐分定之策。紹曰。孤欲合四見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紹其始此乎。
紹進軍黎陽。太祖擊破之。初紹之南也。田豐說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
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
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
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以爲沮衆。械
繫之。紹軍既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曰。吾不用田豐
言。果爲所笑。遂殺之。

后妃傳

易稱男正位於外。女正位於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
二妃嬪嬙。虞道克隆。任嬀配姬。周室用熙。廢興存亡。恒此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考
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未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唯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風教
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乎。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

武宣卞皇后。琅邪人。文帝母也。黃初中。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應運受命。創業

革制。當永爲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裂土。因夫爵。秦遠古制。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錄之。臺閣永爲後式。

文德郭皇后。廣宗人也。黃初三年。將登后位。中郎校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有天下。不唯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嬀。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末喜。紂以炮烙。怡悅妲己。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事愷。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登夏云。無以妾爲夫人之禮。齊桓誓命於葵丘。亦曰。無以妾爲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

夏無傳字
加之。

夏侯尚字伯仁。字太初。少知名。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爲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敍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敍。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騫之路。閣下踰其敍。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源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種種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敍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

師伊帥。

荀攸字公達。城從子也。太祖以為軍師。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不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寧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曰。太祖嘗謂令君之惡言。不道之。不依。荀軍師之美惡。不去不止也。

賈詡字文和。武威人也。為大中大夫。是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當候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太祖嘗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文帝即位。以詡為太尉。魏略曰。文帝得詡。首登上司。荀即曰。曰。武帝問其人於助。助答曰。三。公其時所歸。不可用非其人。昔文帝用賈詡為三公。孫操笑之。

袁本初大笑於坐。太子。

袁渙字曜卿。陳郡人也。劉備之為豫州。舉渙茂才。後為呂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臨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聽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王楸字叔治。北海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楸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為之罷社。袁譚在青州。辟楸為治中從事。譚欲攻弟。尚楸諫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而

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弃兄弟而不親，天下其孰親之。屬有讎人，固將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而勿聽也。若斬侯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諱不聽。太祖遂引軍攻諱於南皮，脩聞諱已死，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諱屍。太祖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諱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太祖破南皮，閔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辟爲司空掾。自諱曰：郭舉字幼田，西平人也。傳曰：失榮依世，衆人多欲取約，以微功斬約頭，欲擄去。蓋名。遺言：身不忍生，則之。言人欲來殺我，云何欲危之。後約病死，而諱遂就約約名，及殺諱，保不在中。以問諱等。遂具以情對。太祖歎其忠義，乃并表列。賜諱卹內侯。

郗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太祖辟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太祖乃止。原別傳曰：皇太子爲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遺持等，此與明也。

崔琰字季珪，清河人也。太祖領冀州牧，辟琰爲別駕從事。太祖征并州，留琰傳文帝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告諱曰：蓋聞盤於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況公親御戎馬，上下勞瘁，世子宜遊大略，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深惟儲副以身爲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驚而陵楡，志雉兔之小

唐屈璆
字時高
補之
十三字

娛忘社稷之爲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婚翳，捐蓄以寒衆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教，欲使婚翳捐蓄，翳已壞矣，蓄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語，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當侯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白令密訪於外，惟璆露板荅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培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遂中尉。璆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先賢行狀曰：璆，字時高，雍州長道，推方直道，正色於朝，下稱不矣。璆薦揚詞，太祖爲魏王，訓發表褒述盛德，時人謂璆爲失所舉。璆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有白琰此嘗傲世怨謗者，太祖怒，罰琰爲徒隸，使人視之，辭色無搖。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矚，遂賜琰死，爲世所痛惜。至今冤之。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厲。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文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慰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遜次，是以不敢奉命。魏國初建，爲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字季長，其與琰舉，拔良賢，斥佞諂，並通行，仰諸典，四節若然，莫不遵行。玠者，崔琰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無惡欲之舉，服者，起長之求，吏便於上，臣到于下，民到于今，稱之。玠出見豔面反者，妻子沒爲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由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鐘繇詰

玠辭曰。臣聞蕭生絕死。因於石。賈子放外。讓在鋒。灌白起賜劍於杜郵。絕諒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妒其前。或害其後。臣垂繯執節。累勳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宜。屬臣以私。無勞不絕。語臣以寬。無細不理。青蠅橫生。爲臣作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得之。臣不言此。無有持人說臣此言。必有微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卽刑之日。方之安國之贈。賜劍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頓措。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卒於家。孫盛曰。魏武於是失制。劉天。馬郡明所傳。玠有卒。有說。奇。竭之。浮。僞。長。問。之。詔。詔。可以。充。德。四。海。唯。清。毒。惡。者。也。作。可。直。邪。枉。庶。幾。明。則。屬。無。竄。民。枉。直。當。期。民。無。不。服。未。意。玠。道。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賞。永。見。放。二。主。喪。軍。豈。不。殊。說。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太祖辟東曹屬。丁儀等見範於時。並害之。而奕終不爲動。傅子曰。武皇帝至朝。奕以忠信顯於朝。丁儀聞之。徐奕失位。而善於教。亦。

鮑助字叔業。泰山人也。爲中庶子。出爲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斷盜官布。法應弃市。太子數手書爲之請。助不敢擅縱。具列上。助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悲望滋甚。延康元年。助兼侍中。文帝受禪。助每陳令之所急。唯在軍民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爲後。帝將出游獵。助停軍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雖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竊當踐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中。脩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競行。

獵中道頌息。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暉對曰：獵勝於樂，助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怖風沐雨，不以時豫哉！昔魯隱御瀆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爲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暉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遼臺，暉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遂卽出助爲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尙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王並舉助爲宮正。帝不時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六年，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助面諫以爲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助爲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助，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助以營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助奏緝遣，而曜密表助私解營事，詔曰：助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駭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助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以下付刺奸，當令十鼠同穴。大尉鍾繇司徒華歆等並表助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助罪，帝不許，遂誅助。助內行既脩，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莫不爲助歎恨。

王朝字景興，東海人也。文帝卽王位，遷御史大夫。上疏勸育民省刑，曰：易稱勅法，書著詳刑，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爲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飢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餓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嚙之恨，胎養必全。

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戒。則老者無頽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其窮。賑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旣筭者必盈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文帝踐祚。改爲司空。時帝頗出遊獵。或昏夜還宮。明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途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鞞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遊之戒。輒詔有司施行。

子肅字子雍。拜散騎常侍。上疏陳政本曰。夫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勳。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矣。景初開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餓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蓄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逆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於南畝。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太極已前。功夫尙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期詔。深

懲役夫之疲勞。厚於兆民之不贖。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期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勞而不怨矣。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徵徵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釋。前車忽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旣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而不顧經國之體。臣以爲自今以後。僮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繫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刲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手足哉。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愚乎。斯重於爲己。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歸也。是帝欲不歸。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

是也。

程昱字仲德。東郡人也。孫臏字季明。嘉平中。爲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臏上疏曰。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明試以功。各脩厥業。思不出位。故欒甯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郟吉不同。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勞。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明分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容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限隨。任意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條。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粗疏。以諛譎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修理爲扶弱。外託天威。以爲聲勢。內聚羣奸。以爲腹心。大臣恥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校公於目下。肆其姦匿。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問。旣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可隸校尉。督察京畿。御史中丞。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

修作舊。

光

· 孫養春字
· 禮之·

平· 河東作東

蘇則字文師，扶風人也。爲金城太守。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符寸之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後從行獵，槎柱拔失鹿，帝大怒，蹕胡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爲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左遷河東相。

杜畿字伯侯，京兆人也。子恕，字務伯，爲散騎黃門侍郎。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上疏曰：昔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闕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費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者，皆有事故。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節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是尋考課之急務也。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及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之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偏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

成知己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成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兩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喪。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不阿所私。危言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嘿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聞。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懼也。後考課竟不行。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尙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瑤以罰當闕。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尙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意至懇惻。臣竊爲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與。不易人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也。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也。陛下憂勞萬機。或親鐙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與。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

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俊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壹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陛下當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閒。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徵舜之功。禘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尙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輿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奸不削滅。而堯若廉昭等乎。夫糺擿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蹈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途彙忤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惡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

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稷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於忤者也。迫於道自強耳。誠以爲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略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恕論議抗而皆此類也。

應德字令明。南安人也。拜立義將軍。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會漢水暴溢。羽乘船攻之。矢盡。短兵接。德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爲羽所得。立而不跪。謂曰。卿兄在漢中。我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也。遂爲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爲流涕。封其二子爲列侯。文帝卽王位。乃遣使就德墓。賜諡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蠋絕脰。殞身徇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慙焉。諡曰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

蓋無以涼
字。稱之

閻溫字伯儉。天水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囑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賊見執。遂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爲孤城求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

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爲福之計也。不然。今爲戮矣。溫僞許之。起乃蔽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超怒數之。溫不應。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起遂殺之。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六

魏志下

傳

應作雍。

無親戚
二字。

陳思王植。字子建。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爲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黃初三年。立爲鄴城王。太和元年。徙爲樂丘王。三年。徙封東阿王。五年。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稱其高。以無不覆。地稱其廣。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周之文王亦崇厥化。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威。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同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臣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等。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遠。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以一切之制。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昭知之矣。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

述作按。

得展以鉸骨肉之歎。思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道。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風雅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思。惟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戒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綬。騎馬奉車。趨得一號。安宅京室。誠願珥筆。出從華蓋。入侍登殿。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戒。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葵藿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議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陷楯。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大陽不爲之回光。亦終向者。誠也。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今之否隔。友於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弃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之愚蔽。欲使陛下崇光日月。被時雍之美者。是臣悽悽之誠也。詔報曰。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屬。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理簡息。妃妾之家。膏沐疏略。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矣。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成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讒。以至於此耳。已勅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

然下有之

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於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摠盡蘊積。死不恨矣。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甘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逸逸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邵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豎之壘。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過。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饜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稱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懼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唯陛下察之。苟吉尊其位。凶隴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誠非臣死之後事可思。魏略曰。植以近前請國士忌已見發。其意孤推解。在者無幾。而復殺取。乃上書物。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高皇之外。當主之所以授官。必已之可以授命。遇有勢會之徒。自然不以爲留者。豈君臣相信之明效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封策書曰。爲國濬德。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論短。皮真

。意欲將如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遷。以處危也。存而凝。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搖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王粲字仲實。山陽人也。拜侍中。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徐幹。陳琳。阮瑀。應瑒。

劉禛。並見友善。琳字孔璋。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粲侍。與左箱。徐璜。趙雲。並依於琌。民。父瑒乞留。琳。因賊。位。與金。瑒。輸。糧。權。門。冠。蓋。可。稱。領。軍。器。操。皆。困。道。馳。水。瓶。合。送。儀。仗。依。好。亂。樂。府。曹。司。選。重。卒。設。官。基。國。方。策。英。超。弄。職。錄。用。清。其。靈。天。之。才。瓜。牙。可。任。遠。樂。實。踐。履。或。行。酷。烈。對。制。元。宗。殘。賊。告。善。故。志。專。行。威。約。若。禁。專。障。王。宮。敢。法。紀。紀。坐。百。三。盜。專。劉。朝。政。謂。其。由。心。利。謂。山。口。所。受。免。元。宗。所。選。滋。三。族。軍。誅。者。蔡。顯。誅。敗。壞。者。受。毀。職。道。路。以。目。有。察。盜。口。讓。李。王。先。帝。母。弟。弟。墳。塚。擊。擄。率。將。士。與。諸。將。領。攻。掠。戶。略。取。金。寶。又。受。賄。丘。中。部。守。備。金。校。尉。所。遺。遺。策。無。該。不。露。身。處。三。公。之。宜。而。不。豫。求。處。之。難。珍。國。虎。氏。垂。流。入。鬼。加。其。糾。奸。而。德。科。尚。互。設。緝。獲。充。賂。坑。奔。絕。諸。所。觀。今。古。書。所。載。食。珍。而。無。無。道。之。臣。無。道。之。臣。

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

父祖。邪。琳謝罪。取。職。一。時。故。臣。之。容。可。使。制。由。禁。之。大。可。使。快。獲。也。合。明。公。必。能。遠。實。於。愈。後。亦。患。於。受。前。四。

方革命。而苑。苑。託。心。矣。唯。切。太。祖。以。琳。爲。軍。謀。祭。酒。管。記。室。

衛觀字伯儒。河東人也。爲尚書。明帝即位。百姓凋匿。而役務方殷。觀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強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榮顯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

上之所制。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也。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

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

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

治上有政。字。

臣以爲不然。漢文之時，諸侯強大，賈誼累息，以爲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商靡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編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量入爲出，深思句踐遊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尙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侈靡日崇，帝藏日竭。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塗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至通，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尙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

至通作通

劉廙字恭嗣，南陽人也。爲五官將文學，魏諷反，廙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廙弱傳載廙長論治道曰：昔因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備得其人乎。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也。不爾而輕物焉，往來不已，適迎之類，不可勝計。鶴易之問，曠有靈巧，既於事不吝，而爲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恩德不得成於已，而初且之可移於德，皆得不念衷心於朝民，而夢既於聖聖。此非所以爲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爲黜陟者，選留以用，聽之毀譽，約往來之浮言耳。非特得其求，其而聖其能者也。長吏之所以爲作者，本法也。風而從人，即民也。此三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曰長吏執之不已，於治豈得計。其聲譽未爲美，風而從人，即民也。此三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曰長吏執之不已，於治豈得計。以爲長吏皆宜使少久，足使自過盛德之能者，三年地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有名也。事者皆以其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爲得實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修名無益，有德

之人姓名無損。法之一行。豈無印司之臣。哉。
李安國。可得而處也。一事上。太祖甚善之。

陳羣字長文。潁川人也。爲司空錄尚書事。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吳蜀未滅。社稷不安。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此安危之機也。唯陛下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耶。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頂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渭河起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同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曰。鍾離尚許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言不能少疑。聖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

陳矯字季弼。廣陵人也。遷尚書令。明帝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愆回車而反。其亮遠如此。

盧毓字子家。涿郡人也。青龍中。入爲侍中。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進曰。臣聞君明

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狂直，陛下宜容之。爲吏部尙書。前此諸葛誕等馳名譽，有四衛八達之誦。帝深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噉。穰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恐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帝納其言。

和治字陽士，汝南人也。爲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尙儉節。治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儀，吏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汗辱其衣，踐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盤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孫盛曰：夫矯枉過正，則巧爲諛生，所以陶化萬物，閉邪存誠之魏國既建，爲侍中，後有白毛玠誘毀太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治陳玠素行

既建國
送和治之言於
是充矣。

有本求案質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爲崔琰觝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爲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和侍中比求質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治對曰：如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

爲衆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殿，兩驗其實。今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於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上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耶？轉爲太常，清貧守約，至寶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綵帛。

杜襲字子緒，潁川人也。爲侍中，將軍許攸攝部曲，不附太祖，而有謾言。太祖大怒，先欲討之。羣臣多諫，可招攸，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於膝，作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之。襲曰：若殿下計是耶？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耶？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闡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耶？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夫唯賢知賢，唯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強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石之弩，不爲蟻鼠發機，萬鈞之鎗，不以蓬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卽歸服。

高柔字文慧，陳留人。拜丞相理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察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姦利發，太

之惡無明帝
• 卽位四字
• 補之

祖殺之以謝於柔。文帝踐祚，轉治書執法。時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實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殺，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聞囚殺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姦省惡，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卽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以所告罪罪之。於是遂絕，遷爲廷尉。明帝卽位，時獄法甚峻，而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安收龜邪？」柔曰：「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卽還訊，各當其罪。

辛毘字佐治，潁川人也。文帝踐祚，遷侍中。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毘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皆莫敢言。毘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徒之非邪？」毘曰：「誠以爲非。」帝曰：「吾不與卿共議。」毘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廟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也？」臣所云非私也，乃社稷之慮，安得察臣？」帝不答，起入內，毘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返，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毘曰：「今徒既失人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毘曰：「於陛下甚樂，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希出。明帝卽位，時

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毘不與往來毘子敏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毘正色曰主上雖未釋聰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耶宐從僕射畢軌表言尙書僕射王忠勳勤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毘毘宜代忠勳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忠者誠欲取其效力不貴虛名也毘質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爲衛尉

楊阜字義山天水人也爲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美女充後庭數出入弋獵早上疏曰陛下奉武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盪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瀾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於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矣竊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悲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勅則三思慮而後行軍饋出入以往來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詔報曰聞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亂聞政切至之辭款誠篤實將順匡救備悉矣覽忠苦言吾甚嘉之遷少府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議以爲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

謝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效其器。而說作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帝既新作許昌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皇上疏曰。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斃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二世而滅。夫不度萬人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戒。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恤民。而自逸。唯宮室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餓色。陛下不是爲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驚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於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答。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人也。爲散騎常侍。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既鑄大錢。又作大鐘。單程公諫而不聽。涪州鳩對而不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爲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激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卞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

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爲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對曰：夫禮樂者，爲治之大本也。故蕭韶九成，皇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殞。大鐘既鑄，周景以鑿。存亡之機，恆由此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史令。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所讓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戒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監，故讎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夫天道無親，唯與善人，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存社稷，雖灰身設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帝愈增崇宮殿，雕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莫采，殺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鳥奇偉之獸，飾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於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疏切諫曰：昔在伊唐，洪水滔天，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勳，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

行作山。

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矜於業業。惟恐有違。災異既發。懼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至於顛覆者也。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蕞穽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約儉。慮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爲天下倒懸。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儻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強敵。六軍暴邊。內與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板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夫祿賜殺帛。人主之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憂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唯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委靡。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爲世誡。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

• 齊無非獨
至下也八
字・補之

治而蹈躡桀紂幽厲之跡莫不豈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尋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一民莫非其臣舜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尙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悅上天不弔眷然迴顧宗國爲墟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旣兼之不修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悚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世永垂洪禪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圯哉臣觀黃初之際異類之鳥育長彗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恭時鎮撫皇機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蓋前代之明鑒也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擬錄授能由此觀之則天下之天下也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還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

田豫字國讓漁陽人也爲護烏丸校尉魏略曰鮮卑素利等數來客犯多以牛馬遺豫豫聘遂官胡乃密德

上公可以爲家資強敵授受之答其厚意切去之後我且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怒遂官今書以此

曰昔魏穆開陳以納我今冠軍租以受扶金朕甚嘉焉乃賜書棓五百匹也

徐逸字景山燕國人也爲涼州刺史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逸助也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

曰。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逸。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踐旌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逸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

王昶字文舒。太原人也。遷兖州刺史。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沖。深字道沖。遂齊戒之曰。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若不篤於至行。而肯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僞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照然著明。而循覆車溢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沖虛爲名。欲使汝曹顯名思義。不敢遠越也。古者盤杆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

黨也。若范旬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弁。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卻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唯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謹毀謹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道也。斯戒至矣。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己。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可不慎與。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潛然自守。唯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議論貴無貶。其進仕尚忠。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七

蜀志 吳志上

蜀志

劉璋字季玉，江夏人也。爲益州刺史。聞曹公征荊州，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荊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松勸璋自絕。

漢書作折曰：張松見曹公，曹公方自矜伐，不存松。松乃勸璋自絕。習鑿之曰：而奔之於璋，璋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分其功而後者九國。曹操則自驕，我而天下三分。昔勤之於勤十年之內，故雖費而不入，不厭其煩，德洽羣生，故樂廣而天下愈欣其院。夫楚，故能有其富貴，保其功業，既而當時，傳結百世。

何遜幹之有說：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爲豫州牧，叛曹公，劉表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曹公南征，表會表卒，子琮請降。先主遂將其衆去，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益州牧劉璋降，先主領益州牧。諸葛亮爲股肱，法正爲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爲爪牙，許靖、麇竺、簡雍爲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魏文帝稱尊號，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卽皇帝位於成都。章武三年，病篤，託孤於丞相亮，殂於永安宮。

出葛亮傳：先主遺詔勸後主曰：朕疾殆不自濟，入年五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

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也。更以伯兄弟食念。勉之。勿以羸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不爲。唯賢唯德。能服於人。故父薄德。勿效之。吾終亡之後。故兄弟交。事丞相也。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也。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遂詣亮。凡三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先主卽帝位。策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十二年。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法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亮病卒於軍。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若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

• 亮無異字
• 稱之。

• 春秋曰。從道爲治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興曰。國無必改而不幹。以負陛下。是感明。帝曰。善哉。使君得此人以自稱。豈有今日之勞乎。建興曰。臣竊聞天下之。皆負陛下。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所

謂雖得願。我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乃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義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關羽字雲長。河東人也。先主合徒衆。羽與張飛爲之御侮。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觀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使羽守下邳。曹公東征。擄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袁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旣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而後乃歸。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也。重加賞賜。羽盡封所賜而奔先主。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之。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先主攻劉璋。飛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

去碩頭。顏色不變。曰。碩頭使碩頭。何爲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勝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卽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投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厲。不亦可乎。守未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遣先主咨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談。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諸葛亮。爲流矢所中。卒。先主痛惜。言則流涕。

簡雍字志和。涿郡人也。爲昭德將軍。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董和字幼宰。南郡人也。先主定蜀。與諸葛亮並署大司馬府事。默可替否。共爲歡交。死之日。家無儔

石之貯。亮後爲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違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蹄而獲珠玉也。然人心苦不能盡。唯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盡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慇懃。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諄。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委性邪闇。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偉度者。姓胡。名諱。義陽人也。爲亮主簿。

有思蓋之效。故曰與遂。

允字休昭。和子也。遷爲侍中。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嚴憚之。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辟侮詬。欲允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陳祇代允爲侍中。與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祇死後。皓從黃門令爲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

張裔字君嗣。蜀郡人也。丞相亮以爲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得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勞貴免。此賢愚之所以愈忘其身者也。

黃權字公衡。巴西人也。州牧劉璋召爲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

壽無或三
至百及二
補之四字

則主有累卵之危矣。璋不聽。出權爲廣漢長。先主遂襲取益州。諸縣望風影附。權閉境門堅守。須劉璋稽服。乃詣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捍賊。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宵寇。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於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臣松之以爲漢武用佞臣之言。是李陵之下。劉主拒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恐可所載。實負德之望。主得失。懸遠矣。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爲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

蔣琬字公琰。零陵人也。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遊觀奄至廣都。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爲先。願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但免官而已。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土業者也。密表後主。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琬爲尚書令。遷大將軍。錄尚書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竦。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旣無威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加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也。弟亮廢孫，繼使迎休。改元永安。以丞相漢陽與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與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與韋曜、盛冲講論道藝。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退之。休答曰：「孤之涉學，所見不少。其明君闇主，奸臣賊子，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講論書耳，不爲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奸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爲非，而君以爲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政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關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爲王時，布爲左右將，皆素見信愛，及至踐祚，厚加寵待，尊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短，懼曜、冲言之，故尤忠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冲等入。」

孫皓字元宗，權孫也。休薨，迎立皓。江表傳曰：皓幼立，發廢詔地士民，謂有廢後復立之，皆出宮。皓既得志，羅女以配孫皓，禽謀殺於死者故之。當時益德稱爲明主矣。暴騎益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鳳皇二年，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繩之以法。妾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斃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天璽元年，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案繯，就在所斬之。狗首諸郡。江表傳曰：浚在公情惡，值皓荒年，民無資糧，浚欲私恩，遣人募首。又會書

善無從受
哈之降五
字・補之

懿既見，懿有所謀，天紀三年，晉命杜預向江陵，王濬、唐彬浮江東下，初，哈每宴會羣臣，無不以刀劍持之，身起先訊，不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逆視之，答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爲罪，後宮數千，而採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刺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與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爲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也，四年，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皓奉書於濬，濬受皓之降，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孫策創業，命昭爲長史，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也，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輔之，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澆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其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嘿然有愠色，遂罷酒，每朝見言辭，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會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曰：昔太后桓王不以

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遠述盛旨。自分幽治。長弃滯整。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權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甜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執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而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昭容貌若嚴。有感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禪之。

顧譚字子曜。吳郡人也。祖父雍卒。代雍平尙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高下有差。階級踈遠。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豎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疏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今臣所陳。非有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

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拜驃騎將軍。都督西陵。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騭上疏曰。伏聞諸典

神氣
補之
四字

校摺扶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趨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吏民踴天跼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唯賢是任。故民無冤枉。升秦之祚。實由此與。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竊以隨成。輕忽人命。歸咎於上。爲國速怨。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審。願雍。武昌則降避。活濟。平心專意。務在得情。覽黨神明。受罪何恨。此三臣者。愚慮不至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其所天乎。權亦覺寤。遂誅呂壹。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也。權以爲長史。病卒。臨困留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闕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儻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憂。巧辯緣開。眩於小忠。懸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敘。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倍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舍垢穢疾。以成仁覆之大權。省書流涕。

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拜虎威將軍。闞羽討樊。權遣蒙到南郡。糜芳降。蒙入據城。並得羽及將士家屬。蒙皆撫卹。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皆委羽降。荊州遂定。以蒙爲南郡守。蒙疾發。權時在公安。

迎於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減加。權爲之慘感。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壁隙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頰左右言笑。不然。則啾啾。夜不能寐。病中變爲下敎。令令羣臣舉賢。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卒。權哀痛甚。

孫權下存
之心字。對

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遷前將軍。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問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爲傳著簿書。使無縫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虞翻字仲翔。會稽人也。孫策命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孫權以爲驕都尉。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權旣爲吳王。飫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追遶。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殺孔文學。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今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

張溫字季直。吳人也。容貌奇偉。權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拜議郎。還曹尚書。以輔義。中郎將使蜀。還。權旣陰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太盛。乘庶炫惑。忍終不爲己用。思有以中傷之。

會蹇蹇事起，遂因此發舉。蹇字子休，亦吳郡人也。溫引致之，以爲選曹郎。至尙書，蹇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混濁，多非其人，欲令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嚴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蹇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蹇彪皆坐自教。溫宿與蹇彪同意，數交書疏，開問往還。卽罪溫權幽之。有司斥還本郡，略統表理。溫曰：伏惟陛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海，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既受普篤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溫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跡，但年紀尙少，鑲重尙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譏，效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妒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囂者非其談，瓊登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辯，明朝所當究察也。在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善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辯，卓犖冠羣，煥曜曜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卽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救盛德，宥賢才以救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國家不嫌與蹇爲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蹇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

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增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既歷。臣是溫又契。聞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卽別。然以殿下之聰。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纊研核。情何嫌而不宜。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也。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恥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憤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聽。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權終不納。

箕無疾疫
死喪之
之六字。補

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召爲功曹。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勸求損益。贊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操澤。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反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忠郎將。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棟宇爲強。富制威福爲尊貴。隱德義爲榮顯。永世唐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旣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晉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惟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一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祀。加以疾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旣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

善無復
至大願
二字補
十

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微發。嚴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割者則進入險阻。黨就幸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好心動。而講叛多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恐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也。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人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陛下天覆之仁。勸恤之德者也。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陛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威統言。深加意焉。滯偏將軍。數陳便宜。前後皆數十上。所言皆善。

朱據字子範。吳郡人也。拜左將軍。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以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爲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籍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八

吳志下

陸遜字伯言。吳郡人也。爲鎮西將軍。劉備大率衆來。權命遜爲大都督。拒之。備衆奔潰。拜上大將軍。右都護。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爲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闢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爲先。自不好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也。昔漢高舍陳平之僇。用其奇略。終建勳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赤烏七年。爲丞相。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棄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搆。遜書與琮曰。卿不節日。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醜。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諫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嫡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甥顧譚。頗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也。子抗。字幼

舊無大將
平三字
之

節。選立節中郎將。權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孫皓卽位。加鎮軍大將軍。督信陵等軍事。抗開都下政令多闕。時何定弄權。閹官與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爲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聲。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羸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聞薛瑩徵下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敘。四門所以稔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昂。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殛。或圯族替祀。或投弃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誓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形。固無所識。至乃焚燼流漂。弃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登。士民同感。蕃。品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登。父綜納言。先帝傳列文皇。及登承基。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登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權爲吳王。立登爲太子。選置師傅。錄簡秀士。以爲賓友。登或射獵。遠避良田。不踐苗稼。主所頌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撻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金馬盃。覺得其主。左右所爲。不忍致問。呼貞數之。長遣歸家。勸親近勿言。

孫和字子孝。立爲太子。常言當世士人。宜講脩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遊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卒察侍宴。言及博奕。以爲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脩業。積累功緒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凡所患者。在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樂不急之務。以脩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奕以爲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穎好奕。直事。在署者頗效焉。故以此諷之。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懼管嬰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謁。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疑疾有善色。懼由是發怒。夫人憂死。和寵稍損。權於廢黜。魯王霸觀餽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密楊竺等。爲霸支策。請恩日與。榮遂下獄。譚徙交州。植沈吟者歷年。嚴基通謂村。切。植既立。和爲太子。而封爲魯王。則拜植同魯王。而秩未分。聖公之議。以爲太子國王。而秩宜異。於是分置爵位。而體相開矣。自侍遊賓。

日作口。

客。造爲二備。仇黨疑貳。中外宜警將相大。後遂幽閉和。於是驍騎將軍朱據。尙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甚惡之。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皆稱引咎。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

國擾亂。又據晃固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象。牽晃入殿杖一百。

吳歷曰。晃入日諫曰。太子仁明。驍騎四

衆心。躬陛下少帝聖德。老臣雖死。猶生之年。竟徒和於故鄉。羣司坐諫誅放者十數。衆咸冤之。權疑疾。意

及孫峻。孫資等因爭之。乃止。封和爲南陽王。道之長沙。諸葛恪被誅。孫峻遣使者。問死舉邦傷焉。

孫翊字子威。和弟也。和爲太子。翊爲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

斷往來。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翊。圖危太子。譖毀旣行。太子以敗。翊亦賜死。流竺屍於江。

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翊構和故也。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權稱尊號。拜爲少府。江表傳曰。權射獵。濬隨。權曰。爾與別後。時時親詣耳。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權稱尊號。拜爲少府。江表傳曰。權射獵。濬隨。權曰。爾與別後。時時親詣耳。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權稱尊號。拜爲少府。江表傳曰。權射獵。濬隨。權曰。爾與別後。時時親詣耳。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權稱尊號。拜爲少府。江表傳曰。權射獵。濬隨。權曰。爾與別後。時時親詣耳。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權稱尊號。拜爲少府。江表傳曰。權射獵。濬隨。權曰。爾與別後。時時親詣耳。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權稱尊號。拜爲少府。江表傳曰。權射獵。濬隨。權曰。爾與別後。時時親詣耳。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權稱尊號。拜爲少府。江表傳曰。權射獵。濬隨。權曰。爾與別後。時時親詣耳。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權稱尊號。拜爲少府。江表傳曰。權射獵。濬隨。權曰。爾與別後。時時親詣耳。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權稱尊號。拜爲少府。江表傳曰。權射獵。濬隨。權曰。爾與別後。時時親詣耳。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權稱尊號。拜爲少府。江表傳曰。權射獵。濬隨。權曰。爾與別後。時時親詣耳。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權稱尊號。拜爲少府。江表傳曰。權射獵。濬隨。權曰。爾與別後。時時親詣耳。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權稱尊號。拜爲少府。江表傳曰。權射獵。濬隨。權曰。爾與別後。時時親詣耳。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權稱尊號。拜爲少府。江表傳曰。權射獵。濬隨。權曰。爾與別後。時時親詣耳。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權稱尊號。拜爲少府。江表傳曰。權射獵。濬隨。權曰。爾與別後。時時親詣耳。

黎元窮匿。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感傷於榮紂。君明闇於妲維。君患閉於翠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府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實非保國養民之術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質輕而罰重。刑政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強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採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衰。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強。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若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文不及義。智謀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薄。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墉堦。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且童謠言。寧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遠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

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空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隄食日張。帝積日耗。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加有監官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下息此輩。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調。鳥獸得離羅網之網。四方之民。繼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明王聖主。取士以賢。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卒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僻。貴幸任事。凱而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事有得以壽終者。何以專爲姦邪。穢虐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疾病。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幹與事。姚信。樓玄。賀邵。張儉。郭遵。薛瑩。或清白忠勤。或委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曰。孤動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樂宮。不利。故避之。而宮室衰耗。何以不可。徒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事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也。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諫之公輔。便盛

舊無人任
非其四字
補之

意驅馳六軍流離。就令陛下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爲本。夏
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崇斯社稷之重鎮。
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暴之殿堂。屍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
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強。是故漢有蕭曹之佐。
先帝有顧步之權。而萬彙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闈。於彘已覆。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
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輜。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孩。民無
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
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覽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煙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
不備嬪嬙。外多嫠夫。女吟於中。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祚以來。遊戲後
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奸欺。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
無雕飾。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類。降朱張。內
近胡絳。薛瑩。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筭。小吏。先帝之所棄。
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醪。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而陛下均以視
聽之敬。懼以不盡之酒。無異商辛。長夜之飲。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

勤無空戶
至民爲十
之八字

高通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濱有難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矣是不遵
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捨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
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
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爲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
爲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貴賤任
之細聞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安今則不然浮華者登剛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
士不給他役江濱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農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
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
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是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先帝
末年雖有呂壹錢欽等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
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臧司或泄政無幾便徵召遷轉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
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接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
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江表傳曰：禮所有編舉。臣聞
不可破。通不可以。是以古人能不同非。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恩聞言。臣察陛下。立思警誡之義。而有微惡之
極。臣深憂之。故時。臨其要。陛下宜死已懼。遂願前德。不可損弄臣言。而放棄心。意日客。情日至。冀日敗。

謂此輩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毋誕以進賢，慮已以求過。譬天位於乘奔，以虎尾爲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遠諫臣，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故常侍王蔭，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醒酒之閒，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逆，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殞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宅恃寵放姿，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臣竊觀天變，自比年已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餘地震，中夏殞殞，麥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賤諸行事，灾祥之應，可爲寒慄。昔高宗猶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誥，下追二君攘灾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攝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敘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奸勢。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祇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矣。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其亡也，以民爲草芥。陛下昔躬神光，潛德東夏，以望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文興已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在所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飛民求辦，是以人力不

傷作赤子
文興作登
登作苦

喜無不爲
疑之不
補之
策作宗

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咸傷和氣。又江邊戍兵，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煙至雲集，衣不全短，食不瞻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感，是以父子相弃，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省諸不急，夫民者國之本也，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而後宮坐食，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飢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已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爲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昔大皇帝創基南夏，劉據江山，雖承天贊，實由人力，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何可忽顯祖之功勳，輕難得之大業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或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畿函之阻，德化不脩，法改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賞，一朝喪沒，君臣繫頸，共爲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鑒世變，豐基強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其藩邸，與樓玄誘發國事，俱被詰責。玄見送南州，郡原復讎，後傳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皓疑其託疾，掠考于所，卒無一言，竟殺之家，屬徙臨海，並下詔誅玄子孫。

韋曜字弘嗣，吳郡人也。遷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之。其

辭曰。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故勉精厲操。不遑寧息。且以西伯之聖。岐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降王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惜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園圃。終有崇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哉。而今之人。多不務經術。好說博奕。廢事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資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或至賸及衣物。徒非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職。陳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博奕之足耽乎。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茂。文武並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

實下有是字。

二作三案
書作茶舞

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本之杆。孰與方園之封。枯槁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碁局而質博奕矣。設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孫皓卽位。爲侍中。常領左國史。時在所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暉。暉答曰。此人家篋中物耳。又皓欲爲父和作紀。暉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暉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皓終不聽。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暉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暉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時。常爲裁減。或密賜菜茗。以當酒。至於飽衰。更見逼強。輒以爲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刻。發摘私短。以爲歡。時有愆過。或誤犯。皓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暉以爲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爲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暉付獄。華嚴連上疏救暉。皓不許。遂誅暉也。

華嚴字永先。吳郡人也。爲中書丞。孫皓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時盛戶與功。農守並廢。嚴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當此之時。皆以爲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三。長大息者六。乃曰。方今之勢。何異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寤其上。竊以憂

時之事。按今之勢。直云復數年閒。諸王方剛。欲以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而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直之所欲補粟。比今爲緩。抱火臥薪之喻。於今爲急。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魁黎植之業。爲飢乏之救。若捨此急。盡力功作。幸有風靡不戾之變。當委敗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越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資也。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王者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縑戶之民轉徙同也。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楊市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住。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大凶。六月戊巳。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辰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嬰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窺所不安。又恐所召離民。或盲不至。詩之則廢役興事。不討則日月滋蔓。若悉並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患善苦則怨叛。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強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此乃維夫智士所以深憂也。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日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況故強大而忽衰忘畜。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北敵猖獗。漢周鄧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書奏。喑不納。後深東觀令。領右國史。時倉廩無儲。世

俗滋侈。毀上疏口。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務。而郡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田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糴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壹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唯農是務。軍興已來。已向百載。農人靡南畝之務。女工失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己勞也。求其爲己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已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幣歲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備養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窮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動麻紵。並齒文黼。戲轉相做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賈之家。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贖。宜壹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弃功於浮華之服。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醜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色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綺。未必無美人也。若

實如所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雕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國家之利。杜飢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九

晉書上

紀

武皇帝諱炎字安世文帝太子也泰始五年廷尉上西平民麴路伐登聞鼓言多妖妄毀帝詔曰
狂狷絕許亦朕之愆勿罪也孫盛傳云泰始八年會問右將軍皇直與直事謝曰直所議與命爭旨賊賊
爲忠豈以爭臣爲損乎國所執不在此義
西歷陰賊矣之豈朕位乎乃免職官也

咸寧四年大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詔曰異服奇技與制所禁也其於殿前燒裘甲申勅內外敢有
犯者依禮治罪

今書无統
河作已統
字

太康元年吳主孫皓降有司奏晉德隆茂光被四表吳會既平六合爲一宜勅封東岳以彰聖德帝
曰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羣臣固請弗聽于寶紀云太康五年待中史官飲上書曰或欲繼續自古爲患
有風感之管劫劫自平陽上篇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失土郡郡太原安定魏城魏其除及上郡並爲
有風感之管劫劫自平陽上篇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失土郡郡太原安定魏城魏其除及上郡並爲
三說見上四篇案以充之使將不亂章海德下篇弘農魏郡原兆上篇天下無事不能復效效爲物始覽
防明先王聖恩之節萬世之長策也弗精不始精魏云世祖自平吳之後天下無事不能復效效爲物始覽
用兵蓋由此而始不始精魏云世祖自平吳之後天下無事不能復效效爲物始覽
防明先王聖恩之節萬世之長策也弗精不始精魏云世祖自平吳之後天下無事不能復效效爲物始覽

羣書治要 卷二十九

四七五

惠皇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太子也。永平元年。遷皇太后於永寧宮。賈后諷羣臣奏廢皇太后爲庶人。居於金墉城。九年。賈后誣奏皇太子有悖書。帝幸式乾殿。召公卿百官皆入。詔賜太子死。以所謗悖書及詔文。備示諸王公。司空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氏以來。每廢黜正嫡。恆至喪亂。且晉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尙書僕射裴頠曰。臣不諱太子書。不審誰爲通表。誰發此者。爲是太子手書。不宜先檢校。而王公百官。竟無言。免太子爲庶人。幽於金墉城。永康元年。前西夷校尉司馬閔。饋輿棺詣闕上書曰。伏見教文及勝下前太子。遞手疏。以爲驚愕。自古已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適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沈淪富貴。受隲先帝。父母賜之。每見選帥。傳下至羣吏。率取資梁擊鑿。鼎食之家。稀有塞門。備素如衛綰。周文。石碻。疏廣者。也。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亦取豪族。爲能得者。率非異途。王陽能以道訓友。無直亮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爲名。實不讀書。但其鮮衣怒馬。縱酒高會。嬉游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凌遲。以此歎息。今適可以爲戒。恐其被斥。奔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拒命。而臺閣三老上書。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答。漢武咸悟。築思子之墓。今適無狀。言語逆悖。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於戾太子。尙可禁持檢者。目

或作城。

據下有芥

下重選師傅為徵文學皆選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名行素聞者使其與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使其論議於前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比日開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為殷明王又蠲明帝因母得罪廢為平原侯為孟家臣庶子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事父以孝事母以謹聞於天下於今稱之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駑騫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為大計少復停留先加嚴誨若不悛改亦之未晚也臣素寒門不經東宮情不私通也臣嘗備近職情同閣寺惶惶之誠皆為國事臣以死獻忠輒具棺槨伏須刑誅書御不從遣前將軍司馬送太子幽於許昌宮賈后使黃門孫盛脫太子於許昌紀云史臣曰世祖正位房陵重書寶法仁以服下寬而能施故民誦惟斯四海感悅矣太子於許昌太子於許昌

不覽其衰。已去衰者之弊。道侔上哲。德邁中古。吐絲髮之言。著如繪之美。臣則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人主之言。則右史書之。陛下此詔。既當等之史籍。又宜宣布天下。自喪亂已來。四十餘載。塗炭之餘。思治久矣。陛下智成當年。而運值百六。德音之詔。發自聖德。願復綱頹而長之。廣求其比。無使朝有游食費祿之臣。野有遺粟不獲之民。使居官者必有供時之賦。則何患倉廩之不實。下土之不均。凡修此術。易於反掌耳。臣誠總覘。官自朝末。不足對揚盛化。稟廣大猷。然自觀聖美。心悅至教。自忘叢細。謹拜表以賀。

簡文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也。咸安二年。詔曰。夫敦本息末。抑絕華競。開忠信公坦之門。塞浮僞阿私之路。詢名檢實。致之以道。使清濁異流。能否殊貫。官無批政。士無謗議。不有懲勸。則德禮焉施。且強寇未殄。勞役未息。每念民疲力單。則中夜忘寢。若不弘政。以求民瘼。簡除海煩。以存儉約。何以紓之耶。今自非軍國戎祀之要。其華飾煩費之用。可除者皆除之。宜省者皆省之。其繇寡窮。獨齋殘六疾。不能自存。皆生民之至艱。先王之所懲。宜加隱恤。各賑賜之。若或孝子貞婦。殊行異操。人皆以狀條列。當有以甄明其節。夫肥遁窮谷之賢。汨泥揚波之士。雖抗志於玄霄之表。潛默於幽岫之裏。貧屈高尚之道。以隆協贊之美。使惠風流於天下。蒼澤被於萬物。孰與獨足山水。棲遲丘壑。徇匹夫之潔。而忘兼濟之大。古人不惜賢於曩代。朕所以虛想於今日。內外百官。剖符親民。各勤所

司使善無不達。惡無不聞。退食自公。平情以道。令詩人無素說之刺。而吾獲虛心之求。豈不善哉。其各官攝。知朕意焉。

后妃傳

武元楊皇后。弘農華陰人也。初。賈充妻郭氏使言於后。求以女爲太子妃。兼有遺賂。及議太子婚。世祖欲娶衛璠女。后苦舉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顛進言。上乃聽之。遂成婚。

惠賈庶人名南風。平陽人也。拜太子妃。性妒虐。嘗手殺數人。或以載璠孕妾。子乃墮地。惠帝卽位。爲皇后。唐誅三楊。逆獄太后。始害二公。荒淫放恣。與太醫程據等亂。彰於內外。詐有身爲產養妹。夫韓壽兒。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專爲姦惡。害太子。衆惡彰著。永康元年。爲趙王倫所廢。賜死。

傳

琅邪王伧字子將。宣帝第五子。受詔征吳。孫皓請降。進拜大將軍。伧旣威屬尊重。加有平吳之功。而克己恭儉。無矜滿之色。統御文武。各得其用。百姓悅仰。咸懷惠化。

袁無封汝
陰王四子
種之
無作汝
查無在封
扶風王五
字種之

扶風王駿字子威。宣帝第七子也。年五六歲能書。嘗誦詠詩賦。秉德清貞。宗室之中。最爲儻茂。封汝陰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雍梁諸軍事。大興佃畝入朝。徙封扶風王。堯西士張黎。思慕悲哭。涕泣岐路。更樹碑讀述德範。長老見碑者。無不拜之。其遺愛如此。

齊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也。力行敦善。甚有名譽。爲侍中數年。授太子太傅。獻歲於皇太子。每朝政大議。悉心陳之。且孝敬忠肅。至性過人。太康三年。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

子囹嗣。字景治。與趙王倫共廢賈后。倫篡。遷囹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囹因民心怨望。移檄天下。破倫。帝反正。就拜大司馬。加九錫。輔政。大築第館。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後房施鐘懸。前庭儻八佾。沈於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勅三臺。選舉不均。唯寵親昵。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囹府。即考覈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囹驕亂日甚。終無後志。長沙王發兵攻囹府。生禽囹。斬於囹閭門外。諸黨屬皆夷三族。

整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也。謝才人所生。少而聰慧。惠帝即位。立爲皇太子。年轉長大。而不好學。喜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敬狎賓友。賈后素忌太子有佳譽。因此密勸諸黃門閹宦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狎猶。何爲恆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

語作董。

那得畏服也。太子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有過差之聲。洗馬江統等諫。太子不能用。賈后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后不見。置別屋中。遣婢賜酒漿。逼使飲盡。仍齎謗書多末成字。稱詔令太子寫之。累縱催促。醉不暇看。粗得迹。便足成悖辭。后以皇帝。帝即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黨猛以太

子書及青紙詔曰。遹嘗如此。今賜死。獨示諸公。王而莫敢有言者。唯張華。裴頠證明太子。議至日酉

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於是送幽於許昌宮。賈后矯詔害太子。趙王倫等廢后於金墉城，賜死。册復太子，諡爲愍懷。

晉無安平王三字。

安平王孚字叔達，宣帝弟也。魏甘露元年，轉太傅。高貴鄉公卒，當時百官莫敢奔赴，孚往，枕屍於股，號慟盡哀。奏治主者，會太后有令，使以庶人禮葬。孚與羣公上表乞以王禮葬之。世祖受禪，陳留王

晉無高密王三字。

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涕泣歔歔，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臨終，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遺令素棺單椁，斂以時服，所給器物，一不施用。高密王泰字子舒，宣帝弟，愷之子也。封爲隴西王。遷太尉，爲人廉靜，不近聲色。身爲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饒蠶素，肴饍疏儉，如布衣寒士。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讓虛下物，爲宗室儀表。

百官下官有具作爲百官五字。

劉寔字子真，平原人也。太祖引參相國軍事，寔以世俗進趣，廉讓道缺，乃著崇讓論。其辭曰：古之聖王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也。賢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採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爲君，莫之能名。又曰：舜禹之

有天下而不與焉。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恆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治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已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敍。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己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矣。孔子曰。上與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與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與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賢能之人。日見誇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已。況不及孔墨者乎。讓者僉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渾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因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也。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問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肯故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之。或舉所

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聞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等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遂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與刑。弗能禁矣。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爲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矣。寵貴之地。欲之者多。惡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說。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杖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治其罪。若知而縱之。主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治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矣。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疏。此有國者之深憂也。竊以爲改此俗甚易矣。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耶。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爲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尙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爾恩也。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於稷。契及咎繇。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肯讓也。謝章之

義蓋取於此也。書記之者，欲以示永世之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銜用之官，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八尚書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令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而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者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闕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己。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竄進趨而欲人見讓，猶卻行而求前也。夫如是，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於己，則無由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治矣。元康中，選司空。

閻續字續伯，巴西人也。楊駿爲太傅，以續補舍人，出爲安復令。駿旣被誅，莫敢收者。續聞之，弃官免歸。獨以家財入力修墓，終成葬事。遷殿中將軍，以疾不拜。愍懷太子之廢，續與棺詣闕上書，理太子。

之冤。朝廷立太孫。攢復上疏陳。今和國雖已保傳東宮。至於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動靜勞苦。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以爲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爲友。文學相接之道。並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爲友。諸葛恪。爲賓。臥同牀。輟。行則參乘。交如布衣。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思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今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失。頗相罪責。不亦誤哉。太孫幼沖。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朝廷善其忠烈。擢爲漢中大守。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爲鄧艾鎡西司馬。徵拜議郎。世祖卽位。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誅。以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者。臣敢昧死言艾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職。先帝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前無堅敵。軍不露時。而巴蜀蕩定。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劉禪初降。遼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舍古義。原心定罪。事可詳論。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卽當謀及豪傑。然後乃能與動大衆。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惡言。而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以愴愴於漢文。天下之事。可爲痛哭者。良有以也。昔秦民憐白起。

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皆爲之立祠。天下之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屍柩。歸葬蔣墓。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諡。死無所恨。救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徇名之士。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世祖得表省覽。甚嘉其意。

虞愷。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並有士操。闔門有孝悌之稱。鄉黨有虛信之譽。譙王承臨州。王敦作逆。遣使招承。承不應。與甘卓相結。起義赴都。承於是命愷爲長史。望爲司馬。敦遣魏乂等攻戰。轉急。望臨陣投首。愷爲魏乂所害。臨刑。鄉人送以百穀。與和醪。意氣周洽。有如平日。子弟號泣。愷謂曰。人生有死。闔門爲忠義鬼。亦何恨哉。及敦被誅。詔卹追述。愷望忠勳。贈愷襄陽太守。望榮陽太守。遣謁者至墓弔祭。

刑法志

刑法百司
二志高在
從前。今
治道上下
空。必有配

侍中臣頗言。夫殺生賞罰。治亂所由興也。人主所謂宜生或不可生。則人臣當陳所以宜殺。人主所謂宜賞或不應賞。則人臣當陳所以宜罰。然後治道耳。古之聖賢。欲上盡理務。下收損益。莫不深閉慎密。以延良諫。兆庶內外咸知主如此。然後乃展布服心。竭其忠誠耳。

廷尉劉頌表曰。臣昔上行肉刑。從來積年。遂寢不論。臣竊以爲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遠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奸。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

無心字。

也。今爲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無衣食之資。飢寒切身。志不聊生。廉士介節者。則嘗爲盜賊。豈況本性姦凶無賴之徒乎。是以徒亡日屬。賊盜日繁。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爲終身之徒也。自頃反善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以刑生刑。以徒生徒。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徒亡者積多。繫獄狃蓄。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勝罪。法不勝姦。民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姦惡陵暴。所在充斥。漸以滋漫。議者不深思此。故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心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爲也。去其爲惡之具。使夫姦民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削其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其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今宜取死刑之限重。生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爲戮。終身作誠。民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豈與全其爲姦之手足。而躡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竊以爲不識務之甚也。

衛展字道野。河東人也。遷大理。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長是逃亡之主。斬之雖重。猶可也。設子孫犯事。將考父祖。

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奸生矣。秦網密文岐。漢興摛除煩苛。風移俗易。幾於刑厝。大人革命。不得不蕩其穢。匿過其紀。滯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爲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自元康已來。事故蕃臻。法禁滋漫。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獨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慮心者也。轉廷尉。又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愚謂宜復古施行。中宗詔曰。可內外通其議之。於是驃騎將軍王導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尙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改。班固深論其事。以爲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輕重失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名也。非以過怒也。非以殘民也。所以救姦。所以當罪也。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別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巨計。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況行之於政乎。若乃惑其名而不練其實。惡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陷井。愚夫之不若。何取於政哉。

百官志

中書郎李重以爲等級繁多。在職不得久。又外選輕而內官重。以使風俗大弊。宜釐改重外選。簡階級。使官人議曰。古之聖王。建官垂制。所以體國經治。而功在簡易。自帝王而下。世有增損。舜命九官。周分六職。秦采古制。漢仍秦舊。侍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尙書令僕射之職。始於掌封奏。以宣外內。

錯。洩職者不得自治其事。非任者橫于他分。主聽眩莫知所信。遂親細事。躬自聽斷。所綜遂密。所告彌衆。功無所歸。非無所賞。羣下奔職。得辭宜割。以此舉治。固其難也。昔杜預既數師。號退而自酌。以問于職之非。記稱其善。陳平不知簿書之目。漢史美其守職。政不可多門。多門則民擾。於今之宜。選士既得其人。但當委責。若有不稱。便加顯戮。誰敢不盡心竭力。不當便有干職之臣。適不守局。則所豫必廣。所豫適廣。則人心赴之。人心通赴。則得作威福。臣作威福。朝之蠹也。惟懼張子房之諫者。不宜使多外委。羣司卑力所職。尊崇宰輔。勳靜咨度。保任其負。如此。詔書必不復數改聽聞。風言頗以詔命數移。易爲不安。靜臣不勝狂瞽。敢陳愚懷。乞陛下少垂省察。

何曾字穎孝。陳國人也。爲司隸校尉。言於太祖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太祖曰。此子厥病若此。君不能爲吾忍耶。曾重引據。辭理甚切。朝廷懼焉。泰始九年。爲司徒。以疾疾求退。孫綏位至侍中。潘潛譖之於太傅越。遂被殺。初。曾告老。時被召見。待坐終日。世祖不論經國大事。但說平生常語。曾出。每日將恐身不免亂。能及嗣乎。告其二子曰。汝等猶可得沒。指諸孫曰。此輩必遇亂死也。及綏死。兄嵩曰。我祖其神乎。

羊祜字叔子。泰山人也。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上疏平吳。世祖深納之。吳軍入前後壘者。不可勝數。祜將入朝而有疾。至洛陽。遂薨。南州市會聞喪。舉市悲號而罷。於是傳哭接晉。邑里相達百

姓乃樹碑觀峯立廟祭祀行人望碑皆涕泗垂泣杜預代鎮名爲墮淚碑吳滅詔曰祐建平吳之規其封祐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君邑五千戶相萬匹吳平慶會羣臣上壽世祖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豈朕所能爲也

聖書治要
卷二十九

秦秀字玄良新興人也少以學行忠直知名遷補博士羣率伐吳詔以買充爲大都督秀性惡僧倂疾之如讎輕鄙買充聞其爲大統心所不平遂欲弑師及充卒議證秀請證爲荒公初何曾卒秀議曰曾事親有烝養之名在官奏科尹之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概然資性驕吝不循軌則朝野之論不可具言儉德之悲也侈惡之大也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苟保傳之貴秉司徒之均而乃騷奔之名被於九域有生之民咸怪其行穢皇代之美弃羔羊之節示後生之愆莫大於此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謹案證法名與實爽曰經怙亂肆行曰醜曾宜爲醜公古人闔棺之日然後誅行不以前善沒後惡也秀性倖直與物多忤爲博士前後垂二十年

舊無疑正
補之四字

卒於官

李暹字季和上黨人也累辟三府不就宣帝復辟爲太傅屬固辭世宗輔政命暹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暹到引見謂暹曰昔先公辟君而不應今孤命君而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暹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暹畏法而至帝甚敬重焉遷太常司隸校尉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

晉書下

傳

劉毅字仲雄，東萊人也。治身清高，厲志方直，爲司隸校尉，皇太子鼓吹入東掖門，毅奏勅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得入。世祖問毅曰：卿以吾可方漢何帝？對曰：可方桓靈。世祖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爲治，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毅入官庫，陛下賈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殆不如桓靈也。毅嘗謂世祖曰：毅嘗已，帝大笑曰：桓靈役之勤，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聞乎？而毅故爲文帝，恐今劉毅言，恐有下舉，以此相投，衆德乃過之也。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爵，樊雄頭要，行布左司，今於小水何見與之在耶？漢曰：聖語所及，皆也。龍先算計，以短相拒，羣者有能，力有爲之。至地而非虎射，鮮當也，倉卒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教，聖人有自然之德，向劉毅言，臣等莫不於官易容而仰視陛下者，陛下不使之語，恐尚書左僕射龍見武庫井中車駕親觀，有喜色，於是外內議當賀，毅獨表曰：昔龍降節，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廷，卜藏其藏，至周幽王，禍登乃發，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政德未修，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爲懼，然賀慶之事，宜詳依典義，動靜數示，上疏陳九品之弊，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而與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賢

野作評。

惜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三者雖聖哲在上。嚴刑督之。猶不可治。故堯求俊。又而得四凶。三載考績。而黜陟得成。使世主雖有上聖之明。而無考察之法。授凡庸之才。而去賢罰之禮。則爲開姦豎。徒四族。側陋何望於時哉。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僞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誅之忌。榮黨橫越。威福擅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訥訥。但爭品位。不聞推讓。流俗之過。一至於此。竊爲聖世恥之。愚心之所非者。不可以一槩論。輒條列其事。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當以得實爲平。治亂之要。不可不允。清平者。治化之美。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鈞稽尺。務隨愛憎。所欲舉者。獲虛以成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前鄙後俗者。則引古以病今。古賢今病者。則考虛以覆過。質直者。罪以遠時。阿容者。善其得和。度遠者。責以小檢。才近者。美其合俗。資量者。以己爲限。高下逐強弱。是非隨愛憎。憑權附黨。毀平從親。隨世興衰。不顧才智。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進。或以計協登進。附託必達。守道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凌弱黨強。以植後利。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賢時有之。皆曲有故。侵主罔時。實爲亂源。昔在前聖之世。欲致

晉書今字
補之。

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人道實否。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於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天下大治。浮華邪佞。所無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役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賢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故狀無實事。諧文浮飾。品不經功。黨譽虛妄。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舉。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則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所疏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以治風俗。則狀無實行。以宰官職。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脩。職名中正。實爲臺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隳薄之累。愚臣以爲宜體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更立一代之美制。愚臣以爲便也。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領中書令。名重一世。朝野擬爲臺輔。而荀勗馮統等深忌疾之。會世祖問華誰可付以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故既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聞言得行。以華爲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朝議欲徵華人相。馮統乾沒苦諫。以華有虞主

之名不可保必遂徵爲太常以小事免官世祖崩遷中書監加侍中遂盡忠救匡彌縫補闕雖當開主虐后之朝猶使海內寔然遷司空卓爾獨立無所阿比趙主荀及孫秀等疾華如讎倫秀疊起遂與裴頠俱被害朝野之士莫不悲酸

裴頠字逸民河東人也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元康七年以陳准子匡韓蔚子嵩並侍東宮頠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游接必簡英衛宜用成德賢邵之才匡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風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頠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魏末以來轉更增甚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頠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世雖知其言之益治而莫能革也朝廷之士皆以遺事爲高四海尙寧而有識者知其將亂矣而夷狄遂淪中州者其禮久亡故也倫秀之與裴頠張華俱見害朝綱傾弛遠近悼之

與裴頠俱

傅玄字休奕北地人也性剛直果勁不能容人之非世祖受禪加驛馬都尉與皇甫陶俱掌諫職玄志在拾遺多所獻替上疏曰前皇甫陶上專爲政之要計民而置官分民而授事陶之所上義合古制前春樂平太守曾志上欲爲博士置史卒此尊儒之一隅也主者奏復之今志典千里臣等並受殊寵雖言辭不足以自申意在有益主者請發多不施用臣恐草萊之士雖懷一善莫敢獻之矣詔

• 村字可疑

曰。凡聞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苦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所惋惜也。其甚者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拒。庶幾得以發蒙補過。獲保高位。喉舌納言。諸賢當深解此心。務使下情必盡。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不可責備於一人。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得失。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諫。況皆善意。在可采錄乎。近者孔晁。蔡母和。皆案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又每有陳事。輒出付主者。主者衆事之本。故身而所處當多從深刻。至乃云恩貸當由上出。出村外者。寧縱刻峻。是信耶。故復因此喻意。玄遜侍中。

任愷字元真。樂安人也。爲侍中。愷性忠直。以社稷爲己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焉。愷惡賈充之爲人。不欲令久執政。每裁抑之。充病之。後承閒稱愷忠公。局正。宜在東宮。使保護太子。外假稱揚。內斥遠之。帝以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計畫不行。會吏部尙書缺。好事者爲充謀曰。愷今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啓令與選。使得漸疏。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開隙易乘。充卽啓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世祖不疑。充挾邪。而以選官勞望。唯賢是任。卽日用愷。愷旣在尙書。侍親轉希。充與荀勗。馮統。承閒譖。謂免官。愷受黜在家。充毀間得行。世祖情遂漸薄。然衆論明愷爲人。羣共舉愷爲河南尹。甚得朝野稱譽。而賈充朋黨日夜求愷小過。又諷有司奏愷免官。後起爲太常。不得志。遂以

憂卒。

裴楷字叔則，河東人也。爲侍中。世祖嘗問曰：朕應天順民，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實充之徒猶在朝也。夫逆取而順守，湯武是也。今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之以私也。

和嶠字長與，汝南人也。遷侍中。嶠見東宮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李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世祖默然。後與荀顛、荀勗同侍。世祖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粗及世事，既奉詔而還。顛、勗並稱皇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以爲國雖休明，終必喪亂，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爲憂。或以告賈妃，妃銜之，慙懷建宮。官嶠爲太子少傅，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使惠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有斯言之不效，國之禍也。臣敢逃其罪乎。

郡詵字廣基，濟陰人也。舉賢良對策曰：臣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僻。此風俗所以異流也。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僻乎？賢苟求達，達在谿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僻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

在伊至。

能頌爲治亂。故寒暑漸於春秋。治亂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官者無關梁。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亦有罰。有罰則有司莫不悚也。以求其才焉。今則不然。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虎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爲政。授得此屬。欲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爲左丞。勅奏吏部尚書崔洪。洪曰。我舉郡丞而還奏我。此爲授弩自射。說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舉。惟官是視。各明在公。何故私言。乃至於此。洪聞之慙服。

荀勗字公曾。潁陰人也。爲中書監。加侍中。勗才學博覽。有可觀探。而性邪佞。與賈充。馮統其相朋黨。朝廷賢臣不能悅。任愷因機舉充鏡閣中。世祖卽詔遣之。勗謂統曰。賈公違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尙未定。若使充女爲妃。則不營留而自停矣。勗與統伺世祖聞並稱充女淑令。風姿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闕雖后妃之德。遂成婚焉。

馮統字少胃。安平人也。稍遷左衛將軍。承顏悅色。寵愛日隆。賈充荀勗。並與之親善。世祖詔治金墉。廢賈妃。已定。統與勗乾沒救請。故得不廢。轉侍中。世祖篤病得愈。統與勗乃言於世祖曰。陛下前者病若不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爲百姓所歸。公卿所仰。雖欲高譴。其得免乎。宜道還流。以安社稷。世祖

晉書作魏

納之初謀伐吳。統與充勸其善謀。世祖不納。斷從張華吳平。統內懷慙懼。疾華如讎。及華外鎮。威德大著。朝論當微爲尙書令。統從容侍帝論晉魏故事。因曰。臣常謂鍾會之反。頗由太祖。帝勃然曰。何言邪。統曰。臣以爲夫善御者。必識六變盈縮之勢。善治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是故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元武諸將。以抑損克移。非上之人。有仁暴之異。在下者。有愚智之殊。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

魏書作魏

魏書作魏

鍾會才具有限。而太祖獎誇太過。喜其謀猷。盛其名位。授以重勢。故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張利害。遂構因違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權勢。納之以軌度。則違心無由而生。亂事無陪而成。世祖曰。然。統椿首曰。愚臣之言。宜鎮堅冰之道。無令如會之徒。復致覆喪。世祖曰。當今豈有會乎。統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四海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

世祖默然。徵張華爲太常。尋免華官。

劉頤字子雅。廣陵人也。除淮南相。上疏曰。臣竊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治。治安遺策。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蒂。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治。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夫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治。樹不拔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

歷代政

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治，小察理而大勢危。諸侯牧民近多逾而遠慮固。聖王
惟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苞彼小遠，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羅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
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以驗之於古。唐虞以前，
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舉王之顯親，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
五六百歲，遠者延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
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按其封建，雖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恆在同姓失職。諸
侯微時，不在強盛也。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
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租俸。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姦謀，傾蕩天下。莽流生靈，光
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固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天
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矣。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故曰：爲社稷計，莫
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審量事勢，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
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人如子。然後能保倚天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
而君賤其爵，臣恥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
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爲宜早創大制，遂回衆望。猶在

願作祖

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濟輔。如今之爲。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弄殺帛之資。無補鎮國衛土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疏。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也。今宜豫開此地。使親疏遠近。不銷其制。然後可以永安。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其羣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殺帛資質。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延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遠。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羣后思懼。胤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存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戮。國遂以亡。不崇興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脩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於誅絕。又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由親密。今又宜都覓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盛

得無不建
之字補

衰慮闕強弱。則天下同忿。并力誅之。大制郡邑。班之羣后。著誓丹青。涉之玉板。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況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故臣願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髮矣。今闕閔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准。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治。執要而已。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側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治體宜然。事勞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諸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議也。易議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恆居其易。則治人臣不慮其難。則亂。今人主恆能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微。無所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勳。罪不可蔽。則遠慢日。此爲治之大略也。天下至大。非垂聽所周。又精始難。考終易明。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能否不別。陛下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如今事。應奏御者。獨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今親掌者。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質法吏唯文。監司

得宥字下
犯之地不
之六

舊上曰
字補之

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糺以法，則朝野無全人。此所謂欲治而反亂者也。是以善為治者，網舉而網疏，網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罪必漏，所羅者廣，則大罪不縱，則甚泰必刑，微過必漏，則為政不苛，甚泰必刑，然後犯治必塞。此為治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網甚密，網甚密，則微過必舉，微過，人情所必有，而不足以害治舉之。則微而盜亂大綱不振，則豪強橫肆，豪強橫肆，則平民失職，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非徒無益於治，儼清議乃由此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治，則皆天網之所漏也。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警衆，此為治誅赦之准式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頹，是以聖王深識人情而達治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寬而前旒充績塞耳，意在去苛察，舉甚泰善舉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今則當小罪甚察，而時不加治者，明小罪非亂治之姦也，害治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

齊作山。

江統字應元，陳留人也。除華陰令。時關隴屢為氐、羌所擾，牧守淪沒，黎庶塗炭。孟觀西討，生禽齊萬。

年，蔡氏死散，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徒戎論。其辭曰：夫蠻夷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法俗詭異，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與中國鄰，斯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豈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道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而禦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高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徵，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唯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衆小，轉相殘滅，封豕不問，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閒，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申綰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逃與姜，或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據伊洛之間，搜躡之虜，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若線，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矣。漢興而都長安，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莽之取，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齊民雜處，數歲之後，族類繁息，旣恃其肥強，且苦漢民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

折作开。

擇作擇。

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弊。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爲難療，疢大運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滌會，輒復侵叛。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唯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遂徙武都之類於秦川，欲以弱寇軹關，抒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保境安民，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帝王之都，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體，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吏民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旣際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民，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濞、折支之地，徙扶風、姑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言不難，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卽敝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關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今軍獨克，雖有謀謀，謀計，廟勝遠圖，亦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隔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

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厲亂累荒，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靜默，而綏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徒自窮之寇，以無穀之民，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醜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狡猾，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子以此等爲尙袂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勞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詔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避，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故可遷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因必濟，迺否能通。今子遷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民，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贖，而秦地之民，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糜糧，遷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

世。陳侯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求降附。於彌扶羅。值世喪亂。遂乘隙而作。虜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今晉民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豐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發。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士之思。釋我華夏。讎分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

製作御。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爲著作郎。孫資欲殺機。五等論曰。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臣後業。任職必於借力。嗣厥於乎因人。故能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述佐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疆域之立。使萬國相禮。以成體石之固。宗庶雜居。以定權位之樂。又有以見綏服之長御。與人情之大。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厚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己在乎利人。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樂。樂天。下以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字愛於乎生。下之禮信於乎結。世治是以致風。道衰是以聚怨。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字愛於乎生。下之禮信於乎結。世治是以致風。道衰是以聚怨。故機殺之。不能擅一時之勢。雖後之民。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去尊。顧羣后之圖乎。否三代所以政道。四王所以垂業也。故世及之制。廢絕乎七。有臣者。成湯。則羣后之。公巨目涉西人之。式。文質相濟。損益存節。然五等之。不承于時。封。之。有臣者。成湯。則羣后之。公巨目涉西人之。因知百世非可懸。善制不能無弊。而於。之。痛於陳。是以結。其。史。取。

自放驤取繼。既至見父停陵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賜絹一匹。爲道中資。咸跪曰。大人清高。不啻於何。得此絹。實曰。是吾奉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咸受之。辭歸。荆州帳下都督聞咸將去。請假還家。持資糶於路。要咸。因與爲伴。每事佐助。又進飯食。咸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爲安豐太守。徐州刺史。政化大行。後入朝。世祖因言次。謂咸曰。卿清孰如父清。對曰。臣不如也。世祖曰。以何爲勝。邪。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世祖以咸言直而婉。謙而順。累遷豫州刺史。入爲尙書。

舊無正字
刑之。

周顛字伯仁。汝南人也。爲尙書左僕射。王敦作逆。石頭。既王師敗績。顛奉詔往詣敦。敦曰。伯仁。卿良我。顛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左右文武勸顛避敦。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破。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者邪。假而接收於石頭。害之。陶侃字士行。廬江人也。爲荆州刺史。政刑清明。惠施均洽。故楚鄧士女。莫不相廬。引接疏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蒲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枵菑者。收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遠邪。於是朝野用命。移風易俗。

按下有諸
字。

高崧字茂琰，廣陵人也。異特侍中。哀帝雅好服食，崧諫以爲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是日月之一蝕也。帝欲笏鴻寶禮，崧反覆表諫，事遂不行。

何充字次道，廬江人也。爲護軍中書令，顯宗初崩，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庾冰等不從，故康帝遂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洪業，二君之力也。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親升平之世。康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孝宗，加錄尚書事，侍中，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爲先，不以私恩樹用親戚。諫者以此重之。

鄭悉性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人也。早孤，事母孝謹，愛敬著於色。登幾滅郗於執喪，居近韓康伯家，康伯母賢明婦人，每聞隱之哭，臨饋輒淚。當織投杼，爲之悲泣。如此終其喪，謂伯曰：汝若得在官人之任，當舉如此之徒。及伯爲吏部，超遷隱之，遂階清級，爲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州之北界有水，名曰貧泉，父老云：飲此水者，使廉士變節，隱之始踐境，先至水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清操愈厲，化被幽荒。詔曰：廣州刺史吳隱之，孝友過人，祿均九族，處可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美惟錯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務儉，南域改觀，朕有嘉焉。可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綬千斛。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一

六韜 陰謀 鬻子

六韜

序

文王田乎渭之陽。見太公坐茅而釣。問之曰。子樂得魚耶。太公曰。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緝。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歸。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舉也。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與天下同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歸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得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

文韜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一亂。一治。其所以然者何。天時變化自有之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家安而天下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文王曰。古之賢君。可得聞乎。太公曰。昔帝堯。上世

之所謂賢君也。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錦繡文綺弗衣，奇怪異物弗觀，玩好之器弗寶，淫佚之樂弗聽。宮垣室屋弗崇，茅茨之蓋不翦，衣履不敵，壺不更爲，滋味重累不食，不以役作之故，留耕種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爲，其自奉也甚寡，役賦也甚薄，故萬民富樂而無飢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視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君之德矣。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道。太公曰：愛民。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奈何。太公曰：民不失其所務，則利之也；農不失其時業，則成之也；省刑罰，則生之也；薄賦斂，則與之也；無多宮室臺池，則樂之也；吏清不苛，則喜之也；民失其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無罪而罰，則殺之也；重賦斂，則奪之也；多營宮室遊觀，以疲民，則苦之也；吏爲苛擾，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御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慈弟也。見之飢寒，則爲之哀；見之勞苦，則爲之悲。文王曰：善哉。

文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應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淫置，下無陰害，不供宮室以費財，不多游觀臺池以罷民，不雕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弊，國無流餓之民也。文王曰：善哉。

作業仲勢
作任氣作
之威
之威

揚美掩惡
作掩善揚
惡

不詳說言
作不詳之

宰相作相
一字下
散其情作

文王問師尙父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尙父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六賊者。一曰大作宮殿臺榭游觀淫樂歌舞。傷王之德。二曰不事農桑。作業作勢。游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傷王之化。三曰結連朋黨。比周爲權。以蔽賢智。傷王之權。四曰抗智高節。以爲氣勢。傷吏威。五曰輕侮位賤。有司。差爲上犯難。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凌奪。陵侮貧弱。傷庶民矣。七害者。一曰無智略大謀。而以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慎勿使將。二曰有名而無用。出入異言。揚美掩惡。進退爲巧。王者慎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得。此僞人也。王者慎勿近。四曰博文辨辭。高行論議。而非時俗。此姦人也。王者慎勿寵。五曰果敢輕死。苟以貪得尊爵重祿。不圖大事。待利而動。王者慎勿使。六曰爲麗文刻鏤。技巧華飾。以傷農事。王者必禁之。七曰爲方伎呪詛。作蠱道鬼神不驗之物。不詳詭言。欺詐良民。王者必禁止之。故民不盡其力。非吾民。士不誠信。而巧僞非吾士。臣不忠諫。非吾臣。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宰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簡練羣臣。定名實。明賞罰。令百姓富樂。非吾宰相也。故王人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徐視而審聽。神其形。散其精。若天之高不可極。若川之深不可測也。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致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

之名也。無得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好用世俗之所舉，不得其真賢。文王曰：好用世俗之所舉者何也？太公曰：好聽世俗之所舉者，或以非賢爲賢，或以非智爲智，或以非忠爲忠，或以非信爲信。君以世俗之所舉者爲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爲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邪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故其國不免於危亡。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和分職，而各以官舉人。案名察實，選才考能，令能當其名，名得其實，則得賢人之道。文王曰：善哉。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治國之所貴。太公曰：貴法令之必行，必行則治道通，通則民大利。大利則君德彰矣。君不法天地而隨世俗之所善以爲法，故令出必亂，亂則復更爲法。是以法令數變，則羣邪成俗，而君沈於世，是以國不免危亡矣。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大失。太公曰：爲國之大失，作而不法。國君不悟，是爲大失。文王曰：願聞不法。國君不悟。太公曰：不法法則令不行，令不行則主威傷。不法法則邪不止，邪不止則禍亂起矣。不法法則刑妄行，刑妄行則賞無功。不法法則國昏亂，國昏亂則臣爲變。不法法則水旱發，水旱發則萬民病。君不悟則兵革起，兵革起則失天下也。

文王問太公曰：人主動作舉事善惡，有禍殃之應，鬼神之福無。太公曰：有之。主動作舉事惡，則天應

之以刑。善則地應之以德。逆則人備之以力。順則神授之以職。故人主好重賦斂，大宮室，多游臺，則民多病溫，霜露殺五穀，絲麻不成。人主好田獵，不避時禁，則歲多大風，禾穀不實。人主好破壞，名山，塞塞大川，決通名水，則歲多大水，傷民，五穀不滋。人主好武事，兵革不息，則日月薄蝕，太白失行。故人主動作舉事善，則天應以之德，惡，則人備之以力。神奪之以職，如響之應聲，如影之隨形。文王曰：誠哉。

釋作專

文王問太公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愼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六守者：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慎擇此六者，奈何？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貧之而觀其無駭，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貧之而不駭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人君慎此六者，以爲君用，君無以三寶借人，以三寶借人，則君將失其威。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六守長則國昌，三寶完則國安。

文王問太公曰：先聖之道，可得聞乎？太公曰：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故義勝怠者，王；怠勝敬者，亡。

武王問太公曰：桀紂之時，獨無忠臣良士乎？太公曰：忠臣良士，天地之所生，何爲無有？武王曰：爲人

臣而令其主殘虐爲後世笑。可謂忠臣良士乎。太公曰。是諫者不必聽。賢者不必用。武王曰。諫不聽。是不忠。賢而不用。是不賢也。太公曰。不然。諫有六不聽。強諫有四必亡。賢者有七不用。武王曰。願聞六不聽。四必亡。七不用。太公曰。主好作宮室臺池。諫者不聽。主好忿怒妄誅殺人。諫者不聽。主好所愛無功德而富貴者。諫者不聽。主好財利巧奪萬民。諫者不聽。主好珠玉奇怪異物。諫者不聽。是謂六不聽。四必亡。一曰強諫不可止。必亡。二曰強諫知而不用。必亡。三曰以寡正強正衆邪。必亡。四曰以寡直強正衆曲。必亡。七不用。一曰主弱親強。賢者不用。二曰主不明。正者少。邪者衆。賢者不用。三曰賊臣在外。奸臣在內。賢者不用。四曰法政阿宗族。賢者不用。五曰以欺爲忠。賢者不用。六曰忠諫者死。賢者不用。七曰貨財上流。賢者不用。

武王伐殷。得二丈夫。而問之曰。殷之將亡。亦有妖乎。其一人對曰。有。殷國昏雨血。雨灰。雨石。小者如椎。大者如箕。六月雨雪深尺餘。其一人曰。是非國之大妖也。殷君喜以人餒虎。喜割人心。喜殺孕婦。喜殺人之父。孤人之子。喜奪喜誣。以信爲欺。欺者爲真。以忠爲不忠。忠諫者死。阿諛者賞。以君子爲下。急令暴取。好田獵。出入不時。臺治宮室。修臺池。日夜無已。喜爲酒池肉林。稻丘。而牛飲者三千人。無長幼之序。貴賤之禮。喜聽讒用舉。無功者賞。無德者富。所愛專制而擅令。無禮義。無忠信。無聖人。無賢士。無法度。無升斛。無尺丈。無稱衡。此殷國之大妖也。

武稽

後作牙
通作惡

文王在鄂。召太公曰。商王罪殺不辜。汝尙助余憂民。今我何如。太公曰。王其修身。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以先唱。人道無異。不可以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與民同利。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無甲兵而勝。無銜櫜而攻。懸渠壘而守。利人者天下啓之。害人者天下閉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取天下若逐野獸。得之而天下皆有分肉。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舟敗皆同其害。然則皆有啓之。無有閉之矣。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於國者。取國者也。無取於天下者。取天下者也。取民者。民利之。取國者。國利之。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蒼烏將擊。卑飛翕翼。猛獸將整。俛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過色。唯文唯德。誰爲之惑。弗觀弗視。安知其極。今彼殷商。衆口相惡。吾觀其野草茅勝。穀。吾觀其羣衆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而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夫上好貨。羣臣好得。而賢者逃伏。其亂至矣。太公曰。天下之人如流水。邪之則止。啓之則行。動之則濁。靜之則清。嗚呼神哉。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矣。文王曰。靜之奈何。太公曰。夫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文王在岐周。召太公曰。爭權於天下者何先。太公曰。先人人與地稱。則萬物備矣。今君之位尊矣。待天下之賢士。勿臣而友之。則君以得天下矣。文王曰。吾地小而民寡。將何以得之。太公曰。可。天下有

地。賢者得之。天下有粟。賢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收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莫常有之。唯賢者取之。夫以賢而爲人下。何人不與。以貴從人。曲直。何人不得。屈一人之下。則申萬人之上者。唯聖人而後能爲之。文王曰。善。請著之金板。於是文王所就而見者六人。所求而見者七十八人。所呼而友者千人。

文王曰。何如。而可以爲天下。太公對曰。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可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可以求天下。恩蓋天下。然後王天下。權蓋天下。然後可以不失天下。事而不疑。然後天下恃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爲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賤之。微天下者。天下適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得天下也。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才十過。所謂五才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於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於人者。有廉潔而不愛民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懷心而喜用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喜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於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害也。信而喜信於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

可悔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懷心而喜用人者，可欺也。故兵者國之大器，存亡之命在於將也。先王之所重，故置將不可不審察也。

無徵察二字。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欲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爲之奈何？太公曰：知之有八微。一曰微察問之，以言觀其辭；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閒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閒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貪；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觀其勇；八曰辭之以酒，以觀其德。八微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龍韜

武王曰：士高下豈有差乎？太公曰：有九差。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人才參差大小，猶斗不以盛石，滿則乘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多言多語，惡口惡舌，終日言惡，寢臥不絕，爲衆所憎，爲人所疾，此可使要問閭里，察奸伺猾，權數好事，夜臥早起，雖遠不憚，此妻子將也。先語察事，實長希言，賦物平均，此十人之將也。切切截截，不用諫言，數行刑戮，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辨好勝，疾賊侵陵，斥人以刑，欲正一衆，此千人之將也。外貌咋咋，言語切切，知人飢飽，習人陶易，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日愼一日，近賢進謀，使人以節，言語不慢，忠心誠必，此十萬之將也。溫良質長，用心無庸，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之將也。動動紛紛，鄰國皆聞，出入居處，百姓所親，誠信緩大，明於領世，能教成

事。又能救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內。皆如妻子。此英雄之率。乃天下之主也。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將軍受命。乃齋於太廟。擇日授斧鉞。君入廟。西而立。將軍入。北面立。君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此以往。上至於天。將軍制之。乃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以下。至於泉。將軍制之。既受命。曰。臣

聞治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不敢違請。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可問。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是故智者爲之慮。勇者

爲之困。氣厲青雲。疾若馳騫。兵不接刃。而敵降服。

武王問太公曰。將何以爲威。何以爲明。何以爲禁止。而令行。太公曰。以誅大爲威。以賞小爲明。以罰

審爲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振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說者。賞之。故殺貴大。賞貴小。殺及貴而當路之臣。是刑上極也。賞及牛馬。賚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夫殺一人而三軍不聞。殺一人而萬民不知。殺一人而千萬人不恐。雖多殺之。其將不重。封一人而三軍不悅。毋一人而萬人勦。賞一人而萬人不欣。是爲賞無功。貴無能也。若此。則三軍不爲使。是失衆之紀也。

爲明下店
有何以爲
審四字
也之。

下授下有
詩。

上治以信
還請作生

無士卒二
字欲下有
將軍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令三軍之衆親其將如父母，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音而喜，爲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三禮。冬日不暇裘，夏日不操扇，天雨不張蓋幕，名曰三禮也。將身不服，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下步，名曰力將。將身不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士卒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敢食，軍不舉火，將亦不火食，名曰止欲。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飢飽；故上將與士卒共寒暑，共飢飽，勤苦故三軍之衆聞鼓音而喜，聞金聲而怒矣。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非好死而樂傷，爲其將念其寒暑之極，知其飢飽之審，而見其勞苦之明也。

資因敵家之動變
德作至
或作專

人作國
上成作克
大上必成
六字
德莫之得
德作智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資因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傳於無窮之際，故至事不誣，用兵不言其事之成者，其言不足聽。兵之用者，其狀不足見，倏然而往，忽然而來，能獨轉而不制者也。善戰者不待暇軍，善降患者理其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矣。故爭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人師也；伎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成，用莫大於必成，用莫貴於支助，動莫神於不意，勝莫大於不識，夫必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事半而功自倍，兵之害，猶豫最大，兵之災，莫大於狐疑。善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災。善者從而不擇，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故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瞬目，起之若鶩，用之若

擢作赴。

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待之。武王曰。善。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極。天道。地利。人事。三者孰先。太公曰。天道難見。地利人事易得。天道在上。地道在下。人事以飢飽勞逸文武也。故順天道不必有吉。違之不必有害。失地之利。則士卒迷惑。人事不和。則不可以戰矣。故戰不必任天道。飢飽勞逸文武最急。地利爲寶。王曰。天道鬼神。順之者存。逆之者亡。何以獨不費天道。太公曰。此聖人之所生也。欲以止後世。故作爲誦書。而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勝。而衆將所拘者。九王曰。敢問九者奈何。太公曰。法令不行。而任侵誅。無德厚。而用日月之數。不順敵之強弱。幸於天道。無智慮。而候氛氣。少勇力。而望天福。不知地形。而歸過敵人。怯弗敢擊。而待龜筮。士卒不募。而法鬼神。設伏不巧。而任背向之道。凡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索之不得。不可以治勝。敗不能制。死生。故明將不法也。

太公曰。天下有粟。聖人食之。天下有民。聖人收之。天下有物。聖人裁之。利天下者取天下。安天下者有天下。愛天下者久天下。仁天下者化天下。

虎韜

武王勝殷。召太公問曰。今殷民不安其處。奈何使天下安乎。太公曰。夫民之所利。譬之如冬日之陽。夏日之陰。冬日之從陽。夏日之從陰。不召自來。故生民之道。先定其所利。而民自至。民有三幾。不可

數動。動之有凶。明賞則不足。不足則民怨生。明罰則民懼畏。民懼畏則變故出。明察則民撓。民撓則不安。其處易以成變。故明王之民。不知所好。不知所惡。不知所從。不知所去。使民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靜矣。樂哉。聖人與天下之人。皆安樂也。武王曰。爲之奈何。太公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財。而天下仰之。天下仰之。而天下治矣。神農之禁。春夏之所生。不傷不害。謹修地利。以成萬物。無奪民之所利。而農順其時矣。任賢使能。而官有材。而賢者歸之矣。故賞在於成民之生。罰在於使人無罪。是以賞罰施民。而天下化矣。

犬韜

武王至殷。將戰。紂之卒。捭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爲禮以朝者三千人。舉百石重沙者二十四人。趨行五百里而矯矛殺百步之外者五千人。介士億有八萬。武士懼曰。夫天下以紂爲大。以周爲細。以紂爲衆。以周爲寡。以周爲弱。以紂爲強。以周爲危。以紂爲安。以周爲諸侯。以紂爲天子。今日之事。以諸侯擊天子。以細擊大。以少擊多。以弱擊強。以危擊安。以此五短擊此五長。其可以濟功成事乎。太公曰。審天子不可擊。審大不可擊。審衆不可擊。審強不可擊。審安不可擊。王大恐。以懼。太公曰。王無恐且懼。所謂大者。盡得天下之民。所謂衆者。盡得天下之衆。所謂強者。盡用天下之力。所謂安者。能得天下之所欲。所謂天子者。天下相愛如父子。此之謂天子。今日之事。爲天下除殘去賊也。周雖細。

會殘賊一人之不當乎。王大喜曰。何謂殘賊。太公曰。所謂殘者。收天下珠玉美女。金錢綵帛。狗馬穀粟。藏之不休。此謂殘也。所謂賊者。收暴虐之吏。殺天下之民。無貴無賤。非以法度。此謂賊也。

武王問太公曰。欲與兵深謀。進必斬敵。退必克全。其略云何。太公曰。主以禮使將。將以忠受命。國有難。君召將而詔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避。勿以三軍爲貴。而輕敵。勿以授命爲重。而苟進。勿以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遠衆。勿以辯士爲必然。勿以謀簡於人。勿以謀後於人。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敵可勝也。

陰謀

武王問太公曰。賢君治國教民。其法何如。太公對曰。賢君治國。不以私害公。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法不廢於仇讎。不避於所愛。不因怒以誅。不因喜以賞。不高臺深池以殺下。不雕文刻畫以害農。不極耳目之欲。以亂政。是賢君之治國也。不好生而好殺。不好成而好敗。不好利而好害。不好與而好奪。不好貧而好罰。妾孕爲政。使內外相疑。君臣不和。括人田宅以爲臺觀。發人丘墓以爲苑囿。僕隸衣文綉。禽獸犬馬與人同食。而萬民糟糠不厭。裘褐不完。其上不知而重斂。奪民財物。竄之府庫。賢人逃隱於山林。小人任大職。無功而辭。無德而賞。專恣倡樂。男女昏亂。不恤萬民。遠陰陽之氣。忠諫不聽。信用邪佞。此亡國之君治國也。

李慈陰說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輕罰而重威。少其賞而聽善多。簡其令而衆皆化。爲之何如。太公曰。殺一人千人懼者。殺之。殺二人而萬人懼者。殺之。殺三人三軍振者。殺之。賞一人而千人喜者。賞之。賞二人而萬人喜者。賞之。賞三人三軍喜者。賞之。令一人千人得者。令之。禁二人而萬人止者。禁之。教三人而三軍正者。教之。殺一以懲萬。賞一而勸衆。此明君之威福也。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以一言與身相終。再言與天地相永。三言爲諸侯雄。四言爲海內宗。五言傳之天下無窮。可得聞乎。太公曰。一言與身相終者。內寬而外仁也。再言與天地相永者。是言行相副。若天地無私也。三言爲諸侯雄者。是敬實用諫。讓下於土也。四言爲海內宗者。敬接不肖。無貧富無貴賤。無善惡。無憎愛也。五言傳之天下無窮者。通於否泰。順時容養也。

武王問尙父曰。五帝之戒可聞乎。尙父曰。黃帝之時。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堯之居民上。振振如臨深川。舜之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慄慄恐不滿日。湯之居民上。戰戰恐不見旦。王曰。寡人今新并殷。居民上。翼翼懼不敢怠。

諺子

本意之註
作証之。
君子不與人之謀。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也。能必忠。而不能必入也。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也。君子非仁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故非非者。行

是而惡惡者行善而遺論矣。

文王問於鬻子曰：敢問人有大忌乎？對曰：有。文王曰：敢問大忌奈何？鬻子對曰：大忌知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有行如此，之謂大忌也。昔之帝王，其所以爲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爲功者，以其民也。力生於民，而功最於吏。扁鵲於君，民者至厚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八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則謂之狂；知惡不改者，則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人之戒也。不肖者不自謂不肖，而不肖見於行；不肖者不自謂賢，人猶皆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愚者不自謂智，人猶皆謂之愚也。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鞀而置鞀，以待四海之士，爲銘於箝簾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鞀；告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訟獄者，揮鞀。此之謂五聲。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曰：吾不恐者，擊磬；語寡人以訟獄者，揮鞀。此之謂五聲。是以禹朝廷間可以羅雀者。

無者字。
夫卿相無世賢者有之，國無因治，智者理之，智者非一日之謀也。治者非一日之謀也。治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而知所避，發政施令，爲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陰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也。凡萬物皆有器，故欲有爲而不行其器，其器者五。

字·補·

者不成也。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亦不成也。

昔者魯周公使衛庶叔往守於股。戒之曰：與殺不辜，寧失有罪。無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戒之封誅賞之慎焉。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二

管子

牧民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倉廩實則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政之所行。在順民心。

本書行作與。

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憂勞。我逸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逸樂之。則民爲之疲勞。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恐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與之爲取者。政之寶也。指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凋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指國於不傾之地。授有德也。積於不凋之倉。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

馮作潤。

人爭之。

之官。使民各爲其所長也。則必死之路。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不強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不偷取壹世也。不行不可復。不欺其民也。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維君之節。御人之得。在上之所賞。導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無蔽汝惡。無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勇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唯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人。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緩者後於事。委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土。

形勢

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權修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操民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闕貧者。野不闕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故未產不禁。則野不闕。賞罰不信。則民無取。

正作止。

野不闢，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地闢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民使勞也。民勞則力竭，賦斂厚則下怨。上民力竭則令不行，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勿謀已，不可得也。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壹，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不可得也。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奢無窮之君，而度放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正。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無正，國雖大，必危。身者，注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闢，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男女無別，則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賞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下賤僭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開欺臣下，賦斂競得，使民偷壹，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

立君作立君

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於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與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無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爲怨淺矣。失於小人。其爲禍深矣。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位不至。仁不可授。爾柄。二曰見賢不能

位作德。

讓。不可與尊位。三曰割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多。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園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多。割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則民懷其產矣。

七法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理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治安矣。

五輔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也。暴主之所以

舊無其
三上字
補之七
字

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也。今有士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故善爲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開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囷圀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子上忠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於是財用足而食飲新菜饒。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下必聽從而無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不能爲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而官府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囷圀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下忠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食飲新菜乏。上彌殘苟而無解舍。下愈覆茲而不聽從。上下交引而不和同。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以此觀之。則政下不可不慎也。

法法

聞賢而不舉。殆也。聞善而不察。殆也。見能而不使。殆也。親仁而不固。殆也。同謀而離。殆也。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無內。人主孤而無內。則人臣黨而成羣。使人主孤而無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

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措又移之。如是則貨慶雖重，民不勑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使賢者食於能，閹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閹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救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無救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救者，奔馬之委轡也。無救者，彈疽之砭石也。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容足。

凡人君之所以爲君者，勞也。勢在下則君制於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非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絕侵壅之君，若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政者，正也。聖人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遠不及也。過與不及，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國一也。勇而不義，傷兵。仁而不法，傷正。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法之侵也，生於不正。故言有辯而非務者，行有難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務，不苟爲辯。行必思善，不苟爲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錘

至作用。

義作依。

德作益。

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蹇有明智高行，背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至謂之寒，令之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寒障逆之君者，不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人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義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是以有道之君，行法脩制，公國壹民，以聽於世。忠臣直進以論其能，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忠臣不諛能以干爵祿，君不私國，臣不諛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徑也。

中匡

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爲身中，於爲國成，於爲天下。公曰：請問爲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此爲身也。遠舉賢人，慈愛百姓，此爲國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此爲天下也。

小匡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辭曰：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柄，臣不

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棊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子。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以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爲君亦猶是也。公使人請之魯。因管仲以與齊。桓公親迎之郊。遂與歸。禮之于廟。而問爲政焉。管仲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闢土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以爲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以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以爲大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司上有大字。

大下有司字。

籍形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閒。有武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方無遠。所欲至焉。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壹言教寡人乎。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民甚憂饑而稅斂重。民甚懼死而刑政險。民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輕其稅斂。則民不憂饑。緩

其刑政，則民不懼死。舉事以時，則民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命矣。

霜言

商作門。
勢作勢。

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然輕與人政而重與人馬，輕與人軍而重與人玉，重宮闕之勞而輕四境之守，其所以削也。聖人能輔時，不能遠時。智者善謀，不如當時。積時者曰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而不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

戒

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爲能及矣。

君臣

國之所以亂者四：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嫡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強矣。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官必忠，信以敬。

小稱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無患人莫已知。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故我有善則立舉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人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往喜民。來懼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則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有過而歸之於民。則民怒。有善而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可無慎乎。

召作陪。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味事公。公曰。唯烝嬰兒之未嘗也。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豎刁自刑而爲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於親之不愛。焉能有於公。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召四子者。廢之。逐堂巫而苛病起。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者。處期年。四人作難。圍公一室。十日不通。公曰。嗟。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椁以裹首而絕死。十一日。蟲出於戶。葬以搗門之扇。以不終用賢也。

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叔牙曰。盍不起爲寡人悲乎。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

忘出而在於善。使管仲無忘束縛在於魯也。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治國

下必作則

上必作常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必難治。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曰：治國當富而亂國必貧，是以善爲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壹，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遊食，民無所遊食，則必農。民事農則富，先王者善爲民除害與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與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國富則安鄉家，安鄉家則雖變俗易習，毀衆移民，至於殺之而不怨也。民貧則輕家易去，輕家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能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治國之道也。

桓公問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無以私好惡害

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黃帝立明臺之議。堯有衢室之間。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諫鼓於朝。湯有總街之庭。以觀民諱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

·若無解字
·加之·

形勢解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也。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矣。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爲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爲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旁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可來也。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導民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則民疏之。導之不厚。遇之無實。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

·導民之民
·作之·

人下有之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實。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類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饑之先食也。知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

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吝。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也。故

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資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術也。桀紂資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然而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不知爲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以爲大。賤可以爲貴。不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彌不能之罪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皆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

圖畫作圖說之。

之無行發
之字

可以往矣。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理，遇人有禮，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暴賊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暴賊，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板法解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治；不肖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威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

明法解

明主者。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職。此之謂治國。故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弗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賞罰作其
當立。

明主之治國也。案賞罰行其正理。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弗敢避也。夫賞功誅罪者。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弗爲也。故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弗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弗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貨財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也。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短長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不爲益長。雖卑辱貧賤。弗爲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弗能誤也。故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姦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寤。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之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之。惟惡之。則必候主閒。而日夜危之。人主弗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弗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弗欲也。蔽欺侵陵。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也。姦臣之擅主也。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攻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恐智。故勇怯。恐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

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課，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弗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弱，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傷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境內，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歎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導其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輕重

即作曰：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卽諾。期於秦舟之野，朝軍士，桓公卽壇而立，管子執袍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陣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乘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曰：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

舊無下千
人之長千
之字下千
白人上疑
字下千

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累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貸四萬二千金，靡然虛。桓公惕然大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總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公曰：諾。乃戒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禮若此，不死列陣，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鼓旗未相望，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三

晏子 司馬法 孫子

晏子

晏嬰

諫上

本書去冠被裝三字

君作上

無一字

景公飲酒數日，去冠被裝，自鼓盆壺，問於左右曰：「仁人亦樂此樂乎？」梁丘據對曰：「仁人之耳目猶人也，夫何爲獨不樂此樂也？」公令趨，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欲與夫子同此樂，請去禮。」對曰：「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之不欲也。今齊國小童自中以上，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者，畏禮義也。君若無禮，無以使下。下若無禮，無以事上。夫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一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不敏，無良左右，淫蠱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無罪，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禮者至。君若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矣。」公曰：「善。」請易衣冠，養酒改席，召晏子。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獻禮焉。再拜而出。公下拜送之。徹酒去樂，曰：「吾以章晏子之教也。」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室側，陪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

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命出裘發粟，以與飢寒。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公能行其所善。

公下。晏子補之。不上。有曰。晏子作位。

淳于人納女於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不可。夫以賤匹資國之害也。置子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處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卑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爲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爲義失而愛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持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資信。今君用讒人之謀，亂夫之言，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困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故公沒，田氏殺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美之作莫。之從三字。下。笑同。之。無令之。

景公薨，賞於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命三出而職計筮之。公怒，令之免職。計命三出而士師筮之。公不悅。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臣，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親善也。其去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

觀作。之。

於國者愛之。害於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平治。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逸樂。順於己者愛之。逆於己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雖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與。而下不觀情君之衰。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矣。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

景公觀於淄上。喟然而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傅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之。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乘民久矣。而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爲長。列士並立。能終善者爲師。昔先君桓公。方任賢而贊德之時。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疆海內使朝天子。諸侯不怨。營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於德。而並於樂。身溺於婦侍。而謀因於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胡宮。而不聚。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國。今君臨民若寇讎。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於衆。肆欲於民。而虐誅其下。恐及於身矣。嬰之年老。不能待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矣。

丁公下有
太公二字

景公出游。北而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如何。晏子曰。昔上帝以人之沒爲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吾君將戴笠。衣褐。執銚。以踐行賦。敵

樂作加。

北作西。

在臺去。

之中孰暇患死。公不悅。無幾何。梁丘據乘六馬而來。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君甘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公不悅。無幾何。公西北望。睹箕星。召伯當壽。使探而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以誠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雖不去箕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並於樂。政不飾而寬於小人。近讒好僂。何暇在箕。弗又將見矣。公不悅。無幾何。晏子卒。公出屏而立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遊。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孰責寡人哉。

諫下

輒作頃。
道作運。
精作運。

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而又爲長庚之役。二年未息。又爲鄒之長途。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君不怠乎。公曰。途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民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靈王作爲頃宮。三年未息也。又爲章華之臺。五年未息也。而又爲乾谿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自息也。靈王死乾谿。而民不與歸。今君不道明君之義。而脩靈王之迹。嬰懼君之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庚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夫子。寡人不知得罪於百姓深也。於是令勿收榘板而去之。

禮作安。
仁人作仁。
君。

景公成路寢之臺，達於何道？晏子於塗，再拜于馬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屬下，願請合骨。晏子曰：嘻，難矣。雖然，嬰將爲子復之。遂入見，公曰：有達於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屬下，願請合骨。公作色不悅，曰：自古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君治其宮室，節不侵生人之居，其臺榭儉，不殘死人之墓，未嘗聞請葬人主宮者也。今君修爲宮室，奪人之居，廣爲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驅處，死者離析，不得合骨，豐樂侈游，兼傲死生，非仁人之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也。且嬰聞之，生者不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葬，命之曰：蓄哀。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古及今，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何許之？公曰：創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無施，於死者無禮也。且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遂於何達葬路寢臺之屬下，解衰去經，布衣玄冠，踊而不哭，辭而不拜，已乃涕洟而去之。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厚其葬，高大其壙。晏子曰：敢問據之所以忠愛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好，有司未能我供也，則據以其財供我，吾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暮夜求之，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爲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妬。爲臣道，君親於父兄，有禮於羣臣，有惠於百姓，有義於諸侯，謂之忠也。爲子道，父以鍾愛其兄弟，施行於諸父，以慈惠於衆子，誠信於朋友，

謂之孝也。爲妻使衆妾皆得驩欣於夫，謂之不妒也。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唯據盡力以愛君，何愛者之少邪？四封之貨，皆君之有也，而唯據也，以其私財忠於君，何忠者之寡邪？據之防塞羣臣，弊蔽君，無乃甚乎？公曰：善哉！微子，寡人不知據之至於是也。遂詔爲壇之役，賡厚葬之令，令有司據法而責，羣臣陳過而諫，故官無廢法，臣無隱忠，而百姓大悅。

聞上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易若？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身行不順，治事不公，不敢以澹衆，衣冠中，故朝無奇辭之服，所言義，故下無僞上之報，身行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之義，三者，君子常行也。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臣道。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薦善而不有其名，稱身居位，不爲苟進，稱事受祿，不爲苟得，君用其言，人得其利，不伐其功，此臣道也。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對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養民不苛而防之以刑，所求於下者，不務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下從其教也。稱事以任民，中聽以禁邪，不窮之以勞，不害之以罰，上以愛民爲法，下以相親爲義，是以天下不相遠也。此明王之教民也。

齊作封。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君裂地而富之，疏爵而貴之。

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其說何也？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何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是詐僞也。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與君陷於難者也。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爵身就位，計能受祿，隨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權君以爲行，不稱位以爲忠，不掩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順卽進，否卽退，不與君行邪。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泄民，所患何也？對曰：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異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是故君臣無獄，而百姓無恐也。

無獄作詞
怨恐作

莊公問晏子曰：感當世而服天下，時邪？對曰：行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中聽任聖者，能感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諫傲賢者，不能感諸侯，背仁義而貪名實者，不能感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已，公不用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國疲民害，期年百姓大亂，而身及崔氏禍。

舊語偏字
舊語之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也何如？晏子對曰：上作事反天時，從政違鬼神，藉斂單百姓，四時易

靜作潔。序神祇並怨。道忠者不聽。薦善者不行。諛過者有賞。救失者有罪。故聖人伏匿隱處。不干長上。靜身守道。不與世陷于邪。是以卑而不失節。蔽而不失廉。此聖人之不得意也。公曰。聖人之得意。何如。晏子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藉斂和乎民。百姓樂其政。遠者懷其德。四時不失序。風雨不降虐。天明象而致贊。地育長而具物。神降福而不靡。民服教而不僞。治無怨業。居無廢民。此聖人之得意也。

景公問求賢。晏子對曰。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富則視其所分。貧則視其所不取。夫上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而易退也。其下易進而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可乎。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治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對曰。地不同宜。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也。人不同能。而任者以一事。不可責徧成焉。責焉無已。知者有不能治矣。求焉無厭。天地有不能磨矣。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強其短。任人之工。不強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

治作給。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衆。難乎。對曰。易。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行此兩者而已矣。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如。對曰。國貧而好大智。薄而好專。尙讒諛而賤賢。入樂簡慢而輕百姓。國無常法。民無經紀。好辨以爲智。刻民以爲忠。流瀆而忘國。好兵而忘民。肅於罪誅而慢於慶賞。樂人之衰。利人之害。德不足以懷人。政不足以匡民。貧不足以積善。刑不

足以防非。此亡國之行也。今民間公令如寇讐。此古之離其民阻其國常行也。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對曰：「有。」公曰：「其術何如？」晏子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反義而謀，背民而動，未聞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於義，事必因於民。及其衰也，謀者反義，與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此治國之常患也。公曰：「讒佞之人，則亦誠不善矣。雖然，則奚曾爲國常患乎？」晏子曰：「君以爲耳目而好謀事，則是君之耳目繆也。夫上亂君之耳目，而下使羣臣皆失其職，豈不誠足患哉？」公曰：「如是乎？」寡人將去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公不悅曰：「夫子何少寡人之甚也？」對曰：「臣非敢矯也。夫能自用於君者，材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誠於中者，必謹小誠於外，以成其大不誠。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君怨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出則行威以取富，夫可密近，不爲大利變，而務與君至義者，此難得而其難知也。公曰：「然則先聖奈何？」對曰：「先聖之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留，患日不足，羣臣皆得畢其誠，諛諛安得容其私。公曰：「然則夫子助寡人止之，寡人亦事勿用矣。」對曰：「諛夫佞人之在君側者，若社之有風，也不可燬去，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是故難去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何如？」對曰：「薄於身而厚於民，約於身而廣於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

行教而不以威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奢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於樂。不造於哀。盡得道民而不伐焉。勞力事民而不貴焉。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爲行。敬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刑罰中於法。廢罪順於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一意同欲。生有厚利。死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

問下

景公出游。問於晏子曰。吾欲循海而南。至於琅邪。寡人何脩以則。夫先王之游也。晏子曰。嬰聞之。天子之諸侯爲巡狩。諸侯之天子爲過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語曰。吾君不游。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壹游壹豫。爲諸侯度。今君之游不然。師行而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高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歷時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忘歸。謂之亡。古者聖王無流連之游。無荒亡之行。公曰。善。令吏出粟以與貧者三千鍾。公所身見老者七十人。然後歸。

禮作誌。

而下有禮。

食二字。

禮作誌。

而下有禮。

食二字。

禮作誌。

而下有禮。

食二字。

禮作誌。

而下有禮。

食二字。

禮作誌。

禮作誌。

而下有禮。

食二字。

禮作誌。

而下有禮。

食二字。

禮作誌。

而下有禮。

食二字。

禮作誌。

而下有禮。

食二字。

禮作誌。

而下有禮。

食二字。

禮作誌。

而下有禮。

卷三十三
聖作選

聖作選

今君政反于民，而行悖乎神，大宮室，多斬伐，以徇山林，羨飯食，多田漁，以徇川滸，是以神民俱怨，而山川收祿，司過荐至，而祝宗廢福，意者適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革心易行，於是廢公阜之游，止海食之獻，斬伐者以時，田漁者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羨，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焉。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之，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悅曰：齊國雖小，則可謂官不具乎？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解，辭令不給，則隄則暱侍，左右多譽，隄不中，則弦寧暱侍，田野不脩，民萌不安，則寧成暱侍，軍士惰戎士肆，則王子城甫暱侍，居處逸怠，左右僇畏，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意行衰怠，則管子暱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胙焉，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官不具，公曰善。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對曰：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今君左爲僞，右爲僂，說人在前，諛人在後，又焉可逮先君桓公之後乎？

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一心耶？夫子之心三邪？對曰：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心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

雜上

景公使晏子爲阿宰。三年而毀聞於國。公不悅。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公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於國。公悅。召而賞之。辭而不受。問公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悌，罰偷窳，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強，貴強惡之。左右之所求，法則與，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乎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悅，不舉儉力孝悌，不罰偷窳，而惰民悅。決獄阿貴強，而貴強悅。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悅。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悅。是以三邪譽於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於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而今之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乃任以國政焉。」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嬖人，以出正門，別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入見。景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門，別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別跪，以羞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勿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有情君。民多諛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諛言。今君有失行，而別跪禁之，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

晏子曰：可。於是令別跪倍資無征，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

臣不敢與焉。公移於司馬穰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

大臣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不服乎？君何爲非時而來？君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

穰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

擁琴，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

景公探雀黠，黠弱而反之。晏子聞之，不時而入。見北面再拜，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

雀黠，黠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曰：君探雀黠，黠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君曾禽獸之加

焉，而況于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使養所愛馬，暴病死。公命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之，而問於

公曰：敢問古時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懼焉，遂止。曰：以屬獄。晏子曰：請數之，使自知其罪。然後致

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有三罪。公使汝養馬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

也。使公以一馬之故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於百姓，兵弱

諸無所字補之。

君下有仁愛二字。

兵作殺者無大臣得微有不服夫字作許。

於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令以屬獄。公喟然曰。赦之。

子之選位
而作君
何年之少
而無國之
蓋十也作
者至一也
秋風一至
矣。起且被

魯昭公失國。走齊。齊景公問焉。曰。子之選位。新奚道至于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以內無輔。外無弼。輔弼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狗秋。迷也。孤其根莖。密其枝葉。春氣至。值以揭也。景公以其言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爲古之賢君乎。晏子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違鎡兵。暗而違掘井。雖速亦無及。

喜無之嗣
二字。

景公游於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人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晏子對曰。君過矣。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過矣。於是賜封人麥丘。以爲邑。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曰。請進煖食。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者。也。對曰。社稷之臣。公問社稷之臣。若何。對曰。能立社稷。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其所作爲辭令。可布於四方也。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

僕作任
車與作任
下句

雜下

晏子朝。乘弊車。駕景公見之曰。嗟。夫子之寡邪。何乘不佞之甚也。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路。與乘馬。三反不受。公不悅。趨召晏子。晏子曰。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對曰。君使臣監百官之吏。臣節其衣服。食飲之養。以先齊國之民。今君使臣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多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不受。

晏子和景公。其論人也。見質卽進之。不同君所欲。見不善則廢之。不避君所愛。行己而無私。直言而無諱。

景公游淄。聞晏子。卒。公乘而驅。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至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資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逸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之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乎。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大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矣。未嘗聞吾不善。今射出質。唱善者如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智不足以知君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然而有一焉。臣聞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其身。黃食蒼其身。蒼食蒼其身。君其猶有食諸人之言乎。公曰。善。

司馬法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治之謂正。治兵用兵，平亂討暴，必以義。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以殺止殺，殺攻其國。

愛其民，攻之可也。除其害，去其害也。以戰去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悅，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將有五行，信之也。故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和加於民則守固，威加於民則戰勝。故戰道不遠時，不歷民病，所以

持持方面，故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和加於民則守固，威加於民則戰勝。故戰道不遠時，不歷民病，所以

本書已說
作民。

愛吾民也。吾教與師爲遠時，則我不加喪，不困凶，所以愛其民也。兵，殺後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

愛民也。大喪其者，吏士懈惰，難以警戒。大喪已後之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舊無是以
明其信也
六字，補
散作教。

天下既平，春蒐秋獮，振旅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遠，從綏不過三舍，不窮不能，而哀憐傷

治作至。

病，以是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

知始知終，是以明其知也。五德以時合散，以爲民紀。古之道也。仁爲勇智信，民之本。隨時而施舍，先王

伯作百官
二字。
國作人。
軍作武。

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人之德，而正名治物。正者，正官名也。立國辨職，界各治其職。分守境

懷，海外來服。服從已獄弭而兵寢，聖德之治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與甲兵，以討不義。

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圯德，逆天之時，徧告于諸侯，章明有罪。天子正刑。刑者正天

之，利以征不義，位不從王者之法也。冢宰與伯布命于軍曰：入罪國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有暴虐，無棄土功，無燔

牆屋，無伐樹木，無取六畜，無取禾粟，無取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

不登作亡
等。

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更立。明正復職。王者與四方諸侯伐誅過之國。舉賢良更立為君。本效王法。復五官之職也。古者逐奔不遠。從綏不及。所以示君子且有禮。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為固。以仁為勝。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誠也。民有一善。處一事。故能盡民之善。無損。總獎民也。能堪其事。故賞罰無所忌也。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遲列。欲民速視為不善之害也。賞功不踰時。罪惡不遲列。所以勸善懲惡。欲速疾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也。一軍皆勝。上下俱不取功也。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不登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不善在己也。一軍奔北。人皆有罪。故不誅。上下俱有過失也。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上下不求其善。君不驕下。下不求遠也。

孫子兵法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舉兵深入是驅。據其都邑。絕其外內。敵全軍為上。破軍次之。舉國來服為上。以兵擊破服得之為次也。敵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未戰而敵自屈。故上兵伐謀。敵始有謀。其次伐交。結合其次伐兵。兵形已下。下攻城。敵國已敗其外。據城守。或之為下。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被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不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鈍而利可。

全也。兵形象水。水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故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定勢。水無常形。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君命有所不受。當無君命也。不持於君命也。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能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

吾之不可攻也。夫唯無慮而易於敵者，必禽於人。故卒未附親而罰之，即不服。不服即難用也。卒已

附親而罰不行者，即不可用矣。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則民服，令素行者，與衆相

得也。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全

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

全，亂而不能治，譬若騶子，不可用也。不可專用。不可專任。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

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

可以戰，勝之半也。未可知也。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明主慮之，良將愷之。非

利不赴，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不得已而用兵。主不可以怒而興軍，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用，不合於

利而止。怒可復讐，愠可復悅。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也。故曰：明王慎之，良將敬之。此安國之

道也。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千金。內外騷動，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古者八家爲一井，七家奉之。實十萬之師。不事不耕者，凡七十萬家也。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

師下有卒

字不詳

作料釋。民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王聖主賢君勝將所以勳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
不可以行。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待祀以求也。不可象於事也。不可以事求也。不可驗於度。不可以行度較也。者也。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四

老子 驕冠子 列子 墨子

老子

道經

聖人處無爲之事，以道治行，不言之教也。以道治萬物，作焉，各自動而不辭，止之也。生而不有，元氣

不尙賢者，不貴之也。使民不爭，反自然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下無貪人，不見可欲，故

深，不爲無爲，動因循，則無不治，造化厚，言

天地不仁，任自然也。以萬物爲芻狗，天地生萬物，視之如芻草狗畜，不貴認其報。聖人不仁，聖人愛養萬民，不以仁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財多累身，富貴而驕，還自遺咎，夫貧富損益，貴富損毀，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言人所爲功成事立，名遂利盈，不退身遜位，則遇於害，此乃天

五色令人目盲。貪淫好色。則五音令人耳聾。好傷五音。則五味令人口爽。則口妄言失於道。則金銀珠

聘田獵。令人心發狂。人情嗜好安靜。馳騁爭吸。難得之貨。令人行妨。王。心含意欲。則行傷身。身

上下知有之。太上曰太古無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其次親之與之。其德可見。則事可得。其次畏之。則

法以治。其次侮之。禁多令煩。不可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之只不位而欺其君也。其德可見。則事可得。其次畏之。則

絕巧絕技。棄利也。美貪路。盜賊無有。無邪私也。以為文不足。教良也。見素抱樸。抱其質料。少私寡

欲。曲已從衆。不自枉則直。澤則盈。地盈下。水滿之。弊則新。自受繁薄。後已先人。少則得。自受

曲則全。專。則全也。多則惑。多者惑於所守也。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法也。守也。聖人守一。不自見。故

明。聖人因天下之自以不自是。故彰。聖人不自為是而非人。不自伐。故有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

故長。聖人不自貴大。故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無能與不爭者爭。此言天下實與不自

強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強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孰為此者。天地也。孰。誰。天地尚不能久。而

況於人乎。天地至尊。合為強風暴雨。尚不能。故從事於道。不當如強風驟雨也。人為事當知道安靜。

自見者不明。應道。不自知其終。操行之謬也。自是者不彰。彰之。使不得彰明也。自伐者無功。野

輒自伐。即自矜者不長。好自矜者。故有道者不處。

失有功也。

道大。道大者。無天大。地大。王亦大。天大者。無不道。地大者。無不載。王大者。無不制。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四大。王居其一。八極之內有四大。王居其一。人法地。人合法地。安樂和柔也。地法天。萬物不來。生。天法道。萬物自化。道法自然。然性自也。所法也。

重爲輕根。人君不重則不靜。靜爲躁君。人君不靜則失威。奈何者疾時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疾時王者。志輕則失臣。王者輕淫則失其臣。躁則失君。王者行以疾。則失其精也。聖人常善救人。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故無棄人。其所也。常善救物。聖人所以常教民順四時者。故無棄物。不畷石也。

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人之行善者。聖人。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資。用也。人行不善。聖人貴其師。不愛其資也。無所使。雖智大迷。此入乃大迷惑。是謂要妙。知微妙要道。是謂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牝。雄以柔辱。雌以柔辱。人雖自知其雄。當守之以柔辱。去雄不離。入德謙下如深溪。則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自以爲聰。則以爲愚。人雖自知其聰。當守之以愚。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在於己。不復忒也。則德常。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是。則天下知之。如守之以汚濁。如將欲取天下。欲爲天下。而爲之。欲以有爲。吾見其不得已。我見其不得已。人道人心已明矣。天下神器。不可爲也。聖人好空靜。不可以有爲治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

也。作之。也。聖物好空靜。不可以有爲治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

去甚去奢去泰。其謂貪淫聲色也。奢謂過而飲食也。泰謂宮室奢靡也。去此三者。處中和。行其當。則天下自化也。以道佐人主。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不以兵強於

天下。謂天任道也。敵師之所處。剋練生焉。剋。不敵也。練。不敵也。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天應之以穀也。善者果而已。

行善者當果敢而不敢以取強焉。強。大之名也。果而勿矜。當果敢謙卑。勿自矜大。果而勿

驕。驕。傲也。勿。不也。果而勿強。果敢勿以為強。

兵者不祥之器。兵。兵者不善也。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謂遭兵變亂。乃不得已而用之。用之以自守也。謂以自守也。勝而

不善。謂得勝不以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美。美得勝者也。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

上左。左。左位也。凶事上右。右。右位也。偏將軍處左。偏將軍。軍中而居左者也。上將軍處右。上將軍。軍中而居右者也。言以喪禮

處之。喪禮。上。喪禮也。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傷已極。不能以道化。戰勝則以喪禮處之。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

君子使饋曰賜兵。不得已誅不祥。心不樂之。比於喪也。

知人者智。能知人好。能自知者明。人能自知。則不惑。是智也。自知者明。人能自知。則不惑。是明也。勝人者有力。能勝人者。不自勝者強。人能自

知人者智。能知人好。能自知者明。人能自知。則不惑。是智也。自知者明。人能自知。則不惑。是明也。勝人者有力。能勝人者。不自勝者強。人能自

欲。則天下無有能與己爭者。故為強也。知足者富。足。足也。知足者。則保強行者則有志。人能強力行。則保不失其所者久。人能

能守之萬物將自化。自侯王而能守道。萬物

能守之萬物將自化。自侯王而能守道。萬物

德經

無之為
字。
而能作者
能。

上德不德。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名。故謂上德也。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他不見。故言不德也。下德謂禮樂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他可見。其功可稱也。是以無德。以其有名號也。以身故也。而無以爲。無以名號。以其有名號也。以身故也。下德爲之。以其有名號也。以身故也。而無以爲。以其有名號也。以身故也。而無以爲。以其有名號也。以身故也。而無以爲。以其有名號也。以身故也。而無以爲。以其有名號也。以身故也。而無以爲。以其有名號也。以身故也。

昔之得一者。昔。往也。一。其爲。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天得一故能靈。地得一故能安。靜不動搖。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道生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言侯王得一故能。天無以清。恐將裂。言無已時。將恐分裂不爲天也。地無以寧。將恐發。言地無已時。將恐發。不爲地。神無以靈。言神無已時。將恐發。不爲神。

谷得一以盈。言谷得一故能。萬物得一以生。言萬物皆賴。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言侯王得一故能。天無以清。恐將裂。言無已時。將恐分裂不爲天也。地無以寧。將恐發。言地無已時。將恐發。不爲地。神無以靈。言神無已時。將恐發。不爲神。

將恐裂。言天無已時。將恐分裂不爲天也。地無以寧。將恐發。言地無已時。將恐發。不爲地。神無以靈。言神無已時。將恐發。不爲神。

恐滅。言萬物當隨時而生。不可但欲常。侯王無以貴。高將恐滅。言侯王當屈已下人。欲求貴。不可故貴。必生無已時。將恐滅。不可但欲常。侯王無以貴。高將恐滅。言侯王當屈已下人。欲求貴。不可故貴。必

以賤爲本。言侯王當屈已下人。欲求貴。不可故貴。必以賤爲本。言侯王當屈已下人。欲求貴。不可故貴。必

此其以賤爲本。侯王當尊貴。能以賤爲本。此其以賤爲本。侯王當尊貴。能以賤爲本。此其以賤爲本。

而王公以爲稱。言侯王當尊貴。能以賤爲本。此其以賤爲本。侯王當尊貴。能以賤爲本。此其以賤爲本。

故物或損之而益。言我教人使去強。強梁者不得其死。或

益之而損。言我教人使去強。強梁者不得其死。或

得作致。

註德作致
滿二字。
其伴非本
下有邪字
孤寡之孤也。不穀。喻下能
如舉發。爲衆儒所讓也。
食富者得志。

大者高者稱。人之所敬。爲德。去委爲剛也。我亦教人。爲弱去剛爲柔也。

上士美尊貴。能以賤爲本。此其以賤爲本。侯王當尊貴。能以賤爲本。此其以賤爲本。

爲道之華。得道之華。而愚之始。不處其薄。爲世損也。

引之不得推。或。強梁者不得其死。

章書治要 卷三十四 五七五

式作成。

強者自勢力。為天所統。兵刃所伐。不得以命死也。 吾將以為教父。愛。始也。老子以強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無有入於無間。故能出入無間。無形實。

不言之教。法道不言。無為之益。法道無為。治身則有益精神。天下希及之。無功之活。無巧之活。治身

也。 甚愛必大費。甚愛者費精神。甚愛財者過福也。多藏必厚亡。生多發於府庫。死多積於丘壑。生

辱。知足之人。絕利去。色不亂於耳目。恥於身不危殆。可以長久。人能知止足。則禍難在。治身

大成若缺。謂道德大成之君也。如缺者。其用不弊。其用心如是。如缺不盈。如缺不盈。則

其用不窮。其用心如是。如缺不盈。如缺不盈。則 大直若屈。大直者。謂道法也。正直如一也。如

大辯若訥。大辯者。謂道法也。清靜以為天下正。持正。則無終已時也。天下有道。謂人主有

大將若訥。大將者。謂道法也。清靜以為天下正。持正。則無終已時也。天下有道。謂人主有

大將若訥。大將者。謂道法也。清靜以為天下正。持正。則無終已時也。天下有道。謂人主有

大將若訥。大將者。謂道法也。清靜以為天下正。持正。則無終已時也。天下有道。謂人主有

大將若訥。大將者。謂道法也。清靜以為天下正。持正。則無終已時也。天下有道。謂人主有

大將若訥。大將者。謂道法也。清靜以為天下正。持正。則無終已時也。天下有道。謂人主有

大將若訥。大將者。謂道法也。清靜以為天下正。持正。則無終已時也。天下有道。謂人主有

大將若訥。大將者。謂道法也。清靜以為天下正。持正。則無終已時也。天下有道。謂人主有

大將若訥。大將者。謂道法也。清靜以為天下正。持正。則無終已時也。天下有道。謂人主有

大將若訥。大將者。謂道法也。清靜以為天下正。持正。則無終已時也。天下有道。謂人主有

大將若訥。大將者。謂道法也。清靜以為天下正。持正。則無終已時也。天下有道。謂人主有

大將若訥。大將者。謂道法也。清靜以為天下正。持正。則無終已時也。天下有道。謂人主有

大將若訥。大將者。謂道法也。清靜以為天下正。持正。則無終已時也。天下有道。謂人主有

下好力。聖人原小知。不爲而成。上話所爲。則下無事。大。察內知外也。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爲。取天下常以無

損之又損之。損情欲又損之。所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及其好有事。則政教煩。民無事。不當勞煩民也。

聖人無常心。聖人重改更。費因以百姓心爲心。百姓心之所便。善者吾善之。百姓爲善。聖人因而善之。不善者吾亦

善之。百姓爲不善。聖人化之使善。信者吾信之。百姓爲信。聖人不信者吾亦信之。百姓爲不信。聖人化之使信。

生而不有。道生萬物。不爲而不恃。情望其報也。爲而不恃。道望其報也。長而不宰。道長養萬物。不宰。初以爲利用也。是謂玄德。道之所行。不可

得見也。得見也。天道甚夷也。夷。平易也。而民好徑。徑。邪不中也。大道甚平。大道甚平。朝甚除。高臺削。宮室簡。田甚穡。良種墾。倉甚虛。五穀備

無高字。無高字。服文采。好清高。帶利劍。武且者。厭飲食。厭。厭食。財貨有餘。無忌時。是謂盜夸。劫盜以爲服飾。徒行夸人。

善建者不拔。建。立也。善以道立身。不拔。不可得引而拔也。脩之於身。其德乃真。脩。道於身。愛氣養神。脩之於家。其德乃餘。脩。道於家。愛慈子孫。兄弟弟順。

脩之於鄉。其德乃長。脩。道於鄉。尊長者。愛養幼

脩之於國。其德乃豐。脩。道於國。則君信臣忠。政平

脩之於天下。其德乃普。脩。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者。防禁也。令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則視者眩於目。聽者惑

聖人無爲故無敗聖人無爲故無敗

散其未形者爲之於未有或有時者治之於未亂治身而亂於未亂之時合抱之木生於毫

末從小成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從卑至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從近至爲者敗之有於於事執者失

之執利思堅持聖人無爲故無敗利也故無敗壞也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爲事若夫

不貴難得之貨聖人不貴玉也學不學聖人學人所不能學聖人學治身聖人學治世復衆人之所遺衆人遺棄爲華復

之者使以輔萬物之自然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而不取爲焉有所遺爲惑還本

反本以輔萬物之自然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而不取爲焉有所遺爲惑還本

古之善爲道者身及治國者非以明民明知好巧將以愚之智謀不詳也使民之難治以其智

多以其智太多而以智治國國之誠不以智治國國之誠則民守正上下相親

之故爲國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江海以卑下故衆流歸是以聖人欲上人欲在民之上必以言下之未江

虛懷欲先民欲在民之必以身後之已也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下故民親仰不以爲重也處前

而民不害聖人在下而不以害明後

初之若父母無有欲害之者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者子，曰我有三寶。一曰慈，愛育慈著。二曰儉，誠敬者取。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誠謙退，不

慈故能勇。口慈仁故能勇。儉故能廣。自用寬裕也。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成器長，謂道人也。

今舍慈且勇。舍慈仁者，百往而無一。舍儉且廣。舍其儉約，舍後且先。夫慈以戰則

勝，以守則固。夫慈仁者，百往而無一。用兵有言，用兵之道，者子時用。吾不敢為上，主先也。而

為客，客承天而後動也。用兵，不敢進寸而退尺。後人守境，則人守境為也。禍莫大於輕敵。夫禍莫大於輕敵。

輕敵幾喪吾寶。輕敵，近也。寶，身也。寶，身也。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哀者，慈仁士卒。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人惑難解。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是以聖人稱揚撝玉。撝，稱揚者薄外，匿

而不取也。撝，稱揚者薄外，匿而不取也。

天道不爭而善勝。天不與人爭，故善勝。不言而善應。天不言，萬物

自動，以應之。天不與人爭，故善勝。不召而自來。天不呼召萬物，皆

繚然而謀善。人本，精善行惡，各就其報。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民不畏死，孰貴者？治國者利國，害國者害國。民不與生，故不長死也。素何以死懼之。

孰敢行邪？治國者利國，害國者害國。孰敢行邪？治國者利國，害國者害國。

民常畏死，教民去刑，教民去刑，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矣。以道教化，而民不從，反為奇巧，乃應王法，孰

敢行邪？治國者利國，害國者害國。孰敢行邪？治國者利國，害國者害國。

利之而先。利之而先。

利之而先。利之而先。

利之而先。利之而先。

利之而先。利之而先。

寶身下自也字。
為僕作不以示人。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是以聖人稱揚撝玉。撝，稱揚者薄外，匿而不取也。

天道不爭而善勝。天不與人爭，故善勝。

不言而善應。天不言，萬物自動，以應之。

不召而自來。天不呼召萬物，皆繚然而

謀善。人本，精善行惡，各就其報。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民不畏死，孰貴者？治國者利國，害國者害國。

民不與生，故不長死也。素何以死懼之。

孰敢行邪？治國者利國，害國者害國。

孰敢行邪？治國者利國，害國者害國。

民常畏死，教民去刑，教民去刑，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矣。以道教化，而民不從，反為奇巧，乃應王法，孰

本書下
上有標字

博選者序德程俊也。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人有五至。一曰百己。二曰十日。三曰

博選

鵠冠子

聖人不積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財助位。位與人。財益多。天之道。利而不害。物愛

不相往來也。無特欲

其衣不質五色。安其居。安其孝矣。不樂其俗之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也。相去遠。民至老死

小國寡民。聖人理治大國。猶以爲小。儉約不奢。使民重死。所則民重死而貪生也。各得其而不違徒。政令不煩。

鄰邦常也。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不好出入。雖有甲兵。無所陳之。天下甘其食。澹其飲。不美

之君。有其美信。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天道無有親疏。唯與善人。則與司契者。聖人執左契。詰者聖人執文書法律。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有德之君。司無德司微。德

入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使。則賢於貴生者也。

以難治。其民化上有爲。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人民所以輕死死者。以其求生。是以輕死。厚之故。輕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人民所以飢寒者。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人民不可治者。以其是

博選者序德程俊也。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人有五至。一曰百己。二曰十日。三曰

若已。四曰。歸役。五曰。徒隸。所謂天者。理物情者也。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際不在君者也。君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爲本人者。以賢聖爲本。賢聖者。以博選爲本。博選者。以五至爲本。故北面事之。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十己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揄杖。指麾而使。則歸役者至。噫嘻叱。則徒隸人至矣。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交處。交作友。亡主與役處。

著希

註靜字。

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劫。嗜利而不爲非。時動靜而不苟作。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焉。心雖欲之而弗敢言。然後義生焉。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

世賢

悼襄王問龐緩曰。夫君人者。亦有爲其國乎。龐緩曰。王獨不聞俞拊之爲醫乎。己識必治。神避之。昔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襄王曰。善。龐緩曰。王其忘之乎。昔伊尹啓殷。太公醫周。百里醫秦。申應醫郢。原季醫晉。范齒醫越。管仲醫齊。而立五國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襄王曰。願聞其數。緩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邪。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爲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爲下也。文侯曰。可得聞邪。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診之。

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鑿血脈，投毒藥，割肌膚，而名出聞於諸侯。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則桓公幾能成其勤乎。

列子

天瑞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全猶得也。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

木註同作

宜。性也。注也。生各有宜。性各有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夫覆過於一方者，餘陰則固矣。形必

則不能商。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遂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若有未分，不可逆。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剛則柔。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

者也。方謂精理，不得健。

木書詳後

殷湯問

字異作其。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天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所通，仲聖以各得其方，當天靈其秀。

力命

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

類作煩。

晉國諸密
有改行二
字。

少作先。

曰。鮑叔才可。曰不可。其為人深廉善士。謂已而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欲以已善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也。取使之治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道有不弘。則逆民而不能精矣。其得罪於君。將弗久矣。
 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槐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無其道之不及也。於其人也。以德分人。謂之聖人。而不察則。以財分人。謂之賢人。已愈有也。以賢臨人者。未有得人者也。求人不與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與物升降者。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道行則不能成功。勿已。則隰朋可。若有聞見。則事雖於已。而軍生無所措手。故曰不與不與。故曰不能成功。勿已。則隰朋可。是。故遠之可。未能遠道。故僅可耳。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
 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皆天理也。
 晉國苦盜。有卻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卻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卻雍也。遂共盜而殺之。殺之也。晉侯聞而大駭。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卻雍死。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人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用隨明以察是非者。羣詐之所逃。用少讓以摛奸伏者。衆惡之所疾。豈虛也哉。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其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鼉鼉弗能居。有丈夫

方將厲之。孔子使人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鼉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親之，而況人乎？」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墨子

墨翟

所染

子墨子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故染可不慎耶？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皋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推哆，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文，榮夷終，幽王染於傅公，幾，蔡公，毅。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戮，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公染於管仲，晉文公染於咎犯，楚莊

干作辛
文作公
徐作公
魏作夷

染於孫叔。異國庶染於伍員。越句踐染於范蠡。此五君者所染當。故竊諸侯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張柳。中行寅染於籍秦。吳夫差染於宰嚭。知伯瑤染於智國。中山尙染於魏義。宋康染於唐欲。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爲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必得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其行理生於染當。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逸於治官。不能爲君者。傷形戕神。愁心勞意。然國愈危。身愈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

法儀

息作德。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故百工從事。皆有法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度。此不若百工也。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息。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旣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之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

子天下諸侯皆質事之。暴王桀、紂、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誦天侮鬼，其賊人多，故天禍之，使遂亡其國家，身死爲戮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

七患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三患也。仕者持祿遊者憂俊，君務法討臣，臣懼而不敢言，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強而無守備，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蓄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

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爲宮室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溼傷民，故聖王作爲宮室，爲宮室之法曰：室高足以避潤，逸足以圍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室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凡費用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使上不以爲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使身不以爲辟怪也，故節於身，壽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

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儉。振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誠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裘。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溫。清。故作壽婦人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緩。夏則絺縠之中。足以爲輕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之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擊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處於外。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贖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極。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主。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之衣。鑄金以爲鈞。珠玉以爲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衣服之。此非云益煖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也。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淫僻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也。君誠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故聖人作壽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也。是以增氣充虛。強體適腹而已矣。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故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芻豢滌炙。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拵。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餽飴。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欲無亂不可得。君誠欲天下之治而惡其

無四字。

亂當爲貪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法禁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足以用，故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完固輕利，皆已具矣，必厚斂於百姓，以爲舟車飾，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惰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惰刻鏤，故民飢。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右左象之，是以其民飢寒並至，故爲姦邪。姦邪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誠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

尙賢

子墨子曰：今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是其故何也？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尙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然則衆賢之術，將柰何哉？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賞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辨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賞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也，言曰：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不義。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避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觀者聞之，亦退而

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避親疏。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避遠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無恃。今上舉義不避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人聞之。皆視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與之爵。重與之祿。任之以事。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受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恆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避私怨。故得士。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故尚賢者政之本也。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也。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不能制。必索良工。有一疲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誠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至建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其親一危弓。疲馬。衣裳。牛羊之財歟。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

好者也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唯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尚賢之爲說。不可不察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非命

正作政。

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還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爲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正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僻。外之畷聘田獵。畢弋內沈於酒樂。不肯曰我爲刑政不善。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僞民。亦猶此也。聖師有命以教衆愚。昔者禹湯。又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豈得光舉令聞於天下。夫豈可以爲命哉。故以爲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蓄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豈得光舉令聞於天下。豈以爲其命哉。

貴義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一犬一兔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世之

曰上有必
字。

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格其身則懼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懼也豈不悖哉。



群書治要

下

國學基
本叢書
羣
書
治
要
下



書叢本基學國

要 治 書 羣

(F)

撰等徵魏

行發館書印務商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五

文子 曾子

· 文子 老子弟子

道原

夫至人之治也。弃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誇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矣。寡其所求。即得矣。

本書著作

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己。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也。故鷄善言便計。雖愚者知悅之。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悅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

精誠

即作者。

夫水濁者魚噉。政苛即民亂。上多欲即下多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聖人省事而治。求寡而豐。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成。後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所脩者本也。

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也。至精之盛，弗召自來，不去自往，不知所爲者，而功自成。待日而照見，待言而後令，其於以治難矣。皋陶暗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師曠瞽而爲大宰，晉國無亂政，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爲師也。民之化上，不徒其言，從其所行也。故人君好勇而國家多難，人君好色而國多昏亂，故聖人精誠形於內，好憎明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奸，唯神化爲貴也。夫至精爲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故治人者慎所以成也。

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也，哭者哀之效也。惜愔於中而應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也。

夫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喜而不忘，見天下有害，憂若有喪。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人之樂者，人亦樂其樂。故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大人行可悅之政，人而莫不順其令，令順即從小而致大，令逆即以善爲害，以成爲敗。

九律十·九守

二十子全 神者智之潤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符也。智公即心平，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澄水者，以其清且

書本作涼。靜也。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也。

天道極卽反。登則損。物盛則衰。日中而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辨守以儉。武力勇毅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

符言

人之情。服於德。不服於力。故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卽天下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爲得。知後之爲先。卽幾道矣。

道德

文子問道老子曰。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

文子問德仁義禮。老子曰。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人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君子無德卽下怨。無仁卽下爭。無義卽下異。無禮卽下亂。四經不立。

謂之無道。無道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說道。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行在令外。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也。勸於上不應於下者。情令殊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之愛喻焉。著情也。故言之用者。小不言之用者大矣。夫信。君子之言也。忠。君子之意也。忠信形於內。成動應乎外。賢聖之化。

也。

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者也。

上德

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羣剛欲脩，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無昧，不可得也。

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

微明

相坐之法立，即百姓怨。戒符之令張，即功臣叛。故察於刀筆之迹者，即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陳之事者，即不知廟戰之權。聖人先見福於重關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恐者感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故仁莫大於愛人也。智莫大於知人也。愛人即無冤刑。知人即亂政。

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居知所爲，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止，謂之道。言出於口，不可

止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以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也。

無作字。

無作字。

無作字。

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今人不務使患無生。而務於救之。雖神聖人。不能爲謀也。患禍之所由來。萬萬無方。故聖人深居以避害。靜默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動作而陷於刑。雖曲爲之備。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盡慮於已成之內。是以患禍無由至。非譽不能虜垢也。凡入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者也。志大者。筮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湊。中爲之殺也。智圓者。終始無端。方法四遠。深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也。事少者。執約爲治。廣處辭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故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行。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行不用巫祝。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懼懼。日慎一日。是以無爲而有成。

不失仁心
作有仁心
言聖字例

有功。離仁義者。卽見疑。有罪。不失仁心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雖謀得計。當慮患而患解。國國而國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遠矣。言舉無中於策。其計無益於國。而心

周於君。合於仁義者。身必存矣。故曰。百言百當。不若舍趨而審仁義也。

●上七作忠
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即通功易食而道達矣。人多欲。即傷義。多憂。即害智。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樂其所以亡。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

慈父之愛子也。非求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人之養民。非求爲己用也。性不能已也。及恃其力。賴其功勳。而必窮矣。有以爲。即恩不接矣。故用衆人之所愛。即得衆人之力。果衆人之所善。即得衆人之心。見所始。即知所終矣。

人之將疾也。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爲忠謀。古者親近不以言。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與民同欲。即和。與民同守。即固。與民同念。即智。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行有召寇。言有致福。

道自然

二十子全
書無道字
山處者木
深林處者
新作蕭
昔者堯之治天下。其導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田。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便其人。如是。則民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巧。易所拙也。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箭。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是以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跡不接於諸侯之

義作詳。

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夫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皆徵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民蹙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

義作實。

以道治天下，非易民性也。因其有而條暢之，故瀆水者因水之流，產稼者因地之宜，征伐者因民之欲，能因無敵於天下矣。故先王之制法，因民之性而爲之，節文無其性，無其性，不可使道也。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王爲之法度，不可使向方也。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威行如神矣。因其性，即天下聽從，嘖其性，即法度張而不用。

道作通。

帝者賞其德也，王者尚其義也。窮者迫於理也，道狹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王道者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因循任下，責成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過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弗好憎，賞罰不喜怒，其聽治也，虛心弱志，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不肖，莫不盡其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即治國之道明矣。

智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同者勝，乘衆人之知，即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即無不勝也，用衆人之力，鳥獲不足恃也，乘衆人之勢，天下不足用也，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不重也，能勝其事，即爲者弗難也，聖人兼而用之，故人無弃人。

物無弄財矣。

所謂無爲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往，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也。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也。聖人不恥身之賤，惡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憂百姓之窮也。故常虛而無爲，抱素見樸，不與物雜。

捷作陸。

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奢養其欲也。聖人之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爲天下之民強掩弱，衆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爲其悖智詐，不以相教，積財貨，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爲一人明不能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爲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食餽，養老弱，息勞倦，無不以也。神農形悴，堯瘦癯，舜梨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人周，百里奚傳以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祿竊位，將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自天子至于庶人，四體不動，思慮不用，是賡者，未之聞也。

下德

爾作侯。

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開嗜欲，養生之末也。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民交讓，爭處卑，財利爭受少，事力爭就勞，日化上而遷善，不知其所以然，治

勢下有位

之本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爲非。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至。霸王之功不世立也。順其善意，防其邪心，與民同出一道，卽民性可善，風俗可美矣。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生也。若縱之放僻淫逸，而禁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天下不能禁其姦矣。目悅五色，口欲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天下何。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稱尊號也。言其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者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也。天下得道，守在四夷；天下失道，守在左右。故曰：無恃其不吾奪，恃吾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寡殺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

農士作士

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慎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農士商工，鄉別州異。故農與農言，農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爭，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也。夫先知遠見，人材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辨辭給，人智之溢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傲世賤物，不污於俗，士之抗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化。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以爲國俗。故人材不可專用，而度量道術，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恐守，而軍旅可與性同，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所有而並用之也。末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

農士作士

罰不勝危爲難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卽佈智而詐上。犯邪而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奸。懲窮卽觸。烏窮卽啄。人窮卽詐。此之謂也。

國有亡主。世無亡道。人有窮而理無不通也。故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其窮不遠矣。夫君人者。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旣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卽無不成也。工無二技。士不兼官。人得所宜。物得所安。是以器械不惡。而職事不慢也。夫資小易償也。戰寡

易守也。任輕易勸也。上操約少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久而不相厭也。

利殺作峻

地廣民衆。不足以爲強也。甲堅兵利。不足以恃勝也。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也。嚴刑利殺。不足以爲威也。爲存政者。無小必存。爲亡政者。無大必亡。故善守者。無與御。善戰者。無與鬪。乘時勢。因民欲而

林作文。

取天下也。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蓄其怒。德積而民可用也。怒蓄而威可立也。故材之所加者。淺卽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卽威之所制者廣。廣卽我強而敵弱矣。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費不半而功十倍。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

作上仁。 上行

漢前作漢

非漢真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并覆。非平正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

通作禮。

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格通。羣臣幅湊。喜不以貴。賜怒不以罪誅。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通而不眩。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不逆。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用人之道也。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能游而濟江海。使言之而是。雖在匹夫芻蕘。猶不可弃也。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不可用也。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其計可用。不差其位矣。其言可行。不貴其辨矣。

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如履薄冰。天地之閒。善。即吾善也。不善。即吾讎也。昔日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氏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

惠作慈。

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多難贖。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大較易爲智。曲辨難爲惠。故無益於治。有益於亂者。聖人不爲也。無益於用。有益於費者。智者不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寡。切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贖。夫詞音者。小絃急。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費者逸。道之言曰。芒芒昧昧。與天同氣。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窮無一焉者。亡。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爲之。言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

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理之，法雖少足以治矣。無道以臨之，命雖衆足以亂矣。

鯨魚失水而觸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民爭事，則制於有司，以無爲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弗用，反以事專其上，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爲，則智日困而數窮於下，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刑，即無以與下交矣。喜怒哀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即守職者雖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矣。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即上下乖心，羣臣相怨矣。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弗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即人主忿勞，人臣忿逸矣。是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也。與馬逐逐，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擗與馬服，銜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銜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資也。國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喪也。故得生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微者，雖成必敗。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故存在得道，不在於小；亡在失道，不在於大。故亂國之主，務於廣地而不務於仁義，務於高位而不務於道德，是舍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

衛作衛。
生疑存。

主與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吝，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鑒，而能無爲非者寡矣。

上義

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見其終始，可謂達矣。治之本，仁義也。其末，法度也。先本後

末謂之君子。先末後本。謂之小人。法之生也。以輔義。重法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仁義者。廣崇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本。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經。言不合於先王者。不可以爲道。

馬與馬作馴
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馬也。內得於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樞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身不可以離車輿之安。手不可以失駟馬之心。故輿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爲治。執道以御之。中材可盡。明分以示之。姦邪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則遠者治矣。不用道然之教。而行自然之道。萬舉而無失矣。

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爲右。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循俗未足多。顏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名可名者。非常名也。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由金石。壹醜不可更。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故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爲治也。

或相與。

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反己自正也。誠達其本，不亂於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責於下，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爲檢戒，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矣。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懸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雖貧者，不輕其賞，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無罪，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獨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無得橫斷也，人莫得恣，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於無爲，無爲者，非謂其不動也，言其莫從已出也。

善賞者，費少而禍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爲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故聖人因民之所善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無天下畏之，至賞不費，至刑不濫，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

或下者有

君臣異道，即治同道，即亂，各得其宜，處其當，即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不得大於幹，末不得強於本，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夫得威勢者，所持甚小，所任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害，天下莫不聽從者，順也，義者，非能盡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暴者，非能盡害海內也，害一人而天下叛，故舉措

廢置不可不審也。

不善之不作小。

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細行。而求其不善。卽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舉。無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誠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

自古及今。未有能令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夫夏后氏之殯。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卽難矣。夫衆人見位卑賤。事之滂辱。而不知其大略也。故論人之道。貴卽觀其所舉。富卽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卽觀其所不爲。視其所思。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貨財。以觀其仁。振以恐懼。以觀其節。如此。卽人情得矣。

比下有之字。
聖人以仁義爲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劍其喉。恐者不爲。身貴乎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比身卽小。身所重也。比義卽輕。此以仁義爲準繩者也。

農作觀
地廣民衆。主賢相良。國富兵強。約束信。壁令明。兩敵相當。未接刃而敵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陣之事。白刃合。流血千里。暴骸盈野。義之下也。

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行者威也。威義並行。是謂必強。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賞信而罰明也。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即不難爲之死。下視上如兄。即不難爲之亡。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鬪。是故義君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邪。以明其勢。察其勞逸。以知飢飽。戰期有日。視死如歸。思之加也。

上禮

昔之聖王。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高下之宜。除飢寒之患。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儉刻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立大學而教之。此其治之綱紀也。得道即舉。失道即廢。夫物未嘗有暇而不弛。盛而不敗者也。唯聖人可盛而不衰。聖人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至以亡國。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爲姦僞以解有罪。而殺不辜。其作囿也。以奉宗廟之具。簡士卒。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弋獵。以奪民時。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至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舉。姦人在位。賢者隱處。天地之道。極即反。益即損。故聖人治弊而改制。事終而更爲矣。聖人之道。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無廉恥。不可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

能教不孝，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恥。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措而不用，禮義修而任賢德也。

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無有盜心哉？故知其無所用。雖貪者皆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爲虛垢，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

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故物多則欲省，求賸則爭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動也。世亂則君子爲奸，而法不能禁也。

鰥作石，
鄧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甌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莫之歸，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蔭蔽也。故爲政以奇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卽大矣，裂之道也。

曾子參

脩身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強其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且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沒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君子學必由其業，問

大較淺
作切

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聞觀色而復之。君子既學之。思其不博也。既博之。思其不習也。既習之。思其不知也。既知之。思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思其不能以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君子博學而淺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欲先人。言欲後人。見利思辱。見難思誦。嗜欲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君子好人之爲善而弗趨也。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而成人之美。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爲罪矣。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爲。可能也。色勿爲。不可能也。心勿爲。不可能也。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強也。太上不生惡。其次生而能夙寤之。其下復而能改。復而不改。隕身覆家。大者傾社稷。是故君子出言悖謬。行身戰戰。亦殆免於罪矣。昔者。天子日且思其四海之內。戰戰唯恐不能乂也。諸侯日且思其四封之內。戰戰唯恐失損之也。大夫日且思其官。戰戰唯恐不能勝也。庶人日且思其事。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是故隨事而慄者。鮮不濟矣。

立孝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也。禮之貴也。故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顧其弟者。爲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

敬上有莊字。

使其臣者。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敬而安之。微諫不倦。聽從不怠。懽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而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詩言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不貽其親。君子之孝也。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悌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脩之謂也。故孝子善事君。悌弟善事長。君子壹孝壹悌。可謂知終矣。

制言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小者友焉。嗛者惠焉。此禮也。弟子毋曰。不我知也。鄧夫。鄙婦。相會于牆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揭其言者。故士執仁與義而不聞。行之未篤也。故蓬生麻中。不扶乃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已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脩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是以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

難作解。

疾病

來作求。

曾子曰：君子之務蓋有矣。夫華繁而質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隼以山爲庫而巢其上。魚鼈鼉以川爲淺而窟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是故君子苟毋以利害義。則毋何由至哉。親戚下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來遠。小者不密。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乎。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爲悌乎。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也。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加之志而已矣。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膩乎如入魚次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

加上有字
字作良
魚次之室
作魚之室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六

吳子 商君子 尸子 申子

吳子

吳起

圖國

本畫無下
民字
三作四
連下
不和於陣
不可以進戰

不和於陣
不可以進戰

不和於陣
不可以進戰

吳子曰古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民有三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

論將

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之論將。恆觀之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輕命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

不辭重而
後。仍作
辭不。補
之。作教。

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迎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反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而榮。無生而辱也。凡制國治軍。必設之以禮。厲之以義。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然戰勝易。守勝難。是故以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武侯曰。願聞陣必定。戰必勝。守必固之道。對曰。君使賢者居上。不肖處下。則陣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居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吾居二字
作君一字

治兵

武侯問曰。兵以何爲勝。吳子曰。兵以治爲勝。又問不在衆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之師。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如節。左右應麾。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也。

勵士

武侯曰。嚴刑明賞。足以勝敵乎。吳子曰。嚴明之事。非所持也。發號布令。而民樂聞。與師動衆。而民樂戰。交兵接刃。而民安死。此三者。人之所持也。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之。誓無功而厲之。於是武侯設坐廟庭。爲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肴席有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肴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肴席無重器。舉而出。乃又班賜有功者之父母。妻子於廟門之外。亦以功爲差數。唯無

五作三。

功者不得耳。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行之五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介冑不待吏令奮擊之者以萬數。吳子曰：臣聞之，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其可乎？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鼻視耳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則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以率討之，固難當矣。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以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

則作以。
舊無一字
補之。

魏武侯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昔楚莊王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之過，國其殆矣。莊王所憂，而君悅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乃慙。

商君子

商鞅

六法

先王當時而立法，度務而制事，法宜其時則治，事適其務故有功。然則法有時而治，事有當而功。今時移而法不變，務易而事以古，是法與時諱，而事與務易也。故法立而亂益，務爲而事廢，故聖人之治國也，不法古，不循今。當時而立功，在難而能免，今民能變俗矣，而法不易，國形更勢矣，而務以古。夫法者，民之治也，務者，事之用也。國失法則危，事失用則不成。故法不當時而務不適用而不危者，

未之有也。

脩權

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人主失守則危。君臣釋法任私則亂。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權制獨斷於君則威。民信其賞則事功。不信其刑則姦無端矣。唯明主愛權重信而不以私害法也。故上多惠言而不克其賞。則下不用。數加嚴命而不致其刑。則民傲罪。凡賞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約也。故明主慎法。不蔽之謂明。不欺之謂察。故賞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遠。不私親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世之爲治者。多釋法而任私議。此國之所以亂也。先王懸權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雖察商賈不用。爲其不必也。故法者國之權衡也。夫背法度而任私議。皆不知類者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賞。毀公者誅。賞誅之法。不失其議。故良不爭。不以爵祿便近親。則勞臣不怨。不以刑罰隱疏遠。則下親上。故官賢選能。不以其勞。則忠臣不進。行賞賦祿。不稱其功。則戰士不用。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好法則臣以法事。君好言則臣以言事。君好法則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則毀譽之臣在側。公私之分明。則小人不嫉賢。而不肖者不妒功。故三王以義親五伯。以法正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今亂世之君臣。區區然皆欲擅一國

本書著作
當下屬
下屬著作
改之

之利而蒐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國之所以危也。夫廢法度而好私議。則姦臣嚮權以約祿。秩官之吏。隱下而漁民。諺曰。蠶乘而木折。隙大而牆壞。故大臣爭於私而不顧其民。則下離上。下離上者。國之隙也。秩官之吏。隱下以漁百姓。此民之蠶也。故國有隙蠶而不亡者。天下鮮矣。故明主任法去私。而國無隙蠶矣。

定分

去食下舊
無欲字
補之

法令者。民之命也。爲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智者不得過。愚者不得不及。名分不定。而欲天下之治。是猶欲無饑而去食。欲無寒而去衣也。其不幾亦明矣。一兔走而百人追之。非以兔爲可分以爲百。由名之未定也。夫賈兔者滿市。盜不敢取。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堯舜禹湯且皆加務而逐之。名分已定。貨盜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議之。此所謂名分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堯舜猶將皆折而奸之。而況衆人乎。故聖人必爲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爲天下師。所以定分也。名分定。則大詐真信。巨盜慝怒。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故勢治者不可亂也。勢亂者不可治也。夫勢亂而欲治之。愈亂矣。勢治而治之。則治矣。故聖人治治。不治亂也。聖人爲民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恐智偏能知之。萬民無陷於險危也。故聖人立天下而天下無刑死者。非可刑殺而不刑殺也。萬民皆知所以避禍就福。而皆自治也。明主因治而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尸子

尸伎

勸學

學不倦。所以治己也。教不厭。所以治人也。是故子路卜之野人。子貢衛之賈人。顏涿聚盜也。顓孫師
黜也。孔子教之。皆爲顯士夫。學譬之稻礪也。夫昆吾之金而銖父之錫。使子越之工鑄之。以爲劍。而
勿加砥礪。則以刺不入。以擊不斷。磨之礪礪。加之黃砥。則其刺也無前。其榮也無下。自是觀之。礪
之與弗礪。其相去遠矣。今人皆知礪其劍。而弗知礪其身。夫學。身之礪砥也。夫子曰。車唯恐地之不
堅也。舟唯恐水之不深也。有其器。則以人之難爲易。夫道以人之難爲易也。是故曾子曰。父母愛之。
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無擇也。史鮪曰。君親而近之。至敬以遜貌。而
疏之。敬無怨。然則親與疏。其於成忠無擇也。孔子曰。自媿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廢而不
邑。邑。選伯玉之行也。然則與與廢。其於成善無擇也。屈侯附曰。賢者易知也。觀其富之所分。達之所
進。窮之所不取。然則窮與達。其於成賢無擇也。是故愛惡親疏。廢與窮達。皆可以成義。有其器也。桓
公之舉管仲。穆公之舉百里。比其德也。此所以國甚僻小。身至穢汚。而爲政於天下也。今非比志意
也。比容貌。非比德行也。而論爵列。亦可以卻敵服遠矣。農夫比粟。商賈比財。烈士比義。是故監門遊
旅。農夫陶人。皆得與焉。爵列私貴也。德行公貴也。奚以知其然也。司城子罕遇乘封人而下。其僕曰。

而晉作夷
改之。

乘封人也。奚爲下之。子罕曰。古之所謂良人者。良其行也。貴人者。貴其心也。今天爵而人。良其行而貴其心。吾敢弗敬乎。以是觀之。古之所謂貴。非爵列也。所謂良。非先故也。入君貴於一國而不達於天下。天子貴於一世而不達於後世。唯德行與天地相弊也。爵列者。德行之舍也。其所息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仁者之所息。人不敢敗也。天子諸侯人之所以貴也。桀紂處之則賤矣。是故曰。爵列非貴也。今天下貴爵列而賤德行。是貴甘棠而賤召伯也。亦反矣。夫德義也者。視之弗見。聽之弗聞。天地以正。萬物以徧。無爵而貴。不祿而尊也。

貴言

范獻子遊於河。大夫皆存。君曰。孰知欒氏之子。大夫莫答。舟人清渭舍楫而答曰。君奚問欒氏之子爲。君曰。自吾亡欒氏也。其老者未死而少者壯矣。吾是以問之。清渭曰。君善修晉國之政。內得大夫而外不失百姓。雖欒氏之子。其若君何。君若不修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欒氏之子也。君曰。善哉。言明日朝。令賜舟人清渭田萬畝。清渭辭。君曰。以此田也。易彼言也。子向喪。寡人猶得也。古之貴言也若此。臣天下。一天下也。一天下者。令於天下則行。禁焉則止。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焉而不止。故不得臣也。目之所美。心以爲不義。弗敢視也。口之所甘。心以爲非義。弗敢食也。耳之所樂。心以爲不義。不敢聽也。身之所安。心以爲不義。弗敢服也。然則令於天下而行。禁焉

而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命於心。心不當則天下禍。諸侯以國受命於心。不當則國亡。匹夫以身受命於心。心不當則身爲戮矣。禍之始也。易除。其除之不可者。避之。及其成也。欲除之不可。欲避之不可。治於神者。其事少而功多。干霄之木。始若蘗足。易去也。及其成達也。百人用斧斤。弗能伐也。炬火始起。易息也。及其焚雲夢。孟諸。雖以天下之役。扞江漢之水。弗能救也。夫禍之始也。猶標火蘗足也。易止也。及其指於大事。雖孔子墨翟之賢。弗能救也。屋焚而人救之。則知德之年老。皆使塗隙戒突。故終身無失火之患。而不知德也。入於囹圄。解於患難者。則三族德之。教之以仁義慈悌。則終身無患而莫之德。夫禍亦有突。賢者行天下而務塞之。則天下無兵患矣。而莫之知德也。故曰。聖人治於神。愚人爭於神也。天地之道。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莫見其所以亡物而物亡。聖人之道亦然。其與福也。人莫之見。而福興矣。其除禍也。人莫之知。而禍除矣。故曰。神人益天下以財爲仁。勞天下以力爲義。分天下以生爲神。修先王之術。除禍難之本。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婦人織而衣。皆得戴其首。父子相保。此其分萬物以生。盈天下以財。不可勝計也。神也者。萬物之始。萬事之紀也。

四儀

行有四儀。一曰志動不忘仁。二曰智用不忘義。三曰力事不忘忠。四曰口言不忘信。慎守四儀。以終

其身名功之從之也。猶形之有影，聲之有響也。是故志不忘仁，則中能寬裕，智不忘義，則行有文理。力不忘忠，則動無廢功，口不忘信，則言若符節。若中寬裕而行文理，動有功而言可信也。雖古之有厚功大名，見於四海之外，知萬世之後者，其行身也，無以加於此矣。

明堂

夫高顯尊貴，利天下之徑也。非仁者之所以輕也。何以知其然耶？日之能燭遠，勢高也。使日在井中，則不能燭十步矣。舜之方陶也，不能利其巷下。南面而君天下，燮夷戎狄，皆被其福。日在足下，則不可以視矣。天高明，然後能燭萬物。地廣大，然後能載任羣體。其本不美，則其枝葉莖心不得美矣。此古今之大徑也。是故聖王謹修其身以君天下，則天道至焉。地道稽焉。萬物度焉。古者明王之求賢也，不避遠近，不論貴賤，卑得以下賢，輕身以先士。故堯從舜於畎畝之中，北面而見之，不爭禮貌。此先王之所以能正天地，利萬物之故也。今諸侯之君，廣其土地之富，而奮其兵革之強，以驕士，士亦務其德行，美其道術，以輕上。此仁者之所非也。曾子曰：取人者必畏，與人者必驕。今說者懷畏而聽者懷驕，以此行義，不亦難乎？非求賢務士，而能致大名於天下者，未之嘗聞也。夫士不可妄致也。覆巢破卵，則鳳皇不至焉。剝胎焚天，則麒麟不往焉。竭澤涸魚，則神龍不下焉。夫禽獸之愚，而不可妄致也。而況於火食之民乎？是故曰：待士不敬，舉士不信，則善士不往焉。聽言耳目不覲，視聽不深。

則善言不往焉。孔子曰：大哉河海乎！下之也。夫河下天下之川，故廣；人下天下之士，故大。故曰：下士者得賢，下敵者得友，下衆者得譽。故度於往古，觀於先王，非求賢務士而能立功於天下，成名於後世者，未之嘗有也。夫求士不遵其道而能致士者，未之嘗見也。然則先王之道可知已。務行之而已矣。

天地生萬物，聖人裁之，裁物以制分，便事以立官。君臣父子，上下長幼，貴賤親疏，皆得其分曰治。愛得分曰仁，慈得分曰義，慮得分曰智，勛得分曰適，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後爲成人。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國治，言寡而令行，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國治，用賢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恐智盡情，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賞罰隨名，民莫不敬。周公之治天下也，酒肉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聽樂而國治，勞無事焉，飲酒而賢舉，智無事焉，自爲而民富，仁無事焉，知此道也者，衆賢爲役，恐智盡情矣。

明王之道，易行也，勞不進一步，隱獄不後皋陶，食不損一味，富民不後虞舜，樂不損一日，用兵不後湯武，書之不盈尺簡，南面而立，一言而國治，堯舜復生，弗能更也。身無變而治，國無變而王，湯武復生，弗能更也。執一之道，去智與巧，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才，夫

至衆賢而能用之。此有虞之盛德也。

三人之所廢。天下弗能興也。三人之所興。天下弗能廢也。親曰不孝。君曰不忠。友曰不信。天下弗能興也。親言其孝。君言其忠。友言其信。天下弗能廢也。夫符節合之。則是非自見。行亦有符。三者合。則行自見矣。此所以觀行也。諸治官臨衆者。上比度以觀其賢。案法以觀其罪。吏雖有邪僻。無所逃之。所以觀勝任也。羣臣之愚智。日勅於前。擇其知事者而令之。謀。羣臣之所舉。日勅於前。擇其知人者而令之。舉。羣臣之治亂。日勅於前。擇其勝任者而令之。治。羣臣之行可得而察也。擇其賢者而舉之。則民競於行。勝任者治。則百官不亂。知人者舉。則賢者不隱。知事者謀。則大舉不失。聖王正言於朝。而四方治矣。是故曰。正名去僞。事成若化。以賢覆名。百事皆成。夫用賢使能。不勞而治。正名覆賢。不罰而威。達情見素。則是非不蔽。復本原始。則言若符節。良工之馬易御也。聖王之民易治也。其此之謂乎。

發蒙

無可疑。

若夫名分。聖之所審也。造父之所以與交者少。操轡。馮之百節皆與。明王之所以與臣下交者少。審名分。羣臣莫敢不盡力竭智矣。天下之可治。分定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無過其實。罪也。弗及也。是故情盡而不僞。質素而無巧。故有道之君。其無易聽。此名分之所審也。若夫臨官治事者。案其法。

則民敬事。任士進賢者保其後。則民懷舉。議國親事者盡其質。則民敬言。孔子曰。臨事而懼。希不濟。易曰。履虎尾。終之吉。若羣臣之衆。皆戒懼恐懼。若履虎尾。則何不濟之有乎。君明則臣少罪。夫使衆者。詔作則避。分地則速。是何也。無所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也。君臣同地。則臣有所逃其罪矣。故陳繩則木之枉者有罪。措準則地之險者有罪。審名分則羣臣之不審者有罪。夫愛民且利之也。愛而不和。則非慈母之德也。好士且知之也。好而弗知。則衆而無用也。方於朝且治之也。方而弗治。則勞而無功矣。三者雖異。道一也。是故曰。審一之經。百事乃成。審一之紀。百事乃理。名實判爲兩。合爲一。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非。是則有賞。非則有罰。人君之所獨斷也。明君之立也。正其貌壯其心慮。其視不蹙。其聽不淫。審分應辭。以立於廷。則隱匿疏遠。雖有非焉。必不多矣。明君不用長耳目。不行閒諫。不強聞見。形至而觀。聲至而聽。事至而應。近者不過。則遠者治矣。明者不失。則微者敬矣。家人子姪和。臣妾力。則家富。丈人雖厚衣食。無傷也。子姪不和。臣妾不力。家貧。丈人雖薄衣食。無益也。而況於萬乘之君乎。國之所以不治者三。不知用賢。此其一也。雖知用賢。求不能得。此其二也。雖得賢不能盡。此其三也。正名以御之。則變。舜之智必盡矣。切分以示之。則桀。紂之暴必止矣。賢者盡。暴者止。則治民之道不可以加矣。聽朝之道。使人有分。有大善者。必問執進之。有大過者。必云執任之。而行賞罰焉。且以觀賢不肖也。今有大善者不問執進之。有大過者不問執任之。則有分無益。

已。問孰任之而不行賞罰。則問之無益已。是非不得盡見謂之蔽。見而弗能知謂之虛。知而弗能賞罰之縱。三者亂之本也。明分則不蔽。正名則不虛。賞賢罰暴則不縱。三者治之道也。於羣臣之中。賢則賞之。不肖則賤之。治則使之。不治則愛之。不忠則罪之。賢不肖。治不治。忠不忠。由是觀之。猶白黑也。陳繩而駢之。則巧拙易知也。夫觀羣臣亦有繩以名引之。則雖堯舜不服矣。慮事而當。不若進賢。進賢而當。不若知賢。知賢又能用之。備矣。治天下之要。在於正名。正名去僞。事成若化。苟能正名。天威地平。爲人臣者以進賢爲功。爲人君者以用賢爲功。爲人臣者進賢。是自爲置上也。自爲置上而無賞。是故不爲也。進不肖者。是自爲置下也。自爲置下而無罪。是故爲之也。使進賢者必有賞。進不肖者必有罪。無敢進也者。爲無能之人。若此。則必多進賢矣。

恕

恕者。以身爲度者也。己所不欲。毋加諸人。惡諸人則去諸己。欲諸人則求諸己。此恕也。農夫之耨。去害苗者也。賢者之治。去害義者也。慮之無益於義而慮之。此心之穰也。道之無益於義而道之。此言之穰也。爲之無益於義而爲之。此行之穰也。慮中義則智爲上。言中義則言爲師。事中義則行爲法。射不善而欲教人。人不學也。行不修而欲談人。人不聽也。夫驥唯伯樂獨知之。不害其爲良馬也。行亦然。唯賢者獨知之。不害其爲善士也。

治天下

治天下有四術。一曰忠愛。二曰無私。三曰用賢。四曰度量。度量通則財足矣。用賢則多功矣。無私。百智之宗也。忠愛。父母之行也。奚以知其然。父母之所畜子者。非賢強也。非聰明也。非俊智也。愛之。莫之欲。其賢已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擇也。此父母所以畜子也。然則愛天下。欲其賢已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擇也。則天下之畜亦然矣。此堯之所以畜天下也。有虞氏盛德。見人有善。如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天無私於物。地無私於物。曷此行者。謂之天子。誠愛天下者。得賢。奚以知其然也。弱子有疾。慈母之見秦醫也。不爭禮辭。在囹圄。其走大吏也。不愛資財。視天下若子。是故其見醫者。不爭禮貌。其奉養也。不愛資財。故文王之見太公望也。一日五反。桓公之奉管仲也。列城有數。此所以其僻小身。至穢汚。而爲正於天下也。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入。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產治鄭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夫用賢身樂而名附。事少而功多。國治而能逸。

入疑又。

凡治之道。莫如因智。智之道。莫如因賢。譬之猶相馬而借伯樂也。相玉而借犇頓也。亦必不過矣。今有人於此。盡力以爲舟。濟大水而不用也。盡力以爲車。行遠而不乘也。則人必以爲無慧。今人盡力以學。謀事則不借智。處行則不困賢。舍其學不用也。此其無慧也。有甚於舍舟而涉。舍車而走者矣。

仁意

治水淤者禹也。播五種者后稷也。磔獄折衷者皋陶也。堯無爲也。而天下以爲父母。愛天下莫甚焉。天下之善者唯仁也。夫喪其子者。苟可以得之。無擇人也。仁者之於善也亦是。然故堯舉舜於畎畝。湯舉伊尹於雍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仁者之於善也。無擇也。無惡也。唯善之所在。堯問於舜曰。何事舜曰。事天。平地而注水。水流溼。均薪而施火。火從燥。召之類也。是故堯爲善而衆美至焉。舜爲非而衆惡至焉。

廣

因井中視星。所視不過數星。自丘上以視。則見其始出。又見其入。非明益也。勢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故智蔽於私。則所知少。蔽於公。則所知多矣。何以知其然。夫吳越之國。以臣妾爲御。中國聞而非之。怨則以親戚徇一言。夫智在公。則愛吳越之臣妾。在私。則忘其親戚。非智損也。怨棄之也。好亦然。語曰。莫知其子之惡也。非智損也。愛棄之也。是故夫論貴賤。辨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匹夫愛其宅。不愛其鄰。諸侯愛其國。不愛其敵。天子兼天下而愛之大也。

韓子

想疑整
下同

堯舜無告。禹愛辜人。湯武及禽獸。此先王之所以安危而懷遠也。聖人於大私之中也。爲無私。其於大好惡之中也。爲無好惡。舜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舜不歌禽獸而歌民。湯曰。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朕身受之。湯不私其身而私萬方。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親。不私其親而私萬國。先王非無私也。所私者與人不問也。

處道

孔子曰。欲知則問。欲能則學。欲給則豫。欲善則辯。國亂則擇其邪人去之。則國治矣。智亂則擇其邪欲而去之。則德正矣。天下非無智者也。美人之貴。明目者衆也。天下非無賢者也。辨士之貴。聰耳者衆也。天下非無亂人也。堯舜之貴。可教者衆也。孔子曰。君子者孟也。民者水也。孟方則水方。孟圓則水圓。上何好而民不從。昔者。句踐好勇而民輕死。靈王好紉腰而民多餓。夫死與餓。民之所惡也。君誠好之。百姓自然。而況仁義乎。桀紂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亂。而關龍逢。王子比干。不與焉。而謂之皆亂。其亂者衆也。堯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治。而丹朱。商均。不與焉。而謂之皆治。其治者衆也。故曰。君誠服之。百姓自然。卿大夫服之。百姓若逸。官長服之。百姓若流。夫民之可教者衆。故曰。猶水也。

德者。天地萬物得也。義者。天地萬物宜也。禮者。天地萬物體也。使天地萬物皆得其宜。當其體者。謂

之大仁。食所以爲肥也。壹飯而問人曰：奚若？則皆笑之。夫治天下大事也。今人皆壹飯而問奚若者。也。善人以治天地則可矣。我奚爲而人善。仲尼曰：得之身者得之民。失之身者失之民。不出於戶而
知天下。不下其堂而治四方。知反之於己者也。以是觀之。治己則人治矣。

神明

仁義聖智參天地。天若不覆。民將何恃何望。地若不載。民將安居安行。聖人若弗治。民將安率安將。是故天覆之。地載之。聖人治之。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圓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聖人正己而四方治矣。上綱苟直。百目皆開。德行苟直。羣物皆正。正也者。正人者也。身不正則人不從。是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不施而仁。有諸心而彼正。謂之至政。今人曰：天亂矣。難以爲善。此不然矣。天饑者易食。寒者易衣。此亂而後易爲德也。

申子

申不害

大體

夫一婦擅夫。衆婦皆亂。一臣專君。羣臣皆蔽。故妒妻不難破家也。亂臣不難破國也。是以明君使其臣並進。福溥。莫得專君。今人君之所以高爲城郭。用謹門閭之閉者。爲寇戎盜賊之至也。今夫弑君而取國者。非必踰城郭之險。而犯門閭之閉也。蔽君之明。塞君之聽。奪君之政。而專其令。有其民而取

侍從特。

疎疑跡。

其國矣。今使烏獲、彭祖負千鈞之重，而懷琬琰之美，令孟賁、成荆帶干將之劍衛之，行乎幽道，則盜猶儼之矣。今人君之力，非賢乎烏獲、彭祖，而勇非賢乎孟賁、成荆也。其所守者，非侍琬琰之美、千金之重也，而欲勿失，其可得耶？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號，臣如響。君設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詳。君操其柄，臣事其常。為人臣者，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張天地之綱，用聖人之符，則萬物之情，無所逃之矣。故善爲主者，倚於恐，立於不盈，設於不敢，藏於無事，竄端匿疏，示天下無所，是以近者親之，遠者懷之。示人有餘者，人奪之；示人不足者，人與之。剛者折，危者覆，動者搖，靜者安。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隨事而定之也。鼓不與於五音，而爲五音主；有道者不爲五官之事，而爲治主。君知其道也，官人知其事也。十言十當，百爲百當者，人臣之事。非君人之道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則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亂。是以聖人貴名之正也，主處其大，臣處其細，以其名聽之，以其名視之，以其名命之，銳設精，無爲而美惡自備，衡設平，無爲而輕重自得。凡因之道，身與公，無事，無事而天下自極也。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七

孟子

慎子

尹文子

莊子

尉繚子

孟子

梁惠王

孟子見於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曰仁義而已矣。王何必以利爲名乎？亦惟有仁義之道可以爲名耳。以利爲名，則有不仁之患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欲收利，必至於其害。人各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願安承教，孟子子之對命。孟子對曰：殺人也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挺，杖也。曰：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殺人也。無異也。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

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爲政乃若此，豈食人之安在其爲民父母之道。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有之，曰：若是其大乎？大，怪其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

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

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郊，謂齊國之則是

軍書治要 卷三十七 六三一

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也。民以爲大，不亦宜乎？設阱阱者丈尺之圍耳。今阱阱方方四十里。民愚莫大。不亦宜乎。

公孫丑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言人人皆有不忍加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

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於掌上。先王雖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只是治天下，亦易於轉丸於掌上也。所以謂人皆有

不忍人之心者，今有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則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由此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

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言此四者，皆善也。非人之心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者首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

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自賊者，性也。使爲不善，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其君不能爲善而不

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技不可不慎也。

矢，箭也。函，斂也。作箭之人，其性非不仁於作函之人也。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作棺，欲其早售，利在人死也。故治術不可不慎修其善者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其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又甚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

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舜從野於歷山及陶漁，皆取人之善法而美之。故曰：莫大乎與人爲善也。

滕文公

本書無不能字。
注食作養。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賢者與民並耕而食。孟子曰。治天下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故治於人者食人。不能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勞心者。勞力者。民也。君猶教以治之。民竭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當行也。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堯獨憂之。舉舜而治焉。舜使禹疏九河。決汝漢。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離婁

孟子曰。離婁子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言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使百姓被澤。乃可爲後世法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爲政。但有善法度而不行之。法度亦不能自行。聖人既竭耳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圓。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也。故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法。可謂智乎。言因自然。即用。力少而成功多。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惡于

衆也。仁者能由先王之遺。不仁者逆也。逆。則播揚其惡於衆人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家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之內，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猶惡醉而強酒。

• 齊師恩字
• 補之。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讎。芥。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爲差等。

告子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申，非疾痛害事，如有能申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無名之指。手第四指也。餘指皆有名。無名指非手之角指也。而反惡指。故曰不知類。如。事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心不若人，可知惡之大者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勝火也。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水不勝火者，此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孟子曰：五穀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莠稗。夫仁亦在熟之而已矣。然。成

盡心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謂教民趨農，役有常時，不使失業。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設此則其意欲生人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也。

慎子

孟既篇名

天有明，不愛人之闇也。地有財，不愛人之貧也。聖人有德，而不愛人之危也。天雖不愛人之闇也，闕戶牖必取已明焉。則天無事也。地雖不愛人之貧也，伐木刈草必取已富焉。則地無事矣。聖人雖不愛人之危也，百姓準上而比於其下，必取已安焉。則聖人無事矣。故聖人處上，能無害人，不能使人無己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聖人之有天下也，受之也，非取之也。有光明之德，故百姓推尊其心，故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養己也。則聖人無事矣。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媿也。衣之以皮價，則見之者皆走。荀彧曰：仲尼之狀，面有菜色，易之以玄纓，則行者皆止。由是觀之，則玄緇色之助也。媿者辭之，則色厭矣。走背踐踰窮谷野走千里藥也。走背辭藥則足廢。理有相類，而仲尼有特具而成，故曰黃傾城之國，必無勞。特謂聖人無事也。有勢無才，亦無勞。故聖人無事也。或若無才，亦無勞。故聖人無事也。或若無才，亦無勞。故聖人無事也。故勝蛇遊霧，飛龍乘雲，龍霧舞與蚯蚓同，則失其所乘也。故賢而屈於不肖者，權輕也。不肖而服於賢者，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使其鄰家。至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矣。故無名而斷者，權重也。弩弱而增高者，乘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故舉重越高者，不慢於藥。愛赤子者，不慢於

保絕險。歷違者。不慢於御。此得助則成。釋助則廢矣。夫三王五伯之德。參於天地。通於鬼神。周於生
物者。其得助博也。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事省則易勝。士不兼官。則職專。職專
則易守。故士位可世。工事可常。古之等物。皆用其一性以成其一節。是以用兵弄人。必兼弄才。若
乃任使於過分之中。投物於異稂之地。則上下顛倒。事從淆亂矣。百工之
子不學而能者。非生巧也。言有其常事也。今也國無常道。官無常法。是以國家日蹙。政雖成。官不足
官不足。則道理置。道理置。則稟賢智。稟賢智。則國家之政要在一人之心矣。人之情也。莫不自賢。則
一人之所欲。不必善。則政教險避矣。古者立天子而貴之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無一貴。理無田。通。通。理以爲天
下也。故立天子以爲天下也。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也。立國君以爲國也。非立國以爲君也。立官長以
爲官也。非立官以爲長也。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夫投鈞分財。投策分馬。非鈞策爲均也。使
得美者不知所以賜。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使不上也。明君動事必由惠。定罪分財必
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禮。法者所以愛民。禮者所以便事。故欲不得干時。必於農愛不得犯法。當官而費不得踰規。祿
不得踰位。惠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無羨貨。民無羨財。勢猶從
因循

重疑而

天道因則大。四育性之情。遂自然之事。化則細。化使從我物所樂。其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爲
也。化而使之爲我。則莫可得而用矣。遠性人情。引從就我。則益
反迫迫。莫有從之者矣。是故先王不受祿者不巨。祿不厚者

本古兵經
以下連上經
謂四

聖者使其
聽者
使作視者
當其視者
使者使其
聽者

聽者

不與入釋人不得其所以自爲也。則上不取用焉。夫君上取用。必須天機之動。性分之通。然後上下交。則無不 故用人之自爲。不用人之爲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謂因。

民雜

民雜處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故聖人不求信於一人也。 大君者。大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

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爲資。盡包而畜之。無能去取焉。夫人君之御世也。皆由德百餘

使其德。百者使也。故有常用之物無形。是故不設一方以求於人。故所求者無不足也。大君不

擇其下。故足也。不擇其下。則易爲下矣。易爲下。則下莫不容。莫不容。故多下。多下之謂大上。其下既

大上者。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無事。百官之屬。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

無與焉。仰成而已。故事無不治。人君自任。而務爲善以先下。則是代下負任蒙勞也。臣反逸矣。故曰

君人者好爲善以先下。則不敢與君爭爲善以先君矣。而能於衆力之中。求其爲善。偏已多矣。君偏既多

則天下從矣。而臣猶止善。

皆私其所以自選掩有過。則臣反責君。遠亂之道。夫所以置三公而列百官者。皆使羣臣各進所知以康時

用。而上下。則臣善不君之智。未必最賢於衆也。以未最賢而欲以善盡被下。則不贖矣。假使其賢。已

而況不最賢。若使君之智最賢。以一君而盡贖下則勞。勞則有倦。倦則衰。衰則復反於不贖之道也。

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事矣。言君之專行其事。則臣下不復以事爲事矣。是君臣易位也。謂之倒逆。倒逆則亂矣。人君任臣而勿自躬。則臣事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可不察。所謂任人者。選自任者。勞也。

知忠

亂世之中。亡國之臣。非獨無忠臣也。治國之中。顯君之臣。非獨能盡忠也。治國之人。忠不偏於其君。

同世之世

亂世之人。道不偏於其臣。然而治亂之世。同世有忠道之人。臣之欲忠者不絕世。而君未得寧其上。

已疑亡字

夫滅亡之國。若有忠臣耳。然賢君千載一會。忠臣同世有之。值其一世之時。則相與而交與矣。迨其背亂之主。則相與而俱已矣。無遇比干。子胥之忠。而毀葬主君於閭墨

已疑亡字

之中。遂染溺滅名而死。由是觀之。忠未足以救亂世。而適足以重非。何以識其然也。曰。父有良子。而

舜放瞽叟。桀有忠臣。而過盈天下。然則孝子不生慈父之義。六說不和。有李慈也。而忠臣不生聖君之下。因家

有真臣。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過職。而職不得過官。是以過脩於身。而下不敢以善驕矜守職

之吏。人務其治。而莫敢淫逾其事。官正以敬其業。和吏人務其治。而莫敢淫逾其事。官正以順。以事

其上。如此。則至治已。此五帝三王之亡國之君。非一人之罪也。蓋不察則不足治國之君。非一人之力也。不

多則不足以將治亂在乎賢使任職。而不在於忠也。故智盈天下。澤及其君。忠盈天下。害及其國。故桀

之所以亡。堯不能以爲存。然而堯有不勝之善。言其善道不而桀有連非之名。天下之蓋皆則得人與失

人也。故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也。狐白之裘。蓋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

之力也。

德立

立天子者，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則勦，兩則爭，難則和，傷害在有與不在獨也。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兩位而國不亂者，君猶在也。恃君而不亂，失君必亂。子有兩位者家必亂，子有兩位而家不亂者，親猶在也。恃親而不亂，失親必亂。臣疑其君，無不危之國。孽疑其宗，無不危之家。

君人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奪與從君心出矣。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民之所信者法也。今本官者欲多，在罰者欲少，無法以限之，則不知何謂矣。趙板雖可以窮經，而盡心以齊齊與，夫何解於怨望哉。君舍法而以心裁輕重，則是同功而殊罰也。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鈞也。非以鈞策爲過人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爲，則事斷於法矣。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賞罰，而無望於君也。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

君臣

爲人君者不多聽。物有本，事有原。據法倚數，以觀得失。無法之言，不聽於耳。無法之勞，不圖於功。無勞之親，

不任於官。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法令者。生民之命。至治之令。天下之程式。萬亦之儀表。智者不得過。愚者不及也。

尹文子

大道

本齊大道
下有上字

古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制煩惑。以易御險難。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則煩歸簡。靜可與察。惠則明同治矣。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貴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則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則處上有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爲。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爲。有益於事。不得不爲。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爲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故明主任之。治外之理。小人之所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之所必爲。小人亦知言有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有損於治。而不能不爲。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辨。所爲者極於堅僞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故古語曰。不知無害爲君子。知之無損爲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言信矣。爲善使人不能得從。爲巧使人不能得爲。此獨善獨巧者也。未盡巧善之理。爲善與兼行之。爲巧與兼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

巧者也。故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也。所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辨欲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辨。不可爲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通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弃。則賢愚等處。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厝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厝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彭蒙曰。雉菟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者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者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也。因彼可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也。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也。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懼。智勇者不矜。足於分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富貴者不敢凌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世之所用。同而用之。謂之物。苟違於人。俗所不與。苟伎於衆。俗所共去。故人心皆殊。而爲行若一。所好各異。而資用必同。此俗之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慎。所飾不可不擇。昔齊桓好衣紫。合境不譚異採。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飢。

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國亂有三事。年飢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用則亂。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

聖人作大道下。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仁以導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僞。禮者所以行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生乖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於堯湯之時。非故造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用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纏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羣生所准挹。聖人措而不言也。

凡國之將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亂國。有亡國。有昌國。有昌國。有治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謂強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妾媵。少子孫。疏宗強。衰國也。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虐殘暴。而後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息。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

兵甲勦利。封疆修理。強國也。上不能勝其下。下不能犯其上。上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威力仁義而後強。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也。語曰。佞辨可以熒惑鬼神。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於嗜好。而弗敢逆納。人於邪惡而求利。人喜聞己之美也。善能揚之。惡聞己之過也。而善能飾之。得之於眉睫之間。承之於言行之先。世俗之人。聞譽則悅。聞毀則戚。此衆人之大情。有同己則喜。異己則怒。此人之大情。故佞人善爲譽者也。善順從者也。人言是。亦是之。人言非。亦非之。從人之所愛。隨人之所憎。故明君雖能納正直。未必親正直。雖能遠佞人。未必能疏佞人。故舜禹者。以能不用佞人。亦未必憎佞人。語曰。佞辨惑物。舜禹不能得憎。不可不察乎。

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之何其以死懼之。凡人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未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矣。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懼之。

田子曰。人皆自爲而不能爲人。故君人者之使人。使其自爲用。而不使爲我用。魏下先生曰。善哉。田子之言。古者君之使臣。求不私愛於己。求顯忠於己。而居官者必能。隨隨者必勇。祿賞之所勸。名法之所齊。不出於己心。不利於己身。語曰。祿薄者不可與經亂。賞輕者不可與入難。此處上者所宜慎。

者也。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有不必行者，去貴妻，買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
思，令必不行者也。故爲人上者，必慎所令焉。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己也。
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恕也。驕人者，無所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制，弗能制，不可恕矣。貧
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
榮，然而弗酬，不與同苦樂故也。雖不酬之，於我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者之望富貴，其所
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斂，時其飢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
而弗酬，弗與同勞逸故也。故爲人君不可不與人同勞逸焉。故富貴者不可不酬貧賤，而人君不可
不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

莊子

胠篋

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
當是之時，民結繩而用之。是以紀索，甘其食，美其服，適故常計，當故落美。若思，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
望，雞犬之音相聞。人至者死，而不相往來。誼求之。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
所有賢者，贏糧而趨之，則內弄其親，而外弄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治至

本齊系作
上

性氣治作
好知。

之迷，獨是上好智之過也。上謂至治之君，智而上誠好智而無道，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致斃，則是有斯矣。上誠好智而無道，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致斃，則是有斯矣。則鳥亂於上矣。鈞餌罟罟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累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攻之迫害，治之迫巧，則雖禽獸將不可馴之。以智，智詐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上之者，下不能安其少也。少而只逐多，則迷矣。

天地

憲作也。

堯取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用，何？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皆非所以養意。故辭。封人曰：始也。以汝為聖人也。今然君子也。天生蒸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物皆得所，寄之天下，聖人鴉居無事而斯而設食，即物曰鳥行而無章，無性而動也。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隱居也。武之亦，苟無天恩人，未為不歲也。去而上僂，夫主人格於命之長，其死也。故云服也。而上也。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不至之。三思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

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天道

世以作臣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餘者。謂取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不足者。汲汲然欲爲物用者也。故可得而用也。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也。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也。上與下同道。則不主。夫工爲於刻木。而有爲於用斧。主上無爲於觀事。而有爲於用臣。臣隨其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爲其德。則天理自然。非有爲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乘主用。則非臣也。故各司其任。四上下咸得。而無爲之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智雖落天地。不自虛也。辨雖離萬物。而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夫在上者。愚於不能無爲也。而代人臣之所司。才失其任。而主上固於殺矣。免其登自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爲。斯乃無爲無爲也。但上下皆無爲矣。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成。功自彼成。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同乎天地之無爲也。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施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降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者也。夫

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而運。末學者。古之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所免者。本也。君先而臣從。長先而少動。則五事之末。不然而自舉也。

從男先而女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言如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天尊地卑神明

之位也。春夏秋冬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也。而有尊卑先後之

序。而況人道乎。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言非但

也。愚智處宜。貴賤履位。言各當其。必分其能。無相易。必由其名。名當其實。不由

此治物。以此修身。智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之人有之。此

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寄此事於墓下。斯乃畜下者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

傲無告。無告者所謂。頑民也。極加恩。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

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與天合德則理。出而寧也。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雨施

矣。曲皆不爲而。自然者也。堯曰。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

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知北遊

聖人行不言之教。任其自行。斯道不可致也。道在自然。非可致也。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亂之首也。禮有節則。故曰。禮者道之華亂之首也。效之所由生也。故曰。爲道者日損也。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

無爲而無不爲也。卑去而朴全。則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子之
呵云子欲至人無爲而已。任其自爲大聖不作也。觀於天地之謂也。觀其形容。象其物宜。

徐無鬼

原作明。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苦謠屢前馬。昆閻潛稽後車。至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曰。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何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馬既過勞。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尉繚子

天官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吾聞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其有之乎。尉繚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以刑伐之。以德守之。非世之所謂刑德也。世之所謂刑德者。天官時日陰陽向背者也。黃帝考人事而已矣。何以言之。今有城於此。從其東西攻之不能取。從其南北攻之不能取。此四者。豈不得順時乘利者哉。然不能取者何。城高池深。兵戰備具。謀而守之也。若乃城下池淺。守弱可取也。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故按刑德。天官之陳曰。背水陳者爲絕地。向坂陳者爲敵軍。武王之伐紂也。背

本番駁作
由爲作琦
改之。

濟水向山之阪，以萬二千人擊紂之億有八萬人，斷紂頭懸之白旗，紂豈不得天官之陳哉！然不得勝者何？人事不得也。黃帝曰：先稽已智者謂之天官，以是觀之，人事而已矣。

兵談

經緯記

王者民望之如日月，歸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故曰明乎禁舍開塞，其取天下若化，故曰國貧者能富之，地不任者任之，四時不應者能應之，故夫土廣而任，則其國不得無富，民衆而制，則其國不得無治，且富治之國，兵不發刃，甲不出鎗，而威服天下矣。故曰：兵勝於朝廷，勝於喪絕，勝於土功，勝於市井，鎗甲而勝，將勝也；戰而勝，臣勝也；戰再勝，富一敗，十萬之師出，費日千金，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

戰威

令所以一衆心也，不審所出，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也。出令之法，雖有小過毋更，小疑毋申，事所以待衆力也。不審所動，則數變，數變，則事雖起，衆不安也。動事之法，雖有小過毋更，小疑毋申，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古率民者，未有不能得其心而能得力者也。未有不能得其力而能致其死者也。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而後民以飢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而後民以死易生。故古率民者，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託其身焉。民死

丘墓作兵
役

政作功
上事作和
立作強
通作成

其上如其親而後申之以制。古爲戰者必本氣以厲志。厲志以使四枝。四枝以使五兵。故志不厲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雖衆不武。厲士之道。民之所以生。不可不厚也。僇列之等。死喪之禮。民之所以營也。不可不顯也。必因民之所生以制之。因其所營以顯之。因其所歸以固之。田祿之實。飲食之糧。親戚同鄉。鄉里相勸。死喪相救。丘墓相從。民之所以歸。不可不速也。如此。故什伍如親戚。阡陌如朋友。故止如堵牆。動如風雨。車不結軌。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其民不飢。務守者其地不危。務戰者其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而兵最急矣。故先王務尊於兵。尊於兵其本有五。委積不多。則事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士不強。備用不便。則士橫刑。誅不必。則士不畏。先王務此五者。故靜能守其所有。動能成其所欲。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故患無所救。故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貴政養勞。不禱祠而得福。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聖人所貴。人事而已矣。勤勞之事。將必從己先。故暑不立蓋。寒不重裘。有登降之險。將必下步。軍井通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食。壘成而後舍。軍不畢食。亦不火食。飢飽勞逸。寒暑必身度之。如此。則師雖久不老。雖老不弊。故軍無損卒。將無愆志。

兵令

是將之將
下也無法
字補之

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王者所以伐暴亂而定仁義也。戰國所以立威侵敵也。弱國所以不能廢兵者，以武爲植，以文爲種，以武爲裏，以文爲外，以文爲內，能審此二者，知所以勝敗矣。武者所以凌敵分死生也。文者所以觀利害，觀安危。武者所以犯敵也。文者所以守之也。兵用文武也。如響之應聲也。如影之隨身也。將有感則生，無感則死。有感則勝，無感則敗。卒有將則固，無將則北。有將則死，無將則辱。威者賞罰之謂也。卒畏將甚於敵者，戰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戰北。夫戰而知所以勝敗者，固稱將於敵也。敵之與將也，猶權衡也。將之於卒也，非有父母之側血膚之屬，六親之私，然而見敵走之如歸，前雖有千仞之谿，不測之淵，見入湯火如蹈者，前見全明之賞，後見必死之刑也。將之神制士卒，其在軍營之內，行陣之間，明賞嚴刑，陳斧鉞飾章旗，有功必賞，犯令必死，及至兩敵相至，行陳薄近，將握袍而鼓之，存亡生死，存袍之端矣。雖有天下善兵者，不能圖大鼓之後矣。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八

孫卿子

荀況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三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跋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聖心備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故聲無小而不可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木草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積也。安有不聞者乎。

本書作
經。

魏作修。
人之非己。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心如狼虎。行如禽獸。而又怨人之賊己。諂諛者親。諫爭者疏。循正

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

夫驥一日而千里。鶩馬十駕。則亦及之矣。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胡爲乎其不可相及也。跬步而不休。跛鼈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爲之。或不爲耳。

君子易知而難狎。易懼而難脅。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辨而不辭。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直易以開導人。不能則恭敬。掄緝以畏事人。小人能則倨傲。僻遠以驕溢人。不能則妒嫉。怨讎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無他。唯仁之守。唯義之行。誠心守仁。則能化。誠心行義。則能變。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默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天地爲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爲智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爲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爲尊矣。不誠則卑。夫誠者。君子之守而政事之本也。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耶。則操術然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五

精善作
改之

寸之短。盡天下之方。故君子不下室室。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

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道則異。小人疾爲誕而欲人之信己。疾爲詐而欲人之親己。禽獸行而欲人之善己。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己。脩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身死而名彌白。

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修。恥見污。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惑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慕文理也。非服人心也。向方略密。勞逸蓄積。脩闔而能顛倒其敵者也。詐心已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彼王者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強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圍。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自化矣。有吳綬者。然後誅之。故聖王之誅甚省。

矣。

之能人所
賢者改
之若作智
改之止
止之改
改之止
改之止

秦昭王問孫卿曰。臣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雖窮困陳陳。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錫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陋屋。人莫不貴。貴道誠存也。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故近者歌謠而樂之。遠者踴躍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若不從服。夫其爲人下也如此。其爲人上也如此。何爲其無益於人之國乎。昭王曰。善。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辨者。非能徧辨人之所辨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止矣。相高下。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通財貨。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若夫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宜。事變得應。言必當理。事必當務。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哉。

請問爲政。曰。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公平者。職之衡。

也。中和者，聽之繩也。其有法者以法行，其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恒黨而無經，聽之辟也。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而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馬駭與，則君子不安與。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與，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選賢良，舉篤敬，興孝悌，收孤寡，如是，則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矣。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由將無益也。成侯鬪公，聚敵討敵之君也。未及取民也。鄭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理者王，為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敵者亡。故王者富民，富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實餓。實府庫，實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滲。人不可以守，用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強。聚敵者，召寇，罷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也。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則民富，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夫君子奚患乎無餘也。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富有。厚丘山之積矣。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

則必有貪利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教制之。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斂。罕輿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謂以政裕民也。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古者先王分調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逸樂。或劬勞。非特以爲淫夸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爲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使之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爲鐘鼓管磬。琴瑟笙簧。使之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爲宮室臺榭。使以避燥濕。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爲淫泰也。以爲王天下。理萬變。裁萬物。養萬民。兼制天下者。爲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虛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智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逸之。以養其智也。誠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誠美其意也。故爲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者。無他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也。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

得不欲少者以長。老者以佞。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今之世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權謀傾覆以墜弊之。百姓曉然皆知其將大危亡也。是以臣背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也。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勸勵之民不勸。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險。而百姓不壹。故先王明禮義以壹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賞廢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是何則。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壹。其防表明也。故曰上壹則下壹矣。上貳則下貳矣。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矣。大累矣。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湯以亳。武王以鎬。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逆達之屬。莫不從服。無他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廬。越句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強殆中國。無他故焉。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不務張其義。濟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懼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懼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當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亡。齊閔。薛

無爲字。

公是也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而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爲人制之。

無君字。

國君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爲擇。所而後措之。措險則危。不可不善爲擇。道然後道之。塗穢則蹇。危蹇則亡。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爲之。則亦王矣。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爲之。則亦霸矣。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爲之。則亦亡矣。故國者世以新者也。改玉改行也。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有千歲之國何也。曰。授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爲之也。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爲之。則王。與聽誠信全之士爲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爲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國危則無樂。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哉。譬之是由好聲色而恬睡耳目也。豈不哀哉。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忘治國。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闇君者。必將荒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爲樂。乃得憂焉。將以爲安。乃得危焉。將以爲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循道向方而得。是夫人主之職也。若是。則名配堯禹。人主者守至約而詳。

本作親。

事至逸而功垂衣裘，不下簞席之上，而海內之人莫不願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今以一人兼聽天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萃莫甚焉。如是，則雖威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以是懸天下，壹四海，役夫之道也。傳曰：士大夫分職而聽，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拱已止矣。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使羿；逢門矣。欲得善馭，及遠致遠，則莫若使王良造父矣。欲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簡，其爲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甚可樂矣。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爲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欲是之主並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妒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廣焉，無恤親疏，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矣。如是，則功壹天下，名配禹舜，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則雖幽閑靜僻，百姓莫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國之微也。主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治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是過者也。過

猶不及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矣。

三得者行
改之與
舊作與
甚作素

國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湯武與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政令制度所以接百姓者，有非理如毫末，必不加焉。故百姓親之如父母，爲之死亡而不偷也。亂世不然，使愚詔智，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賤，使民則甚勞苦，又望百姓爲之死，不可得也。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人之所以來我也。大國之主，好見小利，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好詐，羣臣亦從而成俗，羣臣若是，則衆庶亦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必弱，刑雖繁，令不下通，是之謂傷國。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未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足以亂矣。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勢，忽得其人，則身逸而國治，功大而名美。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故君子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而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慕辭。

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故貧不治政令不繁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

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已不可得也。民不親而不愛。而求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民不爲己用。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故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壹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也。明分職。序事業。拔材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悅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四支之從心也。

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奸邪之人疑之。雖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公正之士。衆人之瘞也。循道之人。奸邪之賊也。今使奸邪之人論其怨賤。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以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

禁之以等。行義勸靜。度之以禮。智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臨尊。輕不得懸。

重，愚不得謀智，是以萬舉不過也。

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欲得善駁，及速致遠者，懸賞得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阿子弟，外不可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唯便辟親比已者之用也，豈不過甚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強，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評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僻也，乃舉太公而用之，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莫不爲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故曰：唯明主爲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算。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誠否，儉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謂之國賊。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阻社稷之具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智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強君，結君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

君之君
作之

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淦君之辱，謂之弼。故諫爭輔弼之人，吐綬之臣也。國君之賢也，明君之所尊所厚也，而闇主惑君爲己賊也，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闇君之所罰，明君之所殺也。傳曰：從道不從君，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頽，諫爭輔弼之人信，則君過不遠，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邊境之臣處，則界垂不喪，故明主好同，闇主好獨，明主尚賢，使能而賢其盛，闇主妒賢，畏能而滅其功，謂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怕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像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國也。

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而在乎不誠，夫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不亦難乎？夫墮碑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禪之歸明火也。

臨武君與荀卿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荀卿曰：不然，所謂古之道，凡用兵戰攻之本，在乎一民也，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

善無善功
之者，補

修作格下
間。

用之者。莫知其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乎。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攻奪變詐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故以桀詐桀。猶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若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下之於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臨武君曰。善。陳轅問荀卿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修理。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之害之也。義者修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悅喜。故近者親其善。遠者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寒暑不能使之疾。妖不能使之凶。背道而妄行。則天不能吉。故水旱未至而饑。寒暑未薄而疾。怪未生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天不爲人之惡寒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遼遠輟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輟行。天有常道。地有常數。君子有常體。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星隳木鳴。國人皆恐。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

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食，風雨之不時，怪異之僂見，是無世而不嘗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撫一至者，無益也。若夫天地之變，畏之非也。人妖則可畏也。政險失民，田蒿稼息，羅賈民僂，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妖也。政令不明，舉措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妖也。禮義不修，外內無別，男女淫亂，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日至，夫是之謂人妖也。三者錯，無安國矣。其說甚邇，其災甚慘。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無用之辨，不急之察，弃而不治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人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矣。主道明則下安，主道闇則下危。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故上曷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故主道莫患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已。傳曰：惡之者衆，則危矣。入孝出悌，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夷也。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也。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也。故可以從而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

• 懸作
• 改之

繁弱鉞泰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檝。則不能日正。干將莫邪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蹕蹕駭耳。古之良馬也。然而必前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感。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曰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辨智。必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僞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

桓公用其賤。文公用其盜。故明主任計不信怒。闇主任信怒不任計。計勝怒則強。怒勝計者亡。

天子卽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後之。後之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意。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務哉務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爲治世。

後之後之
後之
後之

刑律按
期作財

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後民不困則貧窶者有所寬其中矣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幸無有者窮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沈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上之禁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賤害之不可以爲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是故刑罰甚省而威行如流也故刑當罪則威得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古者刑不過罪得不過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怒罪得賞不賚德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威行如法化易如神亂世不然刑罰怒罪得賞德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雖德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先祖賢子孫必顯行雖如桀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欲無亂待乎尊聖者王貴賢者爵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留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依故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分此者也節者死生此者也忠者守慎於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備矣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九

呂氏春秋

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和平。管觀於上志。上志吉。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偏私不。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蕩蕩平易。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爲五伯長。行私阿所愛。用豎刁而過出於戶。五子爭立無主。齊六十日乃廢。乘使羣臣出戶也。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

用私以敗。

本書伯王
作王伯。
下同。

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爲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達長焉。達。庖人調和而不敢食。故可以爲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爲庖矣。伯王之君亦然。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爲伯王。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爲王伯矣。誅暴有所私枉。則不可以爲王伯。水泉深則魚鼈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歸。務人所歸之末也。務令之笑不樂。強令之哭不悲。皆無其中。強令之爲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大。寒既至民煖是利。大熱在上。民清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聚。無利之去。欲爲

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

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達也。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行即行仁也。近則觀其

所好，習則觀其所言，好則好義也。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喜之以驗其守，守也。情樂之

以驗其僻，邪也。怒之以驗其節，性也。懼之以驗其特，特，柔也。理哀之以驗其仁，仁人見可哀者，若之

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人必以六成四隱，六成，六觀也。四隱，四情也。謂六成，父母

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鄰，內則用六成四隱，外則以八觀六驗，人之情偽，貪鄙羨美，

無所失矣。言盡知之。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臣人子之所甚願也。然而人君

人親不得所欲，人臣人子不得所願，此生於不知理義。不知理義，在君父則不仁，不知理義生於不

學。莊子出是故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也。尊師則不論貴賤貧富矣。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桡，善姓名也。

大桡，作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湯師小臣，甲子者也。

小臣，謂伊尹。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

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筮，沈，德大。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文，兵儀。越王勾踐師范蠡，大夫種，此

十聖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矣，由至哉。至於道。此五帝

兼作區

區

區

區

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言五帝三代之後。不復重道。厚師。故以絕滅也。

音樂之所由來遠矣。天下太平。萬民安寧。皆化其上。化。猶曰也。音。化。音。曰。樂乃可成。故唯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

乎。言。亡國毀民。非無樂也。其樂不樂。不和於雅。溺者。非不笑也。溺人。非不歌也。當死者。說。亡國毀民。非無樂也。其樂不樂。故不樂也。溺者。非不笑也。溺人。非不歌也。雖歌不

樂也。狂者非不舞也。禮。謂不。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為

樂若之何哉。以。人。呻。吟。故。成。不。可。樂也。故曰若之何也。

亂世之樂。爲木革之聲。則者雷。爲金石之聲。則者露。爲絲竹歌舞之聲。則者譟。譟。以此。駭。心。氣。動

耳目。搖盪生則可矣。性。以此。爲。樂。則。不。樂。不。和。故。樂。愈。侈。而。民。愈。鬱。鬱。怨。也。國。愈。亂。主。愈。卑。

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爲貴樂者。爲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爲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

鉦爲美。大。假。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故。耳。未。嘗。聞。目。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

不用樂之法。則。侈。則。侈。矣。失。樂。之。情。其。樂。不。樂。非。正。樂。也。故。曰。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主必傷。怨。悲。也。傷。也。

也。此。主。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爲。務。故。也。

耳之情欲靡。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情欲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香。心弗樂。芬香

在前弗臭。口之情欲味。心弗樂。五味在前弗味。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者。不樂者。心也。心必和平

然後樂。心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適。中。適也。夫樂有適。心亦

主者作生

上管下有
矣字。

樂宜恐有
說字。

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矣。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矣。法立，則天下服。故適心之務在勝理。凡音樂通乎政而風乎俗者也。俗定而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觀其俗而知其政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論其教。故先王之制樂也，非特以欲耳目、極口腹之欲也。特將以教民平好惡，行禮義也。黃鐘之月，土事毋作，慎毋發蓋，以固天閉地也。大呂之月，數將幾終也。蕤賓之月，土而夾而農，民毋有所使也。大族之月，陽氣始至也。正月，草木繁動也。令農發土，毋或失時也。夾鐘之月，寬裕和平，行德去刑也。二月，毋或作事，以害羣生也。姑洗之月，達通道路，溝澗修利也。中呂之月，毋聚大眾，巡輪農事也。三月，草木方長，毋擾民心也。林鐘之月，草木盛滿，陰氣將刑也。六月也。立於則行也。毋發大事，以將陽氣也。夷則之月，修法飾刑，送士厲兵也。七月也。師。詰諫不義，以懷遠方也。南呂之月，起農收漿，毋敢懈意，無射之月，疾疢有罪，當法勿赦也。九月也。有罪，應鐘之月，陰陽不通，閉而為冬也。十月也。備伏在下，條辨喪紀，審民所終，重刑制之也。

周文王立國八年，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周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也，爲人主也。今王寢疾，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與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天之見妖，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與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重罰也，移吾罪於他人，是皆吾罪）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無幾何疾乃止。（止）立國五十一年而終。

宋景公之時，災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之曰：「災惑在心，何也？」（子韋，宋之太史也）子韋曰：「災惑者，天罰也。心者，

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曰：「可移於民。」公曰：「民

死，寡人將誰爲君乎？」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必餓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

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

已下喜有
之乎字訓

三賞君命。今昔災惑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是昔也，災惑果徙。」

兵之所自來者上矣。（白，從也。上，上也。久也。）家無怒咎，則賢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相陵也

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

下，有巧有拙而已矣。（巧者以治，拙者以亂。）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夫有以食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矣。

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矣。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矣。兵之不可偃也，譬之

上舍作位

若水火然也。水以寒濕。火以熱食。不可乏也。兵以除阻。亦不可伐也。善用之則爲福。不能用之則爲禍。能者義以取福也。不善用藥者

亦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亦大矣。義兵除天下之凶殘。解百姓之倒懸。故方之於良藥。

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之悅之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

也。若強弩之射於深谿也。義兵至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

滋衆。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順若。

上人情作於已。

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疏之所由起也。治亂安危之所在也。勿求於他。必反人情。人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壹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

甚作多。

衣人以其寒。食人以其饑。饑寒人之大害也。救之大義也。人之困窮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土得矣。得國土。

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爲其君死矣。趙簡子有兩白羸而甚愛之。陽城胥渠。陽城。姓。胥渠。名也。齊廣

宣作官。

門之宦。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廣門。邑名也。宦。即也。醫教之曰。得白羸之肝。病則止。不得

則死。謁者通簡子曰。夫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扈人殺白羸取肝以與之。無幾何。趙興兵而

晉無羸死。

攻翟。廣門之宦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獲甲首者。首也。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也。

孝子之重其親。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膚。性也。所重所愛。死而弃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爲。故有葬

之死

補

死之義，葬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也。慮，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無有可利，此之謂重閉。人不發掘，不見即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掘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溼，此則善矣。而忘奸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好事入利之，必有此惑，故謂之惑也。慈親孝子備之者，得葬之情矣。今世俗大亂，人主愈侈，非葬之心也。非爲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也。侈靡者以爲榮，儉節者之爲辱，不以便死爲故。事，故也。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爲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忘。重，尊也。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若之何哉。厚葬必發掘，故曰其以安之者，若之何。言不安。世之爲丘壠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闕庭爲宮室，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者，則不可。夫死者，其視萬歲猶一瞬也，人之壽久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爲死者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爲石銘置之壠上，曰：此其中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掘，掘之必大富，人必相與笑之，以爲大惑。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掘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晉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失其故園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上猶則，是故古大墓無不掘者也，而皆爭爲之，豈不悲哉。嗚呼！葬於穀林，通樹之樹也。穀林，以爲葬於紀市，不變其肆，市肆如故，禹葬於會稽，不變

人能嬰勳也言無所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非惡其勞。以爲死者也。也。爲親親先王之所
惡。唯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也。謂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凡愛死者
也。知所以愛之者寡。故宋未亡而東家掘也。文公家齊未亡而莊公家掘。以葬厚家固安寧而猶若此。又
況百世之後而園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倭友。不可不察也。夫愛之而反害之。安之而反危之。其
此之謂乎。

舊無選於
之於字。
補之。

至忠逆於耳。倒於心也。倒心逆非賢主其孰能聽之。也。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賢主悅忠言。
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人時灌之。則惡之。驅其灌之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言。自伐
之清者也。精於善也。至於
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士爲知己者死。故盡力豫讓。公孫弘是已。當是
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智伯知豫讓。故爲之殺晉君。孟嘗君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士
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
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士不歸之而歸孔墨。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
來猶致也。必自知之。然後可。至。可者。可。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爲
報。至於智氏。而子必爲之報。何故。豫讓曰。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饑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

所是作所
期。

千人共其養。是衆人畜我也。夫衆人畜我者。我亦衆人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

足我以養。衆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是國士畜我也。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讓。國士也。

而猶以人於己也。於編厚也。又況於中人乎。孟嘗君爲從。期也曰。公孫弘謂孟嘗君曰。不若使人西觀

秦。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何暇從以難之。謂不能成從以相秦。意者秦王不肯主也。君從以難

之未晚也。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

昭王笑而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欲以難寡人。猶可乎。

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也。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何如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

諸侯得意暫爲人君。不得意不肯爲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爲管商之師。管仲。商鞅。能致其主。諸

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刻。必以其血汚其衣。與如臣者七人。昭王笑而謝焉。

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卽聽必悖矣。尤。過。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色言語。動作態度。

無爲而不竊鈇。竊。盜。掘其谷。得其鈇。谷。坑。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其鄰之子非

變也。已則變之。變之者無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爲甲衮以帛。帛。以帛織。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

邾君曰。將何所得組。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爲之矣。邾君曰。善。下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忌因

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傷。傷。邾君不悅。於是乎止。

人作士。
暫作惡。
與作有。

無以組。用。邦君有所尤也。爲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爲組何傷。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爲組亦何益。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累猶尋也。凡聽言不可不察。察者詳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

昔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適乎己之不足。欲以國所不聞。通乎己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精欲之物。楡易乎靜以待之。使夫自以之。用。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國之主反此。

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檢。極。聽者自多而不得自賢。

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皆患其身之不貴於國也。而不思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欲安而愈危。故榮富非自至。緣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誣也。以功誣以爲誣。無功伐而求榮富。詐也。以虛取之。詐誣之道。君子不由。

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人主孝則名章榮。天下譽。樂。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疲北。夫執一術而百喜。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唯孝乎。故論人必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以所重而後及所輕。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貴。貴德。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定。所爲貴貴。爲其近於君也。所爲貴德。爲其近於聖

也。所爲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所爲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所爲慈幼，爲其近於弟也。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谷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谷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足發厭也。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谷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畝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言盡其類。詐僞之爲道，雖今儉可，後將無復。不可復，非長術也。文公用谷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谷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可乎？」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谷犯之言，一時之務也。」務猶事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返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焉，足以霸矣。」賢主愈大愈懼，愈弱愈恐。愈，注。凡大者，小鄰國也；強者，勝其敵也。大者，發前節。勝其敵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怨，國雖大，惡得不懼；惡得不恐，安？故賢主於安思危，安不忘危。於達思窮，顯不忘於得思喪，亡也。有得必喪，有失必亡也。故思之也。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曰：「寡人之所悅者，勇有力也，不悅爲仁義者。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有道於此，勇有力也。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夫刺之不入，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也。

於勇有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愛 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曰：孔墨是也。言孔

丘，勇在之也。則得所欲也。 孔丘墨翟無地爲君，以德見 無官爲長，以道見 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

利之，利其尊高而 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孔·墨 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

矣。孔·墨

武王使人候殷，反報曰：殷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佞勝忠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賢

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遂告太公。太公曰：其亂至

矣，不可以復矣。說·知 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君子見亂而作，不待 天下雖有有道之

士，固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

必待之，治奚由至乎？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同。不知其賢，不用之，故不 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曰：憤一日以終其世，譬之若

亂世之所以長也。短·少也 故亡國相望也。言不絕 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曰：憤一日以終其世，譬之若

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矣。聖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

右視，尚盡賢於己也。故周公曰：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齊·等也 等則不能勝

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得可與處也。禮之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令亦使 若夫有道之

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可盡，得而

得，可作可

聖作賢。

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分謂仁義禮法，與者之分。至，至治也。凡爲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今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人官，好爲臣之官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言力不勝也。夫人主亦有車，無去其車，則乘善皆盡力竭能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不知乘物而自恃，恃畜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謂亦教也。，則百官恫擾。謂少長相起，萬邪並起，摧威分移。此亡國之風也。風化。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握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羸臣者亦有轡，正名審分，是治之轡也。故案其實，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察其類，毋使放悖。政在家門。使羸臣者亦有轡，正名審分，是治之轡也。故案其實，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察其類，毋使放悖。政在家門。使羸臣者亦有轡，正名審分，是治之轡也。故案其實，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察其類，毋使放悖。政在家門。

有因何困。因主之爲也。四納隨。人主好以己爲。已所好。情欲則爲也。則守職者會職而阿主之爲。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之心。得其阿主。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尊之爲卑。卑之爲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也。

蓋當上無君子。社

凡官者以治爲任。以亂爲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人主以好爲示能。以能示衆。以好唱自稱。循強。人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爲有司也。大臣其君。選思盡忠。退思補過。此以聽從取容。無有正君者。君當自正耳。是爲代有司爲有司。是臣得後隨以進其策也。後隨。與後也。其策。君臣不定。君不君。臣不臣。故不定也。

重重寒寒

人主自智而恐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君自謂智而巧。故愚拙者從之也。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未能盡無所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慮無不請。其道固窮。固。必也。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是之謂重重寒寒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爲。臣法

後作復

不改。責而不詔。責有可教。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皆名審實。官使自可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實。以不知爲道。道有四語。長者。不遠。疑自然之性。故以不可奈何爲實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非阿之也。用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庖人則伊尹。釣者即呂尚。仇人則管夷吾。僕則百里奚也。非阿私近之也。用其以持社稷立功名之選也。故曰不得不然。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爲管。法也。確。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到而投之深水。投。投也。弄。弄也。又後取道。其

馬不進。又劉而投之深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肯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肯之用也。亡國之主。多以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所託而不可食。威亦然矣。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則利。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

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務除其災。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覆之於塗。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下放
下皆同。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莊公以爲造父不過也。顏闔曰。其馬將敗。少頃。東野稷之馬放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放也。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放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爲幹而過不識。過。知也。重爲任而罪不勝。不勝。不償其所任者而罰。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僞繼矣。知則上又從而罪之。罪其爲。是以罪召罪也。召。故禮煩則不莊。業衆則無功。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禁。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不用而身爲毀。

凡使賢不肯。異使不肯。以賞罰。不肯者。喜生惡死。則可使也矣。使賢以義。義。義所在。死生一也。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以義。必審賞罰。然後賢不肯盡爲用也。

凡人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精氣鬱也。鬱。澀不流。故水鬱則爲汚。水澀不流。樹鬱則爲蠹。蠹。蟲也。草鬱則爲蒿。蒿。草也。國亦有鬱。主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災叢生矣。叢。聚也。故聖人貴豪士與忠臣也。

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

我也下喜
無必字。
種之。

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我愛也。厥。簡子交臣也。鐸。亦臣也。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質。正也。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醜。愛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也。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變。改也。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刻。刺也。人

必下有自
字。屬上
有自字。

主執民之命。執名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亡國之主必驕。必自智。必輕物。自智。自謂有過人智也。輕物。物。人也。故。驕則簡士。簡。自智則專。良。不喜惡。輕物則無備。傳曰。無備百。無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雍塞。雍塞無聞知。故。簡士。簡。自智則專。良。不喜惡。輕物則無備。傳曰。無備百。無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雍塞。雍塞無聞知。欲無雍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衆。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君人之大經也。經。道也。

趙簡子沈麋。徵於河。曰。吾嘗好莊色矣。而麋徵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麋徵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麋徵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麋徵未嘗進一人。是長吾過而黜吾善也。所得者皆過也。所不進乃善也。故曰長吾過也。黜吾善也。故若簡子能以理督責於其臣矣。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非。可與爲直。而不可與爲枉。此三代之盛教也。

吳起行魏武侯自送之曰先生將何以治西河對曰以忠以信以勇以敢武侯曰安忠曰忠君於君安信曰信民施信於民安勇曰勇去不肖勇於去不肖也安敢曰敢用賢用賢無疑武侯曰四者足矣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者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賢主之所患患人博辯辯言似逆者逆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愚則知之

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矣人主之患欲開枉而惡直言是障其原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自是障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所欲已往所惡恐開直言也直言何從來至

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能姓也對曰意惡能直意名也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污君今身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意名也若館意者使謹乎論主之側亦必不阿主阿曲不阿主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

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嬀茹黃也射也以田於雲夢田獵也雲夢楚澤也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非年不聽朝淫保申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保大名官今王之罪當管王曰願請變更而無管保申曰

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管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諾引薦王伏保申束紉荆五十跪而加之束紉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管之名一也遂致之遂痛致之保申曰臣聞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起出請死文王曰此不殺之過也保申何

罪王乃變。更召保申，殺布黃之狗，折宛路之楨，放丹之姬，務治荆國。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齊宣王好射，悅人之謂己能用鬻弓也。示有力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開而止。固。鬻弓。諫。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終身自以爲用九石。豈不悲哉。傷其自誣。而非至牛而止。

直士其孰不阿主。故亂國之主，患在乎用三石爲九石。力不足而自以爲有餘也。其功德其治理皆亦知之。

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唯直士能。故天子立楠弼，設師保，所以舉過也。也。舉。正。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有戒愼之鞀，皆其

猶恐不能自知。今賢非堯、舜、湯、武也，而有揜蔽之道，突由自知哉。荆成、齊莊，不自知而殺吳王、智伯。自知而亡，故敗莫大於不自知。范氏之亡也，范氏。百姓有得其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

以椎毀之，鐘泥然有音，恐人之聞之而奪己也。選揜其耳，惡人之聞之，可也。惡己自聞之，悻爲人主而惡聞其過，亦由此。此自揜其耳。失道。

觀作聖。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失道。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視人之友也。布衣也，其友

嘗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事君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人主也，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取，交爭正諫。失。如此

者。國日安。主日登。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

先王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爲宮室必任巧匠。奚故。荀爽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也。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直也。爲巧匠爲宮室。爲國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成。就。不知規矩準繩。而賞巧匠。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入主之不通乎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之。則不能。任賢者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敗。國家之所以危。亡。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危之。以其地封而天下莫不悅。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勸。通乎用非其有也。

衛靈公天寒發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病。公曰。天寒乎哉。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粗。君則不寒。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公發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舉。夫民未有見焉。未見其德。今將令人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如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也。可謂知君道矣。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

韓子

三略

新語

賈子

韓子

十過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復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說難

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彌子母病。人閒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歸。君曰。孝哉。爲母故犯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啖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駕吾車。又嘗啖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

移於初也。而前所以見賢。後獲罪者。人主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而加疏。

解老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然則數變業其民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謂之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櫬之。則成其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負虛辭而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說林上

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樂羊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雖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麀。使秦西巴持之以歸。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以不忍而與之。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爲其子傅。其御曰。麀將罪之。今使傅子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麀。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秦西巴字
下巴爾。

觀行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而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章以緩己，董園子之心緩，故佩絃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縮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強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差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資、育之強而無術法，不得長生。故勢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雖斐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婁，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

用人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奚仲不能成一輪。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則萬不失也。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而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功名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伎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

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趨而自勸。因伎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進而成名，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大體

本書下
心作私。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照，四時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心累已，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違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涸垢而察難知，守成理，因自然，榮辱之責，在乎已，而不在乎人，上不天，則下不徧覆，心不地，則物不畢載，大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措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志，下無伏怨之患，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志作毒，
怨為作惡，
改之。

外儲說左上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者，後之，谷犯聞之，而夜哭，文公曰：咎氏不欲寡人之反國耶？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臥也，而君弃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也，且臣為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乎？再拜而辭，文公止之，乃解左驂而盟於河。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可以疾風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遂自驅車。

往犯風而罷處人。

遣作酒。

曾子妻之市。其子隨而泣。其母曰：汝還，顧反，爲汝殺麋。妻道市來，曾子欲捕麋殺之。其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也。曾子曰：嬰兒者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之者也。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殺麋。

外儲說左下

文王伐崇，至黃鳳墟而轂繫解。左右顧無可令結繫。文王自結之。太公曰：君何爲自結繫？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友也，下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者也。

解狐與邢伯柳爲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爲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之舉賢也，不避仇讎。其廢不肖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以爲守。邢伯柳聞之，乃見解狐。謝，解狐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異日。

難勞

夫良馬固車，使絨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銜，以刑罰爲鞭策，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

舊無難勞字，加之

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遠致速。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民之王良也。

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置賞。而不望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姦劫欲臣

得無姦劫
欲臣字
加之。

凡姦臣者。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則相是也。取舍異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同而相與道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取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也。人主非有術數以御之。非有參驗以審之。必將以獲之合已。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蔽於上。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令以致其力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蔽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明燭四海之

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也。

三略

夫主將之法。務在於擢英雄之心也。擢。結。賞祿有功。通志於衆。凡爲人主。患在於志。不遇下。故誦也。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者也。人。謂賢人也。伊尹也。亡國破家。失人者也。伍員奔而楚滅。是以明君賢臣。屈己而申人。夫用兵之要在於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其死故

戰賢不愛財。賞功不遠時。則下力并而敵國削矣。用人之道。尊之以爵。賚之以財。則士自來。易曰。何財接之以禮。賚之以辭。崇接士之道。則士死之。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養士如此。乃可加兵於敵也。昔者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箠

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逆流而飲之。夫一箠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

軍非未遠。將不言渴。途。軍幕未辦。將不言倦。冬不服裘。夏不操扇。是謂禮將。是謂禮將。與

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祥與士同。一體而不可離也。可用而不可疲。不疲者。以士恩養素。奮

思不倦。以一取萬。夫思以投下。則士歸之。蓋一人可以致萬人。蓋養邪。以我樂。蓋是也。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方日

新。推。推之。與蓋而施恩於人。皆思也。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

人。故兵爲天下雄。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振。所得賢則敵國長。敵而振也。賢者所適。

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勝。將者國之命。將能制勝。國家安定。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

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將專已則下歸咎。將自賊則下少功。誠者。將受說則下有離心。將貪財則姦

不禁。上貪則下將內顧則士卒羸。內顧。思將有一則衆不服。自拒諫。將犯此一條。有二則軍無

式。也。法有三則軍乖背。有四則禍及國。故上顧及國也。軍無財則士不來。軍無賞則士不往。香餌

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

者至。求賢。料士。求戰。則致死。故曰。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則士不止。賞而後悔者。則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矣。

姦雄相稱。郭蔽主明。毀譽並興。壅塞主聰。各阿所私。令主失忠。故主察異言。乃觀其萌。主聘儒賢。姦

雄乃遁。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主聘巖穴。士乃得實。故得禮。而致實。與。四略至。

軍勢曰。出軍行師。將不得專。進退由內御之。則功難成。凡師出專制。不安命於內。稟命則難成。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持下之危。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安樂之。能

救天下之禍者。則得天下之福。除天下禍。安天下福。故滯及人民。則賢歸之。思澤洽。人民和。澤及昆蟲。則聖

歸之。萬物得其所。則聖人至也。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合同。賢者之政。降人以禮。禮風道化。揖也。皆

聖人之政。降人以心。心服教令。故禮降可以開始。禮服也。心降可以保終。心服道化。天下和。降禮

禮作降。禮作降。禮作降。

將不得專。專。將不得專。

以禮降心以心。

多作陪。

釋近而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而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不
德政而務廣地。務廣德者強也。務舉而檢。廣其德。荒國者無善政。廣德者其下正。君德廣於上。則廢一善
荒之道。荒國者無善政。廣德者其下正。君德廣於上。則廢一善則衆善衰。賞一惡則衆惡多。善者得其祐。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衆善到矣。一令逆者則百令失。君
一逆。民不從。故百令若廢也。一惡施者則百惡結。一惡得施。則百
惡結而相從也。故令施於順民。惡加於凶人。教令施於順化之民。
利惡加於凶逆之人。

則令行而不怨。羣下附親矣。教令密。百姓悅之。羣臣之也。有守節之志者。不可以威刑勝。威。要。季
四皓元志不屈於革命之主。故明君求臣。必視其

有清白之志者。不可以爵祿得也。四皓志不屈於革命之主。致守節之士。猶其
所以爲人者而致焉。視其爲人所尊之志而來之也。致清白之士。猶其禮。太子棺禮畢。對而降其節焉。致守節之士。猶其
道。不可以非道。風也。而後士可致。而名可保也。

聖王之用兵也。非好樂之。將以誅暴討亂。夫以義而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澆焚火。臨不測而擠欲墜。
其克之必也。所以必優遊恬快。何重傷人物。兵者凶器。戰者危事。相
殺傷之道。故不與均也。是天道也。天道樂生也。夫人之有
道者。若魚之有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人道道而亡。人道道而亡。故君人者。畏懼而不敢失道。

聖作臣
下嗣。

賢聖內則邪臣外。齊景公問。孔子曰。不仁者遠。邪臣內則賢聖斃。惡來任而比干死。無忌
初失內外之宜。而合在朝。則後邪外奔是。邪臣內則賢聖斃。惡來任而比干死。無忌
亂傳世之禍。故曰傳世也。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進賢者德流子孫。昔鮑叔牙管仲。以
身下之。子孫世孫

求作遺。

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當爲妬賢者名不全。言雖謂妬賢。身死於大夫。故曰。臣之子孫也。故君子急於求賢而美名章矣。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利百。民乃慕澤。思澤也。去一利萬。政乃不亂。殺以止殺。殺由生也。

新語

陸賈

哲者作惡。改之。水書智。作義。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爲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昔者堯以仁義爲巢。舜以稷契爲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處宴安之臺。承克讓之塗。德配天地。光被八極。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人也。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李斯趙高爲杖。故有頓仆跌傷之禍。何者。所任者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竊。杖智者強。杖讒者滅。杖賊者亡。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心。以傾一君。國危民失。不亦宜乎。

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謙敬。何以言之。昔舜治天下也。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漢若無憂。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故無爲者。乃有爲者也。秦始皇設刑法。爲車裂之誅。築長城。以備胡越。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愈煩。下愈亂。法愈衆。奸愈縱。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舉措大衆。刑罰大極故也。

木美作土燥。

君子尚寬舒以襲其身，行身中和，以致疏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不賞而勸，漸漬於道德而被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所以誅姦也，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此寧畏法教而爲之者哉。故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化使其然也。故近河之地澤，而近山之木長者，以類相及也。高山出雲，丘阜生氣，四瀆東流，百川無西行者，小衆大而少從多也。

令作差，取作先，相作所。

夫南面之君，乃百姓之所取法則者也。舉措動作，不可以失法度。故上之化下，由風之靡草也。王者尙武於朝，則農夫繕甲兵於田。故君子之御下也，民各應之以儉。驕淫者統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賊，讓行而爭路者也。故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令人視之哉。亦取之於身而已矣。衆口毀譽，浮石沈木，羣邪相抑，以直爲曲，以白爲黑，曲直之異形，白黑之殊色，天下之易見也。然而目繆心惑者，衆邪誤之。

秦本秦，鹿鹿，鹿鹿。

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爲駕鹿。高曰：馬也。於是乃問羣臣，羣臣半言馬，半言鹿。當此時，秦王不敢信其直目而從邪臣之言。鹿與馬之異形，乃衆人之所知也。然不能別其是非，況於闇昧之事乎。

是章亦同，鹿鹿。

人有與曾子同姓名者殺人，有人告曾子母曰：曾乃殺人。母方緝如故，有頃，人復告之。若是者三，曾

畢佞安。子母投籽踰垣而去。夫流言之並至。衆人之所是非。雖賢智不敢自舉。況凡人乎。

質美者以通爲貴。才良者以顯爲大。樵梓豫章。天下之名木也。生深山之中。谿谷之旁。立則爲衆木之珍。仆則爲世用。因江河之道而達于京師。因斧斤之功得舒其文色。上則備帝王御物。下則賜公卿庶賤。而得以備器械。及其戾於山陵之阻。隔於九派之間。仆於塊礫之津。頓於窈窕之窟。廣者無舟車之道。狹者無徒步之蹊。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當斯之時。尙不如道傍之枯楊。生於大都之

賢聖誤。

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材器制斷。規矩度量。賢者補朽。短者接長。大者治椽。小者治觴。彼則枯槁而遠弃。此則爲宗廟之瑚璉者。通與不通也。人亦猶此。

夫窮澤之民。據壑接稻之士。或懷不稱之能。有禹皋陶之美。然身不容於世。無紹介通之者也。公卿之子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能。然身在尊重之處。輔之者強而飾之衆也。

夫欲富國強威。闢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建功興譽。垂名烈。流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千乘之衆。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存乎身。名不顯於世者。統理之非也。

城作坡。

天地之性。萬物之類。懷德者衆歸之。恃刑者民畏之。歸之則充其備。畏之則去其城。故設刑者不服。爲德者不厭。或行罰不患薄。布賞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遠也。夫刑重者則心煩。事衆者則身勞。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迴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爲治也。混然無事。寂然

難作鳥。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雞不夜鳴。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芸於野。在朝忠於君。在家孝於親。於是雖不言而信誠。不怒而威行。豈待堅甲利兵。深牢刻

令。朝夕切切而後行哉。

昔者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秦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橫出。陵鑿諸侯。外驕敵國。內刻百姓。鄰國之讎結於外。羣臣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統。繼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之戰。三君殺於臣之手。晉韜師尙威。以致於庶。故春秋重而書之。嗟嘆而傷之。三君強其威而失其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

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規虞山林草澤之利。與民爭田。漁薪採之饑。刻桷丹楹。眩曜靡麗。收民十二之稅。不足以供邪曲之欲。繕不足好。以快婦人之目。財盡於鴉淫。力疲於不急。上困於用。下饑於食。於是爲齊、衛、陳、宋所伐。賢臣出。邪臣亂。子般殺。魯國危也。故爲威不強。還自亡。立法不明。還自傷。莊公之謂也。

治以道德爲上。行以仁義爲本。故尊於位而無德者。繇。富於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道者。尊。貧而有義者。榮。夫酒池可以運舟。糟丘可以遠望。豈貧於財哉。統四海之權。主九州之衆。豈弱於武力哉。然功不能自存。而威不能自守。非貧弱也。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下也。故察於利而愒於道者。

衆之所謀也。果於力而寡於義者，兵之所圍也。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敏於行而慎於言，所廣功德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夫懷璧玉，要環珮，服名寶，藏珍怪，玉斗酌酒，金盞刻鏤，所以夸小人之目者也。高臺百仞，金城文畫，所以疲百姓之力者也。故聖人卑宮室而高道德，惡衣服而勤仁義，不損其行以好其容，不虧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與不事之功，家不藏不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貢獻也。璧玉珠璣，不御於上，則玩好之物，弃於下。珣珠刻畫之類，不納於君，則淫伎曲巧，絕於下。夫釋農桑之事，入山海採珠璣，捕豹翠，消筋力，散布帛，以極耳目之好，快淫侈之心，豈不謬哉。

君明於德，可以及於遠；臣篤於義，可以至於大。何以言之？昔湯以七十里之封，升帝王之位，周公自立三公之官，比德於五帝三王，斯乃口出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故安危之效，吉凶之符，壹出於身。存亡之道，成敗之事，一起於善行。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

王莽作代
改之。

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屈申不可以失法，動作不可以離度。謬誤出口，則亂及萬里之外。何況刑無罪於獄，而誅無辜於市哉？故世衰道失，非天之所爲也。乃君國者，有以取之。惡政生惡氣，惡氣生災異，螟蟲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變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螟蟲生於野。

心作身。

夫善道存乎心，無遠而不至也。惡行著乎己，無近而不去也。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奉貢，而至麟鳳白雉，草澤而應，殷紂無道，微子弃骨肉而亡，行善者則百姓悅，行惡者則子孫怨，是以明者可以致遠，否者以失近。

逸宮作述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遠於義者不可動以利，是以君子博思而廣聽，進退順法，動作合度，聞見欲衆，而探擇欲謹，學問欲博，而行己欲敦，見邪而知其直，見華而知其實，且不淫於炫耀之色，且不亂於阿諛之辭，雖利之以齊魯之富，而志不移，談之以王喬赤松之壽，而行不易，然後能立其道而定其操，致其事而立其功也。凡人則不然，日放於富貴之榮，耳亂於不死之道，故多弃其所長而求其所短，不得其所無而失其所有，是以吳王夫差知艾陵之可以取勝，而不知嚮李之可以殺亡也，故事或見可利而喪萬機，取室禍而致百禍，聖人因

可利之可
作一。

變而立功，由異而致太平，堯舜承蚩尤之失而思欽明之道，君子見惡於外，則知變於內矣。今之爲君者則不然，治不以五帝之術，則曰今之世不可以道治也，爲臣者不師稷契，則曰今之民不可以仁正義也，爲子者不執曾閔之責，朝夕不休，而曰家人不和也，學者不操回賜之精，晝夜不懈，而曰世所不行也，自人君至於庶人，未有不法聖道而師賢者也，易曰：豐其蔭，芾其家，窺其戶，闚其無人者，非無人也，言無聖賢以治之也，故仁者在位而仁人來，義者在朝而義士至，是以墨子之門

主作四。多勇士，仲尼之門多道德，文王之朝多賢良，秦士之庭多不詳，故善者必有所主而至，惡者必有所

因而來。夫善惡不空作，禍福不濫生，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矣。

賈子

賈誼

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面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疑獄則從去，貧疑則從與。梁國大悅，牆薄頭壞，籍薄頭裂，器薄頭毀，酒薄頭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也，臣竊以爲厚之而可耳。

漢書本志
作處等。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是法廢而威不立也。譴而行其誅，則脆昏暨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昔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心腹之積皆愈。

鄒穆公食不兼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貧以定國，親民猶子，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也，故以鄒

之細魯，魯不敢輕，齊楚不能聽，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向方面道哭，琴瑟無音，期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嚮往者福來。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於城之隅，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與成射天，管地，斬社稷而焚之，罵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冠，以示有勇，國人駭，齊王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必爲禍。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爲先生，何也？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彼世主未學道理，則矍然悟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以然，忙忙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慧然先達於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譬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與晉人戰，大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王喟然嘆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此之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者也，昔宋昭公出亡，至乎境，喟然歎曰：嗚呼，吾知所

以亡失矣。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內外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盡學道而書講之。二年而美聞，宋人迎而復之。卒爲賢君，諡爲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亡，此後醒者也。昔者，魏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躄亂，國人不服，督師伐之。魏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飢而欲食，御進肥腍。」梁魏，魏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曰：「爲君出亡而道飢渴也。」君曰：「子知寡人之亡也。」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不以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亡。」魏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君曰：「吾所以亡

不以作以

上所有者誠何也。其御曰：「君不知也。」君之所亡者，以大賢也。魏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

之君皆不肖，疾君之獨賢也。故亡。魏君喜笑曰：「嗟，賢故若是苦耶？」遂徒行而逃於山中，飢倦，枕御膝而臥，御以塊自代而去。君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寤所以存亡，此不醒者也。

梁大夫有朱就者，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梁之邊亭勛力而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窺而希灌其瓜，瓜惡。楚令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搗梁亭之瓜，皆有華焦者矣。朱就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其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王聞之，悅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故梁楚之驩由朱就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事作死
本下有之
據爲二字

實莊作蔚

翟王使者之楚。王欲夸之。故鑿者於章臺之臺。上者三休。乃至其上。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對曰。不。翟國也。惡見此臺。翟王之自爲室也。堂高三尺。資資弗顯。采椽不刮。然且翟王猶以爲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逸。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焉。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衛役。智足以爲原泉。行足以爲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智足以爲譽厲。行足以爲輔助。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宰。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而退守之。君有難則能死之。職之所守。君不以阿私託者。大也。修身正行。不作於鄉曲。道路談說。不作於朝廷。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死持之。愁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僞儂。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唾眦之閒事者。衛役也。故與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節。與左右爲國者。強。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衛役爲國者。亡。可立而待。聞之於政。民無不爲本也。國以爲本。君以爲本。吏以爲本。故國以民爲安危。君以民爲威侮。吏以民爲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爲本也。民無不爲命也。國以爲命。君以爲命。吏以爲命。故國以民爲存亡。君以民爲官明。吏以民爲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爲命也。民無不爲功也。故國以爲功。君以爲功。吏以

政下有也

善福之本
作必失福
之本。

爲功。故國以民爲興壞。君以民爲強弱。吏以民爲能否。此之謂民無不爲功也。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惡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而至於今。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矣。道也者。福之本也。祥也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禍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矣。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也。必不願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而桀自謂天子也。已滅之後。民以罵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爲尊。而號不足以爲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故君子之貴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與民以財。故士民樂之。

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吏之罪也。吏之不善。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也。率之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爲人君者。出其令也。其如弊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影。

涖澤有枯水。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人。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遷士。吏功見於治民。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剛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是以湯以桀之亂。民爲治。武王以紂之北卒爲強。

周武王問鬻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素何？鬻子對曰：攻守戰勝同道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治，刑仁於人者，謂之文誅矣。故三文行於政，立於治，陳於行，其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於今，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爲可也。武王曰：受命矣。

財作願
天初作大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爲也，壽則不在天乎？鬻子對曰：聖人在上位，則天下無軍兵之事，民不私相殺，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財，刑罰廢矣，而民無天錫之誅，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興賢良以禁邪惡，賢人必用，不肖人必作，則民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王曰：受命矣。

無以其後
世之五字

殷湯放桀，武王殺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爲人臣而放其君，爲人下而殺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長有天下者，以其爲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以其後世之隱

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烈而傳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也常矣。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一

淮南子

原道

夫道者覆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故達於道者，處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衆不害也。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能與之爭。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喻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峻功。築筵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雖朱之明，察鍼末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起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修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

本經

凡人之性，心平欲得則樂，歌舞節則禽獸蹀矣，有憂則悲哀，有所僣犯則怒，怒則有所釋憾矣，故鐘鼓管籥所以飾喜也，衰絰苴杖，直所以飾哀也，金鼓鈇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爲之文，古者聖王在上，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足人給，父慈子孝，兄良弟順，天下和洽，人得其願，故聖人爲之作禮樂以和節之，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計居者

衰絰和字
補之

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賢妻鬻子以給上求。猶不能贖其用。愚夫恣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意。乃始爲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則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君施其德。臣盡其力。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間矣。夫三年之喪。非強引而致之也。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弛。晚世風流俗敗。嗜欲多而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胷。思心盡亡。被衰戴經。戲笑其一。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矣。古者天子一畿。千里有畿。諸侯一同。百里爲各守其分地。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暴虐萬民。亂政犯禁者。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卜其子孫以代之。天子不滅國姓。諸侯不滅國。自古之正也。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而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而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馬牛。繫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徙人之重寶。流血千里。暴骸滿野。以賄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爲主也。故兵者所以討暴也。非所以爲暴也。樂者所以致和也。非所以爲淫也。喪者所以盡哀也。非所以爲僞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爲務。朝廷有容矣。而敬爲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爲主。用兵有術矣。而義爲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也。

主術

本注作天子不滅國姓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
政作正。

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壹動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傳喻道。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前導。耳能聽而執政者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舉

問作難。

無過事。言成文章。而行爲儀表。於天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爲醜美好憎。不爲賞罰喜怒。事由自然。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冕。冠也。前旒。前也。黈纛充耳。所以揜聰。黈。黃也。纛。旗也。充。塞也。天子外屏。所以自障也。故所親者遠。則所在者近。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小。曰妄視則淫。其妄聞則惑。口妄言則亂。三閔者不可不慎守也。

夫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可用也。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也。不責其辯。闇主則不然。信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雖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矧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隆聰明亦遠矣。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舫舟浮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原馬服駟駘。駟。名。在益州四節。駘。出千里馬。駟。駟野馬。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出險阻。由此觀之。則人智之於物淺矣。而欲以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理之數。而尋己之能。則其窮不遠矣。故智不足以爲治。勇不足以爲強。則人才不足以任明矣。然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人主深居隱處。以避操渾。閔門重襲。以避奸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然天下之物。無所不通者。其濫輸者大而斟酌者衆也。是故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守也。

內下尊語
之字補

其所下審
語以字

天地之數
作天下之
大數
有作政
從這作井
人事作膜
無知民之
變作上改

主道圓者。速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者也。臣道方者。論是處當。爲事先唱。守職分明。以立成功者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得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夫載重而馬贏。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而馬良。中工可以追速。是故聖人之舉事也。豈能曉道理之數。說自然之性。以曲爲直。以譎爲仰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賢主之用人。猶巧匠制木。大小脩短。皆得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殊形異材。莫不可得而用也。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奚毒。即子。然而良醫察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竹木草莽之材。猶有不棄者。而又況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而鄉邑之所不譽。非其人不肖。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臨之上山也。大猷不能拔也。及其下也。牧豎能退之。才有脩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大重。有任百而尙輕。是故審於臺麓之計者。必遺天地之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事之舉。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植鼠也。今人之才。有欲平九州。從方外。存危國。而乃責之以閭閻之禮。人事之閒。或倭巧小具。脩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是猶以斧鬚毛。而以刀伐木也。皆失其宜矣。人主之賦。放於人也。必先計歲收。量民積粟。知民飽饑。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與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非不麗也。然民無窟室。狹廡。窟室。土室。則明主不樂也。肥醲甘肥。非不香也。然民無精穢菽。

之
香作美
狂作野

棄。則明主不甘也。匡牀枉席。非不寧也。然而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則明主不安也。故古之君人者。甚憚但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殺裘。歲豐穀登。乃始懸鐘鼓。陳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故古之爲金石管絃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所以飾怒也。福酌俎豆。所以效喜也。衰經管屨。所以喻哀也。此皆有充於內而成象於外者也。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求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力勤財匱。君臣相疾。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是由貫介胃而入廟。被綺羅而從軍也。失樂之所由生矣。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君人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各因其宜。所以應時脩德。富利國民。實噴來遠者。其道備矣。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爲主者。不忘乎欲利之也。故堯爲善而衆善至。桀爲非而衆非來矣。

欲
欲之欲
作敢

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堯欲欲諫之鼓。舜立諱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有戒慎之銘。過若毫釐。而旣已備之矣。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可舉。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武王克殷。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無故無新。唯賢之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其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

人之志大矣。文王周觀得失，循賢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之於明堂。由是觀之，則聖人之智固矣。成康穆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跡，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堯，堯弘，周景王之史臣，通天下鬼方之術也。勇服孟賁，孟賁，魯人。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以少矣，其所事者又多，故動而必弱矣。

釋稱

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治，猶理也。節，猶事也。以體喻也。故其心治者，枝體相道。道，其

國治者，君臣相忘也。各得其所，隨所思念。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居殊矣。

凡人各賢其所說而悅其所快，世莫不舉賢。賢其所悅者，而悅其所行之快性，人無不舉與已同者以為賢也。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道也。求同于己者，通。己未必賢，而求與己同者也。而欲得賢，亦不幾矣。數，近。

齊俗

子路拯溺而受牛謝。拯，舉也。舉。孔子曰：魯國必知教人於忠矣。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

所作各。
其所行之
快性之作
其性之所
上有凡字

無上不字

受金於孔子曰魯國不復贈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貢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不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抗行以遠衆。聖人不以爲民俗也。

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穢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失。以治國則敗。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

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聞哭者而笑。何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虛者。無所載於哀樂。故水激則波。與氣

淵作既。

季政作寇
註同。

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謂是與所謂非。各異。自是而非人。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孰是孰非。客有見人於季子者。季子。子客出。季子曰。子之所見客。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僂也。僂。諛語而不稱師是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客之容一體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

舊無治字
之。

所自見之異也。故趣舍合則言忠而益親。身疏則謀當而見疑也。親母爲其子治挖。充血流至耳。見者以爲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

羊如豚，居高也。窺面於盃水則圓，於杯水即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聞，有所睹者，所自窺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爲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踏履，兵以踏履，若化入深，強脊者使之負土，背強者任，取也。眇者使之准，僂者使之塗，僂人塗地，取其也。各有所以，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犖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懸之乎權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澆羣，澆羣，水何則，人材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夫待要覲飛兔而駕之，要覲飛兔，一日萬里也。則世莫乘車，待西施絡幕而爲妃，西施，越女也。則終身不家矣。然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遂用之也。

續著作宅
續著作宅

續著作宅
續著作宅

治國之道，上無苟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爲行者相揚以高，舉，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溢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調文者趨於煩繞，以爲慧，爭爲詭辯，久積而不決，無益於治，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道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奸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會參，無所施其善，孟

獨作考。

賁、成荆無所行其威。威刑也。古衰世之俗。以其智巧詐僞。偽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以清爲濁。人失其情。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倫之。夫乘奇伎爲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閒。守正脩理。不爲苟得者。不免乎饑渴之患。而欲民之去未反本。是猶發其源而塞其流也。且夫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功者也。農事廢業。饑之本也。女功不繼。寒之源也。饑寒並至。而能無犯令干誅者。古今未之聞也。故江河決流。一鄉父子兄弟相道而走。爭升陵阪。上高丘。輕足者先。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人溺。尙猶哀之。況親戚乎。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卽讓不足。卽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火。莫不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隆則欲省。求賒則爭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奸。而刑不能禁也。

道應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惠王。魏惠王。惠子。魏臣也。已成。王甚悅之。以示翟煎。翟煎曰。善。王曰。可行耶。煎曰。不可。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在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

喜上喜有以字去

趙襄子使攻翟而勝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日而三日而飄風暴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能終日。今趙氏之德行無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

齊王后死，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爲王后。齊王大悅，遂重薛公。故人主之嗜慾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宓子治單父三年，宓子子而巫馬期巫馬期子弟子也往觀化焉。微視見夜漁者得魚，則釋之。問焉，漁者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人聞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形於彼。』」宓子必行此術也。

汎論

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則可以正治矣。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

非然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強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聖人作法而萬民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違。舉拘禮之人不可以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度。必有獨聞之聽。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也。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今儒墨稱三代文武而不行也。是言其所不行也。信墨之所言。今皆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不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虛而無益於治。勞形竭精而無補於主。今夫園工好畫鬼魅而憎罔狗馬。鬼魅無信驗。而狗馬切於前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而道先稱古。雖恐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主不行。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

今謂強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衆稱金。如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萬乘之國無破亡者矣。國之亡也。大不足待。道之行也。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亂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就其所以亡也。故桀因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其不殺文王於羑里。管試處強大之勢。而修道運之論。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虛乎。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徵湯武。孰弗能奪。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備諸乎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即必或繼

管試作二君。

著作以王
二字。

之者矣。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著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強大而終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以王，而反益已之所以奪者，趨亡之道也。

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或易爲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趣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僞詐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治也。此四策者，聖人之

所獨視而留志也。

君子作
仁一字，作
下屬。

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唯堯之知舜也。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有象者，衆人之所眩耀也。故狠者類智，而非智也。也。畏。後。愚者類君子，而非君子也。慧者類勇，而非勇也。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也，葵之與芫也，則論人易矣。

天下莫易於爲善，而莫難於爲不善。所謂爲善者，靜而無爲也。所謂爲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慕，脩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爲善者易也。越城郭，踰險塞，竄殺劫，非人之性也。故曰爲不善難也。今人之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欲無厭，不修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

然。今夫陳卒設兵而相常，將施令曰：斬首者拜爵，而曲撓者要斬。然而隊伯之卒，皆不能前途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有人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恐，自投水中，非不貪生而畏死，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欲，亦猶

伯作備。

此也。故遠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不弃，非其有不索也。恒盈而不溢，常虛而易足。今夫溜水足以溢壺，棹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此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矣。

證言

爲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釋道而任智者，必危。奪數而用材者，必困。有以欲多亡者，未有以無欲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失者。故智不足以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不德，所殺者不怨。則近於道矣。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則所有者亡矣。脩其所有，則所欲者至矣。故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園者，先爲不可奪也，以待敵之可奪也。舜脩之歷山而海內從，文王脩之岐周而天下移。使舜越天下之利而忘脩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乎？故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爲物，不損則益。動有爲也。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險言危也。道之者危。

說山

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辭，下言若給。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

• 舊說山
字·加之

殺。下有九殺。袁毅皆殺位也。傳曰。上之所好。下尤甚焉。故有九殺也。

人開

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堤。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也。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莫蹟於山而蹟於垤。蹟。也。是故人者。皆輕小害。易微事。是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惓。而索

夫作踞。註同。

良醫也。雖有扁鵲偷夫之巧。猶不能生也。偷夫。黃帝時醫。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材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賢王不苛得。忠

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繆伯。晉大夫。鼓。北羗。魏閒倫曰。鼓之裔夫閒倫知之。魏閒倫。請

閒或作闕。下及注同。

無疲武丈夫而鼓可得也。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為弗取。繆伯曰。

閒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閒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

秦族

聖王在上位。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宛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

蓋無窮部
字補之六

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外寧矣。大王豈父處耶。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而圍乎

舊法令之
二字補

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爲食駿馬之傷也。飲之美酒。以其死力報。非勞之所賞也。也。獎季

之

子治單父。夜漁者得小卽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田漁皆讓長。是者得而斑白不負

等作寄
逸舊作款
改之

殺。安自疑有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堅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割微者。人心也。賞善罰

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有精氣所與之。故總道

以被民。而民不從。誠心弗施也。

天地四時。非生萬物者。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指循其所有而滌

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性因習則大矣化而欲作則小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

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班。因其好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尊室家。樂妻子。教之以孝

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鄉飲習射以明長幼。時

蒐振旅。以習用兵。蒐。簡軍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所有於性。而聖人所匡成也。

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恪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

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惡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

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百

墨作官

人作之。

八十八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剝肌膚，鑿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人爲之，以求榮也。越人與伐其皮爲文。聖王在位，明好憎以示人經，講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瘡流血之患，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措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節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於其以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智，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者，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王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大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也。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申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僻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興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觀行者於其終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趨行蹄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智能，必以仁義

人下有一字。

爲之本而後可立也。智能踴馳，百事並作，聖人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不中者謂之小人。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之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闕矣。以積土山之高格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則詩書則聞識必博矣。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惠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遊。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德樸索，故民無匿。厚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家老異糧而食之，殊器而烹之，子婦跪而上堂，跪而酌羹，非不敬也。然而不可省者，爲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媵納而取婦，緘繞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可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告，於以禁奸，非不輟也。然而不可行者，爲傷和睦之心，而擄仇讎之怨也。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而所生足以爲穢。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不可以爲法也。故仁智、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智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三代之所以昌也。智伯有五過人之材，智伯善長大，一材也。射鵰足力，二材也。夜爲擊柝，三材也。巧女特華，四材也。力能引強，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齊王建任用后房之計，強輕以政，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強，五材也。力能引強，五材也。力能引強，五材也。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齊王建任用后房之計，強輕以政，五材也。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秦惠、孫巧。

不免於亂矣。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二

鹽鐵論 新序

鹽鐵論

行遠道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故賢士之立功成名。因於資而假物者也。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爲專屋狹廡。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君之銅鐵以爲金鐘大鐘。而不能自爲壺鼎槃杆。無其用也。君子能因人主之政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思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本書政作正。

食鹽受。

不得作而不。

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聖賢不能正不食善言之君。故桀有闔龍逢而夏亡。紂有三仁而商滅。故不患無夷吾。由余之論。患無桓。稷之聽耳。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遇。屈原放逐於楚國也。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此所以言而不見從。行不得合者也。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也。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

防。民陷於罪。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闕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矣。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姦猶弋者。視鳥獸挂罾羅而喜也。今天下之殺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鄧皙之僞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浼爾。行刑不樂也。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窮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從義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乎。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故富民易與適禮。

魯之作爲
善。

數作檢。

古者政得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行修於內。聲聞于外。爲之於下。福應于天。周公在上而天下太平。國無天傷。歲無荒年。當此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孰。今不省其所以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死殍。不知收也。狗彘食人食。不知斂也。爲民父母。見饑而死。則曰。非我。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我。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飢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方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王者崇禮施德。尚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之蠻貊。不可弃也。今

禮下方儀

充下者有以字。則

萬方絕國之君。奉贊獻見者。懷天子之威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宜設明堂辟雍以示之。揚干戚。昭雅頌以風之。今乃以玩好不用之器。奇蟲不畜之獸。角抵之戲。炫耀之物。陳夸之殆。與周公之待遠方殊也。昔周公處謙讓以交卑士。執禮德以下天下。故辭越裳之費。見恭敬之禮也。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觀威儀千戚之容。耳聽升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蠻來觀。猛獸能馴也。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騶騶駉駉。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門戶。昆山之旁。以玉璞抵鳥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而明盛德也。隋和世之名寶也。而不能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唯賢臣良相。不在戎馬。珍怪也。是以聖王以寶為寶。不以珠玉為寶。昔姜子修之樽俎之圓。而折衝乎千里。不能者雖隋和滿篋。無益於存亡矣。

禮作作究
在天字
云云七字
作天字
不案故
之風下有

衛靈公當隆冬與衆穿池。海春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乎哉。寒乎哉。海春曰。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怕危。飽者不能食飢。故餘梁肉者。難為言隱約。處逸樂者。難為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廡。上漏下淫者之痛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且無暮稱貸者之急也。乘堅驅良。列時成行者。不知負荷步行者之勞也。匡牀薦席。侍御滿闔者。不知服輅輓箱。登高絕流者之難也。衣輕煖。處溫室。載安車者。不知乘長城。眺胡代。向清風者危寒也。

推作短。

妻子好合，子孫保之者，不知老母之憔悴，匹婦之悲恨也。耳聽五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推敵方外之死亡也。東向仗几，振筆而調文者，不知木索之急，籬楚之痛也。昔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茅，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輜車相望，生而往，死而還，彼獨非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所好惡與天下共之。

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陵敵者，身亡。虎兕相搏而螻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閒，是以聖王見利虛害，見遠存近。

道徑，衆民不知所由也。法令，衆人不知所避也。故王者之制法也，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乎知之。愚婦童婦，咸知所避，是故法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適，姦僞萌生，有司治之，若救爛擲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羣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律令塵葢於棧閣，吏不能徧覩，而況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滋多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故治民之道，務篤於教也。

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將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

鉞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己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癘疽之相漫，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銛鉏之不利，患其舍草而芸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爲過，不必誅，是鉏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矣。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伏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維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乎？今廢其德教而責之禮義，是虐民也。春秋傳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相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而及華葉，傷小指而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反誅無罪，反誅無罪，則天下之無罪者寡矣。故吏不以多斷爲良，賢不以多刺爲工，子產殺一人，刑二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故爲民父母，似養疾，子長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矣。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其不欲服罪爾。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能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而相坐也。

和作恩。

或以下六
字本書同
疑有誤

紂爲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孥之法。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峻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蹙。而慄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刀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規。至於骨肉相踐。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太嚴而仁恩不施也。故政寬則下親其上。政嚴則臣謀其主。晉厲以幽。二世以弑。惡在峻法之不犯。嚴家之無格虜也。聖人知之。是以務和而不務威。故高皇帝約。秦苛法。以慰怨毒之人。而長和睦之心。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恩施無窮。澤流後世。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爲輕。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游。濁則擾。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富則仁生。贖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可理乎。今之治民者。若拙御之御馬也。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吻傷於銜。而求其無失。何可得也。故投馬不畏鞭箠。疲民不畏刑法。雖增而累之。其有益乎。

任作行。

古者明其仁義之符。使民不眩。不教而殺。是虐民也。與其刑不可眩。不若義之下可眩也。附禮義行而刑罰中。未聞刑罰任而孝悌興也。高牆狹基。不可立也。嚴刑峻法。不可久也。二世信趙高之計。深督責而任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人多者爲忠。斂民悉者爲能。百姓不勝其求。黔首不勝其刑。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己之求。君不得於臣。知死不再。窮鼠齧狸。匹夫

奔萬乘。舍人折弓。陳勝。吳廣是也。開不一其而社稷爲虛。惡在其能長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

新序

喜結厚字
和之

楚恭王有疾。召令尹曰。當侍筮蘇與我處。常勸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我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則戚。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筮蘇爲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恭王之謂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於是。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本書爲徒
作又死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羣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是會爲人臣。侮其主。爲人臣。侮其主者。其罪何若。對曰。爲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爲死而又死。會曰。身死。妻子爲徒。若是謂死而又死也。君既已聞爲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會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爲謀。辨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鬪。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辨者不爲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爲鬪。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以會爲上客。

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

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出之。次至任座。文侯問曰：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大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唯患車之不足也。夫船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且君苟以爲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爲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慙。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之重者也。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放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楚國之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

據作孫。

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勦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撮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罷然無以對。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

變作更。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來賓。驎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閔天戚王。任周。邵。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得管仲。有霸諸侯之榮。失管仲。而有亂危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用之。而霸。楚不用子胥。而破。吳王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殺之。而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強齊之驕。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變代以騎劫。兵立破。亡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見也。故閔廬用子胥。而與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以敗。此的的然若白黑也。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以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爲之。與不肯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肯嫉賢。愚者妒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歲不台者也。或不肯用賢。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也。或不肯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錄。

所以之以
作謂。

也。然其要在於已不明而聽衆口也。故證訴不行。斯爲明矣。
魏甌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不信也。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甌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甌共自邯鄲反。說口果至矣。遂不得見。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與語三日。遂拜以爲相。有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乃相與俱行。見鄒忌曰。狐白之裘。袖之以繫羊皮。何如。忌曰。諾。請不敢雜質以不肖。髡曰。方內而圓缸。何如。忌曰。諾。請謹門戶。不敢留客。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不得息。何如。忌曰。諾。請淺吏省員。使無擾民。淳于髡等三辭。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辭而去。

三辭之辭
作稱。

梁君出獵。見白鴈羣。梁君下車殺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

亂作駭。

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何也。爲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射殺之。無異於虎狼矣。梁君拔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年曰。幸哉。今

午作歲。

日也。人獵皆得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晉文公出田，逐獸，賜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數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丸。」

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違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臣亦反漁所。」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矣。」文公曰：「寡人問子，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豈不意人君之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閉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曰：「維鷁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居之矣。於是文公恐，歸遇藥武子，藥武子曰：「獵得獸乎？」侯有悅色。文公曰：「吾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武子曰：「其人安在？」曰：「吾未與來。」武子曰：「處上位而不卹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言而弃其身，盜也。」文公曰：「善。」

寇車載老古與俱歸。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爲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車盡。」

面毛無所持矣。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豈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尚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持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其上不可居。此非所以賀我也。

齊有婦人極醜。號曰無鹽女。白頭深目。長壯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於是乃自詣宣王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增。除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而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但擗目銜齒。舉手指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奸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故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持。一旦山陵崩隤。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翡翠珠玑。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進於左右。邪僂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沈湎。以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今乃壹聞寡人之殆。豈不全也。於是立毀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拜無鹽君以爲王后。而齊國大安。醜女之功也。

三作二。
蓋無鹽
二字補
之。

有司請事於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爲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則易爲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任周，邵刑措不用，用衆賢故也。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有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之士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羣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得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齊桓，而功不及五伯者，何？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齊律註
補作純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齊，賓胥無善袖綬，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

力也。

詳作諫。

晉文公田於競，遇一老夫而問曰：子處此故也，競亡其有說乎？對曰：競君斷則不能，謀則不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競之所以亡也。文公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身，今之君子聽其言而奔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也。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可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趙武乎？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其身所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是其無私德也。臣故以爲賢也。平公曰：善。

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甯戚飯牛於車下，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甯戚見，說桓公以全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悅，將任之，而羣臣爭之曰：客衛人去，

齊不遠，不若使人問人而賢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有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而授之，以爲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成霸也。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問之，國人皆喜，居無幾，何秦興兵而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乎兵？」秦君以爲然，乃秦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夫君子之用兵也，莫見其形而功已成，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舉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盈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新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

此忠之大者也。公曰善。

子張見魯哀公。見七日。哀公不禮。託僕夫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百舍重趂。不敢休息。以見君。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也。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遠走。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孟子見齊宣王於雪宮。王左右顧曰。賢者亦有此樂耶。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人之上者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又上有爲字。

刑作許。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糗。無以粟。於是倉糗盡。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糗。吏以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暴背而耕。勤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也哉。米粟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且汝知小利而不知大會也。周諺曰。糞漏貯中。汝獨不聞耶。夫君者人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粟耶。烏食鄒之糗。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耶。民間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此之謂知富國矣。

齊有田巴先生者，行修於內，智明於外。齊王聞其賢，聘而將問政焉。田巴先生改制新衣，髣髴冠帶，顧謂其妾曰：「何若？」其妾曰：「佞。」將出門，問其從者曰：「何若？」從者曰：「佞。」過於淄水，自關醜惡甚矣。遂見齊王。齊王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臣。今者大王召臣，臣改制髣髴將造公門，問於妾，妾愛臣，諛臣曰佞，將出門，問從者，從者畏臣，曰佞。臣臨淄水而觀影，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妾諛王者，非特二人也。王能臨淄水見己之惡，過而自改，斯齊國治矣。」

則疑之、
范史注作
之、
德厚范史
注皆相、

臧孫行猛，政子贛，非之。臧孫召子贛而問曰：「我不法耶？」曰：「法矣。我不廉耶？」曰：「廉矣。我不能事耶？」曰：「能事矣。」臧孫曰：「三者，吾唯恐不能，今盡能之，子尚何非耶？」子贛曰：「子法矣，好以害人；子廉矣，好以騷上；子能事矣，好以陵下。夫政者，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者，治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民衆者，法不可以苛。天性然也。故曰：罰得則姦邪止矣，賞得則下歡悅矣。由此觀之，子則賊心已見矣。獨不聞夫子產之相鄭乎？其論材推賢舉能也，抑惡而揚善，故有大略者，不問其所短；有德厚者，不問其小疵；有大功者，宿惡滅息；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也。其牧民之道，養之以仁，教之以禮，使之以義，修法練教，必道民所樂，故從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順其所好而勸之，貧之疑者從重，罰之疑者從輕，其罰審，其賞明，其德純，其治約，而教化行矣。治鄭七年，而風俗和平，災害不生，國無刑人，囹圄空虛，及死，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

惡疑蓋茲

亂疑辭

吾將安歸。夫使子產命可易。吾不愛家一人。其生也則見愛。其死也而可悲。仕者哭於廷。商人哭於市。農人哭於野。處女哭於室。良人絕琴瑟。大夫解佩玦。婦人脫簪珥。皆巷哭。然則思者仁恕之道也。君子之治。始於不足見。而終於不可及。此之謂也。蓋德厚者報美。怨大者禍深。故曰。德莫大於仁。而禍莫大於刻。夫善不可以爲求。而惡不可以亂去。今子方病。民喜而相賀曰。臧孫子已病。幸其將死。子之病少愈。而民以相懼曰。臧孫子病又愈矣。何吾命之不幸也。臧孫子又不死矣。子之病也。人以相喜也。人以相駭。子之賊心亦甚深矣。爲政若此。如之何不非也。於是臧孫子慙焉。退而避位。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至於其廷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我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甚深。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甚崇。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入其廷。廷甚閑。此明察以斷。故其民不擾也。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三

說苑

劉向

君道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民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立不責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

河間獻王曰。禹耕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而道之。鑿江通於九派。瀧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使然。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

當堯之時。舜爲司徒。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皋陶爲大理。益掌鬲餼。堯不能爲一焉。堯爲君而九子者爲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各受其責。皆勝其任。以成功。堯遂乘成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主道也。知事者臣道也。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毋

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遠。師經撥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顧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何如。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得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遠。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遠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捕旒。以爲寡人戒。

臣術

本書有作
行。前上右之
字。

人臣之行有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準。豫禁乎未然。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大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於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極。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閒。絕其源。特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賂遺。衣服端齊。食飲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

諫作述。

國家昏亂。所爲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也。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世沈浮。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

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佞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疾質。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妒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爲輕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邪。墜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聞。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對曰。智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辨於萬物之情。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不失四時。通於地理。能通不通。能利不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通於人事。行猷舉綱。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忠正強諫。而無有奸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也。

復恩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三行賞而不及。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黧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三行賞而不及我。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咎犯言之。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夫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使不得爲非者。吾以爲次賞。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中者。吾復以爲次賞。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勞苦之士。子固爲首矣。吾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與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者。聖王先德後力。文公其當之矣。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華燭滅。乃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燭滅。有引妾衣者。援得其纓。待之矣。促上火。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今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數。羣臣皆絕纓而上火。盡歡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台。五獲首而卻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之。對曰。臣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暴而誅。當顯肝腦塗

事作禮。

待作持。

二作三。

久獲作人
改之

地用頸血灌敵久矣。臣乃夜絕纒者也。

陽虎得罪。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

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卻臣於君。朝廷之吏。

親危臣於法。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爲能復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

種作樹。

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種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以來。擇人而

樹之。毋已樹而擇之也。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夫化

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貴也。是以

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恥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則下莫不慕義

節之榮。而惡貪亂之恥。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治國有二擾。刑德是也。王者尙其德而稀其刑。霸者刑德並溲。強國先其刑而後其德。夫刑德者。化

德之作也。

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之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

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

矣。有過而不諉，則惡不懼矣。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

齊桓公逐鹿而遠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也。」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公曰：「何爲以公名之？」對曰：「臣故畜牝牛，子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以告管仲。管仲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見篡如此叟者，是公知獄訟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乎？」

善無固莠
之問字
補之。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子賤，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也。」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逸四支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人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

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也不齊之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靈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壞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買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噬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以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獲其所宜。而善惡分矣。孔子聞之曰。此言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亦無由入矣。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

夫明王之施德而下。將懷遠而致近也。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絕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歸王者託於賢。非其人而欲有功。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主哉。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闕廡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纘線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於沙丘。任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而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移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之三。而夏民從。以其所爲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故無常安之國。無恆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費而所師見者十八。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恣。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

心作必。

苟有至者，則心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也。

齊桓公設庭燎，非年而士不至。於是有以九九之術見者，公曰：九九足以見乎？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臣，聞主君待士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髡曰：古者所好四，王所好三焉。王曰：可得聞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悅之矣。髡曰：古者有驂驅騶駿，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嬙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默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猶舉杖而呼狗，強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遇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君待我朝哥。太子不悅，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乎？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

仁作行。

騷人人主騷人而亡其國。大夫騷人而亡其家。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窮乎。太子及文侯。道子方之語。文侯嘆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仁。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爲獻於我。我是以得友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騷我者也。若得以智騷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公曰。何故。對曰。貧不能使富。公賜之齊國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毋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乎。對曰。不知賢。害霸也。知而不用。害霸也。用而不任。害霸也。任而不信。害霸也。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桓公曰。善。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問曰。楚齊常欲相并。爲之奈何。對曰。齊使申盪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齊將軍首而反耳。齊使阿子將。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僅存耳。於是齊使申盪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斬其首而反。於是齊王更使阿子將。楚悉發四境之內。王自出將。僅而得免。至

舍。王曰：何先生知之早耶？忌曰：申禱爲人，佞賢者而輕不肯者，賢不肯俱不爲用，是以亡也。矧子之爲人也，佞賢者而愛不肯者，賢不肯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

法諫作敬慎。

法諫

昔成王封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往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也。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不輕矣。然簪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德不謙者失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無曰字。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後來弔。叔敖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獨無一言以教冉乎。公子牟曰。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穰侯曰。善。

善說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父老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閔邱先生獨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賜父老無徭役。先生又不拜。王曰。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閔邱先生對曰。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災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還有脩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

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

修文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祝雍曰。使王近於仁。遠於佞。齋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

反質

秦始皇帝既兼天下。侈靡奢泰。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藥以刑殺爲威。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懼服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甚吾黨久居且爲所害。乃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聞諸生多爲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四百餘人皆坑之。侯生後得。始皇召而見之。侯生曰。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生曰。今陛下奢侈失本。淫佚趣末。宮室臺閣。逕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婦女倡優。徵巨萬人。鐘鼓之樂。流漫無窮。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隨靡爛漫。不可勝檢。黔首匱竭。民力殫盡。尚不自知。又急譏諍。嚴威刻下。下暗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今陛下之淫。萬計米而千昆吾。紮

• 上曰之生
上有後字

紮。紮三皇。棄素糗。就末技。陛下亡徵久見矣。臣等恐言之無益。而自爲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以必

刑作形。

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刑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冀也。始皇喟然而歎。遂釋不誅。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對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也。凡奸邪之心。飢寒而起。淫佚者。文飾之耗。雕文刻鏤。害農事者也。文繡纂組。傷女功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女功傷則寒之源也。飢寒並至。而能不爲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功。則國貧民侈。國貧民侈。則貧窮者爲奸邪。而富足者爲淫佚。則驅民而爲邪也。民已爲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督其末。傷國之道也。文侯曰。善。

愚作廿。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忌諫曰。子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吾觀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忌慚而退。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四

桓子新論 濟夫論

桓子新論

桓譚

昔秦王見周室之失統，喪權於諸侯，故遂自恃不任人，封立諸侯，及陳勝、楚、漢、咸由布衣，非封君有土，而並其滅秦。高帝既定天下，念項王從函谷入而已，由武關到，推卻關，修強守禦，內充實三軍，外多發屯戍，設窮治黨與之法，重懸告反之賞，及王翁之奪取，乃不犯關梁，險塞而坐得其處，王翁自見以專國秉政得之，即抑重臣，收下權，使事無大小深淺，皆斷決於己身，及其失之，人不從，大臣生焉，更始帝見王翁以失百姓，心亡天下，既西到京師，恃民悅喜，則自安樂，不聽納諫，臣謀士亦眉困其外，而近臣反，城遂以破敗，由是觀之，夫患害奇邪不一，何可勝爲，設防量備哉，防備之善者，則唯量賢智大材，然後先見豫圖，遏將救之耳。

維鍼艾方藥者，已病之具也，非良醫不能以愈人，材能德行，治國之器也，非明君不能以立功，醫無鍼藥，可作爲求買以行術伎，不須必自有也，君無材德，可選任明輔，不待必躬能也，由是察焉，則材能德行，國之鍼藥也，其得立功效，乃在君輔，傳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利劍，不如得一

歐治多得善物。不如少得能知物。知物者之致善珍。珍益廣。非特止於十也。

言求取輔佐之術。既得之。又有大難三。而止善二。爲世之事中。庸多大材少。少不勝衆。一口不能與一國訟。持孤特之論。干雷同之計。以疏賤之處。逆貴近之心。則萬不合。此一難也。夫建辟殊。爲非常。乃世俗所不能見也。又使明智圖事。而與衆平之。亦必不足。此二難也。既聽納有所施行。而事未及成。讒人譖而惡之。卽中道狐疑。或使言者還受其尤。此三難也。智者盡心竭言。以爲國造事。衆聞之。則反見疑。豈不當合。遂被謫。想雖有十善。隔以一惡去。此一止善也。材能之士。世所嫉妒。遭遇明君。乃壹興起。既幸得之。又復隨衆弗與知者。雖有若仲尼。猶且出走。此二止善也。是故非君臣致密。堅固。割心相信。動無開疑。若伊呂之見用。傳說通夢。鮑之信任。則難以遂功竟意矣。又說之言亦甚多端。其欲觀使者。則以古之賢輔厲主。欲開疏別離。則以專權危國者論之。蓋父子至親。而人主有高宗。孝己之說。及景武時。栗衡太子之事。忠臣高節。時有龍逢。比干。伍員。晁錯之變。比類衆多。不可盡記。則事曷可爲邪。庸易知邪。雖然。察前世已然之效。可以觀覽。亦可以爲戒。雜諸高妙大材之人。

股爲淺。

皆爲合。

重時遇咎。皆欲上與賢侔。而垂榮歷載。安肯毀名廢義。而爲不軌惡行乎。若夫魯連解齊。趙之金封。虞卿捐萬戶。與國相。乃樂以成名。肆志。豈復干求。使辟趨利耶。覽諸邪背叛之臣。皆小辨貪饕之人也。大材者莫有焉。由是觀之。世間高士材能絕異者。其行親任亦明矣。不主乃意疑之也。如不能聽

納施行其策雖廣。知得亦終無益也。

凡人耳目所聞見。心意所知識。性情所好惡。利害所去就。亦皆同務焉。若材能有大小。智略有深淺。聰明有間。照實行有薄厚。亦有異度焉。非有大材深智。則不能見其大體。大體者。皆是當之事也。夫言是而計當。遺變而用權。常守正。見事不惑。內有度量。不可傾移。而誰以譎異。爲知大體矣。如無大材。則雖威權如王翁。察慧如公孫龍。敏給如東方朔。言笑異如京君明。及博見多聞。書至萬篇。爲儒教授數百千人。祇益不知大體焉。維王翁之過絕。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飾非奪是。辨能窮詰說士。威則震懼羣下。又數陰中不快己者。故羣臣莫能抗答其論。莫敢干犯匡諫。卒以致亡敗。其不知大體之禍也。

夫帝王之大體者。則高帝是矣。高帝曰。張良。蕭何。韓信。此三子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故得天下。此其知大體之效也。

王翁始柔弱政。自以通明賢聖。而簡羣下才智莫能出其上。是故舉措與事。輒欲自信任。不肯與諸明習者通。其苟直意而發得之。而用。是以稀獲其功效焉。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體者也。高帝懷大智略。能自揆度。羣臣制事定法。常謂曰。庠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爲之憲度。內疏政合於時。故民臣樂從。爲世所思。此知大體者也。

王翁嘉慕前聖之治，而簡薄漢家法令，故多所變更，欲事事效古，美先聖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釋近趨遠，所向非務，故以高義退致廢亂，此不知大體者也。高祖欲攻魏，乃使人窺視其國相，及諸將率左右用事者，知其主名，乃曰：此皆不如吾蕭何、曹參、韓信、樊噲等，亦易與耳。遂往擊破之，此知大體者也。

王翁前欲北伐匈奴，及後東擊青徐衆郡赤眉之徒，皆不擇良將，而但以世姓及信謹文吏，或遣親屬子孫素所愛好，咸無權智將帥之用，猥使據軍持衆，當赴強敵，是以軍合則損，士衆散走，咎在不擇將，將與主俱不知大體者也。

夫言行在於美善，不在於衆多，出一美言善行而天下從之，或見一惡意醜事而萬民遠，可不慎乎？故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所以動天地者也。

王翁刑殺人，又復加毒害焉，至生燒人，以醢五毒灌死者，飢肉及埋之，復薦覆以荆棘，人既死，與木土等，雖重加創毒，亦何損益？成湯之省納，無補於士兵，士民向之者，嘉其有德惠也，齊宣之活牛，無益於賢人，賢人善之者，貴其有仁心也。文王葬枯骨，無益於衆庶，衆庶悅之者，其思義動之也。王翁之殘死人，無損於生人，生人惡之者，以殘酷示之也。維此四事，忽微而顯著，纖細而猶大，故：聖以與一君用稱王翁以亡，知大體與不知者遠矣。

失射當作射矢。

聖王治國崇禮讓。顯仁義。以尊賢愛民爲務。是爲卜筮維寡。祭祀用稀。王翁好卜筮。信時日。而篤於事鬼神。多作廟兆。潔齋祀。祭犧牲穀膳之費。吏卒辨治之苦。不可稱道。爲政不善。見叛天下。及難作兵起。無權策以自救解。乃馳之南郊告禱。搏心言冤。號與流涕。叩頭請命。幸天哀助之也。當兵入宮日。矢射交集。燔火大起。逃漸臺下。尙抱其符命書及所作威斗。可謂蔽惑至甚矣。

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窳突之直。而積薪在旁。曰。此且有火災。即教使更爲曲突。而徙遠其薪。窳家不聽。後火果及。積薪而燔其屋。鄰里並救。及滅止。而烹羊具酒。以勞謝救火者。曲突遠薪。因不肯呼。淳于髡飲飯。智者譏之云。教人曲突遠薪。固無恩澤。燬頭爛額。反爲上客。蓋傷其賤本。而貴未。豈夫獨突薪可以除害哉。而人病國亂。亦皆如斯。是故良醫醫其未發。而明君絕其本謀。後世多損於杜塞未萌。而勤於攻擊已成。謀臣稀賞。而亂士常榮。猶彼人。殆失事之重輕。察淳于髡之預言。可以無不通。此見微之類也。

德恐統。
舉恐遊。

王者初興。皆先建根本。廣立藩屏。以自樹黨。而強固國基焉。是以周武王克殷。未下輿而封黃帝。堯舜夏殷之後。及同姓親屬功臣德行。以爲羽翼。佐助鴻業。永垂流于後嗣。乃者強秦罷去諸侯。而獨自恃任一身子弟。無所封。孤弱無與。是以爲帝十四歲而亡。漢高祖始定天下。背亡秦之短計。導殷周之長道。哀顯功德。多封子弟。後雖多以驕佚敗亡。然漢之基本得以定成。而異姓強臣。不能復傾。

但難俱。

至景武之世。見諸王數作亂。因抑奪其權勢。而王但得虛尊。坐食租稅。故漢朝遂弱。孤單特立。是以王翁不與兵領士而徑取天下。又懷貪功獨專之利。不肯封建子孫。及同姓戚屬爲藩輔之固。故兵起莫之救助也。傳曰。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爲醫。與亡國同政者。不可爲謀。王翁行其類秦。故亦十五歲而亡。失獵射禽獸者。始欲中之。恐其創不大也。既已得之。又恐其傷肉多也。鄙人有得麪醬而美之。及飯。惡與人共食。卽小睡其中。共者怒。因滯其痔。遂弃而不得食焉。彼亡秦。王翁欲取天下時。乃樂與人分之。及已得而重愛不肯與。是惜肉嗜麪之類也。

昔齊桓公出。見一故墟而問之。或對曰。郭氏之墟也。復問郭氏曷爲墟。曰。善善而惡惡焉。桓公曰。善善惡惡。乃所以爲存。而反爲墟。何也。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彼善人知其貴己而不用。則怨之。惡人見其賤己而不好。則仇之。夫與善人爲怨。惡人爲仇。欲毋亡得乎。乃者王翁善天下賢智材能之士。皆徵聚而不肯用。使人懷辭勝而怨之。更始帝惡諸王。假號無義之人而不能去。令各心恨而仇之。是以王翁見攻而身死。宮室燒盡。更始帝爲諸王假號而出走。令城郭殘。二王皆有善善惡惡之費。故不免於禍難大災。卒使長安大都。壞敗爲墟。此大非之行也。北蠻之先。與中國並。歷年茲多。不可記也。仁者不能以德來。強者不能以力并也。其性忿鷙。獸聚而鳥散。其強難屈。而和難得。是以聖王羈縻而不專制也。昔周室衰微。夷狄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於是宣王中興。僅得復其侵地。

而尋民。

及悉反。
彈宮作彈。
天下當補
作字。

夫以秦始皇之強，帶甲四十萬，不敢窺河西，乃築長城以分之。漢興，高祖見圍於平城，呂后時爲不軌之言，文帝時匈奴大入，烽火候騎，至雍甘泉，景武之閒，兵出數困，卒不能禽制，卽與之結和親，然後邊甯得安。中國以寧，其後匈奴內亂，分爲五單于，甘延壽得承其弊，以深德呼韓，那單于故首委質稱臣，來入朝見漢家，漢家得以宣德廣之隆，而威示四海，莫不率服，歷世無寇，安危尙未可知，而猥復侵刻匈奴，往攻奪其瓊綬，而貶損其大臣號位，變易舊常，分單于爲十五，是以恨毒大怒，事相攻拒，王翁不自非悔，及遂持屈強無理，多拜將率，調發兵馬，運徒糧食財物，以彈索天下，天下愁恨怨苦，因大擾亂，竟不能挫傷，一胡虜徒自窮極竭盡而已。書曰：天孽可避，自作孽不可活。其斯之謂矣。夫高帝之見圍，十日不食，及得免脫，遂無愠色，誠知其往攻非務，而怨之無益也。今匈奴負於王翁，王翁就往侵削擾之，故使事至於斯，豈所謂肉自生蟲，而人自生禍者耶？其爲不急，乃劇如此，自作之甚者也。

夫疑災。

夫異變怪者，天下所常有，無世而不然。逢明主賢臣，智士仁人，則修德善政，省職慎行，以應之，故咎殃消亡，而禍轉爲福焉。昔大戊遭桑穀生朝之怪，獲中宗之號，武丁有雉雉升鼎之異，身享百年之壽，周成王遇雷風折木之變，而獲反風蕩熱之報，宋景公有憂惑守心之憂，星爲徒三舍，由是觀之，則莫善於以德義精誠報塞之矣。故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大夫見怪則修職。

士庶見怪則修身。神不能傷道。妖亦不能害德。及衰世薄俗。君臣多淫驕失政。士庶多邪心惡行。是以數有災異變怪。又不能內自省視。畏天戒而反外考謗議。求問厥故。惑於佞惑。而以自誣誤。而令惠禍得就。皆遠天道道者也。

虛疑虛。

或言往者公卿重臣缺。而衆人咸豫部署。云甲乙當爲之。後果然。彼何以處知而又能與上同意乎。孔子謂子貢。魯則屢中。令衆人能與子貢等乎。余應曰。世之在位人。率同鞶。相去不甚膠著。其修飾少愈者。固上下所普聞知也。夫明殊者。視異智均者。虛伴。故羣下之隱。常與上同度也。如昔湯武之

實悉眞。

用伊呂。高宗之取傅說。桓穆之授管。皆由溪。豈衆人所識知哉。彼羣下雖好意措。亦焉能實斯以可。居大臣輔相者乎。國家設理官。制刑辟。所以定奸邪。又內量中丞御史。以正齊殺。下故常用明習者。始於欲分正法。而終乎侵輕深刻。皆務酷虐過度。欲見未盡力而求獲功賞。或著能立事。而恐劣弱

未悉衍。

之謗。是以役以箠楚。舞文成惡。及事成獄畢。雖使臬陶聽之。猶不能聞也。至以言語小故。陷致人於族滅。事誠可悼痛焉。漸至乎朝廷。時有忿悁。聞惡弗原。故令天下相放。俱成惑譏。有司之行深刻。云下尙執重。而令上得施恩澤。此言甚非也。夫賢吏正士。爲上處事持法。宜如丹青矣。是故言之當必可行也。罪之當必可刑也。如何苟欲阿指乎。如遭上忽略。不宿留而聽行其事。則當受強死也。哀帝時。待詔伍客。以知皇好方道數召。後坐帝事下獄。獄窮訊。得其宿與人言漢朝當生勇怒子如武帝

皇惑星。
坐帝之帝。

於惡行。

於惡行。

者。刻暴以爲先帝爲怒子。非所宜言。大不敬。夫言語之時。過差失誤。乃不足被以刑誅。及誣欺事可無於不至罪。易言大人虎變。君子豹變。卽以是論論人主。寧可謂曰。何爲比我禽獸乎。如稱君之聖。明如堯舜同。或可怒曰。何故比我於死人乎。世主旣不通。而輔佐執事者。復隨而聽之。順成之。不亦重爲謬誤乎。

潛夫論

本書原作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學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黑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由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書。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不琢不錯。不離環石。夫瑤琨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使巧倕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製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羞於鬼神。可御於王公。而況君子敦貞之資。察敬之才。攝之以良朋。敬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幽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有不濟乎。

凡爲治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飾末。夫爲國者以富民爲本。以正學爲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僞。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爲太平基也。夫富民者以農桑爲本。以游藝爲末。百工者以致用爲本。以巧飾爲末。兩賢者以通貨爲本。以鬻奇爲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墮而忘善。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爲本。以巧辨爲末。辭語者以信順爲本。以詭麗爲末。列士者以孝悌爲本。以交游爲末。孝悌以致養爲本。以華觀爲末。人臣者以忠正爲本。以媚愛爲末。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慎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取於野。此富國之本也。游業末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源也。忠信謹儉。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方田所以富國也。今民去農桑。赴遊業。披採乘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然公計愈貧矣。百工者。所使備器也。器以便事爲善。以膠固爲上。今工好造雕琢之器。僞飾之巧。以欺民取賄。雖於姦工有利。而國界愈病矣。商賈者所以通物也。物以任用爲要。以堅牢爲資。今競鬻無用之貨。淫侈之幣。以惑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然國計愈失矣。此三者。外雖有勸力富家之私名。然內有損民貧國之公費。故爲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僞。困辱游業。勿使擅利。寬假本農。而寵逸學士。則民富而國平矣。夫教訓者。所以途道術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雕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

界註計。

費作實。

矣作大。

品人鮮識，從而尚之。此尚道德之實而感睦夫之失者也。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泄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爲繞辨屈塞之辭，說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恐夫黷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盡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閭門，所以爲列士也。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儉勞竊名以取濟，誇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貞士之節，而眩世俗之心者也。養生順志，所以爲孝也。今多遠志以儉在，約生以待終，終沒之後，乃崇飾喪紀以言孝。盛饗賓旅以求名，誣善之衆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姦諛以取媚，玩法以便己，苟得之徒從而賢之。此滅貞良之行，開亂危之源者也。五者外雖有賢才之虛譽，內有傷道德之至實。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闇君之所固也。

必作心。

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恐日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通四聰，是以天下幅廣而聖無不照，故其繇之徒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秦之二世，務隱蔽已而斷百僚，隔捐疎賤而信趙高，是以聰塞於貴重之臣，明蔽於驕妒之人，故天下潰叛，弗得聞也。皆知高殺莫敢言之，周章至戲乃始駭，闕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乎！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也。是故明君佐衆務下之言，以昭外也。敬納卑賤，以誇賢也。其無拒言，未必言者之盡。

徒下有字
能等三字

上聖作聖
表作黃

用也。乃懼拒無用而讓有用也。其無慢賤也。未必其人盡賢也。乃懼慢不肯而經賢聖也。是故聖王表小以厲大。賞鄙以招賢。然後良士集于朝。下情達于君也。故上無遺失之策。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所利。而奸佞之所患也。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故治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凡駑臣之好隱賢也。既患其正義以繩己矣。又恥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居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是以卻宛得衆。而子常殺之。屈原得君而椒蘭譖毀。歐陽建常平而嚴廷妒其諫謀。閻湯殺郅支而匡衡校其功。由此觀之。處位卑賤而欲效善於君。則必先與寵人爲誼矣。乘舊寵沮之於內。而已接賤欲自信於外。此思善之君。願忠之士。所以雖並生一世。而終不得遇者也。

無房字
尹廷戶
無房字
挾謀字
挾作排

二與字共
作以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管觀上記。近古已來。亡代有三。穢國不數。夫何故哉。察其敗皆由君常好其所以亂。而惡其所以治。惜其所與存。而愛其所與亡。是故雖相去百世。殊俗千里。然其亡徵敗迹。若重規疊矩。稽節合符。故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何以知人且病。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以其不嗜賢也。是故病家之廚。非無嘉饌。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逢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人。其君弗之能任。故逢亡也。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

• 吾補之字

• 道下有術字

國脈永也。身之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治身有黃帝之術，理世有孔子之經。然病不愈而亂不治者，非灸鍼之法誤，而五經之言誣也。乃因之者非其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準不平，鑽筵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騾馬不可以追速，進舟不可以涉水也。凡此八者，有形見物，苟非其人，猶尙無功，則又況乎懷道以撫民氓，乘六龍以御天心者哉！夫理世不得真賢，譬由治病不得真藥也。是故先王爲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民，德稱其位。此三代開國建侯，所以能傳嗣百世，歷歲千數者也。

• 國作賢

凡有國之君，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任不肖也。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用者，羣臣妒也。主有索賢之心，而無得賢之術。臣有進賢之名，而無進賢之實。此所以人君孤危於上，而道獨抑於下也。夫國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則冗亂絕，佞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術用則公法奪，列士之所以建節者，義也。正節立則醜類代，此姦臣亂吏思私之徒，所以爲日夜杜歸賢君義士之閒，而使不相得者也。夫賢者之爲人臣，不損君以奉佞，不阿衆以取容，不墮公以聽私，不撓法以吐剛。

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黨，是以范武歸晉而國姦逃，華元反朝而魚氏亡。故正義之士與邪杜之人，不兩立，而人君之取士也，不能參聽民氓，斷之聰明，反徒信亂臣之說，獨用汚吏之言。此所謂與仇還使，令因擇吏者也。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

謂作爲。

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己。必察彼己之謂，而度之以義，故舉無遺失，而功無廢滅也。惑君則不然，己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稽於衆，不謀於心，苟眩於愛，唯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故有周之制，天子聽政，三公至於列士獻詩，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

三上有使字。

愉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無敗也。末世則不然，徒信貴人驕妒之議，獨用宿婦蠱惑之言，行

自而外至

豐禮者蒙愆咎，論德義者見尤惡。於是諛臣佞人，徒以誣賢之法，被以議上之刑。此賢士之婦困也。

理也作據而外招賢也

夫誣賢之法者，伐賢之斧也。而驕妒之臣，噬賢之狗也。人君內秉伐賢之斧，而外招噬賢之狗，欲其至理也，不亦悲乎。

用作別

兵之設也久矣。涉歷五代，以迄于今，國未嘗不以德昌而以兵強也。今兵巧之械，盈乎府庫，孫、吳之言，聒乎將耳。然諸將用之進戰，則兵敗；退守，則城亡。是何也哉？彼此之情，不聞乎主上，勝負之數，不用乎將心。士卒進無利而退無畏，此所以然也。夫服重上，騃步驟，千里馬之禍也。然騏驎樂之者，以御者良，足爲盡力也。先登陷陣，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爲效死也。凡人所以

肯赴死亡而不辭者，非爲趨利，則因以避害也。無賢鄙愚智皆然。顧其所利害有異耳。不利顯名，則利厚貨也。不避恥辱，則避禍亂也。非此四者，雖聖王不能以要其臣。慈父不能以必其子。明主深知之。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使親疏貴賤，愚智必順我令，乃得其欲。是以一旦軍鼓雷震，旌旗並發，士

世至爾今
取令改之

皆奮激。競於死敵者。豈其情厭久生而樂空死哉。乃義士且以徵其名。貪夫且以求其賞。爾今吏從軍敗沒。死公事者。以十萬數。上不聞弔唁。嗟嘆之榮名。下又無祿賞之厚實。節士無所勸。庸夫無所貪利。此其所以人懷阻解。不肯復死者也。軍起以來。暴師五年。典兵之吏。將以千數。大小之戰。歲十百合。而希有功。歷察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於變勢。而士不勸於死敵也。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將不能效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士進有獨死之禍。退蒙衆生之福。此其所以臨陣忘戰。而競思奔北者也。今觀諸將。既無料敵合變之奇。復無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又甚貧困。器械不簡習。將思不素結。卒然有急。則吏以暴發虐其士。士以所屈遇敵。扶此爲將吏驕怨。以禦士。卒縛手以待寇也。夫將不能勸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與無兵等。無士無兵而欲合戰。其敗負也。理數也。然故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

風伊撰
扶作巧

一作全

名下有獨

人君之稱。莫大於明。人臣之譽。莫美於忠。此二德者。古來君臣所共願也。然明不繼踵。忠不萬一者。非必愚闇不逮而惡名也。所以求之非道耳。夫明據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則其利斷金。能如此者。要在於明操法術而已矣。夫帝王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設嚴威。可以懲奸。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民。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湯火而不難。豈云但率之。以其治而不宜哉。若鷹野鳥也。然獵夫徇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意。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

哉。故進忠扶危者，賢不肖之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遠者，常苦其道不利而有害。言未得信而身敗，廣觀古來愛君憂主敢言之臣，忠信未達而爲左右所鞠案，更爲惡惡無狀之臣者，豈可勝數哉。孝成終沒之日，不知王章之直，孝哀終沒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後賢雖有憂君哀主之情，忠誠正直之節，然猶且沈吟觀聽，是以忠臣必待明君，乃能顯其節。良吏必待察主，乃能成其功。故聖人求之於己，不以責下也。凡爲人上，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而勢自治，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日號令然勢自亂。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勳之不治也。堯舜拱己無爲而有餘，勞治也。胡亥、王莽馳怒而不足，勢亂也。故曰：善者求之於勞，弗責於人；是以明王審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甄教以辱命，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稱其職。此由法術明也。是故聖人顯諸仁，發諸用，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然後致其治而成其功，功業效於民，美譽傳於世。然後君乃得稱明，臣乃得稱忠。此所謂明據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者也。

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於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性情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上君拉世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理其行，心情苟正，則姦慝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是故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由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勸

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強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勅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皋陶以五刑三居。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以防奸惡而救禍敗，檢淫邪而內正道耳。民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較惡政，則人有懷奸亂之慮。故善者之養天民也，由良工之爲麴鼓也。起居以其時，寒溫得其適，則一蔭之麴鼓盡美而多量，其過拙工，則一蔭之麴鼓皆臭敗而弃捐。今六合亦由一蔭也，黔首之屬，猶豆麥也，變化云爲，在將者耳。道良吏則皆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皆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奸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修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民之生也，猶鑠金之在鑪，方圓薄厚，隨鑪制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咸懷方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義農之俗，復見於茲，麟鳳鸞鳳，復畜于郊矣。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五

政論 仲長子昌言

政論

本傳
逸作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功賢之謀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弊而不痛。政浸衰而不改。習亂安危。逸不自視。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諛誨。厭僞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疏遠之臣。言之賤廢。是以王綱縲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且守文之君。繼陵遲之緒。譬諸乘弊車矣。當求巧工使繕治之。折則接之。緩則契之。補琢換易。可復爲新。新不已。用之無窮。若遂不治。因而乘之。摧拉掬裂。亦無可奈何矣。若武丁之獲傅說。宣王之得申甫。是則其巧工也。今朝廷以聖哲之姿。龍飛天衢。大臣輔政。將成斷金。誠宜有以滯天下。靜兆民之心。年穀豐稔。風俗未乂。夫風俗者。國之脈診也。不和。誠未足爲休。書曰。雖休勿休。況不休而可休乎。且濟時救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治哉。期於補綻決境。枝柱邪傾。隨形裁割。取時君所能行。要厝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遺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施。不強人

兼然疾二
字。

以不能肯所急而慕所聞也。昔孝武皇帝策書曰：三代不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民，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然疾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瑋所聞，簡忽所見，策不見珍，計不見信。夫人既不知善之爲善，又將不知不善之爲不善，惡足與論家國之大事哉。故每有言事，頗合聖德者，或下羣臣令集議之。雖有可採，輒見撻奪。何者，其頑士聞於時，權安習所見，殆不知樂成，況可與慮始乎。心閃意舛，不知所云。則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違者或矜名炫能，取善策不從己出，則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屏弃。雖稷契復存，由將困焉。斯實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弔屈子以舒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況其餘哉。且世主莫不願得尼、軻之倫以爲輔佐，卒然獲之，未必珍也。自非題勝其面，曰魯孔某，鄭孟軻，殆必不見敬信。何以明其然也。此二者，善已存於上矣。當時皆見薄賤，而莫能任用。困厄削逐，待放不追，勞辱勦瘁，爲賢子所議，笑其故獲也。夫淳淑之士，固不曲道以媚時，不詭行以微名。恥鄉原之譽，比周之黨，而世主凡君，明不能別異量之士，而適足受階調之勗。前君既失之於古，後君又蹈之於今，是以命世之士，常抑於當時，而見思於後人。以往揆來，亦何容易。向使賢不肖相去，如泰山之與蟻垤，策謀得失相稅，如日月之與螢火，雖頑鄙之人，猶能察焉。常患賢佞難別，是非倒紛，始相去如毫釐，而禍福差以千里。故聖君明主，其猶慎之。

下說其餘
截四字恐

書下川
種之

夫人之情，莫不樂富貴榮華，美服博飾，鏗鏘眩耀，芬芳嘉味者也。晝則思之，夜則夢焉。唯斯之務，無須臾不存於心。猶急水之歸下，下川之赴壑，不厚爲之制度，則皆侯服王食，僭至尊，踰天制矣。是故先王之御世也，必明法度以閑民欲，崇隄防以禦水害。法度替而民散亂，隄防墮而水泛溢。頃者法度頗不稽古，而舊號網漏吞舟，故庸夫設藻稅之飾，匹豎享方丈之饌。下僭其上，尊卑無別，禮壞而莫救。法墮而不恆，斯蓋有識之士所爲於邑而增歎者也。律令雖有，輿服制度，然斷之不自其源，禁之又不密。今使列肆賣侈功，商賈鬻僭服，百工作淫器，民見可欲，不能不買。賈人之列，戶蹈踳侈矣。故王政一傾，普天率土，莫不奢僭者，非家至人告，乃時勞驅之使然。此則天下之患一也。且世奢服僭，則無用之器費，本務之業賤矣。農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人厚。故農夫輟耒而雕鑿，工女投杼而刺文，躬耕者少，末作者衆。生土雖皆粟，又故地功不致，苟無力穡，焉得有年。財鬱蓄而不盡出，百姓窮匱而爲姦寇。是以倉廩空而囹圄實，一穀不登則饑餓流死，上下俱匱，無以相濟。國以民爲根，民以穀爲命。命盡則根拔，根拔則本顛。此最國家之毒憂，可爲熱心者也。斯則天下之患二也。法度既墮，輿服無限，婢妾皆戴玳瑁之飾，而被織文之衣，乃送終之家，亦無法度。至用輿梓黃腸，多藏寶貨，享牛作倡，高墳大寢，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而俗人多之，咸曰健子。天下跋扈，恥不相逮，念親將終，無以奉道，乃約其供養，豫修亡歿之備。老親之饑寒，以事淫法之華稱，竭家盡業，甘心而不恨。窮阨既

法廷法

迫。迫爲盜賊。拘執陷罪。爲世大戮。痛乎化俗之刑。陷愚民也。且橘柚之貢。堯舜所不容御。山龍華蟲。帝王不以爲褻服。今之臣妾。皆餘黃甘而厭文繡者。蓋以萬數矣。其餘稱此。不可勝記。古者慕而不填。文武之兆。與平地齊。今豪民之填。已千坊矣。欲民不匿。誠亦難矣。是以天威感。人汲汲。外翫奔風。內憂窮竭。故在位者則犯王法。以聚斂。愚民則冒罪戾。以爲健俗之境敗。乃至於斯。此天下之患三也。承三患之弊。繼荒頽之緒。而徒欲修舊修故而無匡改。雖唐虞復存。無益於治亂也。昔聖王遠慮深思。思民情之難防。憂奢淫之害政。乃塞其源。以絕其末。深其刑而重其罰。夫善壞川者。必杜其源。善防姦者。必絕其萌。昔子產相鄭。殊尊卑。異章服。而國用治。豈大漢之明主。曾不如小藩之陪臣。在修之與不耳。

趨避寇

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仲尼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今官之接民。甚多遠理。苟解面前。不顧先哲。作使百工。及從民市。輒設計。加以誘來之。器成之後。更不與直。老弱凍餓。啼號道路。守闕告哀。終不見省。歷年累歲。乃纔給之。又云。通直。請十與三。此通直豈物主之罪耶。不自咎責。反復滅之。冤抑酷痛。足成和氣。既爾。復平弊敗之物與之。至有車輿。故謁者竄竄之。則莫取。服之則不可。其餘難物。略皆此輩。是以百姓創艾。咸以官爲忌諱。逃逃鼠竄。莫肯應募。因乃捕之。劫以威勢。心苟不樂。則器械行沽。虛費財用。不周於事。故曰。上爲下教。然後謂之教。上下相效。始如此。將何以防之。罰則不

怨不罰則不治。是以風移於詐，俗易於欺。獄訟繁多，民好殘僞。爲政如此，未睹其利。斯皆起於典藏之吏，不明爲國之體。苟割脛以肥頭，不知脛弱亦將頽仆也。禮讓聚斂之臣，詩曰：貪人敗類。蓋傷之也。

傳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舊時永平建初之際，去戰攻未久，朝廷留意於武備，財用優饒，主者躬親，故官兵常牢勁精利，謝蔡大僕之弩及龍亭九年之劍，至今擅名天下。頃主者既不勦慎，而詔書又誤，進入之資，貪饕之吏，競約其財用，狡猾之工，復盜竊之。至以麻桑殺弓弩，米粥雜漆，燒鑊鐵，焯陸中，令墮易治。孔又楯小，刀牟悉鈍。故邊民敢鬪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官器。凡漢所以能制胡者，徒擅短弩之利也。鑊則不堅，弩則不勁，永失所持矣。且夫士之身苟兵鏡甲，不可依怙。雖孟賁、卞莊，由有猶豫，推此論之，以小況大，使三軍器械皆可依阻，則膽強勢盛，各有赴敵不旋之慮。若皆弊敗不足任用，亦競奢皆不避水火矣。三軍皆弊，則何敵不尅。誠宜復申明巧工儉令，除進入之課，復故財用，雖頗爲吏工所中，尙勝於自中也。苟以牟利任用爲故，無問其他，月令曰：物刻工名，以覆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今雖刻名之，而賞罰不能，又數有赦，主者輕視，無所懲畏。夫兵革，國之大事，宜特留意，重其法，罰，敢有巧詐，輒行之輩，罪勿以赦。除則吏敬其職，工慎其業矣。昔聖王之治天下，咸建諸侯，以臨其民。國有常君，君有定臣，上下相安，政如一家，秦兼天下，罷侯

徵縣。於是君臣始有不親之聲矣。我文景患其如此。故令長視事。至十餘年。居位或長子孫。永久則相習。上下無所預情。加以心堅意專。安官樂職。闕虛久長。而無苟且之政。吏民供奉。亦竭忠盡節。而無壹切之計。故能君臣和睦。百姓康樂。苟有康樂之心。充於中。則和氣應於外。是以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自頃以來。政教稍改。重刑闕於大臣。而密罔刻於下職。鼎輔不思在寬之德。牧牧守守。逐之各競。擿微短。吹毛求疵。重案深誣。以中傷貞良。長吏或實清廉。心平行潔。內省不疚。不肯媚竈。曲禮不行於所屬。私敬無廢於州郡。側目以爲負折。乃選巧文猾吏。向壁作條。誣覆閭門。搆捕妻子。人情恥令妻子就逮。則不迫自去。且人主莫不欲豹產之臣。然西門豹治鄴一年。民欲殺之。子產相鄭。初亦見詛。三載之後。德化乃治。今長吏下車百日。無他異觀。則州郡驛院。待以惡意。滿歲寂謐。使見驅逐。正使豹產復在。方見怨誣。應時奔馳。何緣得成易歇之助。垂不朽之名者哉。猶馮唐評文帝之不能。用李牧矣。近漢世所謂良吏黃侯。召父之治郡視事。皆且十年。然後功業乃著。且以仲尼之聖。由曰三年有成。況凡庸之士。而責以造次之效哉。故夫卒成之政。必有橫暴酷烈之夫。而世俗歸稱。謂之辦治。故繇已復進。弄已復用。橫遷超取。不由次第。是以殘猛之人。遂奮其毒。仁賢之士。劫俗爲虐。本操雖異。稱出一揆。故朝廷不獲溫良之用。兆民不蒙寬惠之德。則百姓之命。委於酷吏之手。嗷嗷之怨。咎歸于上。夫民善之則畜。惡之則騷。騷滿天下。可不懼哉。是以有國有家者。甚畏其民。既畏其

帶上疑反
先字或
云帝當作

怨。又畏其罰。故養之如傷病。愛之如赤子。兢兢業業。懼以終始。恐失羣臣之和。以頌先王之軌也。今朝廷雖陛下恩澤之詔。垂郵民之言。而法度制令。甚失養民之道。勞思而無功。華繁而質寡。必欲求利民之術。則宜沛然改法。有以安固長吏。原其小罪。闕略微過。取其大較。惠下而已。昔唐虞之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所以表善而簡惡。盡臣力也。漢法亦三年壹察治狀。舉孝廉尤異。宣帝時。王成爲膠東相。黃霸爲潁川太守。皆且十年。但就增秩賜金。封關內侯。以次入爲公卿。然後政化大行。勛垂竹帛。皆先帝舊法所宜因循。及中興後。上官象爲并州刺史。祭彤爲遼東太守。視事各十八年。皆增秩中二千石。近日所見。或一期之中。郡主易數。二千石雲擾波轉。潰潰紛紛。吏民疑惑。不知所謂。及公卿尙書。亦復如此。且臺閣之職。尤宜簡習。帝時尙書。但厚加賞賜。希得外補。是以機事周密。莫有漏洩。昔舜命九官。自受終於文祖。以至陟方五十年。不聞復有改易也。聖人行之於古。以致時雍。又宜擬式。亦至隆平。若不克從。是差效唐虞而恥遵先帝也。昔明王之統黎元。蓋濟其欲而爲之。節度者也。凡人情之所通好。則恕己而足之。因民有樂生之性。故分祿以頌其士。制廬井以養其萌。然後上下交足。厥心乃靜。人非食不活。衣食足然後可教。以禮義。威以刑罰。苟其不足。慈親不能畜其子。況君能檢其臣乎。故古記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所使分威權。御民人。理獄訟。幹府庫者。皆羣臣之所爲。而其奉祿甚薄。仰不足以養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父母者。性所愛也。妻子

者、性所親也。所愛所親、方將凍餒、雖冒刃求利、尚猶不避。況可令臨財御衆乎。是所謂馮馬守水、餓犬護肉、欲其不侵、亦不幾矣。夫事有不疑、勢有不然。蓋此之類。雖時有素富骨清者、未能百一、不可爲天下通率。聖王知其如此、故重其祿以防其貪、欲使之取足於奉、不與百姓爭利。故其爲士者、習推讓之風、恥言十五之計、而拔葵去織之義形矣。故三代之賦也、足以代其耕、故晏平仲諸侯之大夫耳。祿足贍五百、斯非優衍之故耶。昔在暴秦、反追遠聖、厚自封寵、血虜遇臣下、漢興因循、未改其制。夫百里長吏、苟諸侯之任、而食監門之祿、請舉一隅以率其餘。一月之祿、得粟二十斛、錢二千。長吏雖欲崇約、猶常有從者一人、假令無奴、當復取客客庸一月、千芻、存肉五百、薪炭鹽菜又五百。二人食粟六斛、其餘財足給馬。豈能供冬夏衣被、四時祠祀、賓客升酒之費乎。況復迎父母、致妻子、故不迎父母則遠定省、不致妻子、則繼嗣絕、迎之不足相贍、自非夷齊、孰能餓死。於是則有賣官鬻獄、盜賊主守之奸生矣。孝宣皇帝悼其如此、乃詔曰、吏不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奉之薄、欲其不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奉百石以下什五、然尚儉隘。又不上逮古賦祿。雖不可悉遵、宜少增益。以闕其匱。使足代耕自供、以絕其內顧念奸之心。然後重其受取之罰。則吏內足於財、外懼嚴刑、人懷羔羊之潔、民無侵枉之性矣。昔周之衰也、大夫無祿。詩人刺之。暴秦之政、始建薄奉、亡新之亂、不與吏除。三亡之失、異世同術。我無所鑒。夏后及商、覆車之軌、宜以爲戒。大赦之造、乃聖王受命而興、討亂

事疑遲。

除殘。誅其鯨鯢。赦其臣民漸染化者耳。及戰國之時。犯罪者輒亡奔鄰國。遂赦之以誘避其通逃之民。漢承秦制。道而不越。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乃赦。示不廢舊章而已。近永平。建初之際。亦六七年。乃壹赦命。子皆老於草野。窮困憊艾。比之於死。頃聞以來。歲且壹赦。百姓慙伏。輕爲奸非。每追春節徵俸之會。犯惡尤多。近前年一期之中。大小四赦。諺曰。一歲再赦。奴兒暗噫。況不軌之民。孰不肆意。遂以赦爲常俗。初期望之。過期不至。亡命苦積。羣輩屯聚。爲朝廷憂。如是。則劫不得不赦。赦以趣姦。姦以趣赦。轉相驅踴。兩不得息。雖日赦之。亂市繁耳。由坐飲多發消渴。而水更不得去口。其歸亦無終矣。又踐祚改元。際未嘗不赦。每其令曰。游滌舊惡。將與士大夫更始。是哀已薄矣。且遂無改之善。非所以明孝抑邪之道也。昔筮子有云。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淫疽之砭石。及匡衡、吳漢、將相之雋。而皆建言不當數赦。今如欲尊先王之制。宜曠然更下大赦令。因明諭使知永不復赦。則羣下震慄。莫輕犯罪。縱不能然。宜十歲以上。乃時壹赦。

仲長子昌言

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罰爲之佐助焉。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能親百姓。調五品。和萬邦。蕃黎民。召天地之嘉應。降鬼神之吉靈者。實德是爲。而非刑之攸致也。至於革命之期運。非征伐用兵。則不能定其業。姦宄之成羣。非嚴刑峻法。則不能破其黨。時勢不同。所用之數亦宜異也。教化以禮義爲

宗禮義以典籍爲本。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所不可得而易者也。故制不足。則引之無所至。禮無等。則用之不可依。法無常。則綱羅當道路。勢不明。則士民無所信。引之無所至。則難以致治。用之不可依。則無所取正。羅網當道路。則不可得而避。士民無所信。則其志不知所定。非治理之道也。誠令方來之作。禮簡而易用。儀省而易行。法明而易知。教約而易從。篇章既著。勿復刊劄。儀故既定。勿復變易。而人主臨之以至公。行之以忠仁。壹德於恆久。先之用己身。又使適治亂之大體者。總綱起而爲輔佐。知稼穡之艱難者。親民事而布惠利。政不分於外戚之家。權不入於宦豎之門。下無侵民之吏。京師無佞邪之臣。則天神可降。地祇可出。大治之後。有易亂之民者。安寧無故。邪心起也。大亂之後。有易治之勢者。徇艾禍災。樂生全也。刑繁而亂益甚者。法難勝避。苟免而無恥也。教興而罰罕用者。仁義相厲。廉恥成也。任循吏於大亂之會。必有特仁恩之敗。用酷吏於清治之世。必有殺良民之歿。此其大數也。我有公心焉。則士民不敢念其私矣。我有平心焉。則士民不敢行其險矣。我有儉心焉。則士民不敢放其奢矣。此躬行之所徵者也。開道塗焉。起隄防焉。舍我塗而不由。隄防而橫行。逆我政者也。誥之而知罪。可使悔退於後矣。誥之而不知罪。明刑之所取者也。教有道。禁不義。而身以先之。令德者也。身不能先。而繆略能行之。嚴明者也。忠仁爲上。勸以守之。其成雖遲。君子之德也。誦詐以御其下。欺其民而取其心。雖有立成之功。至德之所不貴也。

廢隔貞潔者。德之令也。流逸奔隨者。行之污也。風有所從來。俗有所由起。疾其末者。刈其本。惡其流者。塞其源。夫男女之際。明別其外內。遠絕其聲音。激厲其廉恥。塗塞其虧隙。由尙有胸心之逸念。歸盼之過視。而況開其門。導其徑者乎。今嫁娶之會。槌杖以督之。戲謔酒禮以趣情慾。宜淫佚於廣衆之中。顯陰私於族親之間。汚風詭俗。生淫長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斷者也。

漢興以來。皆引母妻之黨爲上將。謂之輔政。而所賴以治理者甚少。而所坐以危亂者甚衆。妙采於萬夫之望。其良猶未可得而遇也。況欲求之妃妾之黨。取之於驕盈之家。徵天幸以自獲其人者哉。夫以丈夫之智。猶不能久處公正。長患利害。耽榮樂亂。死而後已。又況婦人之愚。而望其遵正路。謙虛節儉。深圖遠慮。爲國家校計者乎。故其欲關豫朝政。恒快私願。是乃理之自然也。昔趙綰白不奏事於太后。而受不測之罪。王章陳日蝕之變。而取背叛之誅。夫二后不甚名爲無道之婦人。猶尙若此。又況呂后。飛燕。傅昭儀之等乎。夫母之於我尊且親。於其私親。亦若我父之欲厚其父兄弟也。妻之於我愛且懽。於其私親。亦若我之欲盡孝順於慈母。無所擇事矣。我之欲效恩情於愛妻妾。亦無所擇力矣。而所求於我者。非使我有四體之勞苦。肌膚用之疾病也。夫以此款睡盼睇之間。至易也。誰能違此者乎。唯不世之主。抱獨斷絕異之明。有堅剛不移之氣。然後可庶幾其不陷沒流淪耳。

用恣行。

題疑難。

宦豎者，傳言給使之臣也。拊墉是爲，超走是供，傳延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又亦賢刑者之所宜也。孝宣之世，則以弘恭爲中書令，石顯爲僕射，中宗嚴明，二豎不敢容錯其奸心也。後暨孝元，常抱病而留奸於音樂，悉以樞機委之石顯，則昏迷霧亂之政起，而仇忠害正之禍成矣。嗚呼！父子之間，相暨至近，而明闇之分若此，豈不良足悲耶？孝桓皇帝起自蠶吾而登至尊，侯覽、張讓之等，以亂承亂，政令多門，權利並作，迷荒帝主，濁亂海內，高命士惡其如此，直言正論，與相摩切，被誣見陷，謂之黨人，靈皇帝登自解頤，以繼孝桓，中常侍曹節、侯覽等，造爲維綱，帝終不寤，寵之日隆，唯其所言，無求不得，凡貪淫放縱，僭凌橫恣，搗亂內外，螫噬民化，陸自順桓之時，盛極孝靈之世，前後五十餘年，天下亦何緣得不破壞耶？古之聖人，立禮垂典，使子孫少在師保，不令處於婦女小人之間，蓋猶見此之良審也。

世下有脫文。

和神氣，愆思慮，避風濕，節飲食，適嗜欲，此壽考之方也。不幸而有疾，則鍼石湯藥之所去也。肅禮容，居中正，康道德，履仁義，敬天地，恪宗廟，此吉祥之術也。不幸而有災，則克己責躬之所復也。然而有禱祈之禮，史巫之事者，盡中正，竭精誠也。下世其本而爲姦邪之階，於是淫厲亂神之禮興焉。佞張變怪之言起焉。丹青厭勝之物作焉，故常俗忌諱可笑事，時世之所途往，而通人所深疾也。且夫掘地九仞以取水，鑿山百步以攻金，入林伐木不卜日，適野刈草不擇時，及其擣而居之，制而用之，則

疑其吉凶。不亦迷乎。簡郊社。慢祖禰。逆時令。背大順。而反求福祿於不祥之物。取信誠於惑感之人。不亦誤乎。彼國家畫舍。轉局指天者。不能自使室家滑利。子孫貴富。而望其德致之於我。不亦惑乎。今有嚴禁於下。而上不去。非教化之法也。諸厭勝之物。非禮之祭。皆所宜急除者也。情無所止。禮爲之儉。欲無所齊。法爲之仿。越禮宜貶。踰法宜刑。先王之所以紀綱人物也。若不制此二者。人情之縱橫馳騁。誰能度其所極者哉。表正則影直。範端則器良。行之於上。禁之於下。非元首之教也。君臣士民。並順私心。又大亂之道也。頃皇子皇女。有夭折。年未及笄。毋加王主之號。葬從成人之禮。非也。及下殤以上。已有國邑之名。雖不合古制。行之可也。王侯者。所與共受氣於祖考。幹合而支分者也。性類純美。臭味芬香。孰有如此乎。然而生長於驕溢之處。自恣於色樂之中。不聞典籍之法言。不因師傅之良教。故使其心同於夷狄。其行比於禽獸也。長幼相效。子孫相襲。家以爲風。世以爲俗。故姓族之門。不與王侯婚者。不以其五品不和睦。閭門不潔盛耶。所貴於善者。以其有禮義也。所賤於惡者。以其有罪過也。今以所貴者教民。以所賤者教親。不亦悖乎。可令王侯子弟。悉入大學。廣之以他山。肅之以二物。則腥臊之污可除。而芬芳之風可發矣。

有天下者。莫不君之以王。而治之以道。道有大中。所以爲貴也。又何慕於空言高論難行之術。而臺榭則高數百尺。壁帶加珠玉之物。木土被綈錦之飾。不見夫之女子。成市於宮中。未曾御之。婦人

生幽於山陵。繼體之君。誠欲行道。雖父之所與。可有所壞者也。雖父之美人。可有所嫁者也。至若門庭足以容朝賀之會同。公堂足以陳千人之坐席。臺榭足以覽郡民之有無。防閑足以殊五等之尊卑。宇殿高顯敞。而不加以雕采之巧。錯塗之飾。是自其中也。苑囿池沼。百里而遶。使剪蕘雉苑者得時往焉。隨農鄙而講事。因田狩以教戰。上虔郊廟。下虞賓客。是又自其中也。嫡庶之數。使從周制。妾之無子與希幸者。以時出之。均齊恩施。以廣子姓。使令之人。取足相供。時其上下。通其隔曠。是又自其中也。在位之人。有乘柴馬弊車者矣。有食藜藿者矣。有親飲食之蒸烹者矣。有過客不敢沽酒市廛者矣。有妻子不到官舍者矣。有過奉祿者矣。有辭爵貧者矣。莫不稱述以爲清邵。非不清邵。而不可以言中也。好節之士。有遇君子而不食其食者矣。有妻子凍餒而不納善人之施者矣。有茅茨蕭屏而上漏下濕者矣。有窮居僻處求而不可得見者矣。莫不歎美以爲高潔。此非不高潔。而不可以言中也。夫世之所以高此者。亦有由然。先古之制。休廢時王之政不平。直正不行。詐僞獨售。於是世俗同共知節義之難復持也。乃舍正從邪。背道而馳。奸彼獨能介然不爲。故見貴也。如使王度昭明。祿除從古。服章不中法。則詰之以典制。貨財不及禮。則聞之以志故。向所稱以清邵者。將欲何矯哉。向所歎云高潔者。欲以何厲哉。故人主能使遠時詭俗之行。無所復割。困苦難爲之約。無所復激。切步驟乎平夷之塗。偃息乎大中之居。人享其宜。物安其所。然後足以稱賢聖之王公。中和人君人當作之。

友惡當作

也。豐之以財而勿與之位，亦足以爲恩也。封之以土而勿與之權，亦足以爲厚也。何必友年彌世，惡賢亂國，然後於我心乃快哉。

人之事親也，不去乎父母之側，不推乎勞辱之事，唯父母之所言也，唯父母之所欲也，於其體之不安，則不能疑，於其食之不飽，則不能食，孜孜爲此以沒其身，惡有爲此人父母而憎之者也。人之事君也，言無小大，無愆也，事無勞逸，無所避也，其見識知也，則不恃恩寵而加敬，其見遺忘也，則不懷怨恨而加勤，安危不貳其志，險易不革其心，孜孜爲此，以沒其身，惡有爲此人君長而憎之者也。人之交士也，仁愛篤恕，謙遜敬讓，忠誠發乎內，信效著乎外，流言無所受，愛憎無所偏，幽閑攻人之短，會友遮人之長，有負我者，我又加厚焉，有疑我者，我又加信焉，忠雖必相及，行潛德而不有，立潛功而不名，孜孜爲此，以沒其身，惡有與此人交而憎之者也。故事親而不爲親所知，是孝未至者也。事君而不爲君所知，是忠未至者也。與人交而不爲人所知，是信義未至者也。父母怨咎人，不以正已，審其不然，可遠而不報也。父母欲與人以官位爵祿，而才實不可，可遠而不從也。父母欲爲奢泰侈靡，以適心快意，可遠而不許也。父母不好學問，孺子孫之爲之，可遠而學也。父母不好善士，惡子孫交之，可遠而友也。士友有患，故待己而濟，父母不欲其行，可遠而往也。故不可遠而遠，非孝也。可遠而不遠，亦非孝也。好不遠，非孝也。好遠，亦非孝也。其得義而已也。

昔高祖誅秦、項而陟天子之位。光武討篡臣而復已亡之漢。皆受命之聖主也。蕭、曹、丙、魏、平、勃、霍、光
之等。夷諸呂、尊太宗、廢昌邑、而立孝宣。經緯國家、鎮安社稷。一代之名臣也。二主數子之所以震威
四海、布德生民、建功立業、流名百世者。唯人事之盡耳。無天道之學焉。然則王天下、作大臣者。不待
於知天道矣。所貴乎用天之道者。則指星辰以授民事、順四時而興功業。其大略吉凶之祥。又何取
焉。故知天道而無人略者。是巫醫卜祝之伍。下愚不齒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亂迷惑之
主。覆國亡家之臣也。問者曰。治天下者。壹之乎人事。抑亦有取諸天道也。曰。所取於天道者。謂四時
之宜也。所壹於人事者。謂治亂之實也。周禮之馮相、保章。其無所用耶。曰。大備於天人之道耳。是非
治天下之本也。是非理生民之要也。曰。然則本與要奚所存耶。曰。王者官人無私。唯賢是親。勤帥政
事。屢省功臣。賞錫期於功勞。刑罰歸乎罪惡。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則天地將自從我而正矣。休祥將
自應我而集矣。惡物將自舍我而亡矣。求其不然。乃不可得也。王者所官者。非親屬。則寵幸也。所愛
者。非美色。則巧佞也。以同異爲善惡。以喜怒爲賞罰。取乎麗女。怠乎萬機。黎民冤枉。類殘賊。雖五方
之兆。不失四時之禮。斷獄之政。不違冬日之期。善龜積於廟門之中。犧牲羣。靡碑之閒。馮相坐臺上
而不下。祝史伏壇旁而不去。猶無益於敗亡也。從此言之。人事爲本。天道爲末。不其然與。故審我已
善而不復恃乎天道。上也。疑我未善。引天道以自濟者。其次也。不求諸己而求諸天者。下愚之主也。

令夫王者誠忠心於自省。專思虛於治道。自省無愆。治道不謬。則彼嘉物之生。休祥之來。是我汲井而水出。鑿窞而火燃者耳。何足以爲哲者耶。故獄於報應。喜於珍祥。是劣者之私情。夫可謂大上之公德也。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六

申鑒 中論 典論

申鑒

荀悅

夫道之大本仁義而已。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無已。篤厚無疆，謂之申鑒。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制度以綱之，事業以紀之。先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恆，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無由行矣。俗亂則道荒，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行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鬻布五教，答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藉田，后桑蠶宮，國無游民，野無虛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

從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罪。毀譽放於准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淫巧以蕩衆心。故事無不核。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觀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有罪惡者無微幸。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治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夫中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途。是謂彰化。

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急則叛。叛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乘威。

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治矣。是謂統法。四患既弼。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憂之。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

本意作交。

求作進。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一曰不知。二曰不求。三曰不任。四曰不終。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過黜

大功。七日以小短掩大美。八日以干訐傷忠正。九日以邪說亂正度。十日以讒嫉廢賢能。是謂十難。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賢臣不用。則國非其國也。

咨度作讓

惟審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惟職。是司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一。職位不重。小臣咨度。庶人作讓。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謙。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此弱國之風也。君臣爭明。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爲博。以佞爲高。以濫爲通。選禮謂之勛。守法謂之罔。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爲察。以利爲公。以割下爲能。以附上爲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疑。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下不諫上。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

督作督

惟督五赦以綏民中。一曰原心。二曰明德。三曰勅功。四曰哀化。五曰權計。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是族焉。刑茲無赦。

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正者義之要也。至矣哉。

或曰。聖王以天下爲樂乎。曰。否。聖王以天下爲憂。天下以聖王爲樂。凡主以天下爲樂。天下以凡主爲憂。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凡主申己以屈天下之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

則字。上悉脫

憂亦及之。天之道也。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心順。二曰職順。三曰道順。衰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體順。二曰辭順。三曰事順。治世之順。真順也。衰世之順。則生逆也。體苟順則逆節。辭苟順則逆忠。事苟順則逆道。下有愛民。則上不妻樂。下有飢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故足

寒傷心。民憂傷國。

舊監字字補之。

補作作債改之。

或曰。三皇之民至教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皇民敦。秦民弊。時也。山民樸。市民玩。處也。桀紂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皇民寡。秦斯敦。皇治純。純斯清矣。唯性不求無益之物。不畜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飭。退利進之路。則民俗清矣。簡小忌。去淫祀。絕奇怪。則妖僞息矣。致精誠。求諸己。正大。事。則神明應矣。放邪說。絕淫智。抑百家。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絕末技。周本務。則事業脩矣。

尙主之制非古也。蓋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也。以陰乘陽。遠不也。以婦凌夫。遠人也。遠人不祥。遠人不義。

下有字上。有朝字。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有二史。右史記事。左史記言。事爲春秋。言爲尙書。君舉必記。臧否咸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副賞罰。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方。各書其事。歲盡則集之於尙

各備史官使掌其典。

商德作夏

君子有三鑒。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前惟訓。人惟賢。鏡惟明。商德之衰。不鑒於湯也。周秦之弊。不鑒於羣下也。側弁垢顛。不鑒於明鏡也。故君子惟鑒之務焉。

義仲公。

不任所愛之謂公。惟義是從之謂明。齊桓公。中材也。夫能成功業。由有異焉者矣。妾媵盈宮。非無愛幸也。羣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管仲射已。衛姬色衰。非愛也。任之也。然後知非賢不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宏矣哉。

去作致。

齊行純白。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闕清靜。嬖孽不作。茲謂主平。夫吾旨近心而處院。鍼之不逮。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謂篤患。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愛民如身。仁之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郊遷於繹。景祀於旱。可謂愛民矣。曰。何重民而輕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人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

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爲堯舜。其信矣乎。曰。人非下愚。則可以爲堯舜矣。竊堯舜貌。同堯之性。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爲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也。堯舜桀紂之事。當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

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是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是難也。有難之難，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人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無罪之罪，忠臣致之。

導下有非
字·作引·

人臣有三罪。一曰導，二曰阿，三曰尸。導以非先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尸。導

違誤作止

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謂之防也，發而進諫謂之救也，行而責之謂之戒也。防爲上，救次之，戒爲下。

或問天子守在四夷，有諸？曰：此外守也。天子之內守在身，曰：何謂也？曰：至尊者，其攻之者衆焉。故便僻御侍攻人主而奪其財，近幸妻妾攻人主而奪其寵，逸遊伎藝攻人主而奪其志，左右小臣攻人主而奪其行，不令之臣攻人主而奪其事，是謂內寇。自古失道之君，其見攻者衆矣。小者危身，大者亡國。鯨其工之徒攻堯，儀狄攻禹，弗能克。故唐夏平南之威攻文公，申侯伯攻恭王，不能克。故晉楚興萬衆之寇凌弱場，非患也。一言之寇戮於膝下，患之甚矣。八城重譯而獻珍，非寶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主慎內守，除內寇，而重內寶。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衆，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

已矣作不
近也三半

貴苟難，純德無匹，其上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又其次也。其下，遠而已矣。

中論

徐幹

愷其瞻視，輕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翳，鬼神不得見其隙。況於遊宴乎？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雖妾不可得而讟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閭門，不諛諂而風聲化乎鄉黨。傅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徒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故唐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咸湯不敢怠逸，而掩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也。

民心莫不有治道，至於用之，則異矣。或用乎人，或用乎己。用乎己者，謂之務本，用乎人者，謂之追末。君子之治之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治之也，先追其末，故功廢而譴多。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謙，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虛。虛人而不自虛者，謂之替。故明莫大於自見，聰莫大於自聞，寂莫大於自慮，此三者，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而人莫之知也。故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位彌高，基彌固，勝彌衆，受彌廣。君子之於己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

位作卑
委作愛

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必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脩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焉。言而不行。斯寢道矣。行而不時。斯宿義矣。是故君子之務。以行前言也。民之過。在於哀死而不愛生。悔往而不慎來。善語乎已。然。好爭乎途事。頃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及於老。故孔子撫其心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以改此。雖聞何益。小人朝爲而夕求其成。坐聽而立望其及。行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永爲人役也。

墮下有於
字其心作
謂子張
及作反

人之爲德。其猶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肖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厭。誨之而不倦。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辨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選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攻之則日益。不攻則日甚。故君子之相求也。非特與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廣。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知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唯君子。然後

知作攻。

未嘗得作
之。未良。改。

能爲己之所難。能致人之所難也。夫酒食人之所愛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忠言甚於酒食。人豈其愛之乎。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其畏忌。目也者。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眚。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牆之裏。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闔閭之內。而聞千里之外。困人之耳目也。人之耳目盡爲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故其高不可爲員。其廣不可爲方。先王之禮。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師誓誦詩。庶僚箴誨。器用載銘。筵席書戒。月考其爲。歲會其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我。凡與國之君。未有不然者也。下愚反此道以爲己。既仁矣。知矣。神明矣。何求乎衆人。是以寧罪昭著。靡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生乎予心。出乎予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不然。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己之非。遂初之謬。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已。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弄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彼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己。猶教人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己。則

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乎？故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人情也，莫不惡謗，而卒不免乎謗，其故何也？非愛智力而不已之也。已之之術，反也。謗之爲名也，逃之而愈至，拒之而愈來，諛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爲也。闇乎此，則才人不足得也。帝舜履省，禹拜昌言，明乎此者也。厲土加戮，吳起刺之，闇乎此者也。夫人也，皆書名前策，著形列圖，或爲世法，或爲世戒，可不慎歟？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己憤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婦誰相我哉？吾之憤也，亦無日矣。故墳庫則水縱，友邪則己僻。是以君子慎所友。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夫賢者言足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美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室矣。雖欲爲不善，其敢乎？

慎作極。
平疑之際。

夫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不倦，譎諛如也。夫類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以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折言破律，亂名改作，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者，殺之。爲其疑衆惑民而澆亂至道也。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褒有功。功大者其祿厚，德遠者其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

得卑。是故觀其倚則別其人之德。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不待問之也。古之君子貴得祿者。蓋以此也。爵祿者。先王所重也。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黻衣繡裳。君子之所服。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暴亂之君。非無此服。民弗美也。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杆也。聖人蹈機握杆。織成天地之化。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六合之內。各充其順。其爲大寶。不亦宜乎。夫登高而建旌。則所示者廣矣。順風而奮鐸。則所聞者遠矣。非旌色之益明。非鐸聲之益長。所託者然也。況居富貴之地而行其政令者也。

勤作志
惡以作
人皆三字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乎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於近物而暗於遠數。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亡也。詳於小事。察於近物者。謂耳聽於絲竹歌謠之和。目明乎雕琢采色之章。口給乎辯慧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乎射御書數之功。體比乎俯仰般旋之容。凡此數者。觀之足以盡人之心。學之足以勤人之思。且先王之末教也。非有小才智。則亦不能爲也。是故能之者莫不自悅乎其。事。而無取於人。皆以不能故也。夫君居南面之尊。乘殺生之權者。其勢固足以勝人矣。而加之以勝人之能。勝足已之心。謹放犯之者乎。以匹夫行之。猶莫敢規也。而況於人君哉。故罪惡若山而已。不見。謗聲若雷而已。不聞。豈不甚乎。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淡。而近物者易驗。而遠數者難效。非大明君子則不能兼通也。故皆惑於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眩於所易而不能及於所難。是以治君

世寡而亂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數乎。大道遠數者。謂仁足以覆護羣生。惠足以撫安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應變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遏奸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廢興之源。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今使人君視如離婁。聽如師曠。御如王良。射如夷羿。齊如史籀。計如隸首。走追踰馬。力折門鍵。有此六者。可謂善於有司之職。何益於治乎。無此六者。可謂乏於有司之職。何增於亂乎。必以廢仁義。妨道德矣。何則。小器不能兼容。治亂又不繫於此。而中才之人所好也。昔路豐。晉智伯瑤之亡。皆怙其三材。恃其五賢。而以不仁之故也。故人君多伎藝。好小智。而不通於大道者。祇足以拒諫者之說。而銷忠直之口也。祇足以追亡國之跡。而背安家之軌也。不其然耶。不其然耶。

帝者昧且而視朝。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爲之。豈非羣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大臣者。君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故博求聰明叡哲。君子措諸上位。使執邦之政令焉。執政聰明叡哲。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莫不任其職。百僚莫不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莫不致其治。則九牧之人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用其道。則法無於異路說。而賢無異於木主也。昔桀奔

君子則修
伊君子情
改之
日雖作巧

南巢紂踏于京，廣流于處，幽滅于戲，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尚在，而良謀之臣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而靈王喪師，衛有大叔儀，公子鱗，甯伯玉，而獻公出奔，晉有趙宣孟，范武子，而靈公被弑，魯有子家綢，叔孫婁，而昭公野死，齊有晏平仲，甯史氏，而莊公不免弑，虞有宮之奇，舟之僂，而二公絕祀，由是觀之，苟不用賢，雖有無益也。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然後遠行，有醫必待使之，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與治也。且六國之君，雖不用賢，及其致人也，猶修禮盡意，不敢侮慢也。至於王莽，既不能用，及其致之也，尚不能言。莽之爲人，內實奸邪，外慕古義，亦聘求名儒，徵命術士，政煩教虐，無以致之。於是臨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賢者恐懼，莫敢不至。徒張設虛名，以夸海內，莽亦卒以滅亡。且莽之得人也，其首囚之也，囚人者，非必著桎梏，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之謂也。使在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身。是則以綸組爲繩索，以印佩爲鉗欵也。小人雖樂之，君子則以爲辱矣。故明主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斯與籠鳥檻獸未有異也。則賢者之於我也，亦猶鸞鷟，豈爲我用哉。日雖班萬鍾之祿，將何益歟。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同衾爲遠。今不格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脩所以執賢者之身，至於社稷顛覆，宗廟廢絕，豈不哀哉。孫子曰：人主之患，不在於言不用賢，而在於誠不用賢。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口行反而欲賢者之進，不肖之退，不亦難乎。善哉。言

類作舜。
其親作親
戚。

怨裏作死
李。

類下有若
字。

也。故人君苟脩其道義，昭其德音，慎其威儀，審其教令，刑無頗類，惠澤播流，百宮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之如天地，愛之如其親，樂之如墳窟，敬之如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導滯，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乎？苟糞穢暴虐，香馨不登，設邪在側，殺戮不辜，宮館崇侈，妻妾無度，淫樂日縱，征稅繁多，財不置竭，怨喪盈野，矜己自得，諫者被誅，外內震駭，遠近怨悲，則賢者之視我容貌，如蝸蝓，豪殿如狴牢，采服如衰絰，歌樂如號哭，酒醴如滿漚，香饌如糞土，衆事舉措，每誦一善，彼之惡我也如是，其肯至哉！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苟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至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縛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

類。

政之大綱有二，賞罰之謂也。人君明乎賞罰之道，則治不難矣。賞罰者，不在於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虔，必不行也，則雖重而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也，夫當賞者不賞，則爲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當罰者不罰，則爲惡者輕其國法，而怙其所守。苟如是也，雖日用斧鉞於市，而民不去惡矣。日賜爵祿於朝，而民不興善矣。是以聖人不敢以親戚之恩而廢刑罰，不敢以怨讎之忿而留慶賞。夫何故哉？將以有救也。故司馬法曰：賞罰不踰時，欲使民速見善惡之報也。踰時且猶不可，而況廢之者乎？賞罰不可以疏，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疏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

不勤不懼
上夫有民
字。

亦不可以輕。賞輕則不勸。罰輕則不懼。賞重則民徵幸。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恕以聽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也。夫賞罰之於萬人。猶鞭策之於驅馬也。鞭策之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策車而摧轅。賞罰之不明。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慎乎。可不慎乎。

禮記所以
二字在下
立文下。

天地之間。含氣而生者。莫知乎人。人情之至痛。莫過乎喪親。夫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故聖王制三年之服。所以釋情而立文。爲至痛極也。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由之。帝王相傳。未有知其所從來者。及孝文皇帝天姿證讓。務崇簡易。其將葬萬國。乃顧臣子。令勿行久喪。已葬則除之。將以省煩勞而寬羣下也。觀其詔文。唯欲然乎而已。非爲漢室創制喪禮而傳之於來世也。後人遂奉而行之焉。莫之分理。至乎顯宗。聖德欽明。深照孝文一時之制。又惟先王之禮。不可以久遠。是以世祖崩。則斬衰三年。孝明既沒。朝之大臣。徒以己之私意。付度嗣君之必貪速除也。檢之以大宗遺詔。不惟孝子之心。哀慕未歇。故令聖王之迹。陵遲而莫遵。短喪之制。遂行而不除。斯誠可悼之甚者也。滕文公。小國之君耳。加之生周之末世。禮教不行。猶能改前之失。嘗問於孟軻。而服喪三年。豈況大漢配天之主。而廢三年之喪。豈不惜哉。且作法於仁。其弊猶薄。道隆於己。歷世則廢。況以不仁之作。宣之於海內。而望家有慈孝。民德歸厚。不亦難乎。詩曰。爾之教矣。民肯放矣。聖主若以遊宴之間。超然遺思。究周公之舊章。吝顯宗之故事。感藝莪之篤行。惡素冠之所刺。發復古之德音。改大宗之權令。

事行之後，永爲典式，傳示萬代，不刊之道也。

· 滯當作雷

昔之聖王，制爲禮法，貴有常尊，賤有等差。君子小人，各司分職，故下無滯上之愆，而人役財力，能相供足也。往昔海內富民，及工商之家，資財巨萬，役使奴婢，多者以百數，少者以十數。斯豈先王制禮之意哉？夫國有四民，不相干黷，士者勞心，工農商者勞力，勞心之謂君子，勞力之謂小人。君子者治人，小人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百王之違義也，今夫無德而居宮之民，宜治於人，且食人者也；役使奴婢，不勞筋力，目常頤指，從容垂拱，蹉懷忠信之士，讀聖哲之書，端委執笏，列在朝位者，何以加之？且今之君子，尚多貧賤，家無奴婢，既其有者，不足供事，妻子勤勞，躬自饔烹，其故何也？皆由罔利之人，與之競逐，又有紆肯，抱紫并兼之門，使之然也。夫物有所盈，則有所縮，聖人知其如此，故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勳爲之防，不使過度，是以治可致也。爲國而令廉讓，君子不足如此，而使貧人有餘如彼，非所以辨尊卑，等貴賤，賤財利，尙道德也。今太守令長，得稱君者，以慶賞刑威，咸自己出也；民畜奴婢，或至數百，慶賞刑威，亦自己出，則與郡縣長吏，又何以異？夫奴婢雖賤，俱含五常，本帝王良民，而使編戶小人，爲己役，哀窮失所，猶無告訴，豈不枉哉！今自斗食佐吏以上，至諸侯王，皆治民人者也，宜畜奴婢，農工商及給趨走使令者，皆勞力躬作，治於人者也，宜不得畜。昔孝哀皇帝卽位，師丹輔政，建議令畜田宅奴婢者有限，時丁傅用事，董賢貴寵，皆不樂之，事遂廢。覆夫

師丹之徒。皆前朝知名大臣。患疾并兼之家。建納忠信。爲國設禁。然爲邪臣所抑。卒不施行。豈況布衣之士。而欲唱議立制。不亦遠乎。

輿論

何進滅於吳匡。張璋。袁紹亡於審配。郭圖。劉表昏於蔡瑁。張允。孔子曰。佞人。殆信矣。古事已列於載籍。聊復論此數子。以爲後之監誡。作姦讒。中平之初。大將軍何進。弟車騎苗並開府。近士吳匡。張璋。各以異端有寵於進。而苗惡其爲人。匡。璋毀苗而稱進。進聞而嘉之。以爲一於己。後靈帝崩。進爲宦者韓悝等所害。匡。璋忌苗。遂劫進之衆。殺苗于北闕。而何氏滅矣。昔鄭昭公殺於渠彌。魯隱公死于羽父。苗也。能無及此乎。夫忠臣之事主也。尊其父以重其子。奉其兄以敬其弟。故曰。愛其人者。及其屋烏。況乎骨肉之間哉。而進獨何嘉焉。袁紹之子譚長而慧。尙少而美。紹妻愛尙數稱其才。紹亦雅奇其貌。欲以爲後。未顯而紹死。別認審配。護軍逢紀。宿以驕侈。不爲譚所善。於是外順紹妻。內虛私害。矯紹之遺命。奉尙爲嗣。潁川郭圖。辛評與配。紀有隙。懼有後患。相與依譚。盛陳嫡長之義。激以繼降之辱。勸其爲亂。而譚亦素有意焉。與尙親振干戈。欲相屠裂。王師承天人之符。應以席卷乎河朔。遂走尙鼻。譚尙配。敵闕。二子旣滅。臣無餘。紹遇困運。得收英雄之謀。假士民之力。東苞巨海之寶。西舉全晉之地。南阻白渠。黃河。北有勁弓胡馬。地方二千里。衆數十萬。可謂威矣。當此之時。無敵於天

下視竊王易於覆手而不能抑遏恩妻顯別嫡庶婉戀私愛寵子以說其後敗績喪師身以疾死邪臣佈姦二子相屠墳土未乾而宗廟爲墟其誤至矣劉表長子曰琦表始愛之稱其類已久之爲少子琮納後妻蔡氏之姪至蔡氏有寵其弟蔡瑁表甥張允並幸於表禪琦之長欲圖毀之而琮日睦於蔡氏允瑁爲之先後琮之有善雖小各聞有過雖大必蔽蔡氏稱美於內瑁允歎德於外表日然而琦益疏矣出爲江夏太守監兵於外瑁允陰司其過闕隨而毀之美無顯而不掩闕無微而不露於是表忿怒之色日發誚誣之書日至而琮堅爲嗣矣故曰容刀生於身處積愛出於近習豈謂是耶昔泄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君臣則然父子亦猶是乎後表疾病琦歸省疾琦素慈孝瑁尤恐其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控臨江夏爲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衆而來必見譴怒爲爲之歎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遺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士民聞而傷焉雖易牙杜宮豎牛虛器何以加此琦豈忌晨冕北犬之戲乎隨戶應而不達何言千里之中山嗟乎父子之間可至是也表卒琮竟嗣立以侯與琦琦怒投印僞辭奔喪內有討瑁允之意會王師已臨其郊琮舉州請罪琦遂奔于江南昔伊戾費忌以無寵而作讒江充焚豐以負罪而造疊高斯之詐也貪權躬寵之罔也欲貴皆近取乎骨肉之間以成其凶逆悲夫匡璋配瑁允之徒固未足多怪以後豎前無不烹菹夷滅爲百世戮試然猶昧於一往者姦利之心篤也其誰離父子隔昆

魏志注所
引與論駁
下有數字
忘恐當作

試恐當作

弟成姦於朝。制事於須臾。皆緣匡陳以措意。託氣應以發事。揆宜植之成。豈投必忿之常心。勢如怒。應若發機。雖在聖智。不能自免。況乎中材之人。若夫爰菴之諫淮南。田叔之救梁孝。杜郵之給二王。安國之和甯主。倉唐之稱詩。史丹之引過。周昌犯色以廷爭。叔孫切諫以陳誠。三老抗疏以理冤。千秋託靈以寤主。彼數公者。或顯德於前朝。或揚聲於上世。或累遷而登相。或受金於帝室。其言既酬。福亦隨之。斯可謂善處骨肉之閒矣。

閨疑聞。

三代之亡。由乎婦人。故詩刺豔女。書誡哲婦。斯已著在篇籍矣。近世之若此者衆。或在布衣細人。其失不足以敗政亂俗。至於二袁。過竊聲名。一世豪士。而術以之失。紹以之滅。斯有國者所宜慎也。是以錄之。庶以爲戒于後。作內誠。古之有國有家者。無不患貴臣擅權。寵妻專室。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愚。入朝見嫉。夫寵幸之欲專。愛擅權。其來尙矣。然莫不悲憤於明世。而恣睢於開時者。度主以行志也。故龍陽臨釣而泣。以塞美人之路。鄭袖僞隆其愛。以殘魏女之貌。司隸馮方女國色也。世亂避地揚州。哀翁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之。諸婦害其寵。始言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涕泣示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女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涕。術果以爲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其統。懸之廟梁。言自殺。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厚加殮斂。哀紹妻劉氏甚妒忌。紹死。屍未殮。寵妾五人。妻盡殺之。以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乃毀頭墨面。以毀其形。追妒亡魂。戮及死人。惡婦之爲。一至是哉。

懷妊。

其少子尙。又爲盜殺死者之家。嬖說惡母。蔑死先父。行暴逆。忘大義。滅其宜矣。紹聽順妻意。欲以尙爲嗣。又不時決定。身死而二子爭國。舉宗塗地。社稷爲墟。上定冀州。屯鄴。舍紹之第。余親涉其庭。登其堂。遊其閣。疑其房。棟宇未墮。陸除自若。忽然而他姓處之。紹雖蔽乎。亦由惡婦。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七

劉廣別傳

政論注曰

蔣子

政要論

劉廣別傳

備政

夫爲政者譬猶工匠之造屋也。廣廈旣成。衆稅不安。則梁棟爲之斷折。一物不備。則千柱爲之並廢。善爲屋者。知梁椳之不可以不安。故棟梁常存。知一物之不可以不備。故衆榱與之共成也。善爲政者。知一事之不可闕也。故無物而不備。知一是之不可失也。故衆非與之共得其不然者。輕一事之爲小。忽而闕焉。不知衆物與之共多也。視一非之爲小也。輕而蹈焉。不知衆是與之共失也。夫政之相須。猶稅轉之在車。無稅轉。猶可以小進也。謂之隘遠而不頓顛者。未之有也。夫爲政者。輕一失而相須。猶稅轉之在車。無稅轉。猶可以小進也。謂之隘遠而不頓顛者。未之有也。夫爲政者。輕一失而不於之。猶乘無轄之車。安其少進。而不視其頓顛之患也。夫車之患近。故無不視焉。國之患遠。故無不忽焉。知其體者。夕惕若厲。慎其愆矣。夫爲政者。莫善於清其吏也。故選託於由夷。而又威之以篤罰。欲其貪之必懲。令之必從也。而姦益多。巧彌大。何也。知清之爲清。而不知所以清之故。免而無恥也。日欲其清。而薄其祿。祿薄所以不得成其清。夫饑寒切於肌膚。固人情之所難也。其甚又將使其

表隱弄。

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矣。貧則仁義之事，而怨望之心，爲從政者捐私門而委身於公朝，榮不足以光室族，祿不足以代其身，骨肉憊寒，離怨於內，朋友離叛，襄捐於外，虧仁孝，損名譽，得守之而不易者，萬無一也。不能原其所以然，又將佐其室族之不和，合門之不登也。疑其名，必將忘其實，因而下之，不移之士，雖苦身於內，冒謗於外，捐私門之患，畢死力於國，然猶未獲見信之衷，不免翻放之罪。故守清者死於溝壑，而猶有遐謗於世也。爲之至難，其罰至重，誰能爲之哉。人知守清之必困於終也，違清而又懼辛罰之及其身也，故不爲昭昭之行，而成思間昧之利，姦巧獲於內，而虛名逸於外，人主賞其虛名，而不知賤其所以爲名也。虛名彰於世，姦實隱於身，人主眩其虛，必有以聞其實矣。故因而貴之，敬而用之，此所謂惡貧而罰於由夷，好清而賞於盜跖也。名實相遠，好惡相錯，此欲清而不知重其祿之故也。不知重其祿，非徒失於清也，又將使清分於私，而知周於欺，推此一失，以至於欺，苟欺之行，何事而不亂哉。故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祿者，則欺而濁，知重其祿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則竭而不足，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盡其力者，則事繁而職闕。凡此數事，相須而成，偏廢，則有者不爲用矣。其餘放欺，無事而不若此者，也不可得一二而救之耳。故明君必須良佐而後致治，非良佐能爾治也。必須善法有以用之。大君猶尊也。良助也。法，陰陽補瀉也。則無狂於疾也。又況過失之說。今用誠而不存於善術。法所誠必死。夫然也。其亡之說亦過。良醫急於誠療。而不持誠入之無差也。明君急於治平。而不恃亡失之不備亡也。

必須至仁
也。用三字
正。文。當
連。字。

正名

夫名不正則其事錯矣。物無制則其用淫矣。錯則無以知其實。淫則無以禁其非。故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實。制物以息其非。名其何以正之哉。曰。行不美則名不得稱。稱必實所以然。效其所以成。故實無不稱於名。名無不當於實也。曰。物又何以制之哉。曰。物可以養生而不可廢之於民者。富之備之。無益於養生而可以實於世者。則隨尊卑而爲之制。使不爲此官不得服。此服不得備。此飾。故其物甚可欲。民不得服。雖捐之曠野而民不敢取也。雖簡於禁。而民皆無欲也。是以民一於業。本務而末息。有益之物阜而賤。無益之寶省而貴矣。所謂貴者。民貴願之也。匪謂賈貴於市也。故其政惠。其民深。其法易。其業大。昔人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其此之謂與。

慎愛

憲難忘

夫人主莫不愛愛己。而莫知愛己者之不足愛也。故惑小臣之佞而不能廢也。忘遠己之益己而不能用也。夫犬之爲猛也。莫不愛其主矣。見其主則騰踊而不能自禁。此歡愛之甚也。有非則嗚吠而不逸於夙夜。此自效之至也。昔宋人有沽酒者。酒酸而不售。何也。以其有猛犬之故也。夫犬知愛其主。而不能爲其主。慮酒酸之患者。不噬也。夫小臣之欲忠其主也。知愛之而不能去其嫉妒之心。又安能敬有道。爲己願稷。契之佐哉。此養犬以求不貧。愛小臣以喪良賢也。悲夫。爲國者之不可不察。

也。
善愛

爲人君者。莫不利小人以廣其視聽。謂視聽之可以益於己也。今彼有惡而已不見。無善而已愛之者。何也。智不周其惡。而義不能割其情也。己不能割情於所愛。慮不能視其得失之機。彼亦能見己成敗於所聞。割私情以事其上。裁其勢適足以厚姦人之資。此朋黨者之所以日固。獨善者之所以孤弄也。故視聽日多。而闇蔽日甚。豈不謬哉。

欲失

夫人君莫不願衆心之一於己也。而疾姦黨之比於人也。欲得之而不知所以得之。故欲之益甚。而不可得亦甚。疾之益力。而爲之者亦益勤矣。何也。彼將恐其黨也。任之而不知所以信之。朝任其身。夕訪於惡。惡無毀實。善無賞分。事無小大。訪而後知。彼衆之不必同於道也。又知訪之不能於己也。雖至誠至忠。俾會參以事其親。借寵達以貫其忠。猶將屈於私交。況世俗之庸臣哉。故爲君而欲使其臣之無黨者。得其人也。得其人而使必盡節於國者。信之於己也。

疑賢

自古人君莫不願得忠賢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訪之於衆人也。忠於君者。豈能必利於人。苟無利

或恐或疑

令人又何能保譽於人哉。故常顧之於心，而常失之於人也。非顧之之不篤而失之也，所以定之之術非也。故爲忠者獲小賞而大乖，遂於人，恃人君之獨知之耳，而獲訪之於人，此爲忠者福無幾而禍不測於身也。得於君，不過斯須之歡，失於君，而終身之故患，荷賞名而實窮於罰也。是以忠者逝而遂，智者慮而不爲，爲忠者不利，則其爲不忠者利矣。凡利之所在，人無不欲，人無不欲，故無不爲不忠矣。爲君者以一人而獨慮於衆姦之上，雖至明而猶困於見聞，又況庸君之能視之哉。庸人知忠之無益於己，而私名之可以得於人，得於人，可以重於君也。故篤私交，薄公義，爲己者殖而長之，爲國也抑而割之，是以真實之人，黜於國，阿欲之人，位於朝矣。由是田、季之恩隆，而齊、魯之政衰也。雖成之市朝，示之刀鋸，私欲益盛，齊、魯日困，何也？誠威之以言而賞之以實也，好惡相錯，政令日弊。昔人曰：爲君難不其然哉。

任臣

人君所以尊敬人臣者，以其知任人臣委所信而保治於己也。是以其聽察，其明昭，身日高，而視日下，事日遠，而聽日近。業至難而身至易，功至多而勤至少也。若多疑而自任也，則其臣不思其所以爲國，而思其所以得於君，深其計而淺其事，以求其指撝。人主淺之，則不陷於之難，人主深之，則進而順之，以取其心。所關者，忠於國而難明於君者也。所脩者，不必忠於國而易行於時者也。因其所

楚疑。

阿下恐有
私之。

有下不字
益衍。

貴者貴之。故能同其貴。因其所賤者賤之。故能殊於賤。其所貴者不必賢。所賤者不必愚也。家愷因循之術。人爲悅心易見之行。夫美大者深而難明。利長者不可以倉卒形也。故難明長利之事。廢於世。阿易見之行。塞於側。爲非不知過。知困不知其乏。此爲天下共一人之智。以一人而獨治於四海之內也。其業大。其智寡。豈不蔽哉。以一蔽主而臨不量之阿。欲能不惑其功者。未之有也。苟惑之。則人得其志矣。人得其志。則君之志失矣。君勞臣逸。上下易所。是一君爲臣而萬臣爲君也。以一臣而事萬君。鮮不用矣。有不用人之名。而終爲人所用也。是以明主慎之。不貴知所用於己。而貴知所用於人。能用人。故人無不爲己用也。昔舜恭己正南面而已。天下不多皋陶。稷契之數。而貴聖舜獨治之功。故曰。爲之者不必名其功。獲其業者不必勸其身也。其舜之謂與。

下視

夫自足者不足。自明者不明。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逼者。以其高於衆之上也。鑿燭至微至小。而無不可之者。以其明之下。能照日月之所蔽也。聖人能親往知來。不下堂而知四方。蕭牆之表。有所不喻焉。誠無所以知之也。夫有所以知之。無遠而不覩。無所以知之。雖近。不如童昏之履之也。人豈除於日月而皆賢於聖哉。故高於人之上者。必有以應於人。其察之也視下。視下者見之詳矣。人君誠能知所不知。不遺鑿燭童昏之見。故無不可知而不知也。何幽冥之不盡。況人情之足蔽哉。

蔣子萬機論

蔣濟

政略

夫君王之治，必須質佐然後爲泰。故君稱元首，臣爲股肱，譬之一體，相須而行也。是以陶唐欽明，義氏平秩，有虞明目，元愷敷教，皆此君唱臣和，同亮天功，故能天成地平，咸熙於和穆盛德之治也。夫隨俗樹化，因世建業，慎在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時移而不移，遠天之祥也。民望而不因，遠人之咎也。好善而不能擇人，敗官之患也。三者失，則天人之事悖矣。夫人乖則時逆，時逆則天遠，天遠而望國安，未有也。

刑論

晉書

忠之巨者，狡狴之獄焉。狡黠之民，不事家事，煩貸鄉黨，以見厭賤，因反忿恨，看國家忌諱，造誹謗，崇飾戲言，以成醜語，被以叛逆告白，長吏、長吏或內疾惡盡節之名，外以爲功，遂使無罪并門滅族。父子被戮，肝腦塗地，豈不劇哉！求媚之臣，側入取舍，雖委子昧君，孤已悅主而不憚也。況因捕叛之時，無悅親之民，必獲盡節之稱乎。夫妄造誹謗，虛奢叛逆，狡黠之民也。而詐忠者知而族之，此國之大殘，不可不察也。

用奇

或曰：官人用士，累功積效，以次相敘，明之之法，忠臣之節盡矣。若拔奇求異，超等陰竊，非臣之事也。應之曰：顧當愛世無奇人，倘有又不能識耳。明法忠節，未必已盡也。自昔五帝之冠，固有黜陟之法矣。復勸揚側陋，得有考識之語矣。復方索巖穴，西伯有呈效之誓矣。復旁求魚釣，小伯有督課之法矣。復尋求囚俘，漢祖有賞爵之約矣。復急追亡信，若桡彼為明法，拔奇為非事。是兩帝三君非聖哲而鮑，豈非忠吏也。然則考功案第，守成之法也。拔奇取異，定社稷之事也。當多事之世，而論無事之法，處用奇之時，而必效一官之智，此所以上古多無嚴之國也。是以高世之主，成功之臣，張法以御常人，厚禮以延奇逸，求之若不及，索之若骨肉，故能消災除難，君臣同烈也。纓伊五主二臣，牽於有司，束於脩常，不念時諒，則唐民康哉之歌不作。殷無高宗之號，周無冠商雅頌之美，齊無九合功，漢甦於京索而不帝矣。故明君良臣，垂意於奇異，誠欲濟其事也。使奇異填於溝壑，有國者將不與其治矣。

備歷備

漢元帝為太子時，諫持法泰深，求用儒生，宣帝作色怒之云：俗儒不達，不足任。亂吾家者，太子也。據如斯言，漢之中誠，職由宣帝，非太子也。乃知班固步驟盛衰，發明是非之理，弗迷古史遠矣。昔秦穆公近納英儒，招致智辯，知富國強兵，至于始皇，乘歷世餘，滅吞六國，建帝號，而坑儒任刑，疏扶蘇之諫，外蒙恬之直，受胡亥之曲，信趙高之諛，身沒三歲，秦無應類矣。前史書二世之禍，始皇所起也。夫

名則二字
似皆。

漢祖初以三章結黔首之心。並任儒辯以并諸侯。然後罔漏吞舟之魚。烝民樸謹。天下大治。宣帝受六世之洪業。繼武昭之成法。四夷怖征伐之威。生民厭兵革之苦。海內歸勢。適當安樂時也。而以峻法繩下。賤儒貴刑名。是時名則石顯。弘恭之徒。便僻危險。杜塞公論。專制於事。使其君負無窮之謫也如此。誰果亂宣帝家哉。向使宣帝豫料柱石之士。骨鯁之臣。屬之社稷。不令宦豎秉持天機。豈近於元世棟樑接崩。三十年刑。漢爲新家哉。推計之。始皇任刑。禍近及身。宣帝好刑。短喪天下。不同於秦禍少者耳。

政要論

桓範

爲君難

或曰。仲尼稱爲君難。夫人君者。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柄。用人之才。因人之力。何爲不成。何求不得。功立則受其功。治成則厚其福。故官人。舜也。治水。禹也。稼穡。棄也。理訟。皋陶也。堯無事焉。而由之聖治。何爲君難耶。曰。此其所以爲難也。夫日月照於晝夜。風雨動潤於萬物。陰陽代以生殺。四時迭以成歲。不見天事。而猶貴之者。其所以運氣陶演。協和施化。皆天之爲也。是以天萬物之覆。君萬物之覆也。懷生之類。有不浸潤於澤者。天以爲負。負首之民。有不霑濡於惠者。君以爲恥。是以在上者體人君之大德。懷恤下之小心。闡化立教。必以其道。發言則通四海。行政則動萬物。慮之於心。思之於

內布之於天下。正身於廟堂之上。而化應於千里之外。雖雖纒縶塞其隱屏而居。照幽達情。燭於宇宙。勳作周旋。無事不慮。服一綵則念女功之勞。御一穀則恤農夫之勤。決不聽之獄。則懼刑之不中。進一士之符。則恐官之失賢。賞毫釐之善。必有所勸。罰纖芥之惡。必有所阻。使化若春氣。澤如時雨。消濁汚之人。移薄偽之俗。救衰世之弊。反之於上古之朴。至德加於天下。惠厚施於百姓。故民仰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且佐治之臣。歷世難遇。庸人衆而賢才寡。是故君人者。不能皆得稷契之幹。伊呂之輔。猶造父不能皆得騏驎之乘。追風之匹也。御蹏齧必煩轡銜。統庸臣必勞智慮。是以人君其所以濟輔羣下。均養小大。審覈真偽。考察變態。在於幽冥竊妙之中。割毫折芒。纖微之閒。非天下之至精。孰能盡於此哉。故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感之以詐乎。臣有貌厲而內花。色取仁而行遠。可不慮之以虛乎。臣有害同儕。以專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慮之以嫉乎。臣有進邪說以亂是。因似然以傷賢。可不慮之以奸乎。臣有因賞以恩。因罰以佐威。可不慮之以奸乎。臣有外顯相薦。內陰相謀。事託公而實懷私。可不慮之以欺乎。臣有事左右以求進。託重臣以自結。可不慮之以偽乎。臣有和同以取諸。苟合以求薦。可不慮之以禍乎。臣有悅君意以求親。悅主言以取容。可不慮之以佞乎。此九慮者。所以防惡也。臣有辭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順。可不恕之以直乎。臣有模駭而辭諂。外疏而內敏。可不恕之以質乎。臣有犯難以爲士。離誘以爲

思上恐有
脫字。二
奸字。疑
有誤。

士疑當作
上直去。

國可不恕之以忠乎。臣有守正以違衆意，執法而違私志，可不恕之以公乎。臣有不曲己以求合，不
趨世以取容，可不恕之以貞乎。臣有從側陋而進顯言，由卑賤而陳國事，可不恕之以難乎。臣有孤
特而執節，分立而見毀，可不恕之以勁乎。此七恕者，所以進善接下之理也。御臣之道，豈徒七恕九
慮而已哉。

臣不易

昔孔子言爲臣不易，或人以爲易。言臣之事君，供職奉命，勸身恭己，忠順而已。忠則獲寵安之福，順
則無危辱之憂，曷爲不易哉。此言似易，論之甚難。夫君臣之接，以愚奉智，不易。以明事闇爲難，唯以
賢事聖，以聖事賢爲可。然賢聖相遭既稀，又周公之於成王，猶未能得，斯誠不易也。且父子以恩親，
君臣以義固，恩有所爲虧，況義能無所爲缺哉。苟有虧缺，亦何容易。且夫事君者，竭忠義之道，盡忠
義之節，服勞辱之事，當危之難，肝腦塗地，汙液潤草而不辭者，以安上治民，宣化成德，使君爲一代
之聖明，己爲一世之良輔，輔千乘則念過管，安佐天下則思醜稷，禹豈爲七尺之軀，龍一官之貴，貪
充家之祿，榮華翫之觀哉。以忠臣之事主，投命委身，期於成功立事，使國利民，故不爲難。易變節，安
危革行也。然爲大臣者，或仍舊德，藉故勢，或見拔擢重任，其所以保寵成功，承上安下，則當遠威權
之地，避嫌疑之分，知虧盈之數，達止足之義，動依典禮，事念忠篤，乃當匡上之行，諫主之非，獻可濟

危字上下
文。疑有脫
以上疑脫
是字。

事下疑反
則字

否。匪躬之故。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所謂大臣以道事君也。然當託於幽微。當行於隱密。使怨咎從己身。而衆善自君發。爲羣寮之表式。作萬官之儀範。豈得儉樂容悅而已哉。然或爲邪臣所譖。幸臣所亂。聽一疑而不見信。事似然而不可釋。忠讒計而爲非。善事變而爲惡。罪結於天。無所禱請。激直言而無所訴。深者卽時伏劍。賤者以漸斥逐。放棄。蓋比干。龍逢所以見害於飛廉。惡來。孔子。周公所以見毀於管。蔡。季孫也。斯則大臣所以不易也。爲小臣者。得任則治其職。受事脩其業。思不出其位。慮不過其資。竭力致誠。忠信而已。然或困辱而不均。厭抑而失所。是以賢者或非其議。預非其事。不著其陋。不嫌其卑。庶賈一言而利一事。然以至輕至微。至疏至賤。千萬乘之主。約以禮義之度。匡以行事之非。忤執政之臣。暴其所短。說合則裁。自若不當。則雖禍害。或計不欲人知。事不從人豫。而已策謀適合。陳偶同上者。或顯戮其身。以神其計。在下者。或妒其人。而奪其策。蓋聞思見殺於鄭。韓非。受誅於秦。廬涓。別孫賸之足。魏齊。折應侯之脅。斯又孤宦小臣所以爲難也。爲小臣者。一當恪恭。非受誅於秦。廬涓。別孫賸之足。魏齊。折應侯之脅。斯又孤宦小臣所以爲難也。爲小臣者。一當恪恭。職司。出內惟允。遺膝。詭辭。執心密密。忠上愛主。媚不求與。竄而已。若爲苟若。此患爲外人所彈。邪臣所嫉。以職近而言易。身親而見信。奉公俠私之吏。求害之以見直。懷奸抱邪之臣。欲除之以示忠。言有若是。事有似然。雖父子之間。猶不能明。況臣之於君。而得之乎。故上官毀屈平。爰益譖朝錯。公孫排主父。張湯陷嚴助。夫數子者。雖示純德。亦親近之臣。所以爲難也。爲外臣者。盡力致死。其義一也。

若爲苟若
疑有誤字

典恐當作

不以遠而自外，疏而自簡，親涉其事而掌其任，苟有可以興利除害，安危定亂，雖違本朝之議，詭常法之道，陳之於主，行之於身，志於忠上，濟事憂公，無私善否之閒，在已與主可也。然患爲左右所輕重，貴臣所壅制，或逆而毀之，使不得用，或用而害之，使不得成，或成而譴之，使不得其所。吳起見毀於魏，李牧見殺於趙，樂毅見讒於燕，章邯畏誅於秦，斯又外臣所以爲危也。此舉梗礙耳，曲折纖妙，豈可得備論之哉。夫治國之本有二，刑也，德也。二者相須而行，相待而成矣。天以陰陽成歲，人以刑德成治。故雖聖人爲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杖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強而亡者，秦也。夫人君欲治者，旣達專持刑德之柄矣，位必使當其德，祿必使當其功，官必使當其能。此三者，治亂之本也。位當其德，則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祿當其功，則有勞者勳，無勞者羸，未之有也。凡國無常治，亦無常亂。欲治者治，不欲治者亂。後之國士，人民亦前之有也。前之有，亦後之有也。而禹獨以安，幽厲獨以危，斯不易天地，異人民，欲與不欲也。吳坂之馬，庸夫統銜，則爲弊乘，伯樂執轡，卽爲良驥，非馬更異，教民亦然也。故遇禹，湯則爲良民，遭桀，紂則爲凶頑。治使然也。故善治國者，不尤斯民而罪諸己，不責諸下而求諸身。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由是言之，長民治國之本在身。故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者也。若詹者，可謂知治本矣。

未之有也

政務

凡吏之於君，民之於吏，莫不聽其言而則其行。故爲政之務，務在正身。身正於此，而民應於彼。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是以葉公問政，孔子對曰：子帥而正，孰敢不正。又曰：苟正其身，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故君子爲政，以正己爲先，教禁爲次。若君正於上，則吏不敢邪於下；吏正於下，則民不敢僻於野。國無傾君，朝無邪吏，野無僻民，而政之不善者未之有也。凡政之務，務在節事。事節於上，則民有餘力於下；下有餘力，則無爭訟之有乎民。民無爭訟，則政無爲而治，教不言而行矣。

節欲

夫人生而有情，情發而爲欲。物見於外，情動於中，物之感人也無窮，而情之所欲也無極。是物至而人化也，人化也者，滅天理矣。夫欲至無極，以壽難窮之物，雖有賢聖之姿，鮮不衰敗，故脩身治國也，要莫大於節欲。傅曰：欲不可縱，歷觀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階於儉約，其失之也，莫不由於奢侈。儉者節欲，吝者放情，放情者危，節欲者安。堯舜之居，土階三等，夏日衣葛，冬日鹿裘，禹卑宮室而非欲食，此數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節儉之至也。故其所取民賦也薄，而使民力也寡，其育物也廣，而與利也厚，故家給人足，國積饒而羣術也，以仁義與而四海安。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夫閉情

軍師也以
爲有脫文
四字。

其符作紀
共王與作
其符作

無欲者上也。佛心消除者次之。昔帝舜竊黃金於嶠巖之山，抵珠玉於深川之底，及儀狄獻旨酒而禹甘之，於是疏遠儀狄，純上旨酒。此能閉情於無欲者也。楚文王悅婦人而廢朝政，好獫狁而忘歸，於是放逐丹姬，斷殺如黃，及其王破陳而得夏姬，其豔國色，王納之宮，從巫臣之謀，壞後垣而出之。此能佛心消除之也。既不能閉情欲，能抑除之，斯可矣。故舜禹之德，巍巍稱聖，楚文用朝鄰國，恭王終歸爲恭也。

詳刑

夫刑辟之作，所從尙矣。聖人以治，亂人以亡。故古今帝王，莫不詳慎之者，以爲人命至重，壹死不生，一斷不屬故也。夫堯舜之明，猶惟刑之恤也。是以後聖制法，設三槐九棘之吏，肺石嘉石之訊，然猶復三刑，僉曰可殺，然後殺之。罰若有疑，卽從其輕。此蓋詳慎之至也。故苟詳，則死者不恨，生者不怨，怨恨不作，則災害不生，災害不生，太平之治也。是以聖主用其刑也，詳而行之，必欲民犯之者寡，而畏之者衆，明刑至於無刑，善殺至於無殺，此之謂矣。夫亂亂之主，用刑彌繁，而犯之者益多，而殺之者彌衆，而畏之者尤甚者何，由用之不詳而行之不必也。不詳，則罪不值，所罪不值，則當死反生，不必，則令有所虧，令有所虧，則刑罰不齊矣。失此二者，雖日用五刑，而民猶輕犯之，故亂刑之刑，刑以生刑，惡殺之殺，殺以致殺，此之謂也。

兵要

聖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耳。然以戰者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人之好之。故制法遺後。命將出師。雖勝敵而反。猶以喪禮處之。明弗樂也。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夫兵之要在於修政。修政之要在於得民心。得民心在於利之。利之之要在於仁以愛之。義以理之也。故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臣民不附。湯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得衆者。善政之謂也。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也。故政善於內。兵強於外。歷觀古今用兵之敗。非鼓之日也。民心離散。素行豫敗也。用兵之勝。非陣之朝也。民心親附。素行豫勝也。故法天之道。履地之德。盡人之和。君臣輯穆。上下一心。盟誓不用。賞罰未施。消奸匿於未萌。折凶邪於殊俗。此帝者之兵也。德以爲卒。威以爲輔。修仁義之行。行愷悌之令。闢地殖穀。國富民豐。賞罰明約。誓信民樂爲之死。將樂爲之亡。師不越境。旅不涉場。而敵人稽顙。此王者之兵也。

辨能

夫商鞅、申、韓之徒。其能也。貴尙譎詐。務行苛剋。則伊尹、周、邵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國強兵。有可取焉。甯成、鄧都輩。放商、韓之治。專以殘暴爲能。然其抑強撫弱。背私立公。尙有可取焉。其晚世之所謂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門之勢。廢百姓之務。趣人閒之事。決煩瑣。務臨時苟辨。但使官無譴。

士字似衍

負之累。不省下民吁嗟之寃。復是申、韓、甯、郢之罪人也。而俗猶共言其能執政者。選用不廢者。何也。

爲世勢之所持。人閒之士所稱。聽聲用名者衆。察賢審能者寡。故使能者之分不定也。夫定令長之

其聲頓空

能者。守相也。定守相之能者。州牧刺史也。然刺史之徒。未必能考論能者。未必能端平也。或委任

作聲頓空

下吏。聽浮游之譽。或受其成黨貴勢之託。其聲頓傳。舍待望迎資。聽其請謁。供其私求。則行道之人

言其能也。治政以威嚴爲先。行事務邀時取辨。掃望上官之指。敬順盛司之教。期會之命。無降身以

接士之來。違法以供其求。欲人閒之事無不循。言說之談無不用。則寄寓游行幅巾之士。言其能也。

有此三者爲之說。聽聲譽者之所以可惑。能者之所以不定也。

尊嫡

凡光祖稱安宗。願傳國土利民人者。在於立胤繼世。繼世之道。莫重於尊嫡別庶也。故聖人之制禮

貴嫡。異其服數。殊其寵秩。所以一羣下之望。塞變爭之路。杜邪防萌。深根固本之慮。歷觀前代后妻

賤而姪賤貴。太子卑而庶子尊。莫不爭亂以至危亡。是以周有子帶之難。齊有無知之禍。晉有莊伯

之患。衛有州吁之篡。故傳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

諫爭

夫諫爭者。所以納君於道。矯枉正非。救上之謬也。上苟有謬而無救焉。則害於事。害於事。則危道也。

生疑言。

故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扶之道。莫過於諫矣。故子從命者不得爲孝，臣苟順者不得爲忠。是以國之將興，貴在諫臣。家之將盛，貴在諫子。若託物以風喻，微生而不切，不切則不改。唯正諫直諫可以補缺也。詩云：袞職有缺，仲山甫補之。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正諫者也。易曰：王臣蹇蹇，罔咎者，昌。直諫者也。然則曉人之耳，適人之意，變人之情，抑人之欲，不爾不爲諫也。雖有父子兄弟，猶用生怨讎焉。況臣於君，有天壤之殊，無親戚之屬，以至賤干至貴，以至稀聞至親，何庸易耶。惡死亡而樂生存，恥困辱而樂榮寵，雖甚愚人，猶知之也。況士君子乎。今正言直諫，則近死辱而遠榮寵，人情何好焉。此乃欲忠於主耳。夫不能諫則君危，因諫則身殆。賢人君子，不忍觀上之危而不愛身之殆，故蒙危辱之災，適人主之鱗，及罪而弗避者，忠也。義也。深思諫士之事，知進諫之難矣。

決壅

面恐而字

夫人君爲左右所壅制，此有目而無見，有耳而無聞，積無聞見，必至亂正。故國有壅臣，禍遠近鄰。人臣之欲壅其主者，無國無之何也。利在於壅也。壅則擅寵於身，威權獨於己。此臣日夜所禱祝面求也。人臣之壅其君，微妙工巧，見壅之時，不知也。率至亡敗，然後悔焉。爲人君之務在於決壅，決壅之務在於進下。進下之道在於博聽，博聽之義，無貴賤同異，隸豎牧圉，皆得達焉。若此，則所聞見者廣，所聞見者廣，則雖欲求壅，弗得也。人主之好惡，不可見於外也。所好惡見於外，則臣妾乘其所好。

見之禍恐
有貶字。

惡以行壞制焉。故曰。人君無見其意。將爲下餌。昔晉公好色。驪女乘色以縶之。吳王好廣地。太宰陳伐以蹙之。桓公好味。易牙蒸首子以蹙之。及薛公進美珥。以勸立后。龍陽臨釣。魚行微巧之詐。以蹙制其主。沈寔無端。甚可畏矣。古今亡國多矣。皆由蹙蔽於帷幄之內。沈溺於諂諛之言也。而秦二世獨甚。趙高見二世好淫游之樂。遣於政。因曰。帝王貴有天下者。貴得縱欲恣意。尊嚴若神。固可得聞。而不可得觀。高遂專權欺內。二世見殺望夷。臨死。乃知見之禍。悔復無及。豈不哀哉。

讚象

專實疑有
詞字。
虛喪疑有
貶字。

夫讚象之所作。所以昭述勳德。思詠政惠。此蓋詩頌之末流矣。宜由上而興。非專下而作也。世考之。專實有勳績。惠利加於百姓。遺愛留於民庶。宜請于國。當錄於史官。載於竹帛。上章君將之德。下宣臣吏之忠。若言不足紀。事不足述。虛而爲益。亡而爲有。此聖人之所疾。庶幾之所恥也。

銘誄

夫逾世富貴。乘時要世。爵以賂至。官以賄成。視常侍黃門賓客。假其氣勢。以致公卿牧守。所在宰蒞。無清惠之政。而有饜養之害。爲臣無忠誠之行。而有姦欺之罪。背正向邪。附下內上。此乃繩墨之所加。流放之所乘。而門生故吏。合集財貨。刊石紀功。稱述勳德。高逸伊周。下陵管宴。遠追豹產。近踰黃郛。勢重者稱美。財富者文麗。後人相繩。稱以爲義。外若讚善。內爲已發。上下相效。競以爲榮。其流之

弊。乃至於此。欺隱當時。疑誤後世。罪莫大焉。且夫資生以爵祿。榮死以誅謚。是人主權柄。而漢世不禁。使私稱與王命爭流。臣子與君上俱用。善惡無章。得失無效。豈不誤哉。

序作

賤姓
賤姓

夫著作書論者。乃欲闡弘大道。述明聖教。推演事義。盡極情類。記是貶非。以爲法式。當時可行。後世可修。且古者富貴而名賤。賤滅不可勝記。唯篇論取憶之人爲不朽耳。夫奮名於百代之前。而流譽於千載之後。以其覽之者益。聞之者有覺故也。豈徒轉相放效。名作書論。浮辭談說。而無損益哉。而世俗之人。不解作體。而務汎溢之言。不存有益之義。非也。故作者不尙其辭麗。而貴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惡其僞義也。故夫小辯破道。狂簡之徒。斐然成文。皆聖人之所疾矣。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八

體論 典語

體論

杜恕

人主之大患莫大乎好名。人主好名則羣臣知所要矣。夫名所以名善者也。善脩而名自隨之。非好之之所能得也。苟好之甚則必僞行要名而姦臣以僞事應之。一人而受其慶則舉天下應之矣。君以僞化天下欲真信敦樸誠難矣。雖有至聰至達之主由無緣見其非而知其僞況庸主乎。人主之高而處隲譬猶游雲夢而迷惑當措左右以正東西者也。左曰功巍巍矣。右曰名赫赫乎。今日開斯論明日開斯論苟不校之以事類則人主豈然自以爲名齊乎堯舜而化治乎秦平也。羣臣瓊瓊皆不足任也。堯舜之臣宜獨斷者也。不足任之臣當受成者也。以獨斷之君與受成之臣帥說僞之俗而天下治者未之有也。夫聖人之修其身所以御羣臣也。御羣臣也所以化萬民也。其法輕而易守其禮簡而易持。其求諸己也誠其化諸人也深。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苟非其道治不虛應。是以古之聖君之於其臣也疾則視之無數。死則臨其大斂小斂爲徹膳不舉樂。豈徒色取仁而實遠之者哉。乃慘怛之心出於自然形於顏色。世未有不自然而能得人自然者也。色取仁而實遠之者謂之虛。

不以誠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誠事已。謂之愚。虛愚之君。未有能得人之死力者也。故書稱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期其一體相須而成也。而儉僞淺薄之士。有商鞅。韓非。申不害者。專飾巧辯邪僞之術。以榮惑諸侯。著法術之書。其言云。尊君而卑臣。上以尊君取容於人主。下以卑臣得售其姦說。此聽受之端。參言之要。不可不慎。元首已尊矣。而復云尊之。是以君過乎頭也。股肱已卑矣。而復曰卑之。是使其臣不及乎手足也。君過乎頭而臣不及乎手足。是離其體也。君臣體離。而望治化之治。未之前聞也。且夫術家說又云。明主之道。當外御羣臣。內疑妻子。其引證連類。非不辯且悅也。然不免於利口之覆國家也。何以言之。夫善進。不善無由入。不善進。善亦無由入。故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何畏乎驩兜。何遷乎有苗。夫奸臣賊子。下恐不移之人。自古及今。未嘗不有也。百歲一人。是爲繼踵千里一人。是爲比肩。而舉以爲戒。是猶一噎而禁食也。噎者雖少。餓者必多。未知奸臣賊子處之云何。且令人主魁然獨立。是無臣子也。又誰爲君父乎。是猶斃其枝而欲根之蔭。揜其目而欲視之明。戮獨立之跡。而顧其扶疏也。夫徇名好術之主。又有惑焉。皆曰爲君之道。凡事當密。人主苟密。則羣臣無所容其巧。而不敢怠於職。此卽趙高之教二世不當聽朝之類也。是好乘高履危而笑先僵者也。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易稱機事。不謂凡事也。不謂宜共而獨之也。不謂釋公而行私也。人主欲以之匿病飾非。而人臣反以之竊寵擅權。疑似之閒。可不察歟。夫設官分職。君之體也。委任責成。君之體

也。好謀無倦，君之體也。寬以得衆，君之體也。含垢藏疾，君之體也。不動如山，君之體也。難知如澗，君之體也。君有君人之體，其臣畏而愛之。此文王所以戒百辟也。夫何法術之有哉？故善爲政者，務在於擇人而已。及其求人，也。總其大略，不具其小善，則不失賢矣。故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訾其小故。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和氏之璧，不能無瑕；隋侯之珠，不能無類。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故妨大美也。不以小故妨大美，故能成大功。夫成大功，在己而已。何具之於人也？今之從政者，稱聖賢則先乎商韓，言治道則師乎法術。法術之御世，有似鐵轡之御馬，非必能制馬也。適所以楷其手也。人君之數至少，而人臣之數至衆，以至少御至衆，其勢不勝也。人主任術而欲御其臣，無術其勢不禁也。俱任術則至少者不便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晏平仲對齊景公：君若弃禮，則齊國五尺之童子，皆能勝嬰。又能勝君，所以服者，以有禮也。今末世弃禮任術之君，之於其身也，得無所不能勝五尺之童子乎？三代之亡，非其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也。苟得其人，王良造父能以腐索御奔駟，伊尹太公能以敗法御捍民。苟非其人，不由其道，故常不遇之也。除去湯武聖人之君任賢之功，近觀齊桓中才之主耳。猶知勞於索人，逸於任之。不疑子糾之親，不忘射鉤之怨。蕩然而委政焉，不巳明乎？九合諸侯，豈匡天下，不巳榮乎？一曰：仲

父。二曰仲父。不已優乎。孰與秦二世懸石程書。愈密愈亂。爲之愈勤。而天下愈叛。至於弑死。以斯二者觀之。優劣之相懸。存亡之相背。不亦昭昭乎。夫人生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莫不欲榮樂而惡勞辱也。終復不得其所欲。而不免乎所惡者何。誠失道也。欲宮室之崇麗也。必懸重賞而求良匠。內不以阿親戚。外不以遺疏遠。必得其人。然後授之。故宮室崇麗而處之逸樂。至於求其輔佐。獨不若是之公也。唯便辟親近者之用。故國闕不如園舍。是人主之大患也。使賢者爲之。與不肯者議之。使智者虛之。與愚者斷之。使修士履之。與邪人疑之。此又人主之所患也。夫賞賢使能。則民知其方。賞罰明必。則民不偷。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公道開而私門塞矣。如此。則忠公者進而佞悅者止。虛僞者退而貞實者起。自羣臣以下。至乎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其職業。變心易慮。反其端慝。此之謂政化之極。審斯論者。明君之體畢矣。

凡人臣之於其君也。猶四支之戴元首。耳目之爲心使也。皆相須而成爲體。相得而後爲治者也。故虞書曰。臣作股肱耳目。而屠廟亦云。汝爲君目。將司明也。汝爲君耳。將司聰也。然則君人者。安可以斯須無臣。臣人者。安可以斯須無君。斯須無君。斯須無身也。故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而加敬焉。父子至親矣。然其相須尚不及乎身之與手足也。身之於手足。可謂無間矣。然而聖人猶復督而致之。故其化益淳。其恩益密。自然不覺教化之移也。奸人離而聞之。故使其臣自疑於下。而

令其君孤立乎上。君臣相疑。上下離心。乃奸人之所以爲劫殺之資也。然夫中才之主。明不及乎治化之原。而岐於僞術。似是之說。故備之愈密。而奸人愈甚。譬猶登高者。愈懼愈危。愈危愈墜。孰如早去邪徑而就夫大道乎。凡士之結髮束脩。立志於家門。欲以事君也。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及志乎學。自託於師友。師貴其義。而友安其信。孝悌以篤信義。又著以此立身。以此事君。何待乎法。然後爲安。及其爲人臣也。稽才居位。稱能受祿。不面譽以求親。不偷悅以苟合。公家之利。知無不爲也。上足以尊主安國。下足以豐財阜民。謀事不忘其君。圖身不忘其國。內匡其過。外揚其義。不下比以鬪上。不上同以病下。見善行之如不及。見賢舉之如不容。內舉不避親戚。外舉不避仇讎。程功積事。而不望其報。進賢達能。而不求其賞。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見難而無苟免之心。其身可殺而其守不可奪。此直道之臣。所以佐賢明之主。致治平之功者也。若夫主明而臣闇。主闇而臣僞。有盡忠不見信。有見信而不盡忠。溷淆於臣主之分。出入於治亂之閒。或被褐懷玉以待時。或巧言令色以容身。又可勝盡哉。是以古之全其道者。進則正。退則曲。正則與世樂其業。曲則全身歸於道。不做世以華衆。不立高以爲名。不爲苟得以儉安。不爲苟免而無恥。夫脩之於鄉閭。壞之於朝廷。可惜也。脩之於己立。壞之於閭閻。可惜也。君子惜茲二者。是以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況害仁以求寵乎。故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若夫智慮足以圖國。忠貞足以悟主。公平足以懷衆。溫柔足以服

取上之者
以字。

人不排毀以取進。不刻人以自入。不苟容以隱忠。不耽祿以傷高。通則使上極其下。窮則教下順其上。故用於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可謂進不失忠。退不失行。此正士之義。爲臣之體也。凡趨舍之患。在於見可欲而不慮其敗。見可利而不慮其害。故動近於危辱。昔孫叔敖三相楚國。而其心愈卑。每益祿而其施愈博。位滋高而其禮愈恭。正考父偃僕而走。晏平仲辭其賜邑。此皆守滿以沖。爲臣之體也。夫不愛主之不尊於天下。而唯憂己之不富貴。此古之所謂庸人。而今之所謂顯士。小人之所榮慕。而君子之所以爲恥也。凡人臣之論。所以事君者有四。有賢主之臣。有明主之臣。有中主之臣。有庸主之臣。上能尊主。下能壹民。物至能應。事起能辦。教化流於下。如影響之應形聲。此賢主之臣也。內足以壹民。外足以拒難。民親而士信。身之所長。不以拂君。身之所短。不取功。此明主之臣也。君有過事。能壹心同力。相與諫而正之。以解國之大患。成君之大策。此中主之臣也。端殺而守法。壹心以事君。君有過事。雖不能正諫。其愛見於顏色。此庸主之臣也。以庸主之臣也。專竇主則從。以賢主之臣事庸主。則罔古之所以成其名者。皆度主而行者也。恪之在己。而遭遇有時。是以古人抱麟而泣也。夫名不可以虛僞取也。不可以比周爭也。故君子務脩諸內而讓之於外。務積於身而處之以不足。夫爲人臣。其猶土乎。萬物載焉而不辭其重。水漬污焉而不辭其下。草木殖焉而不有其功。此成功而不處。爲臣之體也。若夫處大位。任大事。荷重權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者。其上莫如推

賢讓能而安隨其後不爲管仲卽爲鮑叔耳。其次莫如廣樹而並進之不爲魏成子卽爲翟黃耳。安有棄君敵主專權之害哉。此事君之道爲臣之體也。

夫行也者舉趾所由之徑路也。東西南北之趨舍也。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吉凶榮辱之所由生。義利爲之則失北也。由東則失西矣。由乎利則失爲君子。由乎義則失爲小人。吉凶榮辱之所由生。義利爲之本母也。是以君子慎趨舍焉。夫君子直道以親世。小人枉行以取容。君子捨人之過以長善。小人毀人之善以爲功。君子寬賢容衆以爲道。小人微訐懷詐以爲智。君子下學而無常師。小人恥學而羞不能。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心有所定。計有所守。智不務多。務行其所知。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安之若性。行之如不及。小人則不然。心不在乎道義之經。口不吐乎調誥之言。不擇賢以託身。不力行以自定。隨轉如流。不知所執。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之養其心。莫善於誠。夫誠君子所以懷萬物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人期焉。此以至誠者也。誠者天地之大定。而君子之所守也。天地有紀矣。不誠則不能化育。君臣有義矣。不誠則不能相臨。父子有禮矣。不誠則疏。夫婦有恩矣。不誠則離。交接有分矣。不誠則絕。以義應當。曲得其情。其唯誠乎。孔子曰。爲政以德。又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然則德之爲政大矣。而禮次之也。夫德禮也者。其導民之具歟。太上養化。使民日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讓處勞而不

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賞而歎善。畏刑而不敢爲非。此治之下也。夫善御民者。其猶御馬乎。正其銜勒。齊其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能不勞而極千里。善御民者。豈其德禮正其百官。齊民力和民心。是故令不再而民從。刑不用而天下化治。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隨亂之所生也。是以至人之爲治也。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是故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滯。夫君子欲政之速行。莫如以道御之也。皋繇瘠而爲大理。有不貴乎言也。師曠盲而爲太宰。有不貴乎見也。唯神化之爲貴。是故聖王冕而前旌。所以蔽明。黻纁充耳。所以辨聽也。觀夫弊俗儉薄之政。耳目以效聰明。設倚伏以探民情。是爲以軍政虜其民也。而望民之信向之。可謂不識乎分者矣。難哉。爲君也。夫君尊嚴而威。高遠而危。民者卑賤而恭。愚弱而神。惡之則國亡。愛之則國存。御民者必明此要。故南面而臨官。不敢以其富貴驕人。有諸中而能國外。取諸身而能暢遠。觀一物而貫乎萬者。以身爲本也。夫欲知天之終始也。今日是也。欲知千萬之情。一人情是也。故爲政者不可以不知民之情。知民然後民乃從。令己所不欲。不施之於人。令安得不從乎。故善政者簡而易行。則民不變。法存身而民象之。則民不怨。近臣便嬖。百官因之而後達。則羣臣自污也。是以爲政者必慎擇其左右。左右正則人主正矣。人主正則夫號令安得曲耶。天下大惡有五。而盜竊不豫焉。一曰心違而性險。二曰行僻而志堅。三曰言僞而辭辯。四曰記醜而喻博。五曰循非而

然上惡脫情字。

言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可以不誅。況兼而有之，置之左右，訪之以事，而人主能立其身者，未之有也。

夫淫逸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之，殘之刻剝之，雖過乎當，百姓不以為暴者，公也。怨曠饑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於法，我從而寬宥之，雖及于刑，必加憐憫焉，百姓不以為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約而勸善，刑省而禁奸。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過重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今之爲法者，不平公私之分，而辯輕重之文，不本百姓之心，而議奏當之書，是治化在身而走求之也。聖人之於法也，已公矣，然猶身懼其未也。故曰：與其害善，寧其利淫。知刑當之難必也，從而教之以化。此上古之所務也。後之治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隔而致之意，謂之能。下不探獄之所由生爲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爲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世而陷此，以望道化之隆，亦不難矣。凡聽訟決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輕重之數，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然後察之。疑則與衆共之。衆疑則從輕者，所以重之也。非爲法不具也。以爲法不獨立，當須賢明共聽斷之也。故舜命皋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復加之以三辟。衆所謂善，然後斷之。是以爲法參之人情也。故春秋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爲情也者，取貨賂者也。立

愛憎者也。祐親戚者也。陷怨讎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無乃風化使之然邪。有司以此情疑之。羣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不通相疑也。不通相疑。欲其盡忠立節。亦難矣。苟非忠節。免而無恥。免而無恥。以民安所厝其手足乎。春秋之時。王道浸壞。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歸刑書。儉薄之政。自此始矣。逮至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迎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至於始皇兼吞六國。遂泯禮義之官。專任刑罰。而奸邪並生。天下叛之。高祖約法三章。而天下大悅。及孝文卽位。躬修玄默。議論務在寬厚。天下化之。有刑厝之風。至於孝武。獄發煩數。百姓虛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宄不勝。於是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轉相比況。禁固積密。文書益於机帙。典者不能循視。姦吏因緣爲市。議者咸怨傷之。凡治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爲之主。不放鬆。不旁求。不貴多端。以見聰明也。故律正其舉劾之法。參伍其辭。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伍聰明之耳目。不使獄吏斷練。飾法成辭於手也。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斥言以破律。詆案以成法。執左道以亂政。皆王誅之所必加也。

勸疑劾。

羣疑同。

夫聽察者。乃存亡之門戶。安危之機要也。若人主聽察不博。偏受所信。則謀有所漏。不盡良策。若博其觀聽。納受無方。考察不精。則數有所亂矣。人主以獨聽之聰。考察成敗之數。利害之說。雜而並至。以干關聽。如此。誠至精之難。在於人主耳。不在謁誠納謀。盡己之策者也。若人主聽察不差。納受不

審則計濟事全。利倍功大。治隆而國富。民強而敵滅矣。若過聽不精。納受不審。則計困事敗。利喪功虧。國貧而兵弱。治亂而勢危矣。聽察之所考。不可不精。不可不審者。如此急也。凡有國之主。不可謂舉國無深謀之臣。闕朝無智策之士也。在聽策所考。精與不精。審與不審耳。何以驗其然乎。在昔漢祖者。聰聽之主也。納陳恢之謀。則下南陽。不用婁敬之計。則困平城。廣武君者。策謀之士也。韓信納其計。則燕齊舉。陳餘不用其謀。則泜水敗。由此觀之。漢祖之德。未必一聞一聽也。在於精與不精耳。廣武之謀。非爲一拙一工也。在用與不用耳。不可謂事濟者有計策之士。覆敗者無深謀之臣也。吳王夫差。拒子胥之謀。納宰嚭之說。國滅身亡者。不可謂無深謀之臣也。楚懷王。拒屈原之計。納靳尚之策。沒秦而不反者。不可謂無計畫之士也。虞公。不用宮奇之謀。滅於晉。仇由。不聽赤章之言。亡於智氏。蹇叔之哭。不能濟崤。澠之覆。趙括之母。不能救長平之敗。此皆人主之聽不精不審耳。由此觀之。天下之國。莫不皆有忠臣謀士也。或喪師敗軍。危身亡國者。誠在人主之聽不精不審。取忠臣謀博士。將何國無之乎。

臣以爲忠良慮治益國之臣。必竭誠納謀。懇惻而不隱者。欲以究盡治亂之數。舒展安危之策耳。故準聖主明君。莫不皆有獻可退舍納忠之臣也。昔者帝舜。大聖之君也。猶有咎繇。獻謨。夏禹。納戒。暨至殷之成湯。周之文武。皆亦至聖之君也。然必俟伊尹爲輔。呂尚爲師。然後乃能興功濟業。混一天

賢當作監

下者。誠視聽之聰察。須忠良爲耳目也。由此觀之。忠良慮治益國之臣者。得不師蹤往古。襲迹前聖。投命自盡。以輔佐視聽乎。夫人君者。以至尊之聰聽。總萬機而贊之。以至貴之明察。料治亂而考焉。將當能皆窮究其孔要。料盡其門戶乎。其數必用有所遺漏。不有忠臣良謀輔佐視聽者。則凡百機微有所不聞矣。何以論其然乎。夫人君所以尊異於人者。順志養真也。歡康之虞。則嚴樂盈耳。玩好足目。美色充慾。醜服適體。遠眺迴望。則登雲表之崇臺。道遙容豫。則歷飛閣之高觀。嬉乎綠水之清池。游乎桂林之芳園。弋鳧與鴈。從禽逐獸。行與毛嬙俱。入與西施處。將當何從體覺窮愁之戚悴。識鰥獨之難堪乎。食則膳鼎几俎。庶羞兼品。酸甘盈備。珍饈充庭。奏樂而進。鳴鐘而徹。閒饋代至。口不絕味。將當何從覺饑餒之阨艱。識困餓之難堪乎。暑則被絳綬。襲織綺。處華屋之大廈。居重蔭之玄堂。襄羅帷以來清風。烈凝冰以退微暑。侍者御粉扇。典衣易輕裳。飄飄焉有秋日之涼。將當何從體烈炎夏之鬱赫。識毒熱之難堪乎。寒則服綿袍。襲輕裘。綿衾貂褥。坐茵累席。居隱密之深室。處複布之重帷。煖猛炭於室隅。以起溫。御玉卮之旨酒。以禦寒。簞篋焉有夏日之熱。將當何從體暑隆冬之慘烈。識毒寒之難堪乎。此數者。誠無從得而知之者也。凡百機微如此。比類者。必用遺漏。有所未詳也。如此。則至忠之臣者。得不輔佐視聽。以起寤遺忘乎。

覺上疑反
體字
烈當作發
疑疑

典故

陸景

爵祿賞罰。人主之威柄。帝王之所以爲尊者也。故爵祿不可不重。重之則居之者貴。輕之則處之者賤。居之者貴。則君子慕義。取之者賤。則小人觀覲。君子慕義。治道之兆。小人觀覲。亂政之漸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故先王重於爵位。慎於官人。制爵必俟有德。班祿必地有功。是以見其爵者。昭其德。聞其祿者。知其功。然猶議以威罰。勸以黜陟。顯以錫命。耀以車服。故朝無曠官之譏。士無尸祿之責矣。夫無功而受祿。君子猶不可。況小人乎。孔子所以恥粟丘之封。而惡季氏之富也。故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苟得其志。執轡可爲。苟非其道。輟相猶避。明君不可以虛授。人臣亦不可以苟受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是以聖帝明王。重器與名。尤慎官人。故周襄申伯。吉甫著誦。祈父失職。詩人作刺。王商爲宰。單于震畏。千秋登相。匈奴輕漢。推此言之。官人封爵。不可不慎也。官得其人。方類相求。雖在下位。士以爲榮也。俗以貨成。位失其守。雖則三公。士以爲辱也。故王陽在位。貢公彈冠。王許並立。班伯駢之。

天子據率士之資。總三才之任。以制御六合。統理羣生。固未易爲也。是以聖帝明王。憂勞待旦。勸於日昃。未有不汲汲於求賢。勤勤於遠惡者也。故大舜招二八於唐朝。投四凶於荒裔。雍鱗不嫌登禹。親仁也。舉子不爲宥父。遠惡也。以能昭德立化。爲百王之命也。夫世之治亂。國之安危。非由他也。俊又在官。則治道清。奸佞干政。則禍亂作。故王者任人。不可不慎也。得人之道。蓋在於敬賢而誅惡也。

敬一賢則衆賢悅。誅一惡則衆惡懼。昔魯誅少正，佞人嬖行，燕禮郊醜，宰士嚮室，此非其效與。然人主處於深宮之中，生於禁闥之內，眼不親見，臣下之得失，耳不親聞，賢愚之否臧，焉知臣下誰忠誰否。誰是誰非，須當留意，隱括聽言，觀行驗之，以實效之，以事能推事效實，則賢愚明而治道清矣。王者所以稱天子者，以其號令政治法天而行，故也。夫天之育萬物也，耀之以日月，紀之以星辰，運之以陰陽，成之以寒暑，從之以雷霆，潤之以雲雨，天不親事而萬事歸功者，以所任者得其宜也。然握璿璣，御七辰，調四時，制五行，此蓋天子之所爲任者也。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帝王之盛莫過虞。昔帝堯之末，洪水有滔天之災，烝民有昏墊之憂，於是咨嗟四岳，舉及側陋，虞舜既登，百揆時敘，二八龍騰，並幹唐朝，故能揚嚴億載，冠德百王，舜既受終，並簡俊德，咸列庶官，從容垂拱，身無一勞，而庶事歸功，光炎百世者，所任得其人也。

天子所以立公卿大夫列士之官者，非但欲備員數，設虛位而已也。以天下至廣，庶事纒纒，非一人之身所能周理，故分官別職，各守其位，事有大小，故官有尊卑，人有優劣，故爵有等級。三公者，帝王之所杖也。自非天下之俊德，當世之良材，卽不得而處其任。處其任者，必荷其責。在其任者，必知所職。夫匡輔社稷，佐日揚光，協濟七政，宣化四方，此三公之職。蓬豆之事，則有司存。大臣不親細事，猶周鼎不鑄小味也。故書曰：元首叢莖，股肱惰哉，庶事頽哉。此之謂也。陳平曰：宰相者，上佐天子，下

各得下其
字疑皆。

理陰陽，外無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任其職也，可謂知其任者也。

天下至廣，萬機至繁，人主以一人之身處重仞之內，而御至廣之士，聽至繁之政，安知萬國之聲息，民俗之動靜乎？故古之聖帝立輔弼之臣，列官司之守，勸之以爵賞，誡之以刑罰，故明誠以效其功，考績以核其能，德高者位尊，才優者位重，人主總君謨以觀衆智，杖忠賢而布政化，明耳目以來風聲，進直言以求得失。夫如是，雖廣必周，雖繁必理，何則？御之有此具也。夫君稱元首，臣云股肱，明大臣與人主一體者也，堯明俊德，守位以人，所以強四支而輔體也，其爲己用，豈細也哉？苟非其選，器不虛假，苟得其人，委之無疑，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繫身，安則共樂，痛則同憂，其上下協心以治世事，不俟命而自勤，不求容而自親，何則？相信之忠著也。是以天子改容於大臣，所以重之也，人臣盡命於君上，所以報德也。寵之以爵級，而天下莫不尊其位，任之以重器，天下莫不敬其人，顯之以車服，天下莫不瞻其榮者，以其荷光景於辰耀，登階於天路也。若此之人，進退必足以動天地而應列宿也，故選不可以不精，任之不可以不信，進不可以不禮，退之不可以權辱。昔賈生常陳階級，而文帝加重大臣，每賢其遺言，博引古今，文辭雅偉，真君人之至道，王臣之碩謨也。

夫料才幾能治世之要也，凡人之才用有所周，能有偏達，自非聖人，誰兼資百行，備貫衆理乎？故明

登履之間
字恐有脫

探疑換。

無下器有脫字。

君聖主。裁而用焉。昔舜命羣司。隨才守位。漢述功臣。三傑異稱。況非此儔。而可備責乎。且造父善御。師曠知音。皆古之至奇也。使其探事易伎。則彼此俱屈。何則。才有偏遠也。人之才能。率皆此類。不可不料也。若任得其才。才堪其任。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有用上而不能以治者。既任之不盡其才。不駁其能。故功難成。而世不治也。馬無任重之任。牛無千里之途。遠其本性。責其效事。豈可得哉。使韓信下帷。仲舒當戎。于公馳說。陸賈聽訟。必無曩時之勳。而顯今日之名也。何則。素非才之所長也。推此論之。何可不料哉。

政有宜於古而不利於今。有長於彼而不行於此者。風移俗易。每世則變。故結繩之治。五帝不行。三代損益。政法不同。隨時改制。所以救弊也。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弃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明用武有時。昔秦杖威用武。卒成王業。吞滅六國。帝有天下。而不畏的唐虞。以美其治。損益三代。以御其世。爾乃廢先聖之教。任殘酷之政。阻兵行威。暴虐海內。故百姓怨毒。雄桀奮起。至於二世。社稷湮滅。非武不能取。而所守之者非也。傳曰。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秦無戢兵之慮。故有自焚之禍。好戰必亡。此之謂也。徐偃王好行仁義。不修武備。楚人伐之。身死國滅。天下雖安。武不可廢。況以區區之徐。處爭戰之世乎。忘戰必危。此之謂也。漢高帝發跡泗水。龍起豐沛。仁以懷遠。武以弭難。任奇納策。遂掃秦項。被以惠澤。飾以文德。文武並作。祚流世。

長。此高帝之舉也。秦漢俱仗兵用武以取天下。漢何以昌。秦何以亡。秦知取而不知守。漢取守之具備矣乎。中世孝武以成功恢帝綱。元或以儒術失皇綱。德不堪也。王莽之世。內尚文章。外繕師旅。立明堂之制。修辟雍之禮。招集儒學。思遵古道。文武之舉備矣。然而命絕於漸臺。支解於漢刃者。豈文武之不能治世哉。而用之者拙也。班超驍功於利器。拙夫操刀而傷手。非利器有害於工匠。而夫荷槩旨。時或生疾。針艾藥石。時或瘳疾。故體病則攻之以針艾。疾瘳則養之以膏藥。文武之道。亦猶是矣。世亂則成之以師旅。道治則被之以文德。

天生蒸民。授之以君。所以綜理四海。收養品庶也。王者據天位。御萬國。臨兆民之衆。有率土之資。此所以尊者也。然宮室壯觀。出於民力。器服珍玩。生於民財。千乘萬騎。由於民衆。無此三者。則天子魁然獨在。無所爲尊者也。明主智君。惜民以爲尊。國須政而後治。其恤民也。憂勞待旦。日側忘浚。恕己及下。務在博愛。臨御華殿。軒臨華美。則欲民皆有容身之宅。虛室之居。窮窶登堂。美女侍側。則欲民皆有配匹之偶。室家之好。肥肉淳酒。珠膳玉食。則欲民皆有餘糧之資。充饑之飽。輕裘累屨。衣裘重絮。則欲民皆有溫身之服。禦寒之備。凡四者。生民之本性。人情所共有。故明主樂之於上。亦欲士女歎之於下。是以仁惠廣洽。家安厥所。隨軍則士忘其死。御政則民戴其化。此先王之所以鑿動祚享。長期者也。若居無庇育之廈。家無配匹之偶。口無充饑之食。身無蔽形之衣。婚姻無以致。死葬無

以相卹。微寒入於腸骨。悲愁出於肝心。雖百舜不能杜其怨聲。千堯不能成其治迹。是以明主御世。恤民養士。恕下以身。自近及遠。化通宇宙。丕懼民之不安。故能康厥世治。播其德教焉。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九

傅子

傅玄

治國有二柄。一曰賞。二曰罰。賞者。政之大德也。罰者。政之大威也。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殺之也。乃治審持二柄。能使殺生不妄。則其威德與天地並矣。信順者。天地之正道也。詐逆者。天地之邪路也。民之所好。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善治民者。開其正道。因所好而賞之。則民樂其德也。塞其邪路。因所惡而罰之。則民畏其威矣。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善罰者。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懼者。何賞公而罰不忒也。有善。雖疏賤必賞。有惡。雖貴近必誅。可不謂公而不忒乎。若賞一無功。則天下飾詐矣。罰一無罪。則天下懷疑矣。是以明德慎賞而不肯輕之。明德慎罰而不肯忍之。夫威德者。相須而濟者也。故獨任威刑而無德惠。則民不樂生。獨任德惠而無威刑。則民不畏死。民不樂生。不可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制也。有國立政。能使其民可教可制者。其唯威德足以相濟者乎。

賢者。聖人所與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舉賢爲急。舉賢之本。莫大正身而壹其聽。身不正。聽不壹。則賢者不至。雖至不爲之用矣。古之明君。簡天下之良財。舉天下之賢人。豈家至而戶闕之乎。闕至

公之路。乘至平之心。執大象而致之。亦云誠而已矣。夫任誠。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傳說。巖下之築。夫也。高宗引而相之。呂尙屠釣之賤老也。文武尊而宗之。陳平項氏之亡臣也。高祖以爲腹心。四君不以小疵忘大德。三臣不以疏賤而自疑。其建帝王之業。不亦宜乎。文王內舉周公旦。天下不以爲私其子。外舉太公望。天下稱其公。周公誅弟而典刑立。桓公任讎而齊國治。苟其無私。他人之與骨肉。其於誅賞。豈二法哉。唯至公然後可以舉賢也。夏禹有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因斯以談。若莫賢於高祖。臣莫奇於韓信。高祖在巴漢。困矣。韓信去楚而亡。窮矣。夫以高祖之明。困而思士。信之奇。村窮而願進。其相遭也。宜萬里響應。不移景而相取矣。然信歸漢。歷時血不見知。非徒不見知而已。又將案注而誅之。向不遇滕公。則身不免於戮死。不值蕭何。則終不離於亡命。幸而得存。固水濱之餓夫。市中之佞子。又安得市人可馴。而立乎天下之功也哉。蕭何一言。而不世之交。合定傾之。功立。

字下有也
相可取。

豈蕭何知人之明。絕於高祖。而韓信求進之意。曲於蕭何乎。尊卑之勢異。而尚下之處殊也。高祖勢尊而處高。故思進者難。蕭何勢卑而處下。故自納者易。然則居尊高之位者。其接人之道固難。而在卑下之地者。其相知之道固易矣。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難。故慮心而下聽。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舜之舉咎陶。難得咎陶致天下之士。易。湯之舉伊尹。難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故舉一人而聽之者。王道也。舉二人而聽之者。霸道也。舉三人而聽之者。僅存之道也。聽一人何以王也。任明而

致信也。聽二人何以辯也。任術而設疑也。聽三人何以僅存也。從二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專。致人之道博。任人道專。故邪不得開。致人之道博。故下無所壅。任人之道不專。則讒說起而異心生。致人之道不博。則殊塗塞而良材屈。使舜未得咎陶。湯未得伊尹。而不求賢。則上下不交。而大業廢矣。既得咎陶。既得伊尹。而又人人自用。是代大匠斲也。君臣易位。勞神之道也。今之人或抵掌而言。稱古多賢。患世無人。退不自三省。而坐誣一世。豈不甚耶。夫聖人者。不世而出者也。賢能之士。何世無之。何以知其然。舜與而五臣顯。武王興而九賢進。齊桓之霸。管仲爲之謀。秦孝之強。商君佐之以法。欲王則王。佐至。欲霸則霸。臣出。欲富國強兵。則富國強兵之人往。求無不得。唱無不和。是以天下之不乏賢也。願求與不求耳。何憂天下之無人乎。

夫裁徑尺之帛。刊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刊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故構大廈者。先擇匠。然後簡材。治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構屋。必大材爲棟梁。小材爲椽椽。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弃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大德爲宰相。此國之棟梁也。審其棟梁。則經國之本立矣。經國之本立。則庶官無曠。而天工時敘矣。

天下之害。莫甚於女饒。上之人不節其耳目之欲。殫生民之巧。以極天下之變。一首之飾。盈千金之

價作其。

價。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縱欲者無窮。用力者有盡。用有盡之力。遠無窮之欲。此漢靈之所以失其民也。上欲無節。衆下肆情。淫奢並興。而百姓受其殃毒矣。嘗見漢末一竿之押。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發以翠羽。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豎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璣之衣。踐雕玉之履。由是推之。其極靡不至矣。然公卿大夫刻石爲碑。鐫石爲虎。碑虎崇僞。陳於三衢。妨功喪德。異端並起。衆邪之亂。正若此。豈不哀哉。夫經國立功之道有二。一曰息欲。二曰明制。欲息制明。而天下定矣。

舊無北字
補之。

夫商賈者。所以伸盈虛而獲天地之利。通有無而壹四海之財。其人可甚賤。而其業不可廢。蓋衆利之所充。而積僞之所生。不可不審察也。古者民樸而化淳。上少欲而下尠僞。衣足以暖身。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給用。居足以避風雨。養以大道。而民樂其生。教以大質。而下無逸心。日中爲市。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化淳也。暨周世殷盛。承變極文。而重爲之防。國有定制。下供常事。役賦有恆。而業不廢。君臣相與一體。上下譬之形影。官恕民忠。而恩侔父子。上不徼非常之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不索無用之寶。民不鬻無用之貨。自公侯至于卑隸僕妾。尊卑殊禮。貴賤異等。萬機運於上。百事動於下。而六合晏如者。分斂定也。夫神農正其綱。先之以無欲。而咸安其道。周綜其目。壹之以中典。而民不越法。及秦亂四民。而廢常賤。競逐末利。而弄本業。苟合壹切之風起矣。於是土樹益於朝。賈窮僞

與作正。
賤疑疑。

內作周。

• 採舊作廢
• 改之。

於市。臣挾邪以內其君子。懷利以詐其父。一人竭欲而億兆和。上逞無厭之欲。下充無極之求。都有專市之賈。邑有傾世之商。商賈富乎公室。農夫伏於闕畝。而墮溝壑。上愈增無常之好。以徵下。下窮死而不知所歸。哀夫。且末流濫溢。而本源竭。穰穰盈市。而穀帛罄。其勢然也。古言非典義。學士不以經心事。非田桑。農夫不以亂業器。非時用。工人不以措手。物非世資。商賈不以適市。士思其調。農思其務。工思其用。賈思其常。是以上用足而下不匱。故豈野不如壹市。壹市不如壹朝。壹朝不如一用。一用不如上息欲。上息欲而下反真矣。不息欲於上。而欲於下之安靜。此猶縱火焚林而塞原野之。不彫瘁。羶矣。故明君止欲而寬下。急商而緩農。費本而賤末。朝無蔽賢之臣。市無專利之賈。國無擅山澤之民。一臣蔽賢。則上下之道塞。商賈專利。則四方之資困。民擅山澤。則兼井之路開。兼井之路開。而上以無常役下。賦一物非民所生。而諸於商賈。則民財暴賤。民財暴賤。而非常暴貴。非常暴貴。則本竭而未盈。末盈本竭。而國富民安。求之有矣。

昔者聖人之崇仁也。將以興天下之利也。利或不興。須仁以濟。天下有不得其所。若己推而委之於溝壑。然夫仁者蓋推己以及人也。故己所不欲。無施於人。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心孝於父母。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爲人子者。不失其事親之道矣。推己心有樂於妻子。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爲人父者。不失其室家之歡矣。推己之不忍於飢寒。以及天下之心。含生無凍餒之憂矣。此三者。非難見之。

理非難行之事。唯不內推其心以恕乎人。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哉。古之仁人。推所好以調天下。而民莫不尙德。推所惡以誡天下。而民莫不知恥。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之謂也。若子方惠及於老馬。西巴不忍而放麀。皆仁之端也。推而廣之。可以及乎遠矣。

蓋天地著信而四時不忒。日月著信而昏明有常。王者體信而萬國以安。諸侯秉信而境內以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古之聖君賢佐。將化世美俗。去信須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夫象天則地。履信思順。以登天下。此王者之信也。據法持正。行以不貳。此諸侯之信也。言出乎口。結乎心。守以不移。以立其身。此君子之信也。講信修義。而人道定矣。若君不信。以御臣。臣不信。以奉君。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夫不信。以遇婦。婦不信。以承夫。則君臣相疑於朝。父子相疑於家。夫婦相疑於室矣。小大混然而懷奸心。上下紛然而競相欺。人倫於是亡矣。夫信由上而結者也。故君以信調其臣。則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誨其子。則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先其婦。則婦以信順其夫。上乘常以化。下下服常而隨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夫爲人上。竭至誠。開信以待下。則懷信者歛然而樂進。不信者覲然而回意矣。老子不云乎。信不足焉。有不信也。故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斯不信。況本無信者乎。先王欲下之信也。故示之以款誠。而民莫欺其上。申之以禮教。而民篤於義矣。夫以上接下。而以不信隨之。是亦日夜見災也。周幽以詭烽滅國。齊襄以瓜時致殺。非其顯乎。故禍莫

大於無信。無信則不知所親。不知所親。則左右書己之所疑。況天下乎。信者亦疑。不信亦疑。則忠賊者喪心而結舌。懷姦者恂邪以自納。此無信之禍也。

傅子曰。能以禮教與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者。與天地並存。與人道俱設。雖蔽天地不可以質文損益變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國。二曰父子以定家室。三曰夫婦以別內外。三本者立。則天下正。三本不立。則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則有國有家者。頃亡而立入之道廢矣。禮之大本存乎三者。可不謂之近乎。用之而蔽天地。可不謂之遠乎。由近以知遠。推己以況人。此禮之情也。

商君始殘禮樂。至乎始皇。遂滅其制。賊九族。破五教。獨任其威刑醜暴之政。內去禮義之教。外無列國之輔。日縱桀紂之淫樂。君臣競留意於刑書。雖荷戟百萬。石城造天。威凌滄海。胡越不動。身死未收。姦謀內發。而太子已死於外矣。胡亥不覺。二年而滅。曾無盡忠效節之臣。以救其難。豈非敬義不立。和愛先亡之禍也哉。禮義者。先王之藩衛也。秦廢禮義。是去其藩衛也。夫腐不替之寶。獨宿於野。其爲危敗。甚於累卵。方之於秦。猶有泰山之安。易曰。上慢下暴。盜思伐之。其秦之謂與。

立善防惡。謂之禮。禁非立是。謂之法。法者。所以正不法也。明書禁令曰法。誅殺威罰曰刑。治世之民。從善者多。上立德而下服其化。故先禮而後刑也。亂世之民。從善者少。上不能以德化之。故先刑而

侮上疑厥
威字
法刑之法
說·輕任字

後禮也。周書曰：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咎哉。然則心惡者，雖小必誅，意善過誤，雖大必赦。此先王所以立刑法之本也。禮法殊塗而同歸，賞刑並用而相濟矣。是故聖帝明王，惟刑之植，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若乃暴君昏主，刑殘法酷，作五虐之刑，設炮烙之辟，而天下之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故聖人傷之，乃建三典，殊其輕重，以定厥中。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哀矜之心至也。八辟議其故而宥之，仁愛之情篤也。柔惡之主，聞先王之有哀矜仁愛，議獄緩死也。則安輕其刑，而赦元惡，刑妄輕，則威政墮，而法易犯，元惡赦，則姦人與而善人困，剛猛之主，聞先王之以五刑亂萬民，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也。於是峻法酷刑，以悔天下，罪連三族，戮及善民，無辜而死者過半矣。下民怨而思叛，諸侯乘其弊而起，萬乘之主，死於人手者，失其道也。齊秦之君，所以威制天下，而或不能自保其身，何也？法峻而教不設也。宋儒見峻法之生叛，則去法而純仁，偏法見弱法之失政，則去仁而法刑，此法所以世輕世重，而恆失其中也。

爵祿者，國柄之本，而貴富之所由，不可以不重也。然則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二教既立，則良士不敢以賤德受貴爵，勞臣不敢以微功受重祿，況無德無功而敢虛干爵祿之制乎？然則先王之用爵祿，不可謂輕矣。夫爵者位之級，而祿者官之質也。級有等而稱其位，質足利而周其官，此立爵祿之分也。爵祿之分定，必明選其人而重用之，德貴功多者受重爵大位，厚祿尊官，德淺功寡者受輕

新作衛
既食於人
四字無

故作欲
吏作利
無天字

主上有人
字

爵小位薄祿卑官。厚足以衛宗黨。薄足以代其耕。居官奉職者坐而食於人。既食於人。不敢以私利經心。既受祿於官。而或營私利。則公法繩之於上。而顯譴廢之於下。是以仁讓之教存。廉恥之化行。貪鄙之路塞。嗜欲之情滅。百官各敬其職。大臣論道於朝。公議日興。而私利日廢矣。明君必順善制。而後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故治其民而不省其事。則事繁而職亂。知省其職而不知節其吏。厚其祿也。則天下力既竭。而上猶未供。薄其祿也。則吏歲背公義。營私利。此教之所以必廢而不行也。凡欲爲治者。無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猶滑其源而望其流之潔也。知所以致清。則雖舉盜跖。不敢爲非。不知所以致清。則雖舉夷叔。必犯其制矣。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祿。近不足以濟其身。遠不足以室家。父母餓於前。妻子餓於後。不營則骨肉之道虧。營之則奉公之制犯。骨肉之道虧。則怨毒之心生。怨毒之心生。則仁義之理衰矣。使夷叔有父母存。無以致養。必不探薇於首陽。顧公制而守死矣。由此言之。吏祿不重。則夷叔必犯矣。夫弃家門。委身於公朝。榮不足以庇宗人。祿不足以濟家室。骨肉怨於內。交黨離於外。仁孝之道虧。名譽之利損。能守志而不移者。鮮矣。主不詳察。聞其怨與於內。而交離於外。薄其名。必時黜其身矣。家困而身黜。不移之士。不顧私門之怨。不憚遠近之譏。死而後已。不改其行。上不見信於君。下不見明於俗。遂委死溝壑。而莫之能知也。豈不悲夫。天下知爲清之若此。則改行而從俗矣。清者化而爲濁。善者變

而陷於非。若此而能以致治者，未之聞也。

甚疑甚。

昔先王之興役賦，所以安上濟下，盡利用之宜，是故隨時質文，不過其節，計民豐約而平均之，使力足以供事，財足以周用，乃立壹定之制，以爲常典。甸都有常分，諸侯有常職，萬國致其貢，器用殊其物，上不與非常之賦，下不進非常之貢，上下同心，以奉常教。民雖輸力致財，而莫怨其上者，所務公而制有常也。戰國之際，弄德任威，競相吞代，而天下之民困矣。秦并海內，遂滅先王之制，行其暴政，內造阿房之宮，繼以驪山之役，外築長城之限，重以百越之戍，賦過太半，傾天下之財，不足以盈其欲。役及閭左，竭天下之力，不足以周其事，於是蓄怨積憤，同聲而起。陳涉、項梁之略，奮劍大呼，而天下之民響應以從之。驪山之基未閉，而敵國已收其圖籍矣。昔者東野畢御盡其馬之力，而顏回知其必敗，況御天下而可盡人之力也哉！夫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者，謂治平無事之世，故周之典制裁焉。若黃帝之時，外有赤帝蚩尤之難，內設舟車門衛甲兵之備，六典大役，再行天誅，居無安處，卽天下之民，亦不得不勞也。勞而不怨，用之至平也。禹鑿龍門，開伊闕，築九山，滌百川，過門不入，薄飲食，卑宮室，以率先天下。天下樂盡其力，而不放辭勞者，儉而有節，所趣公也。故世有事卽役，煩而賦重，世無事卽役，簡而賦輕。役簡賦輕，則奉上之禮宜崇，國家之制宜備。此周公所以定六典也。役煩賦重，卽上宜損制以恤其下，事宜從省以致其用。此黃帝、夏禹之所以成其功也。後之爲政，思黃

是作威。

帝之至平。夏禹之積儉。周制之有常。隨時益損。而息耗之。庶幾雖勞而不怨矣。

下有天
字。

虎至猛也。可畏而服。鹿至羸也。可教而使。木至勁也。可柔而屈。石至堅也。可消而用。況人合五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惡可改者乎。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貴教之道行。士有伏節成義。死而不顧者矣。此先王因善教義。因義而立禮者也。因善教義。故義成而教行。因義立禮。故禮設而義通。若夫商韓孫吳。知人性之貪得樂進。而不知兼濟其善。於是束之以法。要之以功。使下唯力是恃。唯爭是務。恃力務爭。至有探湯赴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獨用也。人懷好利之心。則善端沒矣。中國所以常制四夷者。禮義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則同乎夷狄矣。其所以同。則同乎禽獸矣。不唯同乎禽獸。亂將甚焉。何者。禽獸保其性然者也。人以智役力者也。智役力而無教節。是智巧日用。而相殘無極也。相殘無極。亂孰大焉。不濟其善。而唯力是恃。其不大亂。幾稀耳。人之性。避害從利。故利出於禮讓。即脩禮讓。利出於力爭。則任力爭。脩禮讓。則上安下順。而無侵奪。任力爭。則父子幾乎相危。而況於悠悠者乎。上好德。則下脩行。上好言。則下脩辯。脩行則仁義興焉。飾辯則大僞起焉。此必然之徵也。德者。難成而難見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悅者也。先王知言之易而悅之者衆。故不尚焉。不尊賢尚德。舉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悅取人。則天下之弃德飾辯。以要其上者。不尠矣。何者。德難爲而言易飾也。夫貪榮重利。當人之性也。上之所好。榮利存焉。故上好之。下必趨之。趨之不已。雖死不避也。先王知人有好善

尚德之性。而又貪榮而重利。故貴其所尚。而抑其所貪。貴其所尚。故禮讓興。抑其所貪。故廉恥存。夫榮利者可抑而不可絕也。故明爲顯名高位。豐祿厚賞。使天下希而慕之。不修其崇德。則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此祿。不獲此賞。此先王立教之大體也。夫德修之難。不積其實。不成其名。夫言撰之易。合所悅而大用。修之不久。所悅無常。故君子不貴也。

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國家。國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彌近。而所濟彌遠。禹湯罪已。其輿也勃焉。正心之謂也。心者。神明之主。萬理之統。動而不失正。天地可成。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夫有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臨民。猶樹表望影。不令而行。大雅云。儀形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有邪心。必有枉行。以枉行臨民。猶樹表望。其影之直。若乃身坐廊廟之內。意馳雲夢之野。臨朝宰事。倚繁曲房之娛。心與體離。情與志乖。形神且不相保。孰左右之能正乎哉。忠正仁理存乎心。則萬品不失其倫矣。禮度儀法存乎體。則遠邇內外咸知所象矣。古之大君子。修身治人。先正其心。自得而已矣。能自得。則無不得矣。苟自失。則無不失矣。無不得者。治天下有餘。故否則保身居正。終年不失其和。達則兼善天下。物無不得其所。無不失者。營妻子不足。故否則是己非人而禍逮乎其身。達則縱情用物而殃及乎天下。昔者有虞氏。

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樂其和者。自得也。秦始皇築長城之塞。以爲固。禍機發於左右者。自失也。夫推心以及人。而四海蒙其佑。則文王其人也。不推心慮用天下。則左右不可保。亡秦是也。秦之競君。目玩傾城之色。天下男女怨曠。而不肯恤也。耳淫亡國之聲。天下小大哀怨。而不知撫也。意盈四海之外。口窮天下之味。宮室造天而起。萬國爲之燕瘁。猶未足以逞其欲。唯不推心以況人。故視用人如用草芥。使用人如用己。惡有不得其性者乎。古之達治者。知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故先正其心。其心正於內。而後動靜不妄。以率先天下。而後天下履正。而咸保其性也。斯遠乎哉。求之心而已矣。

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無忌心。唯至公。故近者安焉。遠者歸焉。狂直取正。而天下信之。唯無忌心。故進者自盡。而退不懷疑。其道泰然。浸潤之譖不敢干也。虞書曰。闢四門。則天下之人幅湊其庭矣。明四目。則天下之人樂爲之視矣。達四聰。則天下之人樂爲之聽矣。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不逆之也。苟有所逆。衆流之不至者多矣。衆流不至者多。則無以成其深矣。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丹朱尚均。子也不肖。堯舜黜之。管叔蔡叔。弟也。爲惡。周公誅之。苟不善。雖子弟不赦。則於天下無所私矣。鯀亂政。舜殛之。禹聖明。舉用之。毀其父而授其子。則於天下無所忌矣。石厚。子也。石碯誅之。冀缺。驪也。晉侯舉之。是之謂公道。未在人上。天下皆樂爲

秦作六。

之用無遠無近。苟所懷得達，死命可致也。唯患衆流異源，請澗不同，愛惡相攻，而親疏黨別。上之人或有所好，所好之流獨進，而所不好之流退矣。通者一而塞者萬，則公道廢而利道行矣。於是天下之志塞而不通，欲自納者，因左右而達，則權移左右，而上勢分矣。昧於利者，知趨左右之必通，必變業以求進矣。昧利者變業而黨成，正士守志而日否，則雖見者盈庭，而上之所聞實寡。外倦於人，而內寡聞，此自閉之道也。故先王之教，進賢者爲上賞，蔽賢者爲上戮，順禮者進，逆法者誅，設誹謗之木，容狂狷之人，任公而去私，內恕而無忌，是之謂公制也。公道行則天下之志通，公制立則私曲之情塞矣。

書無法字
通之

尚下有寬
字

凡有血氣，苟不相順，皆有爭心，隱而難分，微而害深者，莫甚於言矣。君人者，將和衆定民，而殊其善惡，以通天下之志者也。聞言不可不審也。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言之流起矣。故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親行。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校其實，親行必考其迹。參三者而詳之，近少失矣。問曰：漢之官制，皆用秦法，秦不二世而滅，漢二十餘世而後亡者，何也？答曰：其制則同，用之則異。秦任私而有忌心，法峻而惡聞其失，任私者怨，有忌心則天下疑，法峻則民不順之。惡聞其失，則過不上聞，此秦之所以不二世而滅也。漢初入秦，約法三章，論功定賞，先封所憎，約法三章，公而簡也。先封所憎，無忌也。雖網漏吞舟，而百姓安之者，能通天下之志，得其路也。世尚簡，尊儒貴學。

整下有受
字。

政雖有失。能容直臣。簡則不苟。寬則衆歸之。尊儲貴學。則民篤於義。能容直臣。則上之失不害於下。而民之所患上聞矣。自非聖人焉。無失而能改。則所失少矣。心以爲是。故言行由之。其或不是。不自知也。先王患人之不自知其失。而處尊者。天下之命在焉。順之則生。逆之則死。順而無節。則諂諛進。逆而畏死。則直道屈。明主患諛己者衆。而無由聞失也。故開敢諫之路。納逆己之言。苟所言出於忠誠。雖事不盡。猶默然之所通。直言之塗。引而致之。非爲名也。以爲直言不聞。則己之耳目塞。耳目塞於內。諛者順之於外。此三季所以至亡而不自知也。周昌比高祖於桀。紂而高祖託以愛子。周亞夫申軍令。而太宗爲之不驅。朱雲折檻。辛慶忌叩頭流血。斯乃寬簡之風。漢所以歷年四百也。天下之禍。莫大於無欲。天下之禍。莫大於不知足。無欲則無求。無求者。所以成其儉也。不知足。則物莫能盈其欲矣。莫能盈其欲。則蹙有天下。所求無已。所欲無極矣。海內之物不益。萬民之力有盡。縱無已之求。以滅不益之物。逞無極之欲。而役有盡之力。此殷士所以倒戈於牧野。秦民所以不期而周叛。曲論之好。奢而不足者。豈非天下之大禍耶。

民富則安。貧則危。明主之治也。分其業而壹其事。業分則不相亂。事壹則各盡其力。而不相亂。則民必安矣。重親民之吏。而不數遷。重則樂其職。不數遷。則志不流於他官。樂其職而志不流於他官。則盡心恤其下。盡心以恤其下。則民必安矣。附法以寬民者。賞。尅法以要名者。誅。寬民者。賞。則法不虧。

民而下
有闕文
下上恐
有脫字

於下。尅民者誅。而名不亂於上。則民必安矣。量時而置官。則吏省而民供。吏省則精。精則當才。而不可遺力。民則供順。供順則思義。而不背。上上愛其下。下樂其上。則民必安矣。篤鄉閭之教。則民存知相恤。而亡知相救。存相恤而亡相救。則鄰居相恃。恃土而無遷志。鄰居相恃。懷土無遷志。則民必安矣。度時宜而立制。量民力以役賦。役賦有常。上無橫求。則事有儲而并兼之隙塞。事有儲。並兼之隙塞。則民必安矣。圖遠必驗之近。與事必度之民。知稼穡之艱難。重用其民。如保赤子。則民必安矣。職業無分。事務不壹。職荒事廢。相督不已。若是者民危。親民之吏不重。有資者無勞。而數遷。設營私以害公。備虛以求進。仕宦如寄。視用其民如用路人。若是者民危。以法寬民者不賞。尅民爲能者必進。下力盡矣。而用之不已。若是者民危。吏多而民不能供。上下不相樂。若是者民危。鄉閭無教。存不相恤。而亡不相救。若是者民危。不度時而立制。不量民而役賦。無常。橫求相仍。弱窮迫不堪。其命。若是者民危。視遠而忘近。與事不度於民。不知稼穡艱難。而轉用之。如是者民危。安民而上危。民危而上安者。未之有也。虞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其爲治之要乎。今之刺史。古之牧伯也。今之郡縣。古之諸侯也。州縣其統。郡舉其綱。縣理其目。各職守不得相干。治之經也。夫彈枉正邪。糾其不法。擊一以警百者。刺史之職也。比物校成。考定能否。均其勞逸。同其得失。有大不。以而後舉之者。太守之職也。親民授業。平理百事。猛以威吏。寬以容民者。令長之職也。然則令長者最親民之吏。百姓之命也。國

以民爲本，親民之吏，不可以不留意也。

傅子曰：利天下者，天下亦利；害天下者，天下亦害之。利則利，害則害，無有幽深隱微，無不報也。仁人在位，常爲天下所歸者，無他也，善爲天下興利而已矣。

劉子問政，傅子曰：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公道亡，則禮教無所立，禮教無所立，則刑賞不用情，賞刑不用情而下從之者，未之有也。夫去私者，所以立公道也。唯公然後可正天下。傅子曰：善爲政者，天地不能害也，而況於人乎？堯水湯旱，而人無菜色，猶太平也，不亦美乎？晉饑矣，懈而爲秦越禽，人且害之，而況於天地乎？

傅子曰：秦始皇之無道，豈不甚哉！視殺人如殺狗彘，狗彘仁人，用之猶有節，始皇之殺人，觸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而李斯又深刑峻法，隨其指而妄殺人，秦不二世而滅，李斯無遺類，以不道遇人，人得以不道報之，人驩之，天絕之行，無道，未有不亡者也。或曰：漢太宗除肉刑，可謂仁乎？傅子曰：匹夫之仁，非王天下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濟者也，非小不忍之謂也。先王之制，殺人者死，故生者懼，傷人者殘其體，故終身懲，所刑者寡，而所濟者衆，故天下稱仁焉。今不忍殘人之體，而忍殺之，既不類，傷人刑輕，是失其所以懲也，失其所以懲，則易傷人，人易相傷，亂之漸也，猶有不忍人心，故曰匹夫之仁也。

傅子曰。古之賢君。樂聞其過。故直言得至。以補其闕。古之忠臣。不敢隱君之過。故有過者。知所以改。其戒不改。以死繼之。不亦至直乎。

傅子曰。至哉。季文子之事君也。使惡人不得行其境內。況在其君之側乎。推公心而行直道。有臣若此。其君稍陷乎不義矣。

常下有由
推役侈作
可別作制
上感疑管

傅子曰。正道之不行。常佞人亂之也。故桀信其佞臣。推役侈以殺其正臣。幽寵逢而夏以亡。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割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曰。惑佞之不可用如此。何惑者之不息也。傅子曰。佞人善養人私欲也。故多私欲者悅之。唯聖人無私欲。賢者能去私欲也。有見人之私欲。必以正道矯之者。正人之徒也。違正而從之者。佞人之徒也。自察其心。斯知佞正之分矣。

或問佞孰爲大。傅子曰。行足以服俗。辨足以惑衆。言必稱乎仁義。隱其惡心。而不可卒見。伺主之欲。微合之。得其志。敢以非道陷善人。稱之有術。飾之有利。非聖人不能別。此大佞也。其次。心不欲爲仁義。言亦必稱之。行無大可非。動不違乎俗。合主所欲。而不敢正也。有害之者。然後陷之。最下佞者。行不顧乎天下。唯求主心。使文巧辭自利而已。顯然善善。行之不作。若凶。可謂大佞者也。若安昌侯張禹。可謂次佞也。若趙高。石顯。可謂最下佞者也。大佞形隱爲害深。下佞形露爲害淺。形露猶不別之。可謂至闇也已。

治人之謂治。正己之謂正。人不能自治。故設法以一之。身不正。雖有明法。卽民或不從。故必正己以先之也。然卽明法者。所以齊衆也。正己者。所以率人也。夫法設而民從之者。得所故也。法獨設而無主。卽不行。有主而不一。則勢分。一則順。分則爭。此自然之理也。

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萬物。聖人至明。不能一檢而治百姓。故以異致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聖人之治也。既得其道。雖有詭常之變。相害之物。不傷乎治體矣。水火之性。相滅也。善用之者。陳釜釜鼎乎其閒。鑿之養之。而能兩盡其用。不相害也。五味以調。百品以成。天下之物。爲火水者多矣。若施釜鼎乎其閒。則何憂乎相害。何患乎不盡其用也。

羣書治要卷第五十

袁子正書 抱朴子

袁子正書

袁華

禮政

治國之大體有四。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四本者具。則帝王之功立矣。所謂仁者。愛人者也。愛人。父母之行也。爲民父母。故能與天下之利也。所謂義者。能辨物理者也。物付理。故能除天下之害也。興利除害者。則賢人之業也。夫仁義禮制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罰者。治之末也。無本者不立。無末者不成。夫禮教之治。先之以仁義。示之以敬讓。使民遷善。日用而不知也。儒者見其如此。因謂治國不須刑法。不知刑法承其下。而後仁義興於上也。法令者。賞善禁淫。居治之要會。商韓見其如此。因曰治國不待仁義。不知仁義爲之體。故法令行於下也。是故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恥導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苟免。是治之貴賤者也。先仁而後法。先教而後刑。是治之先後者也。夫遠物難明。而近理易知。故禮讓緩而刑罰急。是治之緩急也。夫仁者。使人有德。不能使人知禁。禮者。使人知禁。不能使人必仁。故本之者仁。明之者禮也。必行之者刑罰也。先王爲禮以達人之性。理

刑以承禮之所不足。故以仁義爲不足。以治者。不知人性者也。是故失教。失教者無本也。以刑法爲不可用者。是不知情僞者也。是故失威。失威者不禁也。故有刑法而無仁義。久則民忽。民忽則怒也。有仁義而無刑法。則民慢。民慢則奸起也。故曰。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兩通而無偏重。則治之至也。夫仁義雖弱而持久。刑殺雖強而速亡。自然之治也。

經國

先王之制。立爵五等。所以立蕃屏。利後嗣者也。是故國治而萬世安。秦以列國之勢而并天下。於是去五等之爵而置郡縣。雖有親子母弟。皆爲匹夫。及其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去。及至漢家。見亡秦之孤特亡也。於是大封子弟。或連城數十。鄆地千里。自關已東。皆爲王國。力多而權重。故亦有七國之難。魏興。以新承大亂之後。民人指滅。不可則以古治。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民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力侷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遊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爲設防輔監國之官。以司察之。王侯皆思爲布衣。不能得。既遠宗國蕃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昔武王既克殷。下車而封子弟同姓之國五十餘。然亦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至乎王赧之後。海內無主。三十餘年。故諸侯之治。則輔車相持。眾戴天子。以禮征伐。雖有亂君暴主。若吳楚之君者。不過恣睢其國。惡能爲天下害乎。周以千乘之賦。封諸侯。今也會無

一城之田。何周室之奢泰。而今日之儉少也。豈古今之道不同。而今日之勢然哉。未之思耳。夫物莫不有弊。聖人者豈能無衰。能審終始之道。取其長者而已。今雖不能盡建五等。猶宜封諸親戚。使少有土地。制朝聘會同之義。以合親戚之恩。講禮以明其職業。黜陟以討其不然。如是。則國有常守。兵有常強。保世延祚。長久而有家矣。

設官

古者三公論王職。六卿典事業。事大者官大。事小者官小。今三公之官。或無事。或職小。又有貴重之官。無治事之實。此官虛設者也。秦漢置丞相九卿之官。以治萬機。其後天子不能與公卿造事。外之而置尚書。又外之而置中書。轉相重累。稍執機事。制百官之本。公卿之職遂輕。則失體矣。又有兵士而封侯者。古之尊貴者。以職大故貴。今列侯無事。未有無職而空貴者也。世衰禮廢。五等散亡。故有賜爵封侯之賞。既公且侯。失其制。今有卿相之才。居三公之位。修其治。政以安寧。國家未必封侯也。而今軍政之法。斬一牙門將者封侯。夫斬一將之功。孰與安寧天下也。安寧天下者不爵。斬一將之功者封侯。失封賞之意矣。夫雖古意制。外內不壹。小大錯置。轉相重累。是以人執異端。窺欲無極。此治道之所患也。先王置官。各有分職。使各以其屬。達之於王。自己職事。則是非精練。百官奏則下情不塞。先王之道也。

治疑法。

奏上下似
脫字。

政略

養足下似
稅養足二
字。

夫有不急之官，則有不急之祿。國之蟠賊也，明主設官，使人當於事，人當於事，則吏少而民多。民多則歸農者衆，吏少則所奉者寡。使吏祿厚則養足，則無求於民，無求於民，姦軌息矣。祿足以代耕，則壹心於職，壹心於職，則政理。政理則民不擾，民不擾則不亂其農矣。養生有制，送終有度，嫁娶宴享，皆有分節，衣服食味，皆有品表，明設其禮而嚴其禁，如是，則國無違法之民，財無無用之費矣。此富民之大略也。非先王之法行不得行，非先王之法言不得道，名不可以虛求，貴不可以僞得。有天下，坦然知所去就矣。本行而不本名，貴義而不貴功，行莫大於孝敬，義莫大於忠信，則天下之人知所以措身矣。此款之大略也。夫禮設則民貴行，分明則事不錯，民貴行則所治寡，事不錯則下靜。壹此富民致治之道也。禮重而刑輕，則士勸愛施而罰必，則民服。士勸則忠信之人至，民服則犯法者寡。德全則教誠，教誠則威神，行深則著厚，著厚則流遠。尚義則同利者相覆，尚法則貴公者相刻，相刻則無親，相覆則無疏，措禮則政平，政平則民誠，設術則政險，政險則民僞。此禮義法術之情也。

論兵

夫爲政失道，可思而更也。兵者存亡之機，一死不可復生也。故曰：天下難事在於兵。今有人於此，方舉重鼎，氣蓋三軍，一怒而三軍之士皆震，世俗見若人者，謂之能用兵矣。然以吾觀之，此亡國之兵。

也。夫有氣者，志先其謀，無策而徃，怒心一奮，天下若無人焉，不量其力而輕天下之物，偏遇可以幸勝，有數者禦之，則必死矣。凡用兵，正體不備，不可以全勝。故善用兵者，我謂之死，則民盡死。我謂之生，則民盡生。我使之勇，則民盡勇。我使之怯，則民盡怯。能死而不能生，能勇而不能怯，此兵之半非全勝者也。夫用戰有四：有大體者，難與持久；有威刑者，難與爭險；善柔者，待之以重；善任勞者，禦之以堅。用兵能使民堅重者，則可與之赴湯火；可與之避患難，進不可說，退不可追，所在而民安，盡地而守固，疑闢不能入，權譎不能設也。堅重者，備物者也；備物者，無偏形，無偏形，故其變無不之也。故禮與法，首尾也；文與武，本末也。故禮正而後法，明文用而後武法。故用兵不知先為政，則亡國之兵也。用人有四：一曰以功業期之，二曰以天下同利，三曰樂人之勝己，四曰因才而處任，以功業期之，則人盡其能，與天下同利，則民樂其業，樂人勝己，則下無隱情，因才擇任，則衆物備舉，人各有能有不能也。是以智者不以一能求衆善，不以一過掩衆美，不遺小類，不棄小力，故能有為也。夫治天下者，其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也？曰公而已矣。故公者，所以攻天下之邪，屏讒惡之萌，兵者，傾危之物，死生之機，一物不至，則衆亂與矣。故以仁聚天下之心，以公塞天下之隙，心公而隙塞，則民專而可用矣。公心明故賢才至，一公則萬事通，一私則萬事閉，兵者死生之機也，是故貴公。

王子主失

漢書作
說·
急·
作

有王子者，著主失之，害子甚善之，爲太子稱之曰：夫人之所以貴於大人者，非爲其官爵也。以其言忠信，行篤敬，人主授之不虛，人臣受之不妄也。若居其位，不論其能，賞其身，不議其功，則私門之路通，而公正之道塞矣。凡世之所患，非患人主之有過失也，患有過欲改而不能得也，是何也？夫竊臣之事，君固欲苟悅其心，夫物未嘗無似象，似象之言，漫謂之諛，非明者不能察也。竊臣因以似象之言而爲之容說，人主不能別也，是而悅之，惑亂其心，舉動日繆，而常自以爲得道，此有國之常患也。夫佞邪之言，柔順而有文，忠正之言，簡直而多逆，使忠臣之言是也，人主固弗快之矣。今竊臣之言已揜於人主，不自以爲非，忠臣以逆迂之言說之，人主方以爲諛妄，何其言之見聽哉。是以大者列腹，小者見奴，忠臣涉危死而言不見聽，竊臣受榮利而言見悅，則天下奚蹈夫危死而不用，夫榮樂而見聽哉。故有被髮而爲狂，有覆伏於窟穴，此古今之常也。凡竊臣者，好爲難成之事，以徵幸成功之利，而能先得人主之心，上之人不能審察而悅其巧言，則見其賞而不見其罰矣。爲人臣有禮未必尊，無禮未必卑，則竊臣知所以事主矣。雖有今日之失，必知明日所以復之途也。故人主賞罰一不常，則邪人爲巧滋生，其爲竊甚。知者雖見其非而不敢言，爲將不用也。夫先王之道，遠而難明，當世之汙，近而易知，凡人莫不遠其疏而從其親，見其小而聞其大，今賢者固遠主矣，而執遠而難明之物，竊人固近主矣，而執近而易知之理，則忠正之言奚時而得達哉。故主蔽於上，竊成於

下國亡而家破。伍子胥爲吳破楚，令闔閭斷。及夫差立，鷁夷而浮之江，樂毅爲燕王破強齊，報大恥。及惠王立，而驅逐之。夫二子之於國家，可謂有功矣。夫差、惠王，足以知之矣。然猶不免於危死者，人主不能常明，而忠邪之道異故也。又況於草莽孤遠之臣，而無二子之功，涉姦邪之門，經傾險之塗，欲其身遠，不亦難哉！今人雖有子產之賢，而無子皮之舉，有解狐之德，而無祁奚之直，亦何由得達而進用哉！故有祁奚之直，而無宣子之聽，有子皮之賢，而無當國之權，則雖荆山之璞，猶且見瓦耳。故有管仲之賢，有鮑叔之友，必遇桓公而後達；有陳平之智，有無知之友，必遇高祖而後聽。桓公、高祖不可遇，雖有二子之才，夫奚得用哉！

厚德

恃門戶之閉以禁盜者，不如明其刑也。明其刑，不如厚其德也。故有教禁，有刑禁，有物禁。聖人者兼而用之。故民知恥而無過行也，不能止民惡心，而欲以刀鋸禁其外，雖日刑人於市，不能制也。明者知制之在於本，故退而修德，爲男女之禮，妃匹之合，則不淫矣。爲廉恥之教，知足之分，則不盜矣。以賢制爵，令民德厚矣。故聖人貴恆，恆者，德之固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未有不恆而可以成德。無德而可以持久者也。

用賢

舊令作有
改之。

治國有四。一曰尚德。二曰考能。三曰賞功。四曰罰罪。四者明則國治矣。夫論士不以其德而以其舊。考能不以其才而以其久而求下之貴上不可得也。賞可以勢求。罰可以力避。而求下之無益不可得也。爲官長非苟相君也。治天下也用賢非以役之尚德也。行之以公。故天下歸之。故明王之使人有五。一曰以大體期之。二曰要其成功。三曰忠信不疑。四曰至公無私。五曰與天下同憂。以大體期之。則臣自重。要其成功。則臣勤懼。忠信不疑。則臣盡節。至公無私。則臣盡情。與天下同憂。則臣盡死。夫唯信而後可以使人。昔者齊威王使章子將而伐魏。人言其反者三。威王不應也。自是之後。爲齊將者無有自疑之心。是以兵強於終始也。唯君子爲能信。一不信則終身之行廢矣。故君子重之。漢高祖山東之匹夫也。無有咫尺之土。十室之聚。能任天下之智力。舉大體而不苛。故王天下。莫之能禦也。項籍楚之世將。有重於民。橫行天下。然而卒死東城者何也。有一范增不能用。意忌多疑。不信大臣故也。寬則得兼用。賢則多功。信則人歸之。

悅近

孔子曰。爲上不寬。吾何以觀之。苛政甚於猛虎。詩人疾諝克在位。是以聖人體德居節。而以虛受人。夫有德則謙。謙則能讓。虛則寬。寬則愛物。世俗以公刻爲能。以苛察爲明。以忌諱爲深。三物具則國危矣。故禮法欲其簡。禁令欲其約。事業欲其希。簡則易明。約則易從。希則有功。此聖賢之務也。漢高

祖、山東之匹夫也。起兵之日，天下英賢奔走而歸之。賢士幅湊而樂爲之用，是以王天下而莫之能禦。唯其以節節寬大，受天下之物故也。是故寬則得衆，慮則受物，信則不疑，不忌諱則下情達而人心安。夫高祖非能舉必當也，唯以其心曠，故人不疑。況乎以至公處物，而以聰明治人乎？堯先親九族，文王刑于寡妻，物莫不由內及外，由大信而結，由易簡而上安，由仁厚而下親。今諸侯王國之制，無一成之田，一旅之衆，獨坐空宮之中，民莫見其面，其所以防禦之備，甚於仇讐，內無公族之輔，外無藩屏之援，是以兄弟無睦親之教，百姓無光明之德，弊薄之俗興，忠厚之禮衰。近者不親，遠者不附，人主孤立於上，而本根無庇蔭之助。此天下之大患也。聖人者以仁義爲本，以大信持之，根深而基厚，故風雨不愆伏也。

貴公

治國之道萬端，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曰：公而已矣。唯公心而後可以有國，唯公心可以有家。唯公心可以有身，身也者，爲國之本也。公也者，爲身之本也。夫私人之所欲，而治之所甚惡也。欲爲國者一，不欲爲國者萬。凡有國而以私隨之，則國分爲萬矣。故立天子所以治天下也，置三公所以佐其王也。親事故而立制，體民心而立法，制不可以輕重，較重即頹邪，法不可以私倚，私倚即姦起。古之人有當市繁之時而竊入金者，人問其故，曰：吾徒見金不見人也。故其愛者必有大迷。宋人有子甚

變當作變

醜而以勝曾上之美。故心倚於私者，卽所知少也。亂於色者，卽目不別精麤。沈於聲者，則耳不別清濁。偏於受者，卽心不別是非。是以聖人節欲去私，故能與物無尤。與人無爭也。明主知其然也。雖有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不敢私其親，故百姓超然背私而向公。公道行，卽邪利無所隱矣。向公卽百姓之所道者一，向私卽百姓之所道者萬。一向公則明不勞而姦自息，一向私則繁刑罰而姦不禁。故公之爲道，言甚約而用之甚博。

治亂

治國之要有三，一曰食，二曰兵，三曰信。三者，國之急務，存亡之機，明主之所重也。民之所惡者莫如死，豈獨百姓之心然，雖堯舜亦然。民困衣食，將死亡，而望其奉法從教，不可得也。夫唯君子而後能固窮，故有國而不務食，是害天下之人而爲君子之行也。伯夷餓死於首陽之山，傷性也。管仲分財自取多，傷義也。夫有伯夷之節，故可以不食而死，有管仲之才，故可以不讓而取。然死不如生，爭不如讓，故有民而國貧者，則君子傷道，小人傷行矣。君子傷道則教虧，小人傷行則姦起。夫民者君之所求用也，民富則所求盡得，民貧則所求盡失，用而不得，故禁強兵，求而皆失，故無與國。明主知爲國之不可以不富也，故率民於農，富國有八政，一曰儉以足用，二曰時以生利，三曰貴農賤商，四曰常民之業，五曰出入有度，六曰以貨均財，七曰抑諛說之士，八曰塞朋黨之門，夫儉則能廣，時則農

絳。貴農則穀重。賤商則貨輕。有常則民壹。有度則不散。貨布則并兼塞。抑談說之士則百姓不淫。塞朋黨之門。則天下歸本。知此八者。國雖小必王。不知此八者。國雖大必亡。凡上之所以能制其下者。以有利權也。貧者能富之之謂利。有罪者能罰之之謂權。今爲國不明其威禁。使刑賞利祿。豈出於己。則國貧而家富。雖上而趣下矣。夫處至貴之上。有一國之富。不可以不明其威刑而納公實之言。此國之所以治亂也。至貴者。人奪之。是以明君不敢恃其尊。以道爲尊。不敢恃其強。以法爲強。親道不親人。故天下皆親也。愛義不愛近。故萬里爲近也。天下同道。萬里一心。是故以人治人。以國治國。以天下治天下。聖王之道也。凡有國者。患在壅塞。故不可以不公。患在虛巧。故不可以不實。患在詐僞。故不可以不信。三者明則國安。三者不明則國危。苟功之所在。雖疏遠必賞。苟罪之所在。雖親近必罰。辨智無所橫。其辭左右無所開。其說。君子卿大夫其敬懼如布衣之慮。故百姓蹈法而無微幸之心。君制而臣從。令行而禁止。壅塞之路閉。而人主安太山矣。夫禮者所以正君子也。法者所以治小人也。治在於君子。功在於小人。故爲國而不以禮。則君子不讓。制民而不以法。則小人不懼。君子不讓。則治不立。小人不懼。則功不成。是以聖人之法。使貴賤不同禮。賢愚不同法。毀法者誅。有罪者罰。爵位以其才行。不計本末。刑賞以其功過。不計輕重。言必出於公實。行必浴於法理。是以百姓樂義。不敢爲非也。太上使民知道。其次使民知心。其下使民不得爲非。使民知道者。德

也。使民知心者，義也。使民不得爲非者，威禁也。威禁者，賞必行，刑必斷之謂也。此三道者，治天下之具也。欲王而王，欲竊而竊，欲強而強，在人主所志也。

損益

夫服物不稱，則貴賤無等。於是富者臨侈，貧者不及。小人乘君子之器，賈豎襲卿士之服，被文繡，佩銀黃，重門而玉食其中，左右叱咄，頤指而使。是故有財者光榮，無財者卑辱。上接卿相，下雄齊民，珍寶旁流，而刑放於賄，下而法侵，能無虧乎？

世治

天地之道，貴大，聖人之道，貴寬，無分寸之曲，至直也。以是繩之，則工不足於材矣，無纖分之短，至善也。以是規之，則人主不足於人矣，故凡人者，不求備於一人，桓公之於甯戚也，知之矣。夫有近會者，無遠期。今之爲法，曰：選舉之官，不得見人，曰：以絕姦私也。夫處深宮之中，而選天下之人，以爲明矣，從而知之。夫交接人之道，不可絕也。故聖人求所以治交，而不求絕交。人莫問不交，以人禁人，是以私禁私也。先王之用人，不然，不論貴賤，不禁交遊，以德底爵，以功底祿，具賞罰以待其歸，雖使之遊，誰敢離道哉。

之疑文。

刑法

禮法明則民無私慮。事業專則民無邪僞。百官具則民不要功。故有國者。爲法欲其正也。事業欲其久也。百官欲其常也。天下之事。以次爲。爵祿以次進。士君子以精德顯。夫德有次。則行修。官有次。則人靜。事有次。則民安。農夫思其疆畔。百工思其規矩。士君子思其德行。羣臣百官思其分職。上之人思其一道。侵官無所由。離業無所至。夫然。故天下之道正。而民壹。夫變化者。聖人之事也。非常者。上智之任也。此入於權道。非賢者之所窺也。才智至明。而好爲異事者。亂之端也。是以聖人甚惡奇功。天下有可赦之心。而有可赦之罪。無可赦之心。而無可赦之罪。明王之不赦罪。非樂殺而惡生也。以爲樂生之實在於此物也。夫思可赦之法。則法出入。法出入。則姦邪得容其議。姦邪得容其議。則法日亂。犯罪者多。而私議並興。則雖欲無赦不可已。夫數賞則賢能不勸。數赦則罪人徵幸。明主知之。故不爲也。夫可赦之罪。千百之一也。得之於一。而傷之於萬。治道不取也。故先王知赦罪不可爲也。故所俘虜壹斷之於法。務求所以立法。而不求可赦之法也。法立令行。則民不犯法。法不立。令不行。則民多觸死。故曰。能殺而後能生。能斷而後仁立。國之治亂。在於定法。定法則民心定。移法則民心移。法者所以正之事者也。一出而正。再出而邪。三出而亂。法出而不正。是無法也。法正而不行。是無君也。是以明君將有行也。必先求之於心。慮先定而後書之於策。言出而不可易也。令下而不反也。如陰陽之動。如四時之行。如風雨之施。所至而化。所育而長。夫天之不可逆者。時也。君之不可逆者。

法也。使四時而可違。則非天也。法令而可違。是非君也。今有十人殫弩於百萬之衆。未有不虛怖者也。夫十矢之不能殺百萬人。可知也。然一軍皆震者。以爲唯無向則已。所中必死也。明君正其禮。明其法。嚴其刑。持滿不登。以牧萬民。犯禮者死。逆法者誅。賞無不信。刑無不必。則暴亂之人莫敢試矣。故中人必死。一矢可以懼萬人。有罪必誅。一刑可以禁天下。是以明君重法慎令。

人主

人主莫不欲得賢而用之。而所用者不免於不肖。莫不欲得姦而除之。而所除者不免於罰賢。若是者。賞罰之不當。任使之所由也。人主之所賞。非謂其不可賞也。必以爲當矣。人主之所罪。非以爲不可罰也。必以爲信矣。智不能見是非之理。明不能察澆潤之言。所任者不必智。所用者不必忠。故有賞賢罰暴之名。而有戮能養姦之實。此天下之大患也。

致賢

雖有離婁之目。不能兩視。而明。夔曠之耳。不能兩聽。而聰。仲尼之智。不能兩虛而察。夫以天下之至明。至智。猶不能參聽而俱存之。而況於凡人乎。故以目雖至明。有所不知。以因。雖凡人無所不得。故善學者假先王以論道。善因者借外智以接物。故假人之目以視。奚適夫兩見。假人之耳以聽。奚適夫兩聞。假人之智以慮。奚適夫兩察。故夫處天下之大道而智不窮。與天下之大業而慮不竭。統齊

率言之類而口不勞，兼聽古今之辨而志不倦者，其唯用賢乎。

明賞罰

夫干祿者，唯利所在，智足以取當世，而不能日月不逾仁。當其用智以禦世，賢者有不如也。聖人明於此道，故張仁義以開天下之門，抑情偽以塞天下之戶。相賞罰以隨之，賞足榮而罰可畏。智者知榮辱之必至，是故勸善之心生，而不軌之姦息。賞一人而天下知所從，罰一人而天下知所避。明開塞之路，使百姓曉然知軌疏之所由，是以賢者不憂，知者不懼，干祿者不邪。是故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天下盡爲仁。明法之謂，死者人之所甚惡也，殺人者，仁人之所不忍也。人之於利欲，有犯死罪而爲之，先王制肉刑，斷人之體，徹賸去樂，咨嗟而行之者，不得已也。刑不斷則不威，避親貴則法日弊。如是，則姦不禁而犯罪者多，惠施一人之身，而傷天下生也。聖人計之於利害，故行之不疑。是故刑殺者，乃愛人之心也。涕泣而行之，故天下明其仁也。雖貴重不得免，故天下知其斷也。仁見故民不怨，立斷下不犯，聖王之所以禁姦也。先王制爲八議赦宥之差，斷之以三槐九棘之聽。

疏釋終

相賞之圖
字·疑有脫

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全正義也。而後斷之，仁心如此之厚，故至刑可爲也。

抱朴子

葛洪

酒誡

本齊不慎
作順一字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不慎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淫聲也，惑鼻者必芷薰芥醜也，惑口者必珍羞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者畢惑，則或承之禍，爲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其抑情也，劇乎隄防之措決，其御性也，過乎腐轡之乘奔。故能內保永年，外免累累也。夫酒醴之近味，生癘之毒物，無毫鋒之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毋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絕，又不肯節，縱口心之近欲，輕吾災之根原，似熱腸之恣冷，雖適己而身危。小大亂喪，亦罔非酒。然而俗人是酣是酒，其初筵也，抑抑資濟，言希容弊，詠藹露之厭厭，歡在筭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溫克之義，日未移晷，體輕耳熱，流離海螺之器，並用滿酌，調餘之令，遂急醉而不出，拔筴投井，於是口涌鼻溢，滯首及亂，屢舞僂僂，舍其座遷，載號載歎，如沸如羹，或爭爵尙勝，或噉噉獨笑，或無對而談，或嘔吐机筵，或頰頰梁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華替之顛盼，怯懦者效廢忌之褻，捷遲重者蓬轉而波擻，整肅者鹿跡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撫掌以諧聲，誰卑而不說者，悉裨應以高交，靡耶之儀駁，而荒錯之疾發，開善之性露，而做狠之態出，精濁神亂，踐否頰倒，或奔車走馬，赴阮谷而不懼，以九折之拔爲蟻封也，或登危踞組，躡墮墜而不覺，以呂梁之澗爲牛途也，或肆忿於器物，或陶營於妻子，加枉酷於臣僕，用刻鋒乎六畜，燦火烈於室廬，遷威怒於路人，加暴害於

陳作良
至卷之六
字。補之

周作固

郭作壽

士友。變殿主以夷戮者有矣。犯囚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尙辭。煩而叛理。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前。幼穉俘僇於老宿之座。謂清談爲詆毀。以忠告爲侵已。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俯而罔顧乎先後。構瀉血之讐。招大辟之禍。以少陵長。則邦黨加重責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發人所諱。則壯士不能堪矣。計數深刻。則醒者不能恕矣。起衆患於須臾。結百禍於膏肓。奔馳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無自反之蹤。蓋知者所深防。而庸人所不免也。其爲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歎集莫之或釋。舉白盈耳。不論能否。料濫番於小餘。以稽遲爲輕已。傾筐注於所敬。磨斲變而成薄。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惡色醜音。所由而發也。夫風經府藏。使人忽悅。或遇斯疾。莫不發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於醉之病性。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節酒。若畏酒如畏風。憎醉如憎病。則荒沈之咎塞。而流連之失止矣。夫風之爲病。猶展攻治。酒之爲變。在乎呼喻。及其悶亂。若存若亡。視泰山如彈丸。見蒼海如盤盂。仰諱天墮。俯呼地陷。臥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能帶敬恭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儀狄既疏。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豈侯得罪。以載樽衍杯。景升荒墳。以三雅之爵。趙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灌夫之滅族。季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遠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之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衆我寡。良箴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

疾謬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斯類敬謹莫崇。傲慢成俗。疇類飲會。或醉或踈。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桴蕭彈碁。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足不離綺襦紈袴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清言。講道之言。專以醜辭嘲弄爲先。以如此者爲高遠。以不爾者爲駸野。於是馳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猶宵蟲之赴明燭。學之者猶輕毛之應颺風。嘲戲之言。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婦女。往者務其深焉。報者恐不重焉。唱之者不慮見答之後患。和之者恥於言輕之不塞。以不應者爲拙劣。以先止者爲負敗。如此交惡之辭。焉得嚶哉。其有才思者之爲之也。猶善於依因機會。言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不傷。若夫疏拙者之爲之也。則枉曲直淡。使人愕然。妍之與蚩。其於宜絕。豈唯無益而已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佞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而成讎。絕交壞厚。構隙致禍。以梧蠹相擲者有矣。以陰私相訐者有矣。昔陳靈之殺矢。灌氏之混族。匪降自天。口實爲之。摶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絨之戒。豈欺我哉。激電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輪不能磨。斯言之玷。雖不能三思而吐情談。猶可息譏調。以杜禍萌也。然而迷謬者。無自見之明。觸情者。諱逆耳之規。依美而無直亮之鍼艾。琴瑟而無指南以自反。諂媚小人。歡笑以贊善。面從之徒。拊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覺其非。自謂有端委之捷。過人之辨。而不寤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也。豈徒滅其方策之

始作論。

疾作疾。
疾疾當作。

重作爲。

井作弄。

令問，虧其沒世之德音而已哉。然敢爲此者，非必罵爾也。率多冠蓋之後，勢援之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叨榮位，或以婚姻而成貴戚。故并毀譽以合威柄，器盈志溢，能發病出，黨成交廣，迫通步高，清論所不能復制，繩墨所不能復彈。遂成鷹頭之翅，廟垣之鼠，所未及者，則低眉掃地以奉望之。其下者，作威作福以韜御之。故驕己者則不得聞，聞亦陽不知也。滅己者則不敢言，言亦不能禁也。

刺騷

蓋入無
至則爲七
字。稍之

舊經字
補之。

蓋勞謙虛己，則附之者衆，驕慢偃傲，則去之者多矣。附之者衆，則安之徵也。去之者多，則危之診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而爲之，不亦蔽哉！自曾重之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也。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齊育之廢疾，安其爲之可惡者也。不修善事，卽爲惡人，無事於天，則爲小人。紉爲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爲素王。卽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爲犯禮之行，而不喜聞遺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污也。夫節士不能使人敬之，而志不可奪也。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榮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損之，而操之不可改也。故分定計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萍浮，做禮之所弃者之所爲哉！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賊之來，不能經久其所損壞，一時而已。若夫貴門子

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袒體。露見賓客。毀辱大官。又移染庸民。後生晚出。見彼或已經
清資。或叨竊虛名。而躬自爲之。則凡夫使謂立身當世。莫此之爲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
多窮賤焉。恣驕放者。榮且易。而爲者皆速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委此而慕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
之操業。長以買官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其黨與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爲證
曰。彼縱情恣欲。而不妨其赫奕矣。此整身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不
遇。皆不由其行也。

博喻

抱朴子曰。民財。匱矣。而求不已。下力極矣。而役不休。欲怨歎之不生。規其事之惟永。猶斷根以續枝。
剜背以裨腹。刻目以廣明。割耳以聞聰也。

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好屢變以偶俗。猶騎高馬以適卑車。削蹄蹀以
就福履。斷長劍以赴短鞞。割尺璧以納促匣也。

薛伊蓋。

減食作食。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筭不精。而窮兵以侵鄰。猶鈔禾以計蝗蟲。伐木以殺蝮蝎。滅
食以中螽蟴。撤舍以逐雀鼠也。

廣譬

抱朴子曰：三辰蔽於天，則清景闕於地；根莖蹶於此，則柯條瘁於彼；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繆於上，而民困於下。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爲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旣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或放之乎冗散。此蓋葉公之好僞形，見真龍而失色也。

羣書治要跋

右羣書治要五十卷。原闕第四第十三第二十三卷。唐魏徵等奉敕撰。徵字元成。魏州曲城人。官至太子太師。事蹟具唐書本傳。此書四庫未著錄。阮文達公學經室集據蔚德言傳定爲書成於德言之手。按王應麟玉海引集賢注記云。天寶十三載十月。敕院內別寫羣書政要刊出。所引道德經文。又李翺鄴侯家傳云。上曰。朕欲知有古政理之要。而史籍廣博。卒難尋究。讀何而可。對曰。昔魏徵爲太子時。羣書之言理道者。撰成五十卷。謂之羣書理要。今集賢合有本。則唐人固甚重其書矣。沿及兩宋。傳本遂稀。考王堯臣等崇文總目已不載此書。惟陳騭中與書目云。羣書治要十卷。秘閣所錄。唐人墨蹟。乾道七年。寫副本藏之。起第十止二十卷。餘不存。今宋史藝文志類事門亦作十卷。阮文達公謂宋史不著錄者。非也。書中所載古籍多與今本歧異。且多近所不傳。內晉書二卷。猶是十八家中舊本。惟本紀後卽繼以宗室諸王。暨劉寔等傳。而刑法志百官志。乃在虞陞傳之後。何曾傳之前。體例殊爲參錯。考劉知幾史通曰。舊史以表志之帙。分於紀傳之間。降及唐宗。肇加釐革。沈魏繼作。相與因循。是晉宋人撰史。多有此例。今是書殆亦仍其舊式歟。近孫澗如觀察平津館叢書。輯有六編逸文尸子二種。采摭此書。凡數十條。而臨城馬氏玉函山房叢書。於翟寔政論。仲長統昌言。蔣游萬機論。劉夔政論。桓維政要論。陸景典語。袁準正書。俱有輯本。乃轉一字不錄。則馬氏亦未見此書矣。原本有日本尾張國接智學臣細井德民校勘語標於上方。自

稱較金澤舊藏。互有袖正。今亦姑仍其舊。至新唐志稱劉伯莊有羣書治要音五卷。今不可見。疑散佚已久。俟異時或購得當補刊之。咸豐丁巳閏端陽後二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01882.1)

國學基
本叢書
羣書治要三冊

每部實價國幣柒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 者 魏 徵 等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上 海 河 南 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上 海 及 各 埠 商 務 印 書 館

(本書校對者 汪叔介 湯蔚人 潘同曾 袁秉美)

